# 张爱玲典藏全集

长 篇 小 说

# 半生缘

张爱玲 著

哈尔滨出版社




ISBN 7-80699-031-3
9 787806 990315
定价：19.80元


ISBN 7-80699-031-3/I・5



也许

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些崇高的种子在静静等待思想甘霖的浇灌。






# 典藏全集

## [长篇小说] 半生缘



黑版贸审字 08－2003－02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半生缘 / 张爱玲著．—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10
(张爱玲典藏全集)
ISBN 7－80699－031－3
Ⅰ.张...　Ⅱ.张...　Ⅲ.①张爱玲(1920～1995)－全集
②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Ⅳ.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9582 号

责任编辑:陈春林　颜楠
特约编辑:赵明磊
封面设计:点石堂

◉ 张爱玲 著

半生缘

出版/哈尔滨出版社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
邮编/150006
电话/86225161(发行部)　86225162(总编室)
网址/http://www.hrbcbs.com
E－mail:hrbcbs@yeah.net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市朝阳区宏伟胶印厂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9.125
字数/190 千字
版次/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80699－031－3/I·5
定价/19.80 元

# 1

他和曼桢认识，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算起来倒已经有十四年了——真吓人一跳！马上使他连带地觉得自己老了许多。日子过得真快，尤其对于中年以后的人，十年八年都好像是指顾间的事。可是对于年轻人，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他和曼桢从认识到分手，不过几年的工夫，这几年里面却经过这么许多事情，仿佛把生老病死一切的哀乐都经历到了。

曼桢曾经问过他，他是什么时候起开始喜欢她的。他当然回答说："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说那个话的时候是在那样的一种心醉的情形下，简直什么都可以相信，自己当然绝对相信那不是谎话。其实他到底是什么时候第一次看见她的，根本就记不清楚了。

是叔惠先认识她的。叔惠是他最要好的同学，他们俩同是学工程的，叔惠先毕了业出来就事，等他毕了业，叔惠又把他介绍到同一个厂里来实习。曼桢也在这爿厂里做事，她的写字台就在叔惠隔壁，世钧好两次跑去找叔惠，总该看见她的，可是并没有印象。大概也是因为他那时候刚离开学校不久，见到女人总有点拘束，觉得不便多看。

他在厂里做实习工程师，整天在机器间里跟工人一同工作，才做熟了，就又被调到另一个部门去了。那生活是很苦，但是那经验却是花钱买不到的。薪水是少到极点，好在他家里也不靠他养家。他的家不在上海，他就住在叔惠家里。

他这还是第一次在外面过阴历年。过去他对于过年这件事并没有多少好感，因为每到过年的时候，家里例必有一些不痛快的事情。家里等着父亲回来祭祖宗吃团圆饭，小公馆里偏偏故意地扣留不放。

母亲平常对于这些本来不大计较的，大除夕这一天却是例外。她说“一家人总得像个人家”，做主人的看在祖宗分上，也应当准时回家，主持一切。

事实上是那边也照样有祭祖这一个节目，因为父亲这一个姨太太跟了他年份也不少了，生男育女，人丁比这边还要兴旺些。父亲是长年驻跸在那边的。难得回家一次，母亲也对他客客气气的。惟有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大约也因为这种时候她不免有一种身世之感，她常常忍不住要和他吵闹。这么大年纪的人了，也还是哭哭啼啼的。每年是这个情形，世钧从小看到现在。今年倒好，不在家里过年，少掉许多烦恼。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了急景凋年的时候，许多人家提早吃年夜饭，到处听见那疏疏落落的爆竹声，一种莫名的哀愁便压迫着他的心。

除夕那一天，世钧在叔惠家里吃过年夜饭，就请叔惠出去看电影，连看了两场——那一天午夜也有一场电影。在除夕的午夜看那样一出戏，仿佛有一种特殊的情味似的，热闹之中稍带一点凄凉。

他们厂里只放三天假，他们中午常去吃饭的那个小馆子要过了年初五才开门。初四那天他们一同去吃饭，扑了个空，只得又往回走。街上满地都是掼炮的小红纸屑。走过一家饭铺子，倒是开着门，叔惠道：“就在这儿吃了吧。”这地方大概也要等到接过财神方才正式营业，今天还是半开门性质，上着一半排门，走进去黑洞洞的。新年里面，也没有什么生意，一进门的一张桌子，却有一个少女朝外坐着，穿着件淡灰色的旧羊皮大衣，她面前只有一副杯箸，饭菜还没有拿上来，她仿佛等得很无聊似的，手上戴着红绒线手套，便顺着手指缓缓地往下抹着，一直抹到手丫里，两只手指夹住一只，只管轮流地抹着。叔惠一看见她便咦了一声道：“顾小姐，你也在这儿！”说着，就预备坐到她桌子上去，一回头看见世钧仿佛有点踌躇不前的样子，便道：“都是同事，见过的吧？这是沈世钧，这是顾曼桢。”她是圆圆的脸，圆中见方——也不是方，只是有轮廓就是了。蓬松的头发，很随便地披在

肩上。世钧判断一个女人的容貌以及体态衣着，本来是没有分析性的，他只是笼统地觉得她很好。她的两只手抄在大衣袋里，微笑着向他点了个头。当下他和叔惠拖开长凳坐下，那朱漆长凳上面腻着一层黑油，世钧本来在机器间里弄得浑身稀脏的，他当然无所谓，叔惠是西装笔挺，坐下之前不由得向那张长凳多看了两眼。

这时候那跑堂的也过来了，手指缝里夹着两只茶杯，放在桌上。叔惠看在眼里，又连连皱眉，道："这地方不行，实在太脏了！"跑堂的给他们斟上两杯茶，他们每人叫了一客客饭。叔惠忽然想起来，又道："喂，给拿两张纸来擦擦筷子！"那跑堂的已经去远了，没有听见。曼桢便道："就在茶杯里涮一涮吧，这茶我想你们也不见得要吃的。"说着，就把他面前那双筷子取过来，在茶杯里面洗了一洗，拿起来甩了甩，把水洒干了，然后替他架在茶杯上面，顺手又把世钧那双筷子也拿了过来，世钧忙欠身笑道："我自己来，我自己来！"等她洗好了，他伸手接过去，又说："谢谢。"曼桢始终低着眼皮，也不朝人看着，只是含着微笑。世钧把筷子接了过来，依旧搁在桌上。搁下之后，忽然一个转念，桌上这样油腻腻的，这一搁下，这双筷子算是白洗了，我这样子好像满不在乎似的，人家给我洗筷子倒仿佛是多事了，反而使她自己觉得她是殷勤过分了。他这样一想，赶紧又把筷子拿起来，也学她的样子端端正正架在茶杯上面，而且很小心地把两只筷子头比齐了。其实筷子要是沾脏了也已经脏了，这不是掩人耳目的事么？他无缘无故地竟觉得有些难为情起来，因搭讪着把汤匙也在茶杯里淘了一淘。这时候堂倌正在上菜，有一碗蛤蜊汤，世钧舀了一匙子喝着，便笑道："过年吃蛤蜊，大概也算是一个好口彩——算是元宝。"叔惠道："蛤蜊也是元宝，芋艿也是元宝，饺子蛋饺都是元宝，连青果同茶叶蛋都算是元宝——我说我们中国人真是财迷心窍，眼睛里看出来，什么东西都像元宝。"曼桢笑道："你不知道，还有呢，有一种'蓑衣虫'，是一种毛毛虫，常常从屋顶掉下来的，北方人管它叫'钱串子'。也真是想钱想疯了！"世钧笑道："顾小姐是北方人？"曼桢笑着摇摇

头，道："我母亲是北方人。"世钧道："那你也是半个北方人了。"叔惠道："我们常去的那个小馆子倒是个北方馆子，就在对过那边，你去过没有？倒还不错。"曼桢道："我没去过。"叔惠道："明天我们一块儿去，这地方实在不行。太脏了！"

从这一天起，他们总是三个人在一起吃饭；三个人吃客饭，凑起来有三菜一汤，吃起来也不那么单调。大家熟到一个地步，站在街上吃烘山芋当一餐的时候也有。不过熟虽熟，他们的谈话也只限于叔惠和曼桢俩人谈些办公室里的事情。叔惠和她的交谊仿佛也是只限于办公时间内。出了办公室，叔惠不但没有去找过她，连提都不大提起她的名字。有一次，他和世钧谈起厂里的人事纠纷，世钧道："你还算运气的，至少你们房间里两个人还合得来。"叔惠只是不介意地"唔"了一声，说："曼桢这个人不错。很直爽的。"世钧没有再往下说，不然，倒好像他是对曼桢发生了兴趣似的，待会儿倒给叔惠俏皮两句。

还有一次，叔惠在闲谈中忽然说起："曼桢今天跟我讲到你。"世钧倒呆了一呆，过了一会儿方才笑道："讲我什么呢？"叔惠笑道："她说怎么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只有我一个人说话的份儿。我告诉她，人家都说我欺负你，连我自己母亲都替你打抱不平。其实那不过是个性关系，你刚巧是那种唱滑稽的充下手的人才。"世钧笑道："充下手的怎么样？"叔惠道："不怎么样，不过常常给人用扇子骨在他头上敲一下。"说到这里，他自己呵呵地笑起来了。又道："我知道你倒是真不介意的。这是你的好处。我这一点也跟你一样，人家尽管拿我开心好了，我并不是那种只许他取笑人，不许人取笑他的……"叔惠反正一说到他自己就没有完了。大概一个聪明而又漂亮的人，总不免有几分"自我恋"吧。他只管滔滔不绝地分析他自己个性中的复杂之点，世钧坐在一边，心里还在那里想着，曼桢是怎样讲起他来着。

他们这个厂坐落在郊区，附近虽然也有几条破烂的街道，走不了

几步路就是田野了。春天到了,野外已经蒙蒙地有了一层绿意,天气可还是一样的冷。这一天,世钧中午下了班,照例匆匆洗了洗手,就到总办公处来找叔惠。叔惠恰巧不在房里,只有曼桢一个人坐在写字台前面整理文件。她在户内也围着一条红蓝格子的小围巾,衬着深蓝布罩袍,倒像个高小女生的打扮。蓝布罩袍已经洗得绒兜兜地泛了灰白,那颜色倒有一种温雅的感觉,像一种线装书的暗蓝色封面。

世钧笑道:“叔惠呢?”曼桢向经理室微微偏了偏头,低声道:“总喜欢等到下班之前五分钟,忽然把你叫去,有一样什么要紧公事交代给你。做上司的恐怕都是这个脾气。”世钧笑着点点头。他倚在叔惠的写字台上,无聊地伸手翻着墙上挂的日历,道:“我看看什么时候立春。”曼桢道:“早已立过春了。”世钧道:“那怎么还这样冷?”他仍旧一张张地掀着日历,道:“现在印的日历都比较省俭了,只有礼拜天是红颜色的。我倒喜欢我们小时候的日历,礼拜天是红的,礼拜六是绿的。一撕撕到礼拜六,看见那碧绿的字,心里真高兴。”曼桢笑道:“是这样的,在学校里的时候,礼拜六比礼拜天还要高兴。礼拜天虽然是红颜色的,已经有点夕阳无限好了。”

正说着,叔惠进来了,一进来便向曼桢嚷着:“我不是叫你们先走的么?”曼桢笑道:“忙什么呢。”叔惠道:“吃了饭我们还要拣个风景好点的地方去拍两张照片,我借了个照相机在这里。”曼桢道:“这么冷的天,照出来红鼻子红眼睛的也没什么好看。”叔惠向世钧努了努嘴,道:“喏,都是为了他呀。他们老太太写信来,叫他寄张照片去。我说一定是有人替他做媒。”世钧红着脸道:“什么呀,我知道我母亲没有别的,就是老嘀咕着,说我一定瘦了,我怎么说她也不相信,一定要有照片为证。”叔惠向他端详了一下,道:“你瘦倒不瘦,好像太脏了一点。老太太看见了还当你在那里掘煤矿呢,还是一样的心疼。”世钧低下头去向自己身上那套工人装看了看。曼桢在旁笑道:“拿块毛巾擦擦吧,我这儿有。”世钧忙道:“不,不,不用了,我这些黑渍子都是机

器上的油，擦在毛巾上洗不掉的。”他一弯腰，便从字纸篓儿里拣出一团废纸团来，使劲在裤腿上擦了两下。曼桢道：“这哪儿行？”她还是从抽屉里取出一条折得齐齐整整的毛巾，在叔惠喝剩的一杯开水里蘸湿了递了过来。世钧只得拿着，一擦，那雪白的毛巾上便是一大块黑，他心里着实有点过意不去。

叔惠站在窗前望了望天色，道：“今天这太阳还有点靠不住呢，不知道拍得成拍不成。”一面说着，他就从西服裤袋里摸出一把梳子来，对着玻璃窗梳了梳头发，又将领带拉了一拉，把脖子伸了一伸。曼桢看见他那顾影自怜的样子，不由得抿着嘴一笑。叔惠又偏过脸来向自己的半侧面微微瞟了一眼，口中不断地催促着世钧：“好了没有？”曼桢向世钧道：“你脸上还有一块黑的。不，在这儿——”她在自己脸上比画了一下，又道：“还有。”她又把自己皮包里的小镜子找了出来，递给他自己照着。叔惠笑道：“喂，曼桢，你有口红没有？借给他用一用。”说说笑笑的，他便从世钧手里把那一面镜子接了过来，自己照了一照。

三个人一同出去吃饭，因为要节省时间，一人叫了一碗面，草草地吃完了，便向郊外走去。叔惠说这一带都是荒田，太平淡了，再过去点他记得有两棵大柳树，很有意思。可是走着，走着，老是走不到。世钧看曼桢仿佛有点赶不上的样子，便道：“我们走得太快了吧？”叔惠听了，便也把脚步放慢了些，但是这天气实在不是一个散步的天气。他们为寒冷所驱使，不知不觉地步伐又快了起来，而且越走越快。大家喘着气，迎着风，说话都断断续续的。曼桢竭力按住她的纷飞的头发，因向他们头上看了一眼，笑道：“你们的耳朵露在外面不冷么？”叔惠道：“怎么不冷。”曼桢笑道：“我常常想着，我要是做了男人，到了冬天一定一天到晚伤风。”

那两棵柳树倒已经丝丝缕缕地抽出了嫩金色的芽。他们在树下拍了好几张照。有一张是叔惠和曼桢立在一起，世钧替他们拍的。她穿着的淡灰色羊皮大衣被大风刮得卷了起来，她一只手掩住了嘴，

那红绒线手套衬在脸上，显得脸色很苍白。

那一天的阳光始终很稀薄。一卷片子还没有拍完，天就变了。赶紧走，走到半路上，已经下起了霏霏的春雪，下着下着就又变成了雨。走过一家小店。曼桢看见里面挂着许多油纸伞，她要买一把。撑开来，有一色的蓝和绿，也有一种描花的。有一把上面画着一串紫葡萄，她拿着看看，又看看另一把没有花的，老是不能决定，叔惠说女人买东西总是这样。世钧后来笑着说了一声“没有花的好”，她就马上买了那把没有花的。叔惠说：“价钱好像并不比市区里便宜。不会是敲我们的竹杠吧？”曼桢把伞尖指了指上面挂的招牌，笑道：“不是写着‘童叟无欺’么？”叔惠笑道：“你又不是童，又不是叟，欺你一下也不罪过。”

走到街上，曼桢忽然笑道：“哎呀，我一只手套丢了。”叔惠道：“一定是丢在那爿店里了。”重新回到那爿店里去问了一声，店里人说并没有看见。曼桢道：“我刚才数钱的时候是没有戴着手套。那就是拍照的时候丢了。”

世钧道：“回去找找看吧。”这时候其实已经快到上班的时候了，大家都急于要回到厂里去，曼桢也就说：“算了算了，为这么一只手套！”她说是这样说着，却多少有一点怅惘。曼桢这种地方是近于琐碎而小气，但是世钧多年之后回想起来，她这种地方也还是很可怀念。曼桢有这么个脾气，一样东西一旦属于她了，她总是越看越好，以为它是世界上最最好的……他知道，因为他曾经是属于她的。

那一天从郊外回到厂里去，雨一直下得不停，到下午放工的时候，才五点钟，天色已经昏黑了。也不知道是怎么样一种蒙眬的心境，竟使他冒着雨重又向郊外走去。泥泞的田垄上非常难走，一步一滑。还有那种停棺材的小瓦屋，像狗屋似的，低低地伏在田垄里，白天来的时候就没有注意到，在这昏黄的雨夜里看到了，有一种异样的感想。四下里静悄悄的，只听见那惶惶的犬吠声。一路上就没有碰见过一个人，只有一次，他远远看见有人打着灯笼，撑着杏黄色的大

伞，在河滨对岸经过。走了不少时候，才找到那两棵大柳树那里。他老远地就用手电筒照着，一照就照到树下那一只红色的手套，心里先是一高兴，走到跟前去，一弯腰拾了起来，用电筒照着，拿在手里看了一看，又踌躇起来了。明天拿去交给她，怎么样说呢？不是显着奇怪么？冒着雨走上这么远的路，专为替她把这么只手套找回来。他本来的意思不过是因为抱歉，都是因为他要拍照片，不然人家也不会失落东西。但是连他自己也觉得这理由不够充分的。那么怎么样呢？他真懊悔来到这里，但是既然来了，东西也找到了，总不见得能够再把它丢在地下？他把上面的泥沙略微掸了一掸，就把它塞在袋里。既然拿了，总也不能不还给人家。自己保存着，那更是笑话了。

第二天中午，他走到楼上的办公室里。还好，叔惠刚巧又被经理叫到里面去了。世钧从口袋里掏出那只泥污的手套，他本来很可以这样说，或者那样说，但是结果他一句话也没有。仅只是把它放在她面前。他脸上如果有任何表情的话，那便是一种冤屈的神气，因为他起初实在没想到，不然他也不会自找麻烦，害得自己这样窘。

曼桢先是怔了一怔，拿着那只手套看看，说："咦？……哎呀，你昨天后来又去了？那么远的路——还下着雨——"正说到这里，叔惠进来了。她看见世钧的脸色仿佛不愿意提起这件事似的，她也就机械地把那红手套捏成一团，握在手心里，然后搭讪着就塞到大衣袋里去了。她的动作虽然很从容，脸上却慢慢地红了起来。自己觉得不对，脸上热烘烘的，热气非常大，好容易等这一阵子热退了下去，腮颊上顿时凉飕飕的，仿佛接触到一阵凉风似的，可见刚才是热得多么厉害了。自己是看不见，人家一定都看见了。这么想着，心里一急，脸上倒又红了起来。

当时虽然无缘无故地窘到这样，过后倒还好，在一起吃饭，她和世钧的态度都和平常没什么两样。春天的天气忽冷忽热，许多人都患了感冒症，曼桢有一天也病了，打电话到厂里来叫叔惠替她请一天假。那一天下午，叔惠和世钧回到家里，世钧就说："我们要不要去看

看她去?"叔惠道:"唔。看样子倒许是病得不轻。昨天就是撑着来的。"世钧道:"她家里的地址你知道?"叔惠露出很犹豫的样子,说:"知是知道,我可从来没去过。你也认识她这些天了,你也从来没听见她说起家里的情形吧? 她这个人可以说是一点神秘性也没有的,只有这一点,倒好像有点神秘。"他这话给世钧听了,却有点起反感。是因为他说她太平凡,没有神秘性呢,还是因为他疑心她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那倒也说不清,总之,是使人双重地起反感。世钧当时就说:"那也谈不上神秘,也许她家里人多,没地方招待客人;也许她家里人还是旧脑筋,不赞成她在外面交朋友,所以她也不便叫人到她家里去。"叔惠点点头,道:"不管他们欢迎不欢迎,我倒是得去一趟。我要去问她拿钥匙,因为有两封信要查一查底稿,给她锁在抽屉里了。"世钧道:"那么就去一趟吧。不过……这时候上人家家里去,可太晚了?"厨房里已经在烧晚饭了,很响亮的"嗤啦啦,嗤啦啦"炒菜下锅的声音,一阵阵传到楼上来。叔惠抬起手来看了看手表,忽然听见他母亲在厨房里喊:"叔惠! 有人找你!"

叔惠跑下楼去一看,是一个面生的小孩。他正觉得诧异,那小孩却把一串钥匙举得高高地递了过来,说:"我姐姐叫我送来的。这是她写字台上的钥匙。"叔惠笑道:"哦,你是曼桢的弟弟? 她怎么样,好了点没有?"那孩子答道:"她说她好些了,明天就可以来了。"看他年纪不过七八岁光景,倒非常老练,把话交代完了,转身就走,叔惠的母亲留他吃糖他也不吃。

叔惠把那串钥匙放在手心里掂着,一抬头看见世钧站在楼梯口,便笑道:"她一定是怕我们去,所以预先把钥匙给送来了。"世钧笑道:"你今天怎么这样神经过敏起来?"叔惠道:"不是我神经过敏,刚才那孩子的神气,倒好像是受过训练的,叫他不要跟外人多说话。——可会不是她的弟弟?"世钧不禁有点不耐烦起来,笑道:"长得很像她的嘛!"叔惠笑道:"那也许是她的儿子呢?"世钧觉得他越说越荒唐了,简直叫人无话可答。叔惠见他不作声,便又说道:"出来做事的女人,

向来是不管有没有结过婚，一概都叫‘某小姐’的。”世钧笑道：“那是有这个情形，不过，至少……她年纪很轻，这倒是看得出来的。”叔惠摇摇头道：“女人的年纪……也难说！”

叔惠平常说起“女人”怎么样怎么样，总好像他经验非常丰富似的。实际上，他刚刚踏进大学的时候，世钧就听到过他这种论调，而那时候，世钧确实知道他只有一个女朋友，也是一个同学，名叫姚佩珍。他说“女人”如何如何，所谓“女人”，就是姚佩珍的代名词。现在也许不止一个姚佩珍了，但是他也还是理论多于实践，他的为人，世钧知道得很清楚。今天他所说的关于曼桢的话，也不过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绝对没有恶意的。世钧也不是不知道，然而仍旧觉得非常刺耳。和他相交这些年，从来没有像这样跟他生气过。

那天晚上世钧推说写家信，一直避免和叔惠说话。叔惠见他老是坐在台灯底下，对着纸发愣，还当他是因为家庭纠纷的缘故，所以心事很重。



# 2

曼桢病好了，回到办公室里来的第一天，叔惠那天恰巧有人请吃饭——有一个同事和他赌东道赌输了，请他吃西餐。曼桢和世钧单独出去吃饭，这还是第一次。起初觉得很不惯，叔惠仿佛是他们这一个小集团的灵魂似的，少了他，马上就显得静悄悄的，只听见碗盏的声音。

今天这小馆子里生意也特别清，管账的女人坐在柜台上没事做，眼光不住地向他们这边射过来。也许这不过是世钧的心理作用，总好像人家今天对他们特别注意。那女人大概是此地的老板娘，烫着头发，额前留着稀稀的几根前刘海。总是看见她在那里织绒线，做一件大红绒线衫。今天天气暖了，她换了一件短袖子的二蓝竹布旗袍，露出一大截肥白的胳膊，压在那大红绒线上面，鲜艳夺目。胳膊上还戴着一只翠绿烧料镯子。世钧笑向曼桢道："今天真暖和。"曼桢道："简直热。"一面说，一面脱大衣。

世钧道："那天我看见你弟弟。"曼桢笑道："那是我顶小的一个弟弟。"世钧道："你们一共姊妹几个？"曼桢笑道："一共六个呢。"世钧笑道："你是顶大的么？"曼桢道："不，我是第二个。"世钧道："我还以为你是顶大的呢。"曼桢笑道："为什么？"世钧道："因为你像是从小做姊姊做惯了的，总是你照应人。"曼桢笑了一笑。桌上有一圈一圈茶杯烫的迹子，她把手指顺着那些白迹子画圈圈，一面画，一面说道："我猜你一定是独养儿子。"世钧笑道："哦？因为你觉得我是娇生惯养，惯坏了的，是不是？"曼桢并不回答他的话，只说："你就是有姊妹，也只有姊妹，没有哥哥弟弟。"世钧笑道："刚巧猜错了，我有一个哥哥，不过已经故世了。"他约略地告诉她家里有些什么人，除了父亲母亲，

就只有一个嫂嫂，一个侄儿，他家里一直住在南京的，不过并不是南京人。他问她是什么地方人，她说是六安州人。世钧道："就是那出茶叶的地方，你到那儿去过没有？"曼桢道："我父亲下葬的那年，去过一次。"世钧道："哦，你父亲已经不在了。"曼桢道："我十四岁的时候，他就死了。"

话说到这里，已经到了她那个秘密的边缘上。世钧是根本不相信她有什么瞒人的事，但是这时候突然有一种静默的空气，使他不能不承认这秘密的存在。但是她如果不告诉他，他绝不愿意问的。而且说老实话，他简直有点不愿意知道。难道叔惠所猜测的竟是可能的——这情形好像比叔惠所想的更坏。而她表面上是这样单纯可爱的一个人。简直不能想像。

他装出闲适的神气，夹了一筷子菜吃，可是菜吃到嘴里，木肤肤的，一点滋味也没有。搭讪着拿起一瓶番茄酱，想倒上一点，可是番茄酱这样东西向来是这样，可以倒上半天也倒不出，一出来就是一大堆。他一看，已经多得不可收拾，通红的，把一碗饭都盖没了。柜台上的老板娘又向他们这边桌上狠狠地看了两眼；这一次，不是出于一种善意的关切了。

曼桢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她好像是下了决心要把她家里的情形和他说一说。一度沉默过之后，她就又带着微笑开口说道："我父亲从前是在一个书局里做事的，家里这么许多人，上面还有我祖母，就靠着他那点薪水过活。我父亲一死，家里简直不得了。那时候我们还不懂事呢，只有我姊姊一个人年纪大些。从那时候起，我们家里就靠着姊姊一个人了。"世钧听到这里，也有点明白了。

曼桢又继续说下去，道："我姊姊那时候中学还没有毕业，想出去做事，有什么事是她能做的呢？就是找得到事，钱也不会多，不会够她养家的。只有去做舞女。"世钧道："那也没有什么，舞女也有各种各样的，全在乎自己。"曼桢顿了一顿，方才微笑着说："舞女当然也有好的，可是照那样子，可养活不了一大家子人呢！"世钧就也无话可说

了。曼桢又道："反正一走上这条路，总是一个下坡路，除非这人是特别有手段的——我姊姊呢又不是那种人，她其实是很忠厚的。"说到这里，世钧听她的嗓音已经哽着，他一时也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她，只微笑着说了声"你不要难过"。曼桢扶起筷子来挑着饭，低着头尽在饭里找稗子，一粒一粒拣出来。半晌，忽道："你不要告诉叔惠。"世钧应了一声。他本来就没打算跟叔惠说。倒不是为别的，只是因为他无法解释怎么曼桢会把这些事情统统告诉他了，她认识叔惠在认识他之前，她倒不告诉叔惠。曼桢这时候也想到了这一层，觉得自己刚才那句话很不妥当，因此倒又红了脸。因道："其实我倒是一直想告诉他的，也不知怎么的……一直也没说。"世钧点点头道："我想你告诉叔惠不要紧的，他一定能够懂得的。你姊姊是为家庭牺牲了，根本是没办法的事情。"

曼桢向来最怕提起她家里这些事情。这一天她破例对世钧说上这么许多话，当天回家的时候，心里便觉得很惨淡。她家里现在住着的一幢房子，还是她姊姊从前和一个人同居的时候，人家给顶下来的。后来和那人走开了，就没有再出来做了。她蜕变为一个二路交际花，这样比较实惠些，但是身价更不如前了。有时候被人误认为舞女，她总是很高兴。

曼桢走进衖堂，她那个最小的弟弟名叫杰民，正在衖堂里踢毽子，看见她就喊："二姊，妈回来了！"他们母亲是在清明节前到原籍去上坟的。曼桢听见说回来了，倒是很高兴。她从后门走进去，她弟弟也一路踢着毽子跟了进去。小大姐阿宝正在厨房里开啤酒，桌上放着两只大玻璃杯。曼桢便皱着眉头向她弟弟说道："嗳哟，你小心点吧，不要砸了东西！要踢还是到外头踢去。"

阿宝在那里开啤酒，总是有客人在这里。同时又听见一台无线电哇啦哇啦唱得非常响，可以知道她姊姊的房门是开着的。她便站在厨房门口向里张了一张，没有直接走进去。阿宝便说："没有什么人，王先生也没有来，只有他一个朋友姓祝的，倒来了有一会儿了。"

杰民在旁边补充了一句："喏，就是那个笑起来像猫，不笑像老鼠的那个人。"曼桢不由得扑哧一笑，道："胡说！一个人怎么能够又像猫，又像老鼠。"说着，便从厨房里走了进去，经过她姊姊曼璐的房间，很快地走上楼梯。

曼璐原来并不在房间里，却在楼梯口打电话。她那嗓子和无线电里的歌喉同样地尖锐刺耳，同样地娇滴滴的，同样地声震屋瓦。她大声说道："你到底来不来？你不来你小心点！"她站在那里，电话底下挂着一本电话簿子，她扳住那沉重的电话簿子连连摇撼着，身体便随着那势子连连扭了两扭。她穿着一件苹果绿软缎长旗袍，倒有八成新，只是腰际有一个黑隐隐的手印，那是跳舞的时候人家手汗印上去的。衣裳上忽然现出这样一只淡黑色的手印，看上去有一些恐怖的意味。头发乱蓬蓬的还没梳过，脸上已经是全部舞台化妆，红的鲜红，黑的墨黑，眼圈上抹着蓝色的油膏，远看固然是美丽的，近看便觉得面目狰狞。曼桢在楼梯上和她擦身而过，简直有点恍恍惚惚的，再也不能相信这是她的姊姊。曼璐正在向电话里说："老祝早来了，等了你半天了！……放屁！我要他陪我！……谢谢吧，我前世没人要，也用不着你替我做媒！"她笑起来了。她是最近方才采用这种笑声的，笑得合合的，仿佛有人在那里胳肢她似的。然而，很奇异地，那笑声并不怎样富于挑拨性；相反地，倒有一些苍老的意味。曼桢真怕听那声音。

曼桢急急地走上楼去，楼上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她母亲坐在房间里，四面围绕着网篮、包袱、铺盖卷，她母亲一面整理东西，一面和祖母叙着别后的情形。曼桢上前去叫了一声"妈"。她母亲笑嘻嘻地应了一声，一双眼睛直向她脸上打量着，仿佛有什么话要说似的，也没有说出口。曼桢倒有点觉得奇怪。她祖母在旁边说："曼桢前两天发寒热，睡了好两天呢。"她母亲道："怪不得瘦了些了。"说着，又笑眯眯地向她看着。曼桢问起坟上的情形，她母亲叹息着告诉她，几年没回去，树都给人砍了，看坟的也不管事。数说了一会儿，忽然想起来

向曼桢的祖母说："妈不是一直想吃家乡的东西么？这回我除了茶叶，还带了些烘糕来，还有麻饼，还有炒米粉。"说着，便在网篮里掏摸，又向曼桢道："你们小时候不是顶喜欢吃炒米粉么？"

曼桢的祖母说要找一只不透气的饼干筒装这些糕饼，到隔壁房间里去找，她一走开，曼桢的母亲便走到书桌跟前，把桌上的东西清理了一下，说："我不在家里，你又病了，几个小孩就把这地方糟蹋得不像样子。"这书桌的玻璃下压着几张小照片，是曼桢上次在郊外拍的，内中有一张是和叔惠并肩站着的，也有叔惠单独一个人的——世钧的一张她另外收起来了，没有放在外面。曼桢的母亲弯腰看了看，便随口问道："你这是在哪儿照的？"又指了指叔惠，问："这是什么人？"虽然做出那漫不经心的口吻，问出这句话之后，立刻双眸炯炯十分注意地望着她，看她脸上的表情有无变化。曼桢这才明白过来，母亲刚才为什么老是那样笑不哧哧朝她看着。大概母亲一回来就看到这两张照片了，虽然是极普通的照片，她寄托了无限的希望在上面。父母为子女打算的一片心，真是可笑而又可怜的。

曼桢当时只笑了笑，回答说："这是一个同事。姓许的，许叔惠。"她母亲看看她脸上的神气，也看不出所以然来，当时也就没有再问下去了。曼桢说道："姊姊可知道妈回来了？"她母亲点点头道："她刚才上来过的，后来有客来了，她才下去的。——可是那个姓王的来了？"曼桢道："那王先生没来吧？不过这个人也是他们一伙里的人。"她母亲叹了口气，道："她现在轧的这一帮人越来越不像样了，简直下流。大概现在的人也是越来越坏了！"她母亲只觉得曼璐这些客人的人品每况愈下，却没有想到这是曼璐本身每况愈下的缘故。曼桢这样想着，就更加默然了。

她母亲用开水调出几碗炒米粉来，给她祖母送了一碗去，又说："杰民呢？刚才就闹着要吃点心了。"曼桢道："他在楼下踢毽子呢。"她下去叫他，走到楼梯口，见他正站在楼梯的下层，攀住栏杆把身子宕出去，向曼璐房间里探头探脑张望着。曼桢着急起来，低声喝道：

“嗳！你这是干嘛？”杰民道：“我一只毽子踢到里面去了。”曼桢道：“你不会告诉阿宝，叫她进去的时候顺便给你带出来。”

俩人一递一声轻轻地说着话，曼璐房间里的客人忽然出现了，就是那姓祝的，名叫祝鸿才。他是瘦长身材，削肩细颈，穿着一件中装大衣。他叉着腰站在门口，看见曼桢，便点点头，笑着叫了一声“二小姐”。大概他对她一直相当注意，所以知道她是曼璐的妹妹。曼桢也不是没看见过这个人，但是今天一见到他，不由得想起杰民形容他的话，说他笑起来像猫，不笑的时候像老鼠。他现在脸上一本正经，他眼睛小小的，嘴尖尖的，的确很像一只老鼠。她差一点笑出声来，极力忍住了，可是依旧笑容满面的，向他点了个头。祝鸿才也不知道她今天何以这样对自己表示好感。她这一笑，他当然也笑了；一笑，马上变成一只猫脸。曼桢这时候实在熬不住了，立刻反身奔上楼去。在祝鸿才看来，还当做一种娇憨的羞态，他站在楼梯脚下，倒有点悠然神往。

他回到曼璐房间里，便说：“你们二小姐有男朋友没有？”曼璐道：“你打听这个干嘛？”鸿才笑道：“你不要误会，我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她要是没有男朋友的话，我可以给她介绍呀。”曼璐哼了一声道：“你那些朋友里头还会有好人？都不是好东西！”鸿才笑道：“哎哟，哎哟，今天怎么火气这样大呀？我看还是在那里生老王的气吧？”曼璐突然说道：“你老实告诉我，老王是不是又跟菲娜搅上了？”鸿才道：“我怎么知道呢？你又没有把老王交给我看着。”

曼璐也不理他，把她吸着的一枝香烟重重地揿灭了，自己咕噜着说：“胃口也真好——菲娜那样子，翘嘴唇，肿眼泡，两条腿像日本人，又没有脖子……人家说‘一白掩百丑’，我看还是‘一年轻掩百丑’！”她悻悻地走到梳妆台前面，拿起一把镜子自己照了照。照镜子的结果，是又化起妆来了。她脸上的化妆是随时的需要修葺的。

她对鸿才相当冷淡，他老耗在那里不走。桌子上有一本照相簿子，他随手拖过来翻着看。有一张四寸半身照，是一个圆圆脸的少

女，梳着两根短短的辫子。鸿才笑道："这是你妹妹什么时候拍的？还留着辫子呢！"曼璐向照相簿上瞟了一眼，厌烦地说："这哪儿是我妹妹。"鸿才道："那么是谁呢？"曼璐倒顿住了，停了一会儿，方才冷笑道："你一点也不认识？我就不相信，我会变得这么厉害！"说到最后两个字，她的声音就变了，有一点沙嗄。鸿才忽然悟过来了，笑道："哦，是你呀？"他仔细看看她，又看看照相簿，横看竖看，说："嗳！说穿了，倒好像有点像。"

他原是很随便的一句话，对于她却也具有一种刺激性。曼璐也不作声，依旧照着镜子涂口红，只是涂得特别慢。嘴唇张开来，呼吸的气喷在镜子上，时间久了，镜子上便起了一层昏雾。她不耐烦地用一排手指在上面一阵乱扫乱揩，然后又继续涂她的口红。

鸿才还在那里研究那张照片，忽然说道："你妹妹现在还在那里读书么？"曼璐只含糊地哼了一声，懒得回答他。鸿才又道："其实照她那样子，要是出去做，一定做得出来。"曼璐把镜子往桌上一拍，大声道："别胡说了，我算是吃了这碗饭，难道我一家都注定要吃这碗饭？你这叫做门缝里瞧人，把人看扁了！"鸿才笑道："今天怎么了？一碰就要发脾气，也算我倒霉，刚碰到你不高兴的时候。"

曼璐横了他一眼，又拿起镜子来。鸿才涎着脸凑到她背后去，低声笑道："打扮得这么漂亮，要出去么？"曼璐并不躲避，别过头来向他一笑，道："到哪儿去？你请客？"这时候鸿才也就像曼桢刚才一样，在非常近的距离内看到曼璐的舞台化妆，脸上五颜六色的，两块鲜红的面颊，两个乌油油的眼圈。然而鸿才非但不感到恐怖，而且有一点销魂荡魄，可见人和人的观点之间是有着多么大的差别。

那天鸿才陪她出去吃了饭，一同回来，又鬼混到半夜才走。曼璐是有吃消夜的习惯的，阿宝把一些生煎馒头热了一热，送了进来。曼璐吃着，忽然听见楼上有脚步声，猜着一定是她母亲还没有睡，她和她母亲平常也很少机会说话，她当时就端着一碟子生煎馒头，披着一件黑缎子绣着黄龙的浴衣上楼来了。她母亲果然一个人坐在灯下拆

被窝。曼璐道："妈，你真是的——这时候又去忙这个！坐了一天火车，不累么？"她母亲道："这被窝是我带着出门的，得把它拆下来洗洗，趁着这两天天晴。"曼璐让她母亲吃生煎馒头，她自己在一只馒头上咬了一口，忽然怀疑地在灯下左看右看，那肉馅子红红的。她说："该死，这肉还是生的！"再看看，连那白色的面皮子也染红了，方才知道是她嘴上的唇膏。

她母亲和曼桢睡一间房。曼璐向曼桢床上看看，轻声道："她睡着了？"她母亲道："老早睡着了。她早上起得早。"曼璐道："二妹现在也有这样大了；照说，她一个女孩子家，跟我住在一起实在是不大好，人家要说的。我倒希望她有个合适的人，早一点结了婚也好。"她母亲叹了口气道："谁说不是呢！"她母亲这时候很想告诉她关于那照片上的漂亮的青年，但是连她母亲也觉得曼桢和她是两个世界里的人，暂时还是不要她预闻的好。过天再仔细问问曼桢自己吧。

曼桢的婚姻问题到底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她母亲说道："她到底还小呢，再等两年也不要紧，倒是你，你的事情我想起来就着急。"曼璐把脸一沉，道："我的事情你就别管了！"她母亲道："我哪儿管得了你呢，我不过是这么说！你年纪也有这样大了，干这一行是没办法，还能做一辈子吗？自己也得有个打算呀！"曼璐道："我还不是过一天是一天。我要是往前看着，我也就不要活了！"她母亲道："唉，你这是什么话呢？"说着，心中也自内疚，抽出肋下的一条大手帕来擦眼泪，说道："也是我害了你。从前要不是为了我，还有你弟弟妹妹们，你也不会落到这样。我替你想想，弟弟妹妹都大起来了，将来他们各人干各人的去了……"曼璐不耐烦地剪断她的话，道："他们都大了，用不着我了，就嫌我丢脸了是不是？所以又想我嫁人！这时候叫我嫁人，叫我嫁给谁呢？"她母亲被她劈头劈脑堵搡了几句，气得无言可对，半晌方道："你看你这孩子，我好意劝劝你，你这样不识好歹！"

俩人都沉默了下来，只听见隔壁房间里的人在睡眠中的鼻息声。祖母打着鼾。上年纪的人大都要打鼾的。

她母亲忽然幽幽地说道："这次我回乡下去，听见说张豫瑾现在很好，做了县城里那个医院的院长了。"她说到张豫瑾三个字，心里稍微有点胆怯，因为这个名字在她们母女间已经有好多年没有提起了。曼璐从前订过婚的。她十七岁那年，他们原籍有两个亲戚因为地方上不太平，避难避到上海来，就耽搁在他们家里。是她祖母面上的亲戚，姓张，一个女太太带着一个男孩子。这张太太看见了曼璐，非常喜欢，想要她做媳妇。张太太的儿子名叫豫瑾。这一头亲事，曼璐和豫瑾两个人本人虽然没有什么表示，看那样子也是十分愿意的。就此订了婚。后来张太太回乡下去了，豫瑾仍旧留在上海读书，住在宿舍里，曼璐和他一直通着信，也常常见面。直到后来她父亲死了，她出去做舞女，后来他们就解除婚约了，是她这方面提出的。

她母亲现在忽然说到他，她就像不听见似的，一声不响。她母亲望望她，仿佛想不说了，结果还是忍不住说了出来，道："听见说，他到现在还没有结婚。"曼璐突然笑了起来道："他没结婚又怎么样，他现在还会要我么？妈你就是这样脑筋不清楚，你还在那里惦记着他哪？"她一口气说上这么一大串，站起来，磕托把椅子一推，便趿着拖鞋下楼去了。啪嗒啪嗒，脚步声非常之重。这么一来，她祖母的鼾声便停止了，并且发出问句来，问曼璐的母亲："怎么啦？"她母亲答道："没什么。"她祖母道："你怎么还不睡？"她母亲道："马上就睡了。"随即把活计收拾收拾，准备着上床。

临上床，又窸窸窣窣，寻寻觅觅，找一样什么东西找不到。曼桢在床上忍不住开口说道："妈，你的拖鞋在门背后的箱子上。是我放在那儿的，我怕他们扫地给扫上些灰。"她母亲道："咦，你还没睡着？"曼桢道："我醒了半天了。"她母亲道："是我跟姊姊说话把你吵醒了吧？"曼桢道："不，我是因为前两天生病的时候睡得太多了，今天一点也不困。"

她母亲把拖鞋拿来放在床前，熄灯上床，听那边房里祖母又高一阵低一阵发出了鼾声，母亲便又在黑暗中叹了口气，和曼桢说道："你

刚才听见的，我劝她拣个人嫁了，这也是正经话呀！劝了她这么一声，就跟我这样大发脾气。”曼桢半晌不作声，后来说：“妈，你以后不要跟姊姊说这些话了。姊姊现在要嫁人也难。”

然而天下的事情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就在这以后不到两个礼拜，就传出了曼璐要嫁人的消息。是伺候她的小大姐阿宝说出来的。他们家里楼上和楼下向来相当隔膜，她母亲所知道的关于她的事情，差不多全是从阿宝那里听来的。这次听见说她要嫁给祝鸿才，阿宝说这人和王先生一样是吃交易所饭的，不过他是一直跟着王先生的，他自己没有什么钱。

她母亲本来打算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因为鉴于上次对她表示关切，反而惹得她大发脾气，这次不要又去讨个没趣。然而有一天，曼桢回家来，她母亲又悄悄地告诉她：“我今天去问过她了。”曼桢笑道：“咦，你不是说不打算过问的么？”她母亲道：“唉，我也就为了上回跟她说过那个话，我怕她为了赌气，就胡乱找个人嫁了。并不是说现在这时候我还要来挑剔，只因为她从前也跟过人，好两次了，都是有始无终，我总盼望她这回不要再上了人家的当。这姓祝的，既然说没有钱，她是贪他什么呢？他家里有没有女人呢？三四十岁的人，难道还没有娶太太么？”她说到这里便顿住了，且低下头去掸了掸身上的衣服，很仔细地把袖子上粘着的两根线头一一拈掉了。

曼桢道：“她怎么说呢？”她母亲慢吞吞地说道：“她说他有一个老婆在乡下，不过他从来不回去的。他一直一个人在上海，本来他的朋友们就劝他另外置一份家。现在他和曼璐的事情要是成功了，他是绝不拿她当姨太太看待的。他这人呢她觉得还靠得住——至少她是拿得住他的。他钱是没什么钱，像我们这一份人家的开销总还负担得起——”曼桢默然听到这里，忍不住插嘴道：“妈，以后无论如何，家里的开销由我拿出来。姊姊从前供给我念书是为什么的，我到现在都还替不了她？”她母亲道：“这话是不错，靠你那点薪水不够呀，我们自己再省点儿都不要紧，几个小的还要上学，这笔学费该要多少呀？”

曼桢道:"妈,你先别着急,到时候总有办法的。我可以再找点事做,姊姊要是走了,佣人也可以用不着了,家里的房子也用不着这么许多了,也可以分租出去,我们就是挤点儿也没关系。"她母亲点头道:"这样倒也好,就是苦一点,心里还痛快点儿。老实说,我用你姊姊的钱,我心里真不是味儿。我不能想,想起来就难受。"说到这里,嗓子就哽起来了。曼桢勉强笑道:"妈,你真是的!姊姊现在不是好了么?"

她母亲道:"她现在能够好好地嫁个人,当然是再好也没有了,当然应当将就点儿,不过我的意思,有钱没钱倒没关系,人家家里要是有太太的话,照她那个倔脾气,哪儿处得好?现在这姓祝的,也就是这一点我不赞成。"曼桢道:"你就不要去跟她说了!"她母亲道:"我是不说了,待会儿还当我是嫌贫爱富。"

楼下两个人已经在讨论着结婚的手续。曼璐的意思是一定要正式结婚,这一点使祝鸿才感到为难。曼璐气起来了,本来是俩人坐在一张椅子上的,她就站了起来,说:"你要明白,我嫁你又不是图你的钱,你这点面子都不给我!"她在一张沙发上扑通坐下,她有这么一个习惯,一坐下便把两脚往上一缩,蜷曲在沙发上面。脚上穿着一双白兔子皮镶边的紫红绒拖鞋,她低着头扭着身子,用手抚摸着那兔子皮,像抚摸一只猫似的。仅摸着自己的鞋,脸上做出一种幽怨的表情。

鸿才也不敢朝她看,只是搔着头皮,说道:"你待我这一片心,我有什么不知道的,不过我们要好也不在乎这些。"曼璐道:"你不在乎我在乎!人家一生一世的事情,你打算请两桌酒就算了?"鸿才道:"那当然,得要留个纪念。这样好吧?我们去拍两张结婚照——"曼璐道:"谁要拍那种蹩脚照——十块钱,照相馆里有现成的结婚礼服借给你穿一穿,一共十块钱,连喜纱花球都有了。你算盘打得太精了!"鸿才道:"我倒不是为省钱,我觉得那样公开结婚恐怕太招摇了。"曼璐越发生气,道:"怎么叫太招摇了?除非是你觉得难为情,跟我这样下流女人正式结婚,给朋友们见笑。是不是,我猜你就是这个

心思!”他的心事正给她说中了,可是他还是不能不声辩,说:“你别瞎疑心,我不是怕别的,你要知道,这是犯重婚罪的呀!”曼璐把头一扭,道:“犯重婚罪,只要你乡下那个女人不说话就得了——你不是说她管不了你吗?”鸿才道:“她是绝对不敢怎么样的,我是怕她娘家的人出来说话。”曼璐笑道:“你既然这样怕,还不趁早安分点儿。以前我们那些话就算是没说,干脆我这儿你也别来了!”

鸿才给她这样一来,也就软化了,他背着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说:“好,好,好,依你依你。没有什么别的条件了吧?没有什么别的,我们就‘敲’!”曼璐扑哧一笑道:“这又不是谈生意。”她这一开笑脸,俩人就又喜气洋洋起来。虽然双方都怀着几分委屈的心情,觉得自己是屈就,但无论如何,是喜气洋洋的。

第二天,曼桢回家来,才一进门,阿宝就请她到大小姐房里去。她发现一家人都聚集在她姊姊房里,祝鸿才也在那里,热热闹闹地赶着她母亲叫“妈”。一看见曼桢,便说:“二小姐,我现在要叫你一声二妹了。”他今天改穿了西装。他虽然是第一次穿西装,姿势倒相当熟练,一直把两只大拇指分别插在两边的裤袋里,把衣襟撩开了,显出他胸前横挂着的一只金表链。他叫曼桢“二妹”,她只是微笑点头作为招呼,并没有还叫他一声姊夫。鸿才对于她虽然是十分向往,见了面觉得很拘束,反而和她无话可说。

曼璐这间房是全宅布置得最精致的一间,鸿才走到一个衣橱前面,敲敲那木头,向她母亲笑道:“她这一堂家具倒不错。今天我陪她出去看了好几堂木器,她都不中意,其实现在外头都是这票货色,要是照这个房间里这样一套,现在价钱不对了!”曼璐听见这话,心中好生不快,正待开口说话,她母亲恐她为了这个又要和姑爷怄气,忙道:“其实你们卧房里的家具可以不用买了,就拿这间房里的将就用用吧。我别的陪送一点也没有,难为情的。”鸿才笑道:“哪里哪里,妈这是什么话呀!”曼璐只淡淡地说了声:“再说吧。家具反正不忙,房子没找好呢。”她母亲道:“等你走了,我打算把楼下的房间租出去,这许

多家具也没处搁，你还是带去吧。"曼璐怔了一怔，道："这儿的房子根本不要它了，我们找个大点的地方一块儿住。"母亲道："不喽，我们不跟过去了。我们家里这么许多孩子，都吵死了；你们小俩口子还是自己过吧，清清静静的不好吗？"

曼璐因为心里本来有一点芥蒂，以为她母亲也许是为弟妹的前途着想，存心要和她疏远着点，所以不愿意和她同住，她当时就没有再坚持了。鸿才不知就里，她本来是和他说好在先的，她一家三代都要他赡养，所以他还是不能不再三劝驾："还是一块儿住的好，也有个照应。我看曼璐不见得会管家，有妈在那里，这个家就可以交给妈了。"她母亲笑道："她这以后成天待在家里没事做，这些居家过日子的事情也得学学。不会，学学就会了。"她祖母便插进嘴来向鸿才说道："你别看曼璐这样子好像不会过日子，她小时候她娘给她去算过命的，说她有帮夫运呢！就是嫁了个叫化子也会做大总统的，何况你祝先生是个发财人，那一定还要大富大贵。"鸿才听了这话倒是很兴奋，得意得摇头晃脑，走到曼璐跟前，一弯腰，和她脸对脸笑道："真有这个话？那我不发财我找你，啊！"曼璐推了他一把，皱眉道："你看你，像什么样子！"

鸿才嘻嘻笑着走开了，向她母亲说道："你们大小姐什么世面都见过了，就只有新娘子倒没做过，这回一定要过过瘾，所以我预备大大地热闹一下，请二小姐做傧相，请你们小妹妹拉纱，每人奉送一套衣服。"曼桢觉得他说出话来实在讨厌，这人整个地言语无味，面目可憎，她不由得向她姊姊望了一眼。她姊姊脸上也有一种惭愧之色，仿佛怕她家里的人笑她拣中这样一个丈夫。曼桢看见她姊姊面有惭色，倒觉得一阵心酸。

## 3

这一天，世钧叔惠曼桢又是三个人一同去吃饭，大家说起厂里管庶务的叶先生做寿的事情，同仁们公送了二百只寿碗。世钧向叔惠说道："送礼的钱还是你给我垫的吧?"说着，便从身边掏出钱来还他。叔惠笑道："你今天拜寿去不去?"世钧皱眉道："我不想去。老实说，我觉得这种事情实在无聊。"叔惠笑道："你就圆通点吧，在社会上做事就是这样，没理可讲的，你不去要得罪人的。"世钧笑着点了点头，道："不过我想今天那儿人一定很多，也许我不去也没人注意。"叔惠也知道世钧的脾气向来如此，随和起来是很随和，可是执拗起来也非常执拗，所以他随便劝了一声，也就算了。曼桢在旁边也没说什么。

那天晚上，世钧和叔惠回到家里，休息了一会儿，叔惠去拜寿去了，世钧忽然想起来，曼桢大概也要去的。这样一想，也没有多加考虑，就把玻璃窗推开了，向窗口一伏，想等叔惠经过的时候喊住他，跟他一块儿去。然而等了半天也没看见叔惠，想必他早已走过去了。楼窗下的衖堂黑沉沉的，春夜的风吹到人脸上来，微带一些湿意，似乎外面倒比屋子里暖和。在屋里坐着，身上老是寒颤颤的。这灯光下的小房间显得又小，又空，又乱。其实这种客邸凄凉的况味也是他久已习惯了的，但今天也不知怎么的，简直一刻也坐不住了。他忽然很迫切地要想看见曼桢。结果延挨了一会儿，还是站起来就出去了，走到街上，便雇了一辆车，直奔那家饭馆。

那叶先生的寿筵是设在楼上，一上楼，就有一张两屉桌子斜放在那里，上面搁着笔砚和签名簿。世钧见了，不觉笑了笑，想道："还以为今天人多，谁来谁不来也没法子查考。——倒幸而来了!"他提起笔来，在砚台里蘸了一蘸。好久没有用毛笔写过字了，他对于毛笔字

向来也就缺乏自信心,落笔之前不免犹豫了一下。这时候有一只手从他背后伸过来,把那枝笔一掣,掣了过去,倒抹了他一手的墨。世钧吃了一惊,回过头去一看,他再也想不到竟是曼桢,她从来没有这样跟他开玩笑过,他倒怔住了。曼桢笑道:"叔惠找你呢,你快来。"她匆匆地把笔向桌上一搁,转身就走,世钧有点茫然地跟在她后面。这地方是很大的一个敞厅,摆着十几桌席,除了厂里的同人之外,还有叶先生的许多亲戚朋友,一时也看不见叔惠坐在哪里。曼桢把他引到通阳台的玻璃门旁边,便站住了。世钧伸头看了看,阳台上并没有人,便笑道:"叔惠呢?"曼桢倒仿佛有点局促不安似的,笑道:"不是的,并不是叔惠找你,你等我告诉你,有一个原因。"但是好像很费解释似的,她说了这么半天也没说出所以然来,世钧不免有些愕然。曼桢也知道他是错会了意思,不由得红了脸,越发顿住了说不出话来了。正在这时候,却有个同事的拿着签名簿走过来,向世钧笑道:"你忘了签名了!"世钧便把口袋上插着的自来水笔摘下来,随意签了个字,那人捧着簿子走了,曼桢轻轻地顿了顿脚,低声笑道:"糟了!"世钧很诧异地问道:"怎么了?"曼桢还没回答,先向四面望了望,然后就走到阳台上去,世钧也跟了出来,曼桢皱眉笑道:"我已经给你签了个名了。——我因为刚才听见你说不来,我想大家都来,你一个人不来也许不大好。"

世钧听见这话,一时倒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也不便怎样向她道谢,惟有怔怔地望着她笑着。曼桢被他笑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一扭身伏在阳台栏杆上。这家馆子是一个老式的洋楼,楼上楼下灯火通明,在这临街的阳台上,房间里面嘈杂的声浪倒听不大见,倒是楼底下五魁八马的豁拳声听得十分清晰,还有卖唱的女人柔艳的歌声,胡琴咿咿哑哑拉着。曼桢偏过头来望着他笑道:"你不是说不来的么,怎么忽然又来了?"世钧没法对她说,是因为想看见她的缘故。因此他只是微笑着,默然了一会儿,方道:"我想你同叔惠都在这儿,我也就来了。"

俩人一个面朝外，一个面朝里，都靠在栏杆上。今天晚上有月亮，稍带长圆形的，像一颗白净的莲子似的月亮，四周白蒙蒙的发出一圈光雾。人站在阳台上，在电灯影里，是看不见月色的，只看见曼桢露在外面的一大截子手臂浴在月光中，似乎特别的白。她今天也仍旧穿了件深蓝布旗袍，上面罩着一件淡绿的短袖绒线衫，胸前一排绿珠钮子。今天她在办公室里也就是穿着这一身衣服。世钧向她身上打量着，便笑道："你没回家，直接来的？"曼桢笑道："嗳。你看我穿着蓝布大褂，不像个拜寿的样子是吧？"

正说着，房间里面有两个同事的向他们这边嚷道："喂，你们还不来吃饭，还要人家催请！"曼桢忙笑着走了进去，世钧也一同走了进去。今天因为人多，是采取随到随吃的制度，凑满一桌就开一桌酒席。现在正好一桌人，大家已经都坐下了，当然入座的时候都抢着坐在下首，单空着上首的两个坐位。世钧和曼桢这两个迟到的人是没有办法，只好坐在上首。世钧一坐下来，便有一个感想，像这样并坐在最上方，岂不是像新郎新娘吗？他偷眼向曼桢看了看，她或者也有同样的感觉，她仿佛很难为情似的，在席上一直也没有和他交谈。

席散后，大家纷纷地告辞出来，世钧和她说了声："我送你回去。"他始终还没有到她家里去过，这次说要送她回去，曼桢虽然并没有推辞，但是俩人之间好像有一种默契，送也只送到衖堂口，不进去的。既然不打算进去，其实送这么一趟是毫无意味的，要是坐电车公共汽车，路上还可以谈谈，现在一人坐了一辆黄包车，根本连话都不能说。然而还是非送不可，仿佛内中也有一种乐趣似的。

曼桢的一辆车子走在前面，到了她家里的衖堂口，她的车子先停了下来。世钧总觉得她这里是门禁森严，不欢迎人去的，为了表示他绝对没有进去的意思，他一下车，抢着把车钱付掉了，便匆匆地向她点头笑道："那我们明天见吧。"一面说着，就转身要走。曼桢笑道："要不然就请你进去坐一会儿了，这两天我家里乱七八糟的，因为我姊姊就要结婚了。"世钧不觉怔了怔，笑道："哦，你姊姊就要结婚了？"

曼桢笑道："嗯。"街灯的光线虽然不十分明亮，依旧可以看见她的眉宇间透出一团喜气。世钧听见这消息，也是心头一喜。他是知道她的家庭状况的，他当然替她庆幸她终于摆脱了这一重关系，而她姊姊也得到了归宿。

他默然了一会儿，便又带笑问道："你这姊夫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曼桢笑道："那人姓祝，'祝福'的祝。吃交易所饭的。"说到这里，曼桢忽然想起来，今天她母亲陪着她姊姊一同去布置新房，不知道可回来了没有，要是刚巧这时候回来了，被她们看见她站在衖堂口和一个男子说话，待会儿又要问长问短，虽然也没有什么要紧，究竟不大好。因此她接着就说："时候不早了吧，我要进去了。"世钧便道："那我走了。"他说走就走，走过几家门面，回过头去看看，曼桢还站在那里。然而就在这一看的工夫，她仿佛忽然醒悟了似的，一转身就进去了。世钧倒又站住了发了一会儿愣。

次日照常见面，没有再听见她提起姊姊结婚的事情。世钧倒一直惦记着。不说别的，此后和她来往起来也方便些，也可以到她家里去，不必有那些顾忌了。

隔了有一星期模样，她忽然当着叔惠说起她姊姊结婚了，家里房子空出来了，要分租出去，想叫他们代为留心，如果听见有什么人要房子，给介绍介绍。

世钧很热心地逢人就打听，有没有人要找房子。不久就陪着一个间接的朋友，一个姓吴的，到曼桢家里来看房子。他自己也还是第一次踏进这衖堂，他始终对于这地方感到一种禁忌，因而有一点神秘之感。这衖堂在很热闹的地段，沿马路的一面全是些店面房子，店家卸下来的板门，一扇一扇倚在后门外面。一群娘姨大姊聚集在公共自来水龙头旁边淘米洗衣裳，把水门汀地下溅得湿漉漉的。内中有一个小大姐，却在那自来水龙头下洗脚。她金鸡独立地站着，提起一只脚来哗啦哗啦放着水冲着。脚趾甲全是鲜红的，涂着蔻丹——就是这一点引人注目。世钧向那小大姐看了一眼，心里就想着，这不知

道可是顾家的佣人,伺候曼桢的姊姊的。

顾家是五号,后门口贴着招租条子。门虚掩着,世钧敲了敲,没人应,正要推门进去,衖堂里有个小孩子坐在人家的包车上玩,把脚铃踏着丁丁地响,这时候就从车上跳了下来,赶过来拦着门问:"找谁?"世钧认识他是曼桢的弟弟,送钥匙到叔惠家里去过的,他却不认识世钧。世钧向他点点头笑笑,说:"你姊姊在家吗?"世钧这句话本来也问得欠清楚,杰民听了,更加当做这个人是曼璐从前的客人。他虽然是一个小孩子,因为环境的关系,有许多地方非常敏感,对于曼璐的朋友一直感到憎恶,可是一直也没有发泄的机会。这时候便理直气壮地吆喝道:"她不在这儿了! 她结婚了!"世钧笑道:"不是的,我是说你二姊。"杰民愣了一愣,因为曼桢从来没有什么朋友到家里来过。他仍旧以为这两个人是跑到此地来寻开心的,便瞪着眼睛道:"你找她干嘛?"这孩子一副声势汹汹的样子,当着那位同来的吴先生,使世钧有些难堪。他笑道:"我是她的同事,我们来看房子的。"杰民又向他观察了一番,方始转身跑进去,一路喊着:"妈! 有人来看房子!"他不去喊姊姊而去喊妈,可见还是有一点敌意。世钧倒没有想到,上她家里来找她会有这么些麻烦。

过了一会儿,她母亲迎了出来,把他们往里让。世钧向她点头招呼着,又问了一声:"曼桢在家么?"她母亲笑道:"在家,我叫杰民上去喊她了。——贵姓呀?"世钧道:"我姓沈。"她母亲笑道:"哦,沈先生是她的同事呀?"她仔细向他脸上认了一认,见他并不是那照片上的青年,心里稍微有点失望。

楼下有一大一小两间房,已经出空了,一眼望过去,只看见光塌塌的地板,上面浮着一层灰。空房间向来是显得大的,同时又显得小,像个方方的盒子似的。总之,从前曼桢的姊姊住在这里是一个什么情形,已经完全不能想像了。

杰民上楼去叫曼桢,她却搁了好一会儿方才下来,原来她去换了一件新衣服,那是她因为姊姊结婚,新做的一件短袖夹绸旗袍,粉红

地上印着绿豆大的深蓝色圆点子。这种比较娇艳的颜色她从前是绝不会穿的，因为家里有她姊姊许多朋友出出进进；她永远穿着一件蓝布衫，除了为省俭之外，也可以说是出于一种自卫的作用。现在就没有这些顾忌了。世钧觉得她好像陡然脱了孝似的，使人眼前一亮。

世钧把她介绍给吴先生。吴先生说这房子朝西，夏天恐怕太热了，敷衍了两句说再考虑考虑，就说："那我先走一步了，还有几个地方要去看看。"他先走了，曼桢邀世钧到楼上去坐一会儿。她领着他上楼，半楼梯有个窗户，窗台上搁着好几双黑布棉鞋，有大人的，有小孩的，都是穿了一冬天的，放在太阳里晒着。晚春的太阳暖洋洋的，窗外的天是淡蓝色的。

到了楼上，楼上的一间房是她祖母带着几个弟弟妹妹同住的，放着两张大床，一张小铁床。曼桢陪着世钧在靠窗的一张方桌旁边坐下。他们一路上来，一个人影子也没看见，她母亲这时候也不知去向了，隐隐地听见隔壁房间有咳嗽声和喊喊促促说话的声音，想必人都躲到那边去了。

一个小大姐送茶进来，果然就是刚才在衖堂里洗脚，趾甲上涂着蔻丹的那一个。她大概是曼桢的姊姊留下的惟一的遗迹了。她现在赤着脚穿着双半旧的镂空白皮鞋，身上一件花布旗袍，头发上夹着粉红赛璐珞夹子，笑嘻嘻地捧了茶进来，说了声"先生请用茶"，礼貌异常周到。出去的时候顺手就带上了门。世钧注意到了，心里也有点不安；倒不是别的，关着门说话，给她的祖母和母亲看着，是不是不大好。然而他不过是稍微有点局促而已，曼桢又是一种感想，她想着阿宝是因为一直伺候她姊姊，训练有素的缘故。这使她觉得非常难为情。

她马上去把门开了，再坐下来谈话，说："刚才你那个朋友不知是不是嫌贵了？"世钧道："我想不是吧，叔惠家里也是住这样两间房间，租钱也跟这个差不多，房间还不及这儿敞亮。"曼桢笑道："你跟叔惠住一间房么？"世钧道："唔。"

杰民送了两碗糖汤卧鸡蛋进来。曼桢见了，也有点出于意外。当然总是她母亲给做的，客人的碗里有两只鸡蛋。她的碗里有一只鸡蛋。她弟弟咚咚咚走进来放在桌上，板着脸，也不朝人看，回身就走。曼桢想叫住他，他头也不回一回。曼桢笑道："他平常很老练的，今天不知道怎么忽然怕难为情起来了。"这原因，世钧倒很明了，不过也没有去道破它，只笑着说："为什么还要弄点心，太费事了。"曼桢笑道："乡下点心！你随便吃一点。"

世钧一面吃着一面问："你们早上吃什么当早饭？"曼桢道："吃稀饭。你们呢？"世钧道："叔惠家里也是吃稀饭，不过是这样：叔惠的父亲是非常好客的，晚上常常有人来吃饭，一来来上好些人，把叔惠的母亲都累坏了，早上还得天不亮起来给我们煮粥，我真觉得不过意，所以我常常总是不吃早饭出来，在摊子上吃两副大饼油条算了。"曼桢点点头道："在人家家里住着就是这样，有些地方总有点受委屈。"世钧道："其实他们家里还算是好的。叔惠的父亲母亲待我真像自己人一样，不然我也不好意思老住在那里。"

曼桢道："你有多少时候没回家去了？"世钧道："快一年了吧。"曼桢笑道："不想家么？"世钧笑："我也真怕回去。将来我要是有这个力量，总想把我母亲接出来。我父亲跟她感情很坏，总是闹别扭。"曼桢道："哦。"世钧道："就为了我，也怄了许多气。"曼桢道："怎么呢？"世钧道："我父亲开着一爿皮货店，他另外还做些别的生意。从前我哥哥在世的时候，他毕业之后就在家里帮着我父亲，预备将来可以接着做下去。后来我哥哥死了，我父亲意思要我代替他，不过我对于那些事情不感到兴趣，我要学工程。我父亲非常生气，从此就不管我的事了。后来我进大学，还是靠我母亲偷偷地接济我一点钱。"所以他那时候常常在窘境中。说起来，曼桢在求学时代也是饱受经济压迫的，在这一点上大家谈得更是投契。

曼桢道："你在上海大概熟人不多，不然我倒又有一桩事情想托托你。"世钧笑道："什么事？"曼桢道："你如果听见有什么要兼职的打

字的……我很想在下班以后多做两个钟头事情。教书也行。"世钧向她注视了一会儿,微笑道:"那样你太累了吧?"曼桢笑道:"不要紧的。在办公室里一大半时候也是白坐着,出来再做一两个钟头也算不了什么。"

世钧也知道,她姊姊一嫁了人,她的负担更增重了。做朋友的即使有力量帮助她,也不是她所能够接受的,惟一的帮忙的办法是替她找事。然而他替她留心了好些时,并没有什么结果。有一天她又叮嘱他:"我本来说要找个事情在六点钟以后,现在我要改在晚饭后。"世钧道:"晚饭后? 不太晚了么?"曼桢笑道:"晚饭前我已找到了一个事情了。"

世钧道:"哎呀,你这样不行的! 这样一天到晚赶来赶去,真要累出病来的! 你不知道,在你这个年纪顶容易得肺病了。"曼桢笑道:"'在你这个年纪!'倒好像你自己年纪不知有多大了!"

她第二个事情不久又找到了。一个夏天忙下来,她虽然瘦了些,一直兴致很好。世钧因为住在叔惠家里,一年到头打搅人家,所以过年过节总要买些东西送给叔惠的父母。这一年中秋节他送的礼就是托曼桢买的。送叔惠的父亲一条纯羊毛的围巾,送叔惠的母亲一件呢袍料。在这以前他也曾经送过许太太一件衣料,但是从来也没看见她做出来穿,他还以为是他选择的颜色或者欠大方,上了年纪的人穿不出来。其实许太太看上去也不过中年。她从前想必是个美人,叔惠长得像她而不像他父亲。他父亲许裕舫是个胖子,四五十岁的人了,看着也还像个黑胖小子。裕舫在一家银行里做事,就是因为他有点名士派的脾气,不善于逢迎,所以做到老还是在文书股做一个小事情,他也并不介意。这一天,大家在那里赏鉴世钧送的礼,裕舫看见衣料便道:"马上拿到裁缝店去做起来吧,不要又往箱子里一收!"许太太笑道:"我要穿得那么漂亮干嘛? 跟你一块儿出去,更显得你破破烂烂像个老当差的,给人家看见了,一定想这女人霸道,把钱都花在自己身上了!"她掉过脸来又向世钧说:"你不知道他那脾气,叫

他做衣服，总是不肯做。”裕舫笑道：“我是想开了，我反正再打扮也就是这个样子，漂亮不了了，所以我还是对于吃比较感到兴趣。”

提起吃，他便向他太太说：“这两天不知有些什么东西新上市？明天我跟你逛菜场去！”他太太道：“你就别去了，待会儿看见什么买什么，想要留几个钱过节呢。”裕舫道：“其实要吃好东西也不一定要在过节那天吃，过节那天只有贵，何必凑这个热闹呢？”他太太依旧坚持着世俗的看法，说：“节总是要过的。”

这过节不过节的问题，结果是由别人来替他们解决了。他们家来了一个朋友借钱，有一笔急用，把裕舫刚领到的薪水差不多全部借去了。这人也是裕舫的一个多年的同事，这一天他来了，先闲谈了一会儿，世钧看他那神气仿佛有话要说似的，就走了出来，回到自己房间里去。过了一会儿，许太太到他房门外搬取她的一只煤球炉子，顺便叫了他一声：“世钧！许伯伯要做黄鱼羹面呢，你也来吃！”世钧笑着答应了一声，便跟过来了。裕舫正在那里揎拳掳袖预备上灶，向客人说道：“到我这儿来，反正有什么吃什么，绝不会为你多费一个大，这你可以放心！”

除了面，还有两样冷盆。裕舫的烹调手法是他生平最自负的，但是他这位大师傅手下，也还是需要一个“二把刀”替他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一样一样切成丝，剁成末，所以许太太还是忙个不停。而且裕舫做起菜来一丝不苟，各种原料占上许多不同的碟子，摊满一房间。客人走了半天，许太太还在那里洗碟子。她今天早上买这条鱼，本来是因为叔惠说了一声，说想吃鱼。现在这条大鱼去掉了中间的一段，她依旧把剩下的一个头和一条尾巴凑在一起，摆出一条完整的鱼的模样，搁在砧板上，预备吃晚饭的时候照原定计划炸来吃。叔惠回来了，看见了觉得很诧异，说：“这只鱼怎么头这么大？”裕舫接口道：“这鱼矮。”许太太也忍不住笑起来了。

叔惠把两只手插在裤袋里，露出他里面穿的绒线背心，灰色绒线上面满缀着雪珠似的白点子。他母亲便问道：“你这背心是新的？是

机器织的还是打的?”叔惠道:“是打的。”许太太道:“哦?是谁给你打的?”叔惠道:“顾小姐。你不认识的。”许太太道:“我知道的——不就是你那个同事的顾小姐吗?”

曼桢本来跟世钧说要给他打件背心,但是她这种地方向来是非常周到的,她替叔惠也织了一件。她的绒线衫口袋里老是揣着一团绒线,到小饭馆子里吃饭的时候也手不停挥地打着。是叔惠的一件先打好,他先穿出来了。被他母亲看在眼里,他母亲对于儿子的事情也许因为过分关心的缘故,稍微有点神经过敏,从此倒添了一桩心事。当时她先搁在心里没说什么。叔惠是行踪无定的,做母亲的要想钉住他跟他说两句心腹话,简直不可能。倒是世钧,许太太和他很说得来。她存心要找个机会和他谈谈,从他那里打听打听叔惠的近况,因为儿女到了一个年龄,做父母的跟他们简直隔阂得厉害,反而是朋友接近得多。

第二天是一个星期日,叔惠出去了,他父亲也去看朋友去了。邮差送了封信来,许太太一看,是世钧家里寄来的,便送到他房间里来。世钧当着她就把信拆开来看,她便倚在门框上,看着他看信,问道:“是南京来的吧?你们老太太好呀?”世钧点点头,道:“她说要到上海来玩一趟。”许太太笑道:“你们老太太兴致这样好!”世钧皱着眉笑道:“我想她还是因为我一直没回去过,所以不放心,想到上海来看看。其实我是要回去一趟的。我想写信去告诉她,她也可以不必来了——她出一趟门,是费了大事的,而且住旅馆也住不惯。”许太太叹道:“也难怪她惦记着,她现在就你这么一个孩子嘛!你一个人在上海,也不怪她不放心——她倒没催你早一点结婚么?”世钧顿了一顿,微笑道:“我母亲这一点倒很开通。也是因为自己吃了旧式婚姻的苦,所以对于我她并不干涉。”许太太点头道:“这是对的。现在这世界,做父母的要干涉也不行呀!别说像你们老太太跟你,一个在南京,一个在上海,就像我跟叔惠这样住在一幢房子里,又有什么用?他外边有女朋友,他哪儿肯对我们说?”世钧笑道:“那他要是真的有

了结婚的对象,他绝不会不说的。”许太太微笑不语,过了一会儿,便又说道:“你们同事有个顾小姐,是怎么一个人?”世钧倒愣了一愣,不知道为什么马上红了脸,道:“顾曼桢呀？她人挺好的,可是……她跟叔惠不过是普通朋友。”许太太半信半疑地哦了一声,心想,至少那位小姐对叔惠很不错,要不怎么会替他打绒线背心。除非她是相貌长得丑,所以叔惠对她并没有意思。因又笑道:“她长得难看是吧?”世钧不由得笑了一笑,道:“不,她并不难看。不过我确实知道她跟叔惠不过是普通朋友。”他自己也觉得他结尾这句话非常无力,一点也不能保证叔惠和曼桢没有结合的可能,许太太要疑心也还是要疑心的。只好随她去吧。

世钧写了封信给他母亲,答应说他不久就回来一趟。他母亲很高兴,又写信来叫他请叔惠一同来。世钧知道他母亲一定是因为他一直住在叔惠家里,她要想看看他这个朋友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否对于他有不良的影响。他问叔惠可高兴到南京去玩一趟。这一年的双十节恰巧是一个星期五,和周末连在一起,一共放三天假。他们决定乘这个机会去痛痛快快玩两天。

在动身的前夕,已经吃过晚饭了,叔惠又穿上大衣往外跑。许太太知道他刚才有一个女朋友打电话来,便道:“这么晚了还要出去,明天还得起个大早赶火车呢!”叔惠道:“我马上回来的。一个朋友有两样东西托我带到南京去,我去拿一拿。”许太太道:“哟,东西有多大呀,装得下装不下？你的箱子我倒已经给你理好了。”她还在那里念叨着,叔惠早已走得无影无踪了。

他才去了没一会儿,倒又回来了,走到楼梯底下就往上喊:“喂,有客来了!”原来是曼桢来了,他在衖堂口碰见她,便又陪着她一同进来。曼桢笑道:“你不是要出去么？你去吧,真的,没关系的。我没有什么事情——我给你们带了点点心来,可以在路上吃。”叔惠道:“你干嘛还要买东西?”他领着她一同上楼,楼梯上有别的房客在墙上钉的晾衣裳绳子,晾满了一方一方的尿布,一根绳子斜斜地一路牵到楼

上去。楼梯口又是煤球炉子，又是空肥皂箱、洋油桶；上海人家一幢房子里住上几家人家，常常就成为这样一个立体化的大杂院。叔惠平常走出去，西装穿得那么挺刮，人家大约想不到他家里是这样一个情形。他自己也在那里想着：这是曼桢，还不要紧，换了一个比较小姐脾气的女朋友，可不能把人家往家里带。

走到三层楼的房门口，他脸上做出一种幽默的笑容，向里面虚虚地一伸手，笑道："请请请。"由房门里望进去，迎面的墙上挂着几张字画和一只火腿。叔惠的父亲正在灯下洗碗筷，他在正中的一张方桌上放着一只脸盆，在脸盆里晃荡晃荡洗着碗。今天是他洗碗，因为他太太吃了饭就在那里忙着絮棉袄——他们还有两个孩子在北方念书，北方的天气冷得早，把他们的棉袍子给做起来，就得给他们寄去了。

许太太看见来了客，一听见说是顾小姐，知道就是那个绒线背心的制作者，心里不知怎么却有点慌张，笑嘻嘻地站起来让坐，嘴里只管叽咕着："看我这个样子！弄了一身的棉花！"只顾忙着拍她衣服上粘着的棉花衣子。许裕舫在家里穿着一件古铜色对襟夹袄，他平常虽然是那样满不在乎，来了这么个年轻的女人，却使他局促万分，连忙加上了一件长衫。这时候世钧也过来了。许太太笑道："顾小姐吃过饭没有？"曼桢笑道："吃过了。"叔惠陪着坐了一会儿，曼桢又催他走，他也就走了。

裕舫在旁边一直也没说话，到现在方才开口问他太太："叔惠上哪儿去了？"他太太虽然知道叔惠是到女朋友家去了，她当时就留了个神，很圆滑地答道："不知道，我只听见他说马上就要回来的，顾小姐你多坐一会儿。这儿实在乱得厉害，要不，上那边屋去坐坐吧。"她把客人让到叔惠和世钧的房间里去，让世钧陪着，自己就走开了。

许太太把她刚才给曼桢泡的一杯茶也送过来了。世钧拿起热水瓶来给添上点开水，又把台灯开了。曼桢看见桌上有个闹钟，便拿过来问道："你们明天早上几点钟上火车？"世钧道："是七点钟的车。"曼

桢道："把闹钟拨到五点钟，差不多吧？"她开着钟，那轧轧轧的声浪，反而显出这间房间里面的寂静。

世钧笑道："我没想到你今天会来。……为什么还要买了点心来呢？"曼桢笑道："咦，你不是说，早上害许伯母天不亮起来给你们煮稀饭，你觉得不过意。我想明天你们上火车，更要早了，你一定不肯麻烦人家，结果一定是饿着肚子上车站，所以我带了点吃的来。"

她说这个话，不能让许太太他们听见，声音自然很低。世钧走过来听，她坐在那里，他站得很近，在那一刹那间，他好像是立在一个美丽的深潭的边缘上，有一点心悸，同时心里又感到一阵阵的荡漾。她的话早就说完了，他还没有走开。也许不过是顷刻间的事，但是他自己已经觉得他逗留得太久了，她一定也有同感，因为在灯光下可以看见她脸上有点红晕。她急于要打破这一个局面，便说："你忘了把热水瓶盖上了。"世钧回过头去一看，果然那热水瓶像烟囱似的直冒热气，刚才倒过开水就忘了盖上，今天也不知道怎么这样心神恍惚。他笑着走过去把它盖上了。

曼桢道："你的箱子理好了没有？"世钧笑道："我也不带多少东西。"他有一只皮箱放在床上，曼桢走过去，扶起箱子盖来看看，里面乱七八糟的。她便笑道："我来给你理一理。不要让你家里人说你连箱子都不会理，更不放心让你一个人在外面了。"世钧当时就想着，她替他理箱子，恐怕不大妥当，让人家看见了要说闲话的。然而他也想不出适当的话来拦阻她。曼桢有些地方很奇怪，羞涩起来很羞涩，天真起来又很天真——而她并不是一个一味天真的人，也并不是一个怕羞的人。她这种矛盾的地方，实在是很费解。

曼桢见他呆呆地半天不说话，便道："你在那里想什么？"世钧笑了一笑，道："唔？……"他回答不出来，看见她正在那里折叠一件衬衫，便随口说道："等我回来的时候，我那件背心大概可以打好了吧？"曼桢笑道："你礼拜一准可以回来么？"世钧笑道："礼拜一一定回来。没有什么必要的事情，我不想请假。"曼桢道："你这么些时候没回去

过，你家里人一定要留你多住几天的。”世钧笑道：“不会的。”

那箱子盖忽然自动地扣下来，正斫在曼桢手背上。才扶起来没有一会儿，又扣下来。世钧便去替她扶着箱子盖。他坐在旁边，看着他的衬衫领带和袜子一样一样经过她的手，他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许太太装了两碟子糖果送了来，笑道：“顾小姐吃糖。——呦，你替世钧理箱子呀？”世钧注意到许太太已经换上了一件干净衣服，脸上好像还扑了点粉，那样子仿佛是预备到这儿来陪着客人谈谈似的，然而她结果并没有坐下来，敷衍了两句就又走了。

曼桢道：“你的雨衣不带去？”世钧道：“我想不带了——不见得刚巧碰见下雨，一共去这么两天工夫。”曼桢道：“你礼拜一一定回来么？”话已经说出口，她才想起刚才已经说过了，自己也笑了起来。就在这一阵笑声中匆匆关上箱子，拿起皮包，说：“我走了。”世钧看她那样子好像相当窘，也不便怎样留她，只说了一声：“还早呢，不再坐一会儿。”曼桢笑道：“不，你早点睡吧。我走了。”世钧笑道：“你不等叔惠回来了？”曼桢笑道：“不等了。”

世钧送她下楼，她经过许太太的房间，又在门口向许太太夫妇告辞过了，许太太送她到大门口，再三叫她有空来玩。关上大门，许太太便和世钧说：“这顾小姐真好，长得也好！”她对他称赞曼桢，仿佛对于他们的关系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似的，世钧觉得有点窘，他只是唯唯诺诺，没说什么。

回到房间里来，他的原意是预备早早地上床睡觉；要铺床，先得把床上那只箱子拿掉，但是他结果是在床沿上坐下了，把箱子开开来看看，又关上了，心里没着没落的，非常无聊。终于又站起来，把箱子锁上了，从床上拎到地下。钥匙放到口袋里去，手指触到袋里的一包香烟，顺手就掏出来，抽出一根来点上了。既然点上了，总得把这一根抽完了再睡觉。

看看钟，倒已经快十一点了。叔惠还不回来。夜深人静，可以听见叔惠的母亲在她房里轧轧轧转动着她的手摇缝衣机器。大概她在

等着替叔惠开门,不然她这时候也已经睡了。

世钧把一枝香烟抽完了,有点口干,去倒杯开水喝。他的手接触到热水瓶的盖子,那金属的盖子却是滚烫的。他倒吓了一跳。开开来,原来里面一只软木塞没有塞上,所以热气不停地冒出来,把那盖子熏得那么烫。里面的水可已经凉了。他今天也不知道怎么那样糊涂,这只热水瓶,先是忘了盖;盖上了,又忘了把里面的软木塞塞上。曼桢也许当时就注意到了,但是已经提醒过他一次,不好意思再说了。世钧想到这里,他尽管一方面喝着凉开水,脸上却热辣辣起来了。

楼窗外有人在吹口哨,一定是叔惠。叔惠有时候喜欢以吹口哨代替敲门,因为晚上天气冷,他两手插在大衣袋里,懒得拿出来。世钧心里想,许太太在那里轧轧轧做着缝衣机器,或者会听不见;他既然还没有睡,不妨下去一趟,开一开门。

他走出去,经过许太太房门口,听见许太太在那里说话,语声虽然很低,但是无论什么人,只要一听见自己的名字,总有点触耳惊心,绝没有不听见的道理。许太太在那儿带笑带说:"真想不到,世钧这样不声不响的一个老实头儿,倒把叔惠的女朋友给抢了去!"裕舫他是不会窃窃私语的,向来是声如洪钟。他说道:"叔惠那小子——就是一张嘴! 他哪儿配得上人家!"这位老先生和曼桢不过匆匆一面,对她的印象倒非常之好。这倒没有什么,但是他对自己的儿子评价过低,却使他太太感到不快。她没有接口,轧轧轧又做起缝衣机器来了。世钧就借着这机器的响声作为掩护,三级楼梯一跨,跑回自己房来。

许太太刚才说的话,他到现在才回过味来。许太太完全曲解了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然而他听到她的话,除了觉得一百个不对劲之外,紊乱的心绪里却还夹杂着一丝喜悦。所以心里也说不上来是一种什么滋味。

叔惠还在楼窗外吹着口哨,并且嘭嘭嘭敲着门了。

## 4

他们乘早班火车到南京。从下关车站到世钧家里有公共汽车可乘，到家才只有下午两点钟模样。

世钧每一次回家来，一走进门，总有点诧异的感觉，觉得这地方比他记忆中的家还要狭小得多，大约因为他脑子里保留的印象还是幼年时代的印象，那时候他自己身个儿小，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来，当然一切都特别放大了一圈。

他家里开着一爿皮货店，自己就住在店堂楼上。沈家现在阔了，本来不靠着这爿皮货店的收入，但是家里省俭惯了，这些年来一直住在这店堂楼上，从来不想到迁移。店堂里面阴暗而宏敞，地下铺着石青的方砖。店堂深处停着一辆包车，又放着一张方桌和两把椅子，那是给店里的账房和两个年份多些的伙计在那里起坐和招待客人的。桌上搁着茶壶茶杯，又有两顶瓜皮小帽覆在桌面上，看上去有一种闲适之感。抬头一看，头上开着天窗，屋顶非常高，是两层房子打通了的。四面围着一个走马楼，楼窗一扇扇都是宝蓝彩花玻璃的。

世钧的母亲一定是在临街的窗口瞭望着，黄包车拉到门口，她就看见了。他这里一走进门，他母亲便从走马楼上往下面哇啦一喊："阿根，二少爷回来了，帮着拿拿箱子！"阿根是包车夫，他随即出现了，把他们手里的行李接过去。世钧便领着叔惠一同上楼。沈太太笑嘻嘻迎出来，问长问短，叫女佣打水来洗脸，饭菜早预备好了，马上热腾腾地端了上来。沈太太称叔惠为许家少爷。叔惠人既漂亮，一张嘴又会说，老太太们见了自然是喜欢的。

世钧的嫂嫂也带着孩子出来相见。一年不见，他嫂嫂又苍老了许多。前一向听见说她有腰子病，世钧问她近来身体可好，他嫂嫂说

还好。他母亲说："大少奶奶这一向倒胖了。倒是小健，老是不舒服，这两天出疹子刚好。"他这个侄儿身体一向单弱，取名叫小健，正是因为他不够健康的缘故。他见了世钧有点认生，大少奶奶看他仿佛要哭似的，忙道："不要哭，哭了奶奶要发脾气的！"沈太太笑道："奶奶发起脾气来是什么样子？"小健便做出一种呜呜的声音，像狗的怒吼。沈太太又道："妈发起脾气来怎么样？"他又做出那呜呜的吼声。大家都笑了。世钧心里想着，家里现在就只有母亲和嫂嫂两个人，带着这么一个孩子过活着，哥哥已经死了，父亲又不大回家来——等于两代寡居，也够凄凉的，还就靠这孩子给这一份人家添上一点生趣。

小健在人前只出现了几分钟，沈太太便问叔惠："许家少爷你出过疹子没有？"叔惠道："出过了。"沈太太道："我们世钧也出过了，不过还是小心点的好。小健虽然已经好了，仍旧会过人的。奶妈你还是把他带走吧。"

沈太太坐在一边看着儿子吃饭，问他们平常几点钟上班，几点钟下班，吃饭怎么样，日常生活情形一一都问到了。又问起冬天屋子里有没有火，苦苦劝世钧做一件皮袍子穿，马上取出各种细毛的皮筒子来给他挑拣。拣过了，仍旧收起来，叫大少奶奶帮着收到箱子里去。大少奶奶便说："这种洋灰鼠的倒正好给小健做个皮斗篷。"沈太太道："小孩子不可以给他穿皮的——火气太大了。我们家的规矩向来这样，像世钧他们小时候，连丝棉的都不给他们穿。"大少奶奶听了，心里很不高兴。

沈太太因为儿子难得回来一次，她今天也许兴奋过度了，有时神情恍惚，看见佣人也笑嘻嘻的，一会儿说"快去这样"，一会儿说"快去那样"，颠三倒四，跑出跑进地乱发号令，倒好像没用惯佣人似的，不知道要怎样铺张才好，把人支使得团团转。大少奶奶在旁边要帮忙也插不上手去。世钧看见母亲这样子，他不知道这都是因为他的缘故，他只是有一点伤感，觉得他母亲渐渐露出老态了。

世钧和叔惠商量着今天先玩哪几个地方，沈太太道："找翠芝一

块儿去吧，翠芝这两天也放假。"翠芝是大少奶奶的表妹，姓石。世钧马上就说："不要了，今天我还得陪叔惠到一个地方去，有人托他带了两样东西到南京来，得给人家送去。"被他这样一挡，沈太太就也没说什么了，只叮嘱他们务必要早点回来，等他们吃饭。

叔惠开箱子取出那两样托带的东西，沈太太又找出纸张和绳子来，替他重新包扎了一下。世钧在旁边等着，立在窗前，正看见他侄儿在走马楼对面，伏在窗口向他招手叫二叔。看到小健，非常使他想起自己的童年。因而就联想到石翠芝。翠芝和他是从小就认识的，虽然并不是什么青梅竹马的小情侣，他倒很记得她的。倒是快乐的回忆容易感到模糊，而刺心的事情——尤其是小时候觉得刺心的事情——是永远记得的，常常无缘无故地就浮上心头。

他现在就又想起翠芝的种种。他和翠芝第一次见面，是在他哥哥结婚的时候。他哥哥结婚，叫他做那个捧戒指的童儿，在那婚礼的行列里他走在最前面。替新娘子拉纱的有两个小女孩，翠芝就是其中的一个。在演习仪式的时候，翠芝的母亲在场督导，总是挑眼，嫌世钧走得太快了。世钧的母亲看见翠芝，把她当宝贝，赶着她儿呀肉地叫着，想要认她做干女儿。世钧不知道这是一种社交上的策略，小孩子家懂得什么，看见他母亲这样疼爱这小女孩，不免有些妒忌。他母亲叫他带着她玩，说他比她大得多，应该让着她，不可以欺负她。世钧教她下象棋。她那时候才七岁，教她下棋，她只是在椅子上爬上爬下的，心不在焉。一会儿又趴在桌上，两只胳膊肘子撑在棋盘上，两手托着腮，把一双漆黑的眼睛灼灼地凝视着他，忽然说道："我妈说你爸爸是个暴发户。嗳！"世钧稍微愣了一愣，就又继续移动着棋子："我吃你的马。哪，你就拿炮打我——"翠芝又道："我妈说你爷爷是个毛毛匠。"世钧道："吃你的象。喏，你可以出车了。——打你的将军！"

那一天后来他回到家里，就问他母亲："妈，爷爷从前是干什么的？"他母亲道："爷爷是开皮货店的。这爿店不就是他开的么？"世钧

半天不作声，又道："妈，爷爷做过毛毛匠吗？"他母亲向他看了一眼，道："爷爷从前没开店的时候本来是个手艺人，这也不是什么难为情的事情，也不怕人家说的。"然而她又厉声问道："你听见谁说的？"世钧没告诉她。她虽然说这不是什么难为情的事，她这种神情和声口已经使他深深地感到羞耻了。但是更可耻的是他母亲对翠芝母女那种巴结的神气。

世钧的哥哥结婚那一天，去拍结婚照，拉纱的和捧戒指的小孩预先都经各人的母亲关照过了，镁光灯一亮的时候，要小心不要闭上眼睛。后来世钧看到那张结婚照片，翠芝的眼睛是紧紧闭着的。他觉得非常快心。

那两年他不知道为什么，简直没有长高，好像完全停顿了。大人常常嘲笑他："怎么，你一定是在屋子里打着伞来着？"因为有这样一种禁忌，小孩子在房间里打着伞，从此就不再长高了。翠芝也笑他矮，说："你比我大，怎么跟我差不多高？还是个男人。——将来长大一定是个矮子。"几年以后再见面，他已经比她高出一个头半了，翠芝却又说："怎么你这样瘦？简直瘦得像个蚂蚱。"这大约也是听见她母亲在背后说的。

石太太一向不把世钧放在眼里的，只是近年来她因为看见翠芝一年年地大了起来，她替女儿择婿的范围本来只限于他们这几家人家的子弟，但是年纪大的太大，小的太小，这些少爷们又是荒唐的居多，看来看去，还是世钧最为诚实可靠。石太太自从有了这个意思，便常常打发翠芝去看她的表姊，就是世钧的嫂嫂。世钧的母亲从前常说要认翠芝做干女儿，但是结果没有能成为事实，现在世钧又听见这认干女儿的话了，这一次不知道是哪一方面主动的。大概是他嫂嫂发起的。干兄干妹好做亲——世钧想他母亲和嫂嫂两个人在她们的寂寞生涯中，也许很乐于想像到这一头亲事的可能性。

这一天他和叔惠俩人一同出去，玩到天黑才回来。他母亲一看见他便嚷："哎呀，等你们等得急死了！"世钧笑道："要不是因为下雨

了,我们还不会回来呢。”他母亲道:“下雨了么? ——还好,下得不大。翠芝要来吃晚饭呢。”世钧道:“哦?”他正觉得满肚子不高兴,偏偏这时候小健在门外走过,拍着手唱着:“二叔的女朋友来喽! 二叔的女朋友就要来喽!”世钧听了,不由得把两道眉毛紧紧地皱在一起,道:“怎么变了我的女朋友了? 笑话! 这是谁教他这么说的?”其实世钧有什么不知道,当然总是他嫂嫂教的了。世钧这两年在外面混着,也比从前世故得多了,但是不知道怎么,一回到家里来,就又变成小孩子脾气了,把他磨炼出来的一点涵养功夫完全抛开了。

他这样发作了两句,就气烘烘地跑到自己房里去了。他母亲也没接碴,只说:“陈妈,你送两盆洗脸水去,给二少爷同许家少爷擦把脸。”叔惠搭讪着也回房去了。沈太太便向大少奶奶低声道:“待会儿翠芝来了,我们倒也不要太露骨了,你也不要去取笑他们,还是让他们自自然然的好,说破了反而僵得慌。”她这一番嘱咐本来就是多余的,大少奶奶已经一肚子火在那里,还会去跟他们打趣么? 大少奶奶冷笑道:“那当然啰。不说别的,翠芝先就受不了。我们那位小姐也是个倔脾气。这次她听见说世钧回来了,一请,她就来了,也是看在小时候总在一块儿玩的分上;她要知道是替她做媒,她不见得肯来的。”沈太太知道她这是替她表妹圆圆面子的话,便也随声附和道:“是呀,现在这些年轻人都是这种脾气! 只好随他们去吧。唉,这也是各人的缘分!”

叔惠和世钧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叔惠问他翠芝是什么人。世钧道:“是我嫂嫂的表妹。”叔惠笑道:“他们要替你做媒,是不是?”世钧道:“那是我嫂嫂一厢情愿。”叔惠笑道:“漂亮不漂亮?”世钧道:“待会儿你自己看好了。——真讨厌,难得回来这么两天工夫,也不让人清静一会儿!”叔惠望着他笑道:“嗬! 瞧你这股子骠劲!”世钧本来还在那里生气,这就不由得笑了起来,道:“我这算什么呀,你没看见人家那股子骠劲,真够瞧的! 小城里的大小姐,关着门做皇帝做惯的吗!”叔惠笑道:“‘小城里的大小姐’,南京可不能算是个小城呀。”世

钧笑道:“我是冲着你们上海人的心理说的。在上海人看来,内地反正不是乡下就是小城。是不是有这种心理的?”

正说到这里,女佣来请吃饭:说石小姐已经来了。叔惠带着几分好奇心,和世钧来到前面房里。世钧的嫂嫂正在那里招呼上菜,世钧的母亲陪着石翠芝坐在沙发上说话。叔惠不免向她多看了两眼。那石翠芝额前打着很长的前刘海,直罩到眉毛上,脑后蓬着一大把鬈发。小小的窄条脸儿,眼泡微肿,不然是很秀丽的。体格倒很有健康美,胸部鼓蓬蓬的,看上去年纪倒大了几岁,足有二十来岁了。穿着件翠蓝竹布袍子,袍叉里微微露出里面的杏黄银花旗袍。她穿着这样一件蓝布罩袍来赴宴,大家看在眼里都觉得有些诧异。其实她正是因为知道今天请她来是有用意的,她觉得如果盛妆艳服而来,似乎更觉得不好意思。

她抱着胳膊坐在那里,世钧走进来,俩人只是微笑着点了个头。世钧笑道:“好久不见了。伯母好吧?”随即替叔惠介绍了一下。大少奶奶笑道:“来吃饭吧。”沈太太客气,一定要翠芝和叔惠两个客人坐在上首,沈太太便坐在翠芝的另一边。翠芝和老太太们向来没有什么话可说的,在座的几个人,她只有和她表姊比较谈得来,但是今天刚巧碰着大少奶奶正在气头上,简直不愿意开口,因此席面上的空气很感到沉寂。叔惠虽然健谈,可是他觉得在这种保守性的家庭里,对一个陌生的小姐当然也不宜于多搭讪。陈妈站在房门口伺候着,小健躲在她身后探头探脑,问道:“二叔的女朋友怎么还不来?”大少奶奶一听见这个话便心头火起,偏那陈妈又不识相,还嘻皮笑脸弯着腰轻轻地和孩子说:“那不就是么?”小健道:“那是表姨呀! 二叔的女朋友呢?”大少奶奶实在忍不住了,把饭碗一搁,便跑出去驱逐小健,道:“还不去睡觉! 什么时候了?”亲自押着他回房去了。

翠芝道:“我们家那只狗新近生了一窝小狗,可以送一只给小健。”沈太太笑道:“对了,你上回答应他的。”翠芝笑道:“要是世钧长住在家里,我就不便送狗给你们了。世钧看见狗顶讨厌了!”世钧笑

道："哦，我并没说过这话呀。"翠芝道："你当然不会说了，你总是那么客气，从来没有一句真话。"世钧倒顿住了，好一会儿，他方才笑着问叔惠："叔惠，我这人难道这样假？"叔惠笑道："你别问我。石小姐认识你的年份比我多，她当然对你的认识比较深。"大家都笑了。

雨渐渐停了，翠芝便站起来要走，沈太太说："晚一点回去不要紧的，待会儿叫世钧送你回去。"翠芝道："不用了。"世钧道："没关系。叔惠我们一块儿去，你也可以看看南京之夜是什么样子。"翠芝含着微笑向世钧问道："许先生还是第一次到南京来？"她不问叔惠，却问世钧。叔惠便笑道："嗳。其实南京离上海这样近，可是从来就没来过。"翠芝一直也没有直接和他说过话，他这一答话，她无故地却把脸飞红了，就没有再说下去。

又坐了一会儿，她又说要走，沈太太吩咐佣人去叫一辆马车。翠芝便到她表姊房里去告辞。一进门，便看见一只小风炉，上面咕嘟咕嘟煮着一锅东西。翠芝笑道："哼，可给我抓住了！这是你自己吃的私房菜呀？"大少奶奶道："什么私房菜，这是小健的牛肉汁。小健病刚好，得吃点补养的东西，也是我们老太太说的，每天叫王妈给炖鸡汤，或是牛肉汁。这两天就为了世钧要回来了，把几个佣人忙得脚丫子朝天，家里反正什么事都扔下不管了，谁还记得给小健炖牛肉汁。所以我赌气买了块牛肉回来，自己煨着。这班佣人也是势利，还不是看准了将来要吃二少爷的饭了！像我们这孤儿寡妇，谁拿你当个人？"她说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其实她在一个旧家庭里做媳妇，也积有十余年的经验了，何至于这样沉不住气。还是因为世钧今天说的那两句话，把她得罪了，她从此就多了一个心，无论什么芝麻大的事，对于她都成为一连串的刺激。

翠芝不免解劝道："佣人都是那样的，不理他们就完了。你们老太太倒是很疼小健的。"大少奶奶哼了一声道："别看她那么疼孩子，全是假的，不过拿他解闷儿罢了。一看见儿子，就忘了孙子了。小健出疹子早已好了，还不许他出来见人——世钧怕传染呵！他的命特

别值钱！今天下午又派我上药房去，买了总有十几种补药补针，给世钧带到上海去。是我说了一声，我说'这些药上海也买得到'，就炸起来了：'买得到，也要他肯买呢！就这样也还不知道他肯不肯吃——年轻人都是这样，自己身体一点也不知道当心！'"翠芝道："世钧身体不好么？"大少奶奶道："他好好的，一点病也没有。像我这个有病的人，就从来不说给你请个医生吃个药。我腰子病，病得脸都肿了，还说我这一向胖了！你说气人不气人？咳，做他们家的媳妇也真苦呵！"她最后的一句话显然是说给翠芝听的，暗示那件事情是不会成功的，但是不成功倒也好。翠芝当然也不便有什么表示，只能够问候她的病体，又问她吃些什么药。

女佣来说马车叫好了，翠芝便披上雨衣去辞别沈太太，世钧和叔惠俩人陪着她一同坐上马车。马蹄得得，在雨夜的石子路上行走着，一颗颗鹅卵石像鱼鳞似的闪着光。叔惠不断地掀开油布幕向外窥视说："一点也看不见，我要坐到赶马车的旁边去了。"走了一截子路，他当真喊住了马车夫，跳下车来，爬到上面去和车夫并排坐着，下雨他也不管。车夫觉得很奇怪，翠芝只是笑。

马车里只剩下翠芝和世钧两个人，空气立刻沉闷起来了，只觉得那坐位既硬，又颠簸得厉害。在他们的静默中，倒常常听见叔惠和马车夫在那里一问一答，不知说些什么。翠芝忽道："你在上海就住在许先生家里？"世钧道："是的。"过了半天，翠芝又道："你们礼拜一就要回去么？"世钧道："嗳。"翠芝这一个问句听上去异常耳熟——是曼桢连问过两回的。一想起曼桢，他陡然觉得寂寞起来，在这雨澌澌的夜里，坐在这一颠一颠的潮湿的马车上，他这故乡好像变成了异乡了。

他忽然发觉翠芝又在那里说话，忙笑道："唔？你刚才说什么？"翠芝道："没什么。我说许先生是不是跟你一样，也是工程师。"本来是很普通的一句问句，他使她重复了一遍，她忽然有点难为情起来了，不等他回答，就攀着油布帘子向外面张望着，说："就快到了吧？"

世钧倒不知道应当回答她哪一个问题的好。他过了一会儿，方才笑道："叔惠也是学工程的，现在他在我们厂里做到帮工程师的地位了，像我，就还是一个实习工程师，等于练习生。"翠芝终究觉得不好意思，他还在这里解释着，她只管掀开帘子向外面张望着，好像对他的答复已经失去了兴趣，只顾喃喃说道："哎呀，不要已经走过了我家里了?"世钧心里想着："翠芝就是这样。真讨厌。"

毛毛雨，像雾似的。叔惠坐在马车夫旁边，一路上看着这古城的灯火，他想到世钧和翠芝，生长在这古城中的一对年轻男女。也许因为自己高踞在马车上面，类似上帝的地位，他竟有一点悲天悯人的感觉。尤其是翠芝这一类的小姐们，永远生活在一个小圈子里，惟一的出路就是找一个地位相等的人家，嫁过去做少奶奶——这也是一种可悲的命运。而翠芝好像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把她葬送在这样的命运里，实在是很可惜。

世钧从里面伸出头来喊："到了到了。"马车停下来，世钧先跳下来，翠芝也下来了，她把雨衣披在头上，特地绕到马车前面来和叔惠道别，在雨丝与车灯的光里仰起头来说："再见。"叔惠也说"再见"，心里想着不见得会再见了。他有点惆怅。她和世钧固然无缘，和他呢，因为环境太不同的缘故，也是无缘的。

世钧把她送到大门口，要等她揿了铃，有人来开门，方才走开。这里叔惠已经跳下来，坐到车厢里面去。车厢里还遗留着淡淡的头发的香气。他一个人在黑暗中坐着，世钧回来了，却没有上车，只探进半身，匆匆说道："我们要不要进去坐一会儿，一鹏也在这儿——这是他姑妈家里。"叔惠怔了一怔，道："一鹏，哦，方一鹏啊?"原来世钧的嫂嫂娘家姓方，她有两个弟弟，大的叫一鸣，小的叫一鹏，一鹏从前和世钧一同到上海去读大学的，因此和叔惠也是同学，但是因为气味不相投，所以并不怎么熟。一鹏因为听见说叔惠家境贫寒，有一次他愿意出钱找叔惠替他打枪手代做论文，被叔惠拒绝了，一鹏很生气，他背后对着世钧说的有些话，世钧都没有告诉叔惠，但是叔惠也有点

知道。现在当然久已事过境迁了。

世钧因为这次回南京来也不打算去看一鹏兄弟,今天刚巧在石家碰见他们,要是不进去坐一会儿,似乎不好意思。又不能让叔惠一个人在车子里等着,所以叫他一同进去。叔惠便也跳下车来。这时又出来两个听差,打着伞前来迎接。一同走进大门,翠芝还在门房里等着他们,便在前面领路,进去就是个大花园,黑沉沉的雨夜里,也看不分明。那雨下得虽不甚大,树叶上的积水却是大滴大滴地掉在人头上。桂花的香气很浓。石家的房子是一幢老式洋房,老远就看见一排玻璃门,玻璃门里面正是客室,一簇五星抱月式的电灯点得通亮,灯光下红男绿女的,坐着一些人,也不及细看,翠芝便引他们由正门进去,走进客室。

翠芝的母亲石太太在牌桌上慢吞吞地略欠了欠身,和世钧招呼着,石太太是个五短身材,十分肥胖。一鹏也在那儿打牌,一看见世钧便叫道:"咦,你几时到南京来的,我都不知道!叔惠也来了!我们好些年没见了!"叔惠也和他寒暄一下。牌桌上还有一鹏的哥哥一鸣,嫂嫂爱咪。那爱咪在他们亲戚间是一个特出的摩登人物,她不管长辈平辈,总叫人叫她爱咪,可是大家依旧执拗地称她为"一鸣少奶奶",或是"一鸣大嫂"。当下世钧叫了她一声大嫂,爱咪睐着他说道:"啊,你来了,都瞒着我们!"世钧笑道:"我今天下午刚到的。"爱咪笑道:"哦,一到就把翠妹妹找去了,就不找我们!"一鸣笑道:"你算什么呢,你怎么能跟翠妹妹比!"世钧万想不到他们当着石太太的面,竟会这样大开玩笑。石太太当然也不便说什么,只是微笑着。翠芝把脸板得一丝笑容也没有,道:"你们今天怎么了,净找上我!"爱咪笑道:"好,不闹不闹,说正经的,世钧,你明天上我们那儿吃饭,翠妹妹也要来的。"世钧还没来得及回答,翠芝便抢先笑道:"明天我可没有工夫。"她正站在爱咪身后看牌,爱咪便背过手去捞她的胳膊,笑道:"人家好好儿请你,你倒又装腔作势的!"翠芝正色道:"我是真的有事。"爱咪也不理她,抓进一张牌,把面前的牌又顺了一顺,因道:"你们这

副牌明天借给我们用用，我们明天有好几桌麻将，牌不够用，翠妹妹你来的时候带来。世钧你也早点来。”世钧笑道：“我改天有工夫是要来的，明天不要费事了，明天我还打算跟叔惠出去逛逛。”一鹏便道：“你们一块儿来，叔惠也来。”世钧依旧推辞着，这时候刚巧一鸣和了一副大牌，大家忙着算和子，一混就混过去了。

翠芝上楼去转了一转，又下楼来，站在旁边看牌。一鹏恰巧把一张牌掉在地下，弯下腰去捡，一眼看见翠芝脚上穿着一双簇新的藕色缎子夹金线绣花鞋，便笑道：“唷！这双鞋真漂亮！”他随口说了这么一声，他对于翠芝究竟还是把她当小孩子看待，并不怎么注意。他在上海读书的时候，专门追求皇后校花，像翠芝这样的内地小姐他自然有点看不上眼，觉得太呆板，不够味。可是经他这么一说，叔惠却不由得向翠芝脚上看了一眼，他记得她刚才不是穿的这样一双鞋，大概因为皮鞋在雨里踩湿了，所以一回家就另外换了一双。

世钧自己揣度着已经坐满了半个多钟头模样，便向石太太告辞。石太太大约也有点不高兴他，只虚留了一声，便向翠芝说：“你送送。”翠芝送他们出来，只送到阶沿上。仍旧由两个听差打着伞送他们穿过花园。快到园门了，忽然有一只狗汪汪叫着，从黑影里直窜出来，原来是一只很大的狼狗，那两个仆人连声喝叱着，那狗依旧狂吠个不停。同时就听见翠芝的声音远远唤着狗的名字，并且很快地穿过花园，奔了过来。世钧忙道：“哟，下雨，你别出来了！”翠芝跑得气喘吁吁的，也不答话，先弯下腰来揪住那只狗的领圈。世钧又道：“不要紧的，它认识我的。”翠芝冷冷地道：“它认识你可不认识许先生！”她弯着腰拉着那狗，扭过身来就走了，也没有再和他们道别。这时候的雨恰是下得很大，世钧和叔惠也就匆匆忙忙地转身往外走，在黑暗中一脚高一脚低的，皮鞋里也进去水了，走一步，就扑叽一响。叔惠不禁想起翠芝那双浅色的绣花鞋，一定是毁了。

他们出了园门，上了马车。在归途中，叔惠突然向世钧说道：“这石小姐……她这人好像跟她的环境很不调和。”世钧笑道：“你的意思

是:她虽然是个阔小姐,可是倒穿着件蓝布大褂。"被他这样一下批注,叔惠倒笑起来了。世钧又笑道:"这位小姐呀,就是穿一件蓝布大褂,也要比别人讲究些。她们学校里都穿蓝布制服,可是人家的都没有她的颜色翠——她那蓝布褂子每次洗一洗,就要染一染。她家里洗衣裳的老妈子,两只手伸出来都是蓝的。"叔惠笑道:"这些事情你怎么知道?"世钧道:"我也是听我嫂嫂说的。"叔惠道:"你嫂嫂不是很热心地要替你们做媒么?怎么肯对你说这些话?"世钧道:"那还是从前,她还没有想到做媒的时候。"叔惠笑道:"这些奶奶太太们,真会批评人,呃?尤其是对于别的女人。就连自己娘家的亲戚也不是例外。"他这话虽然是说世钧的嫂嫂,也有点反映到世钧的身上,仿佛觉得他太婆婆妈妈的。世钧本来也正在那里自咎;他对于翠芝常常有微词,动机本来就是自卫,惟恐别人以为他和她要好,这时候转念一想,人家一个小姐家,叔惠一定想着,他怎么老是在背后议论人家,不像他平常的为人了。他这样一想,便寂然无语起来。叔惠也有些觉得了,便又引着他说话,和他谈起一鹏,道:"一鹏现在没出去做事是吧?刚才我也没好问他。"世钧道:"他现在大概没有事,他家里不让他出去。"叔惠笑道:"为什么?他又不是个大姑娘。"世钧笑道:"你不知道,他这位先生,每回在上海找了个事,总是赚的钱不够花,结果闹了许多亏空,反而要家里替他还债,不止一次了,所以现在把他圈在家里,再也不肯让他出去了。"这些话都是沈太太背地里告诉世钧的,大少奶奶对于她兄弟这些事情向来是忌讳说的。

世钧和叔惠一路谈谈说说,不觉已经到家了。他们打算明天一早起来去逛牛首山,所以一到家就回房睡觉,沈太太又打发人送了两碗馄饨来,叔惠笑道:"才吃了晚饭没有一会儿,哪儿吃得下?"世钧叫女佣送一碗到他嫂嫂房里去,他自己便把另一碗拿去问他母亲吃不吃。他母亲高兴极了,觉得儿子真孝顺。儿子一孝顺,做母亲的便得寸进尺起来,乘机说道:"你坐下,我有话跟你说。"世钧不觉又皱起眉头,心里想一定是与翠芝有关的。但是并不是。

沈太太深恐说错了话激怒了他，所以预先打好了腹稿，字斟句酌地道："你难得回来一趟，不是我一看见你就要说你——我觉得你今天那两句话说得太莽撞了，你嫂嫂非常生气——看得出来的。"世钧道："我又不是说她，谁叫她自己多心呢？"沈太太叹道："说你你又要不高兴。你对我发脾气不要紧，别人面前要留神些。这么大的人了，你哥哥从前在你这个年纪早已有了少奶奶，连孩子都有了！"

说到这里，世钧早已料到下文了——迟早还是要提到翠芝的。他笑道："妈又要来了！我去睡觉了，明天还得早起呢。"沈太太笑道："我知道你最怕听这些话。我也并不是要你马上结婚，不过……你也可以朝这上面想想了。碰见合适的人，不妨交交朋友。譬如像翠芝那样，跟你从小在一起玩儿惯了的——"世钧不得不打断她的话道："妈，石翠芝我实在跟她脾气不合适。我现在是不想结婚，就是有这个意思，也不想跟她结婚。"这一次他下了决心，把话说得再明白也没有了。他母亲受了这样一个打击，倒还镇静，笑道："我也不一定是说她。反正跟她差不多的就行了！"

经过这一番话，世钧倒觉得很痛快。关于翠芝，他终于阐明了自己的态度，并且也得到了母亲的谅解，以后绝不会再有什么麻烦了。

他们本来预备第二天一早去游山，不料那雨下了一宿也没停，没法出去，正觉得焦躁，方家派了一个听差来说："请二少爷同那位许少爷今天一定来，晚点就晚点。请沈太太同我们姑奶奶也来打牌。"沈太太便和世钧说："这下雨天，我是不想出去了，你们去吧。"世钧道："我也不想去，我已经回了他们了。"沈太太道："你就去一趟吧，一鹏不还是你的老同学么，他跟许少爷也认识的吧？"世钧道："叔惠跟他谈不来的。"沈太太低声道："我想你就去一趟，敷衍敷衍你嫂嫂的面子也得。"说着，又向大少奶奶房那边指了一指，悄悄说道："还在那儿生气呢，早起说不舒服，没起来。今天她娘家请客，我们一个也不去，好像不大好。"世钧道："好好好，我去跟叔惠说。"

本来他不愿意去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把他和翠芝请在一起，但

是昨天亲耳听见翠芝说不去,那么他就去一趟也没什么关系。他却没想到翠芝也是这样想着,因为昨天听见他斩钉截铁地说不去,以为他总不会去了,今天上午爱咪又打电话到石家,一定磨着她要她去吃饭,所以结果翠芝也去了。世钧来到那里,翠芝倒已经在那儿了,俩人见面都是一怔,觉得好像是个做成的圈套。世钧是和叔惠一同来的,今天方家的客人相当多,已经有三桌麻将在那里打着。他们这几个年轻人都不会打麻将,爱咪便和世钧说:"你们在这儿看着他们打牌也没什么意思,请你们看电影吧。我这儿走不开,你替我做主人,陪翠妹妹去。"翠芝皱着眉向爱咪说道:"你不用招待我,我就在这儿呆着挺好的,我不想看电影。"爱咪也不睬她,自顾自忙着打听哪一家电影院是新换的片子,又道:"去看一场回来吃饭正好。"世钧只得笑道:"叔惠也一块儿去!"爱咪便也笑道:"对了,许先生也一块儿去。"叔惠不免踌躇了一下,他也知道在爱咪的眼光中他是一个多余的人,因此就笑着向世钧说:"还是你陪着石小姐去吧,这两张片子我都看过了。"世钧道:"别瞎说了,你几时看过的? 一块儿去一块儿去!"于是爱咪吩咐仆人给他们雇车,翠芝虽然仍旧抗议着,也不生效力,终于一同去了。

翠芝今天装束得十分艳丽,乌绒阔滚的豆绿软缎长旗袍,直垂到脚面上。他们买的是楼厅的票,翠芝在上楼的时候一个不留神,高跟鞋踏在旗袍角上,差点没摔跤,幸而世钧搀了她一把,笑道:"怎么了,没摔着吧?"翠芝道:"没什么。——哎呀,该死,我这鞋跟断了!"她鞋上的高跟别断了一只,变成一脚高一脚低。世钧道:"能走么?"翠芝道:"行,行。"她当着叔惠,很不愿意让世钧搀着她,所以宁可一跷一拐地一个人走在前面,很快地走进剧场。好在这时候电影已经开映了,里面一片漆黑,也不怕人看见。

这张影片是个轰动一时的名片,世钧在上海错过了没看到,没想到在南京倒又赶上了。他们坐定下来,银幕上的演员表刚刚映完,世钧便向叔惠低声笑道:"还好,我们来得还不算晚。"他是坐在叔惠和

翠芝中间,翠芝一面看着戏,不由得心中焦灼,便悄悄地和世钧说道:"真糟极了,等会儿出去怎么办呢? 只好劳你驾给我跑一趟吧,到我家去给我拿双鞋来。"世钧顿了一顿,道:"要不,等一会儿你勉强走到门口,我去叫部汽车来。上了车到了家就好办了。"翠芝道:"不行哪,这样一脚高一脚低怎么走,给人看见还当我是瘸子呢。"世钧心里想着:"你踮着脚走不行吗?"但是并没有说出口来,默然了一会儿,便站起身来道:"我去给你拿去。"他在叔惠跟前挤了过去,也没跟叔惠说什么。

他急急地走出去,出了电影院,这时候因为不是散场的时间,戏院门口冷清清的,一辆黄包车也没有。雨仍旧在那里下着,世钧冒雨走着,好容易才叫到一辆黄包车。到了石家,他昨天才来过,今天倒又来了,那门房一开门看见是他,仆人们向来消息最灵通的,本就知道这位沈少爷很有做他们家姑爷的希望,因此对他特别殷勤,一面招呼着,一面就含笑说:"我们小姐出去了,到方公馆去了。"世钧想道:"怎么一看见我就说小姐出去了,就准知道我是来找他们小姐的。可见连他们都是这样想。"当下也不便怎样,只点了点头,微笑道:"我知道,我看见你们小姐的。她一只鞋子坏了,你另外拿一双给我带去。"那门房听他这样说,还当他是直接从方家来的,心里想方家那么些个佣人,倒不差个佣人来拿,偏要差他来,便望着他笑道:"哎哟,怎么还要沈少爷特为跑一趟!"世钧见他这一副笑嘻嘻的样子,知道一定是笑他给他们小姐当差,心里越发添了几分不快。

那听差又请他进去坐一会儿,世钧恐怕石太太又要出来应酬他一番,他倒有点怕看见她,便道:"不用了,我就在这儿等着好了。"他在门房里等了一会儿,那听差拿了一只鞋盒出来,笑道:"可要我给送去吧?"世钧道:"不用了,我拿去好了。"那听差又出去给他雇了一辆车。

世钧回到戏院里,在黑暗中摸索着坐了下来,便把那鞋盒递给翠芝,说了一声:"鞋子拿来了。"翠芝道:"谢谢你。"世钧估计着他去了

总不止一个钟头，电影都已经快映完了，正到了紧张万分的时候，这是一个悲剧，楼上楼下许多观众都在窸窣窸窣掏手帕擤鼻子擦眼泪。世钧因为没看见前半部，只能专凭猜测，好容易才摸出一点头绪来，他以为那少女一定是那男人的女儿，但是再看下去，又证明他是错误的，一直看到剧终，始终有点迷迷糊糊，似懂非懂的。灯光大明，大家站起身来，翠芝把眼圈揉得红红的，似乎也被剧情所感动了。她已经把鞋子换上了，换下来的那双装在鞋盒里拿着。三个人一同下楼，她很兴奋地和叔惠讨论着片中情节。世钧在旁边一直不作声。已经走到戏院门口了，世钧忽然笑道："看了后头没看见前头，真憋闷，你们先回去，我下一场再去看一遍。"说着，也不等他们回答，便掉过身来又往里走，挤到卖票处去买票。他一半也是因为赌气，同时也因为他实在懒得再陪着翠芝到东到西，一同回到方家去，又要被爱咪他们调笑一番。不如让叔惠送她去，叔惠反正是没有关系的，跟她又不熟，只要把她送回去就可以脱身了。

但是无论如何，他这样扔下就走，这种举动究竟近于稚气，叔惠倒觉得有点窘。翠芝也没说什么。走出电影院，忽然满眼阳光，地下差不多全干了，翠芝不禁咦了一声，笑道："现在天倒晴了！"叔惠笑道："这天真可恶，今天早上下那么大雨，我们要到牛首山去也没有去成。"翠芝笑道："你这次来真冤枉。"叔惠笑道："可不是么，哪儿也没去。"翠芝略顿了一顿，便道："其实现在还早，你愿意上哪儿去玩，我们一块儿去。"叔惠笑道："好呀，我这儿不熟悉，你说什么地方好？"翠芝道："到玄武湖去好不好？"叔惠当然说好，于是就叫了两部黄包车，直奔玄武湖。

到了玄武湖，先到五洲公园去兜了个圈子。那五洲公园本来没有什么可看的，和任何公园也没有什么两样，不过草坪上面不是蓝天，而是淡青色的茫茫的湖水。有个小型的动物园，里面有猴子，又有一处铁丝栏里面，有一只猫头鹰迎着斜阳站在树枝桠上，两只金灿灿的大眼睛，像两块金黄色的宝石一样。他们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

从五洲公园出来，就叫了一只船。翠芝起初约他来的时候，倒是一鼓作气的，仿佛很大胆，可是到了这里，不知怎么倒又拘束起来，很少说话。上了船，她索性把刚才一张电影说明书拿了出来，摊在膝上看着。叔惠不禁想道："她老远地陪着我跑到这里来，究竟也不知是一时高兴呢，还是在那儿跟世钧赌气。"玄武湖上的晚晴，自是十分可爱，湖上的游船也相当多。在一般人的眼光中，像他们这样一男一女在湖上泛舟，那不用说，一定是一对情侣。所以不坐船还好，一坐到船上，就更加感觉到这一点。叔惠心里不由得想着，今天这些游客里面不知道有没有翠芝的熟人，要是刚巧碰见熟人，那一定要引起许多闲话，甚至于世钧和翠芝的婚事不成功，都要归咎于他，也未可知。这时候正有一只小船和他们擦身而过，两边的船家互打招呼，他们这边的划船的是一个剪发女子，穿着一身格子布袄裤，额前斜飘着几根前刘海，上窄下宽的紫棠脸，却是一口糯米银牙。那边的船家称她为"大姑娘"，南京人把"大"念做"夺"，叔惠就也跟着人家叫她"夺姑娘"，卷着舌头和她说南京话，说得又不像，引得翠芝和那夺姑娘都笑不可抑。叔惠又要学划船，坐到船头上去扳桨，一桨打下去，水花溅了翠芝一身，她那软缎旗袍因为光滑的缘故，倒是不吸水，水珠骨碌碌乱滚着落了下去，翠芝拿手绢子随便擦了擦，叔惠十分不过意，她只是笑着，把脸上也擦了擦，又取出粉镜子来，对着镜子把前刘海拨拨匀。叔惠想道："至少她在我面前是一点小姐脾气也没有的。可是这话要是对世钧说了，他一定说她不过是对我比较客气，所以不露出来。"他总觉得世钧对她是有成见的，世钧所说的关于她的话也不尽可信，但是先入之言为主，他多少也有点受影响。他也觉得像翠芝这样的千金小姐无论如何不是一个理想的妻子。当然交交朋友是无所谓，可是内地的风气比较守旧，尤其是翠芝这样的小姐，恐怕是不交朋友则已，一做朋友，马上就要谈到婚姻，若是谈到婚姻的话，他这样一个穷小子，她家里固然是绝对不会答应，他也不想高攀，因为他也是一个骄傲的人。

他这样想着的时候，只管默默地扳着桨。翠芝也不说话，船上摆着几色现成的果碟，她抓了一把瓜子，靠在藤椅上嗑瓜子，人一动也不动，偶尔抬起一只手来，将衣服上的瓜子壳掸掸掉。隔着水，远远望见一带苍紫的城墙，映着那淡青的天，叔惠这是第一次感觉到南京的美丽。

他们坐了一会儿船，到天黑方才回去。上了岸，叔惠便问道："你还回方家去吧？"翠芝道："我不想去了，他们那儿人多，太乱。"可是她也没说回家去的话，仿佛一时还不想回去。叔惠沉默了一会儿，便道："那么我请你去吃饭吧，好不好？"翠芝笑道："应该我请你，你到南京来算客。"叔惠笑道："这个以后再说吧，你先说我们上哪儿去吃。"翠芝想了一想，说她记得离这儿不远有一个川菜馆，就又雇车前去。

他们去吃饭，却没有想到方家那边老等他们不来，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就打了个电话到翠芝家里去问，以为她或者已经回去了。石太太听见说翠芝是和世钧一同出去的，还不十分着急，可是心里也有点嘀咕。等到八九点钟的时候，仆人报说小姐回来了，石太太就一直迎到大门口，叫道："你们跑了哪儿去了？方家打电话来找你，说你们看完电影也没回去。"她一看翠芝后面还跟着一个人，可是并不是世钧，而是昨天跟世钧一同来的，他那个朋友。昨天他们走后，一鹏曾经谈起他们从前都是同学，他说叔惠那时候是一面读书，一面教书，因为家里穷。石太太当时听了，也不在意，可是这回又见到叔惠，就非常地看不起他，他向她鞠躬，她也好像没看见似的，只道："咦，世钧呢？"翠芝道："世钧因为给我拿鞋子，电影只看了一半，所以又去看第二场了。"石太太道："那你看完电影上哪儿去了？怎么到这时候才回来？饭吃过没有？"翠芝道："吃过了，跟许先生一块儿在外头吃的。"石太太把脸一沉，道："你这个孩子，怎么这样，也不言语一声，一个人在外头乱跑！"她所谓"一个人"，分明是不拿叔惠当人，他在旁边听着，脸上实在有点下不去，他真后悔送翠芝回来，不该进来的，既然进来了，也不好马上就走。翠芝便道："妈也是爱着急，我这么大的人，又不是

个小孩子,还怕丢了吗?"一面说着,就径直地走了进去,道:"许先生进来坐! 王妈,倒茶!"她气烘烘地走进客厅,将手里的一只鞋盒向沙发上一掼。叔惠在进退两难的情形下,只得也跟了进来。石太太不放心,也夹脚跟了进来,和他们品字式坐下,密切注意着他们俩人之间的神情。仆人送上茶来,石太太自己在香烟筒里拿了一枝烟抽,也让叔惠一声,叔惠欠身道:"嗳,不客气不客气。"石太太耷拉着眼皮吸了一会儿烟,便也随便敷衍了他几句,问他几时回上海。叔惠勉强又坐了几分钟,便站起来告辞。

翠芝送他出去,叔惠再三叫她回去,她还是一直送到外面,在微明的星光下在花园里走着。翠芝起初一直默然,半晌方道:"你明天就要走了? 我不来送你了。"说话间偶然一回头,却看见一个女佣不声不响跟在后面。翠芝明明没有什么心虚的事,然而也涨红了脸,问道:"干什么? 鬼鬼祟祟的,吓我一跳!"那女佣笑道:"太太叫我来给这位先生雇车子。"叔惠笑道:"不用了,我一边走一边叫。"那女佣也没说什么,但是依旧含着微笑一路跟随着。已经快到花园门口了,翠芝忽道:"王妈,你去看看那只狗拴好没有,不要又像昨天那样,忽然蹦出来,吓死人的。"那女佣似乎还有些迟疑,笑道:"拴着在那儿吧?"翠芝不由得火起来了,道:"叫你去看看!"那女佣见她真生了气,也不敢作声,只好去了。

翠芝也是因为赌这口气,所以硬把那女佣支开了,其实那女佣走后,她也并没有什么话可说,又走了两步路,她突然站住了,道:"我要回去了。"叔惠笑道:"好,再见再见!"他还在那里说着,她倒已经一扭身,就快步走了。叔惠倒站在那里怔了一会儿。忽然在眼角里看见一个人影子一闪,原来那女佣并没有真的走开,还掩在树丛里窥探着呢,他觉得又好气又好笑。由这上面却又想起,那女佣刚才说要给他雇车,他说他自己雇,但是雇到什么地方去呢,世钧的住址他只记得路名,几号门牌记不清楚了。在南京人生地不熟的,这又是个晚上,不见得再回到石家来问翠芝,人家已经拿他当个拆白党看待,要是半

夜三更再跑来找他们小姐,简直要给人打出去了。他一方面觉得是一个笑话,同时也真有点着急,那门牌号码越急越想不起来了。幸而翠芝还没有去远,他立刻赶上去叫道:“石小姐!石小姐!”翠芝觉得很意外,猛然回过身来向他呆望着。叔惠见她脸上竟是泪痕狼藉,也呆住了,一时竟忘了他要说些什么话。翠芝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站在暗影里,拿手帕捂着脸擤鼻子。叔惠见她来不及遮掩的样子,也只有索性装不看见,便微笑道:“看我这人多糊涂,世钧家门牌是多少号,我会忘了!”翠芝道:“是王府街四十一号。”叔惠笑道:“哦,四十一号。真幸亏想起来问你,要不然简直没法回去了,要流落在外头了!”一面笑着,就又向她道了再会,然后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他回到世钧家里,他们也才吃完晚饭没有多少时候,世钧正在和小健玩,他昨天从雨花台拣了些石子回来,便和小健玩“挝子儿”的游戏,扔起一个,抓起一个,再扔起一个,抓起两个,把抓起的数目逐次增加,或者倒过来依次递减。他们一个大人,一个孩子,嘻嘻哈哈地玩得很有兴致,叔惠见了,不禁有一种迷惘之感,他仿佛从黑暗中乍走到灯光下,人有点呆呆的。世钧问道:“你怎么这时候才回来?我母亲说你准是迷了路,找不到家了,骂我不应该扔下你,自己去看电影。——你上哪儿去了?”叔惠道:“上玄武湖去的。”世钧道:“跟石翠芝一块儿去的?”叔惠道:“嗳。”世钧顿了一顿,因笑道:“今天真是对不起你。”又问知他还请翠芝在外面吃了饭,更觉得抱歉。他虽然抱歉,可是再也没想到,叔惠今天陪翠芝出去玩这么一趟,又还引起这许多烦恼。

# 5

今天星期日，是世钧在南京的最后一天。他母亲轻轻地跟他说了一声："你今天可要去看看爸爸。"

世钧很不愿意到他父亲的小公馆里去。他母亲又何尝愿意他去，但是她觉得他有一年光景没回家来了，这一次回来，既然亲友们都知道他回来了，如果不到父亲那里去一趟，无论如何是有点缺礼。世钧也知道，去总得去一趟的，不过他总喜欢拖延到最后一刻。

这一天他拣上午他父亲还没出门的时候，到小公馆里去。那边的气派比他们这边大得多，用着两个男当差的。来开门的一个仆人是新来的，不认识他，世钧道："老爷起来了没有？"那人有点迟疑地向他打量着，道："我去看看去。您贵姓？"世钧道："你就说老公馆里二少爷来了。"

那人让他到客厅里坐下，自去通报。客厅里全堂红木家具。世钧的父亲是很喜欢附庸风雅的，高几上，条几上，茶几上，到处摆着古董瓷器，使人一举手一投足都怕打碎了值钱的东西。世钧别的都不注意，桌上有一只托盘，里面散放着几张来客的名片和请帖，世钧倒顺手拿起来看了一看。有一张粉红色的结婚请帖，请的是"沈啸桐先生夫人"，可见在他父亲来往的这一个圈子里面，人家都拿他这位姨太太当太太看待了。

啸桐大约还没有起身，世钧独自坐在客厅里等着。早晨的阳光照进来，照在他所坐的沙发上。沙发上蒙着的白布套子，已经相当旧了，可是倒洗得干干净净的。显然地，这里的主妇是一个勤俭持家的人物。

她这时候正上小菜场买了菜回来，背后跟着一个女佣，代她拎着

篮子，她自己手里提着一杆秤，走过客堂门口，向里面张了一张，笑道："哟，二少爷来了！几时回南京来的？"世钧向来不叫她什么的，只向她起了一起身，正着脸色道："刚回来没两天。"这姨太太已经是个半老徐娘了，从前虽是风尘中人，现在却打扮得非常老实，梳着头，穿着件半旧黑毛葛旗袍，脸上也只淡淡地扑了点粉。她如果是一个妖艳的荡妇，世钧倒又觉得心平气和些，而她是这样的一个典型的家庭主妇，完全把世钧的母亲的地位取而代之，所以他每次看见她总觉得心里很不舒服。

她见了他总是满敷衍，但是于客气中并不失她的身份。她回过头去叫道："李升，怎么不给二少爷倒茶？"李升在外面答道："在这儿倒呢！"她又向世钧点点头笑道："你坐会儿，爸爸就下来了。小三儿，你来叫哥哥。来！"她的第三个孩子正背着书包下楼来，她招手把他叫过来，道："叫二哥！"那孩子跟世钧的侄儿差不多大。世钧笑道："你几岁啦？"姨太太笑道："二哥问你话呢。说呀！"世钧笑道："我记得他有点结巴。"姨太太笑道："那是他哥哥。他是第三个，上次你看见他，还抱在手里呢！"世钧道："小孩子长得真快。"姨太太道："可不是。"

姨太太随即牵着孩子的手走出去了，远远地可以听见她在那里叫喊着："车夫呢？叫他送小少爷到学堂去，马上就回来，老爷要坐呢。"她知道他们父子会谈的时间不会长的，也不会有什么心腹话，但她还是防范得很周到，自己虽然走开了，却把她母亲调遣了来，在堂屋里坐镇着。这老太太一直跟着女儿过活，她女儿现在虽然彻头彻尾经过改造，成为一个标准的人家人了，这母亲的虔婆气息依旧非常浓厚。世钧看见她比看见姨太太还要讨厌。她大约心里也有点数，所以并没有走来和他招呼。只听见她在堂屋里窸窸窣窣坐下来，和一个小女孩说："小四呀，来，外婆教你叠锡箔！喏，这样一折，再这样一折……"纸折的元宝和锭子投入篮中的綷缭声都听得见，这边客室里的谈话她当然可以听见。她年纪虽大，耳朵大概还好。

这里的伏兵刚刚布置好，楼梯上一声熟悉的“合罕”，世钧的父亲下楼来了。父亲那一声咳嗽虽然听上去很熟悉，父亲本人却有点陌生。沈啸桐背着手踱了进来，世钧站起来叫了声“爸爸”。啸桐向他点点头道：“你坐。你几时回来的？”世钧道：“前天回来的。”啸桐道：“这一向谣言很多呀，你在上海可听见什么消息？”然后便大谈其时局。世钧对于他的见解一点也不佩服，他只是一个旧式商人，他那些议论都是从别的生意人那里听来的，再不然就是报上看来的一鳞半爪。

啸桐把国家大事一一分析过之后，稍稍沉默了一会儿。他一直也没朝世钧脸上看过，但是这时候忽然说道：“你怎么晒得这样黑？”世钧笑道：“大概就是我回来这两天，天天出去爬山，晒的。”啸桐道：“你这次来，是告假回来的？”世钧道：“没有告假，这一次双十节放假，刚巧连着星期六星期日，有好几天工夫。”啸桐从来不大问他关于他的职业，因为父子间曾经闹得非常决裂，就为了他的职业问题。所以说到这里，啸桐便感到一种禁忌似的，马上掉转话锋道：“大舅公死了，你知道不知道？”世钧本来要说“我听见妈说的”，临时却改成：“我听见说的。”

他们亲戚里面有几个仅存的老长辈，啸桐对他们十分敬畏，过年的时候，他到这几家人家拜年，总是和世钧的母亲一同去的，虽然他们夫妇平时简直不见面，这样俪影双双地一同出去，当然更是绝对没有的事了。现在这几个长辈一个个都去世了，只剩下这一个大舅公，现在也死了，从此啸桐再也不会和太太一同出去拜年了。

啸桐说起了大舅公这次中风的经过，说：“真快……”啸桐自己也有很严重的血压高的毛病，提起大舅公，不免联想到自己身上。他沉默了一会儿，便道：“从前刘医生替我开的一张方子，也不知到哪儿去了，赶明儿倒要找出来，去买点来吃吃。”世钧道：“爸爸为什么不再找刘医生看看呢？”啸桐向来有点讳疾忌医，便推托地道：“这人也不知还在南京不在。”世钧道：“在。这次小健出疹子就是他看的。”啸桐

道:“哦? 小健出疹子?”世钧心里想,同是住在南京的人,这些事他倒要问我这个从上海来的人,可见他和家里隔膜的一斑了。

啸桐道:“小健这孩子,老是生病,也不知养得大养不大。我看见他就想起你哥哥。你哥哥死了倒已经有五年了!”说着,忽然淌下眼泪来。世钧倒觉得非常愕然。他这次回来,看见母亲有点颠三倒四,他想着母亲是老了,现在父亲又向他流眼泪,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也是因为年老的缘故么?

哥哥死了已经五年了,刚死那时候,父亲也没有这样涕泗纵横,怎么五年之后的今天,倒又这样伤感起来了呢? 或者是觉得自己老了,哥哥死了使他失掉一条臂膀,第二个儿子又不肯和他合作,他这时候想念死者,正是向生者表示一种无可奈何的怀念。

世钧不作声。在这一刹那间,他想起无数的事情,想起他父亲是怎样对待他母亲的,而母亲的痛苦又使自己的童年罩上一层阴影。他想起这一切,是为了使自己的心硬起来。

姨太太在楼上高声叫道:“张妈,请老爷听电话!”嘴里喊的是张妈,实际上就是直接地喊老爷。她这一声喊,倒提醒了世钧,他大可不必代他父亲难过,他父亲自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啸桐站起身来待要上楼去听电话,世钧便道:“爸爸我走了,我还有点事。”啸桐顿了一顿,道:“好,你走吧。”

世钧跟在父亲后面一同走出去,姨太太的母亲向他笑道:“二少爷,怎么倒要走了? 不在这儿吃饭呀?”啸桐很不耐烦地道:“他还有事。”走到楼梯口,他转身向世钧点点头,自上楼去了。世钧便走了。

回到家里,他母亲问他:“爸爸跟你说了些什么?”世钧只说:“说起大舅公来,说他也是血压高的毛病,爸爸自己好像也有点害怕。”沈太太道:“是呀,你爸爸那毛病,就怕中风。不是我咒他的话,我老是担心你再不回来,恐怕都要看不见他了!”世钧心里想着,父亲一定也是这样想,所以刚才那样伤感。这一次回南京来,因为有叔惠在一起,母亲一直没有机会向他淌眼抹泪的,想不到父亲却对他哭了!

他问他母亲："这一向家用怎么样?"沈太太道："这一向倒还好，总是按月叫人送来。不过……你别说我心肠狠，我老这么想着，有一天你爸爸要是死了，可怎么办，他的钱都捏在那个女人手里。"世钧道："那……爸爸总会有一个安排的，他总也防着有这样的一天……"沈太太苦笑道："可是到那时候，也由不得他做主了。东西都在别人手里，连他这个人，我们要见一面都难呢！我不见得像秦雪梅吊孝似的跑了去！"

世钧也知道他母亲这并不是过虑。亲戚间常常有这种事件发生，老爷死在姨太太那里，太太这方面要把尸首抬回来，那边不让抬，闹得满天星斗，结果大公馆里只好另外布置一个灵堂，没有棺材也照样治丧，这还是小事，将来这析产的问题，实在是一桩头痛的事。但愿他那时候已经有这能力可以养活他母亲、嫂嫂和侄儿，那就不必去跟人家争家产了。他虽然有这份心，却不愿拿空话去安慰他母亲，所以只机械地劝慰了几句，说："我们不要杞人忧天。"沈太太因为这是他最后一天在家里，也愿意大家欢欢喜喜的，所以也就不提这些了。

他今天晚车走，白天又陪着叔惠去逛了两处地方，下午回家，提早吃晚饭。大少奶奶抱着小健笑道："才跟二叔混熟了，倒又要走了。下次二叔再回来，又要认生了！"沈太太想道："再回来，又要隔个一年半载，孩子可不是又要认生了。"她这样想着，眼圈便红了，勉强笑道："小健，跟二叔到上海去吧？去不去呀?"大少奶奶也道："上海好！跟二叔去吧?"问得紧了，小健只是向大少奶奶怀里钻，大少奶奶笑道："没出息！还是要妈！"

世钧和叔惠这次来的时候没带多少行李，去的时候却是满载而归，除了照例的水果、点心，沈太太又买了两只桂花鸭子给他们带去，那正是桂花鸭子上市的季节，此外还有一大箱药品，是她逼着世钧打针服用的。她本来一定要送他们上车站，被世钧拦住了。家里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站在大门口送他们上车，沈太太笑嘻嘻地直擦眼泪，叫世钧"一到就来信"。

一上火车，世钧陡然觉得轻松起来。他们买了两份上海的报纸躺在铺上看着。火车开了，轰隆轰隆离开了南京，那古城的灯火渐渐远了。人家说"时代的列车"，比譬得实在有道理，火车的行驰的确像是轰轰烈烈通过一个时代。世钧的家里那种旧时代的空气，那些悲剧性的人物，那些恨海难填的事情，都被丢在后面了。火车轰隆轰隆向黑暗中驰去。

叔惠睡的是上面一个铺位，世钧躺在下面，看见叔惠的一只脚悬在铺位的边缘上，皮鞋底上糊着一层黄泥，边上还镶着一圈毛毵毵的草屑。所谓"游屐"，就是这样的吧？世钧自问实在不是一个良好的游伴。这一次回南京来，也不知为什么，总是这样心不定，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匆匆的，只求赶紧脱身，仿佛他另外有一个约会似的。

第二天一早到上海，世钧说："直接到厂里去吧。"他想早一点去，可以早一点看见曼桢，不必等到吃饭的时候。叔惠道："行李怎样呢？"世钧道："先带了去，放在你办公室里好了。"他帮着送行李到叔惠的办公室里，正好看见曼桢。叔惠道："别的都没关系，就是这两只鸭子，油汪汪的，简直没处放。我看还是得送回去。我跑一趟好了，你先去吧。"

世钧独自乘公共汽车到厂里去，下了车，看看表才八点不到，曼桢一定还没来。他尽在车站上徘徊着。时间本来还太早，他也知道曼桢一时也不会来，但是等人心焦，而且计算着时间，叔惠也许倒就要来了。如果下一辆公共汽车里面有叔惠，跳下车来，却看见他这个早来三刻钟的人还在这里，岂不觉得奇怪么？

他这样一想，便觉得芒刺在背，立即掉转身来向工厂走去。这公共汽车站附近有一个水果摊子。世钧刚才在火车上吃过好几只橘子，家里给他们带的水果吃都吃不了，但是他走过这水果摊，却又停下来，买了两只橘子，马上剥出来，站在那里缓缓地吃着。两只橘子吃完了，他觉得这地方实在不能再逗留下去了，叔惠随时就要来了。而且，曼桢怎么会这时候还不来，不要是老早来了，已经在办公室里

了？他倒在这里傻等！这一种设想虽然极不近情理，却使他立刻向工厂走去，并且这一次走得非常快。

半路上忽然听见有人在后面喊："喂！"他一回头，却是曼桢，她一只手撩着被风吹乱的头发，在清晨的阳光中笑嘻嘻地向这边走来。一看见她马上觉得心里敞亮起来了。她笑道："回来了？"世钧道："回来了。"这也没有什么可笑，但是俩人不约而同地都笑了起来。曼桢又道："刚到？"世钧道："嗳，刚下火车。"他没有告诉她他是在那里等她。

曼桢很注意地向他脸上看着。世钧有点局促地摸摸自己的脸，笑道："在火车上马马虎虎洗的脸，也不知道洗干净了没有。"曼桢笑道："不是的……"她又向他打量了一下，笑道："你倒还是那样子。我老觉得好像你回去一趟，就会换了个样子似的。"世钧笑道："去这么几天工夫，就会变了个样子么？"然而他自己也觉得他不止去了几天工夫，而且是从很远的地方回来的。

曼桢道："你母亲好吗？家里都好？"世钧道："都好。"曼桢道："他们看见你的箱子有没有说什么？"世钧笑道："没说什么。"曼桢笑道："没说你理箱子理得好？"世钧笑道："没有。"

一面走着一面说着话，世钧忽然站住了，道："曼桢！"曼桢见他仿佛很为难的样子，便道："怎么？"世钧却又不作声了，并且又继续往前走。

一连串的各种灾难在她脑子里一闪：他家里出了什么事了——他要辞职不干了——家里给他订了婚了——他爱上了一个什么人了，或者是从前的一个女朋友，这次回去又碰见的。她又问了声"怎么"，他说："没什么。"她便默然了。

世钧道："我没带雨衣去，刚巧倒又碰见下雨。"曼桢道："哦，南京下雨的么？这儿倒没下。"世钧道："不过还好，只下了一晚上，反正我们出去玩总是在白天。不过我们晚上也出去的，下雨那天也出去的。"他发现自己有点语无伦次，就突然停止了。

曼桢倒真有点着急起来了，望着他笑道："你怎么了？"世钧道："没什么。——曼桢，我有话跟你说。"曼桢道："你说呀。"世钧道："我有好些话跟你说。"

其实他等于已经说了。她也已经听见了。她脸上完全是静止的，但是他看得出来她是非常快乐。这世界上突然照耀着一种光，一切都可以看得特别清晰、确切。他有生以来从来没有像这样觉得心地清楚。好像考试的时候，坐下来一看题目，答案全是他知道的，心里是那样地兴奋，而又感到一种异样的平静。

曼桢的表情忽然起了变化，她微笑着叫了声"陈先生早"，是厂里的经理先生，在他们身边走过。他们已经来到工厂的大门口了。曼桢很急促地向世钧道："我今天来晚了，你也晚了。待会儿见。"她匆匆跑进去，跑上楼去了。

世钧当然是快乐的，但是经过一上午的反复思索，他的自信心渐渐消失了，他懊悔刚才没有能够把话说得明白一点，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明白的答复。他一直总以为曼桢跟他很好，但是她对他表示好感的地方，现在一样一样想起来，都觉得不足为凭，或者是出于友谊，或者仅仅是她的天真。

吃饭的时候，又是三个人在一起，曼桢仍旧照常说说笑笑，若无其事的样子。照世钧的想法，即使她是不爱他的，他今天早上曾经对她做过那样的表示，她也应当有一点反应，有点窘，有点僵——他不知道女人在这种时候是一种什么态度，但总之不会完全若无其事的吧？如果她是爱他的话，那她的镇静功夫更可惊了。女人有时候冷静起来，简直是没有人性的。而且真会演戏。恐怕每一个女人都是一个女戏子。

从饭馆子出来，叔惠到烟纸店去买一包香烟，世钧和曼桢站在稍远的地方等着他，世钧便向她说："曼桢，早上我说的话太不清楚了。"然而他一时之间也无法说得更清楚些。他低着头望着秋阳中的他们俩人的影子。马路边上有许多落叶，他用脚尖拨了拨，拣一片最大的

焦黄的叶子,一脚把它踏破了,“夸嗤”一声响。

曼桢也避免向他看,她望望叔惠的背影,道:“待会儿再说吧。待会儿你上我家里来。”

那天晚上他上她家里来。她下了班还有点事情,到一个地方去教书,六点到七点,晚饭后还要到另一个地方去,也是给两个孩子补书,她每天的节目,世钧是很熟悉的,他只能在吃晚饭的时候到她那里去,或者可以说到几句话。

他扣准了时候,七点十分在顾家后门口揿铃。顾家现在把楼下的房子租出去了,所以是一个房客的老妈子来开门。这女佣正在做菜,大烹小割忙得乌烟瘴气,只向楼上喊了一声:“顾太太,你们有客来!”便让世钧独自上楼去。

世钧自从上次带朋友来看房子,来过一次,以后也没大来过,因为他们家里人多,一来了客,那种肃静回避的情形,使他心里很觉得不安,尤其是那些孩子们,孩子们天性是好动的,乒乒乓乓没有一刻安静,怎么能够那样鸦雀无声。

这一天,世钧在楼梯上就听见他们在楼上大说大笑的。一个大些的孩子叱道:“吵死人了! 人家这儿做功课呢!”他面前的桌子上乱摊着书本、尺和三角板。曼桢的祖母手里拿着一把筷子,把他的东西推到一边去,道:“喂,可以收摊子了! 要腾出地方来摆碗筷。”那孩子只管做他的几何三角,头也不抬。

曼桢的祖母一回头,倒看见了世钧,忙笑道:“呦,来客了!”世钧笑道:“老太太。”他走进房去,看见曼桢的母亲正在替孩子们剪头发,他又向她点头招呼,道:“伯母,曼桢回来了没有?”顾太太笑道:“她就要回来了。你坐,我来倒茶。”世钧连声说不敢当。顾太太放下剪刀去倒茶,一个孩子却叫了起来:“妈,我脖子里直痒痒!”顾太太道:“头发渣子掉了里头去了。”她把他的衣领一把拎起来,翻过来,就着灯光仔细掸拂了一阵。顾老太太拿了枝扫帚来,道:“你看这一地的头发!”顾太太忙接过扫帚,笑道:“我来我来。这真叫‘客来扫地’了!”

顾老太太道:“可别扫了人家一脚的头发! 让沈先生上那边坐吧。”

顾太太便去把灯开了,把世钧让到隔壁房间里去。她站在门口,倚在扫帚柄上,含笑问他:“这一向忙吧?”寒暄了几句,便道:“今天在我们这儿吃饭。没什么吃的——不跟你客气!”世钧刚赶着吃饭的时候跑到人家这儿来,正有点不好意思,但也没办法。顾太太随即下楼去做饭去了,临时要添菜,又有一番忙碌。

世钧独自站在窗前,向衖堂里看看,不看见曼桢回来。他知道曼桢是住在这间房里的,但是房间里全是别人的东西,她母亲的针线篮,眼镜匣子,小孩穿的篮球鞋之类。墙上挂着她父亲的放大照片。有一张床上搁着她的一件绒线衫,那想必是她的床了。她这房间等于一个寄宿舍,没有什么个性。看来看去,真正属于她的东西只有书架上的书。有杂志,有小说,有翻译的小说,也有她在学校里读的教科书,书脊脱落了的英文读本。世钧逐一看过去,有许多都是他没有看过的,但是他觉得这都是他的书,因为它们是她的。

曼桢回来了。她走进来笑道:“你来了有一会儿了?”世钧笑道:“没有多少时候。”曼桢把手里的皮包和书本放了下来,今天他们俩人之间的空气有点异样,她仿佛觉得一举一动都被人密切注意着。她红着脸走到穿衣镜前面去理头发,又将衣襟扯扯平,道:“今天电车上真挤,挤得人都走了样了,袜子也给踩脏了。”世钧也来照镜子,笑道:“你看我上南京去了一趟,是不是晒黑了?”他立在曼桢后面照镜子,立得太近了,还没看出来自己的脸是不是晒黑了,倒看见曼桢的脸是红的。

曼桢敷衍地向他看了看,道:“太阳晒了总是这样,先是红的,要过两天才变黑呢。”她这样一说,世钧方才发现自己也是脸红红的。

曼桢俯身检查她的袜子,忽然哎呀了一声道:“破了! 都是挤电车挤的,真不上算!”她从抽屉里另取出一双袜子,跑到隔壁房间里去换,把房门带上了,剩世钧一个人在房里。他很是忐忑不安,心里想她是不是有一点不高兴。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来看,刚抽出来,曼

桢倒已经把门开了,向他笑道:"来吃饭。"

一张圆桌面,坐得满满的,曼桢坐在世钧斜对面。世钧觉得今天净跟她一桌吃饭,但是永远有人在一起,而且距离她越来越远了。他实在有点怨意。

顾太太临时添了一样皮蛋炒鸡蛋,又派孩子去买了些熏鱼酱肉,把这几样菜都拥挤地放在世钧的一方。顾老太太在旁边还是不时地嘱咐着媳妇。"你拣点酱肉给他。"顾太太笑道:"我怕他们新派人不喜欢别人拣菜。"

孩子们都一言不发,吃得非常快,呼噜呼噜一会儿就吃完了,下桌子去了。他们对世钧始终有些敌意,曼桢看见他们这神气,便想起从前她姊姊的未婚夫张豫瑾到他们家里来,那时候曼桢自己只有十二三岁,她看见豫瑾也非常讨厌。那一个年纪的小孩好像还是部落时代的野蛮人的心理,家族观念很强烈,总认为人家是外来的侵略者,跑来抢他们的姊姊,破坏他们的家庭。

吃完饭,顾太太拿抹布来擦桌子,向曼桢道:"你们还是到那边坐吧。"曼桢向世钧道:"还是上那边去吧,让他们在这儿念书,这边的灯亮些。"

曼桢先给世钧倒了杯茶来。才坐下,她又把刚才换下的那双丝袜拿起来,把破的地方补起来。世钧道:"你不累么,回来这么一会儿工夫,倒忙个不停。"曼桢道:"我要是搁在那儿不做,我妈就给做了。她也够累的,做饭洗衣裳,什么都是她。"世钧道:"从前你们这儿有个小大姐,现在不用了?"曼桢道:"你说阿宝么?早已辞掉她了。你看见她那时候,她因为一时找不到事,所以还在我们这儿帮忙。"

她低着头补袜子,头发全都披到前面来,后面露出一块柔腻的脖子。世钧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走过她身边,很想俯下身来在她颈项上吻一下。但是他当然没有这样做,他只摸摸她的头发。曼桢仿佛不觉得似的,依旧低着头补袜子,但是手里拿着针,也不知戳到哪里去了,一不小心就扎了手。她也没说什么,看看手指上凝着一颗小小的

血珠子，她在手帕上擦了擦。

世钧老是看钟，道："一会儿你又得出去了，我也该走了吧？"他觉得非常失望。她这样忙，简直没有机会跟她说话，一直要等到礼拜六，而今天才礼拜一，这一个漫长的星期怎样度过。曼桢道："你再坐一会儿，等我走的时候一块儿走。"世钧忽然醒悟过来了，便道："我送你去。你坐什么车子？"曼桢道："没有多少路，我常常走了去的。"她正把一根线头送到嘴里去咬断它，齿缝里咬着一根丝线，却向世钧微微一笑。世钧陡然又生出无穷的希望了。

曼桢立起来照照镜子，穿上一件大衣，世钧替她拿着书，便一同走了出去。

走到衖堂里，曼桢又想起她姊姊从前有时候和豫瑾出去散步，也是在晚餐后。曼桢和衖堂里的小朋友们常常跟在他们后面鼓噪着，钉他们的梢。她姊姊和豫瑾虽然不睬他们，也不好意思现出不悦的神气，脸上总带着一丝微笑。她现在想起来，觉得自己真是不可恕，尤其因为她姊姊和豫瑾的一段姻缘后来终于没有成功，他们这种甜蜜的光阴并不久长，真正没有多少时候。

世钧道："今天早上我真高兴。"曼桢笑道："是吗？看你的样子好像一直很不高兴似的。"世钧笑道："那是后来。后来我以为我误会了你的意思。"曼桢也没说什么。在半黑暗中，只听见她扑哧一笑。世钧直到这时候方才放了心。

他握住她的手。曼桢道："你的手这样冷。……你不觉得冷么？"世钧道："还好。不冷。"曼桢道："刚才我回来的时候已经有点冷了，现在又冷了些。"他们这一段谈话完全是烟幕作用。在烟幕下，他握着她的手。俩人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马路上的店家大都已经关了门。对过有一个黄色的大月亮，低低地悬在街头，完全像一盏街灯。今天这月亮特别有人间味。它仿佛是从苍茫的人海中升起来的。

世钧道："我这人太不会说话了，我要像叔惠那样就好了。"曼桢

道："叔惠这人不坏，不过有时候我简直恨他，因为他给你一种自卑心理。"世钧笑道："我承认我这种自卑心理也是我的一个缺点。我的缺点实在太多了，好处可是一点也没有。"曼桢笑道："是吗？"世钧道："真的。不过我现在又想，也许我总有点好处，不然你为什么……对我好呢？"曼桢只是笑，半天方道："你反正总是该说什么就说什么。"世钧道："你是说我这人假？"曼桢道："说你会说话。"

世钧道："我临走那天，你到我们那儿来，后来叔惠的母亲说：'真想不到，世钧这样一个老实人，倒把叔惠的女朋友给抢了去了。'"曼桢笑道："哦？以后我再也不好意思上那儿去了。"世钧笑道："那我倒懊悔告诉你了。"曼桢道："她是当着叔惠说的？"世钧道："不，她是背地里跟叔惠的父亲在那儿说，刚巧给我听见了。我觉得很可笑。我总想着恋爱应当是很自然的事，为什么动不动就要像打仗似的，什么抢不抢。我想叔惠是不会跟我抢的。"曼桢笑道："你也不会跟他抢的，是不是？"

世钧倒顿了一顿，方才笑道："我想有些女人也许喜欢人家为她打得头破血流，你跟她们两样的。"曼桢笑道："这也不是打架的事。……幸而叔惠不喜欢我，不然你就一声不响，走得远远的了。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是怎么回事。"说得世钧无言可对。

刚才走过一个点着灯做夜市的水果摊子，他把她的手放下了，现在便又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她却挣脱了手，笑道："就要到了，他们窗户里也许看得见。"世钧道："那么再往回走两步。"

他们又往回走。世钧道："我要是知道你要我抢的话，我怎么着也要把你抢过来的。"曼桢不由得扑哧一笑，道："有谁跟你抢呢？"世钧道："反正谁也不要想。"曼桢笑道："你这个人——我永远不知道你是真傻还是装傻。"世钧道："将来你知道我是真傻，你就要懊悔了。"曼桢道："我是不会懊悔的，除非你懊悔。"

世钧想吻她，被她把脸一偏，只吻到她的头发。他觉得她在颤抖着。他说："你冷么？"她摇摇头。

她把他的衣袖捋上一些，看他的手表。世钧道："几点了?"曼桢隔了一会儿方才答道："八点半。"时候已经到了。世钧立刻说道："你快去吧，我在这儿等你。"曼桢道："那怎么行？你不能一直站在这儿，站一个钟头。"世钧道："我找一个地方去坐一会儿。刚才我们好像走过一个咖啡馆。"曼桢道："咖啡馆倒是有一个，不过太晚了，你还是回去吧。"世钧道："你就别管了！快进去吧！"他只管催她走，可忘了放掉她的手，所以她走不了两步路，又被拉回来了，俩人都笑起来了。

然后她走了，急急地走去揿铃。她那边一揿铃，世钧不能不跑开了。

道旁的洋梧桐上飘下一片大叶子，像一只鸟似的，"嚓!"从他头上掠过。落在地下又是"嚓嚓"两声，顺地溜着。世钧慢慢走过去，听见一个人在那里喊："黄包车！黄包车!"从东头喊到西头，也没有应声，可知这条马路是相当荒凉的。

世钧忽然想起来，她所教的小学生说不定会生病，不能上课了，那么她马上就出来了，在那里找他，于是他又走回来，在路角上站了一会儿。

月亮渐渐高了，月光照在地上。远处有一辆黄包车经过，摇曳的车灯吱吱轧轧响着，使人想起更深夜静的时候，风吹着秋千索的幽冷的声音。

待会儿无论如何要吻她。

世钧又向那边走去，寻找那个小咖啡馆。他回想到曼桢那些矛盾的地方，她本来是一个很世故的人，有时候又显得那样天真，有时候又那样羞涩得过分。他想道："也许只是因为她……非常喜欢我的缘故么?"他不禁心旌摇摇起来了。

这是他第一次对一个姑娘表示他爱她。他所爱的人刚巧也爱他，这也是第一次。他所爱的人也爱他，想必也是极普通的事情，但是对于身当其境的人，却好像是千载难逢的巧合。世钧常常听见人家说起某人怎样怎样"闹恋爱"，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别人那些事情

从来不使他联想到他和曼桢。他相信他和曼桢的事情跟别人的都不一样。跟他自己一生中发生过的一切事情也都不一样。

街道转了个弯,便听见音乐声。提琴奏着东欧色彩的舞曲。顺着音乐声找过去,找到那小咖啡馆,里面透出红红的灯光。一个黄胡子的老外国人推开玻璃门走了出来,玻璃门荡来荡去,送出一阵人声和温暖的人气。世钧在门外站着,觉得他在这样的心情下,不可能走到人丛里去。他太快乐了。太剧烈的快乐与太剧烈的悲哀是有相同之点的——同样地需要远离人群。他只能够在寒夜的街沿上踯躅着,听听音乐。

今天一早就在公共汽车站上等她,后来到她家里去,她还没回来,又在她房间里等她。现在倒又在这儿等她了。

从前他跟她说过,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星期六这一天特别高兴,因为期待着星期日的到来。他没有知道他和她最快乐的一段光阴将在期望中度过,而他们的星期日永远没有天明。

## 6

世钧的母亲叫他一到上海就来信,他当夜就写了一封短信,手边没有邮票,预备交给叔惠在办公室里寄出。第二天早上他特地送到叔惠的办公室里来,借此又可以见曼桢一面。

曼桢还没有来。世钧把那封信从口袋里摸了出来,搁在叔惠面前道:“喏,刚才忘了交给你了。”然后就靠在写字台上谈天。

曼桢来了,说:“早。”她穿着一件浅粉色的旗袍,袖口压着极窄的一道黑白辫子花边。她这件衣服世钧好像没看见过。她脸上似笑非笑的,眼睛也不大朝他看,只当房间里没有他这个人。然而她的快乐是无法遮掩的。满溢出来了的生之喜悦,在她身上化为万种风情。叔惠一看见她便怔了怔,道:“曼桢今天怎么这样漂亮?”他原是一句无心的话,曼桢不知道为什么,却顿住了答不出话来,并且红了脸。世钧在旁边也紧张起来了。幸而曼桢只顿了一顿,便笑道:“听你的口气,好像我平常总是奇丑。”叔惠笑道:“你可别歪曲我的意思。”曼桢笑道:“你明明是这个意思。”

他们俩人的事情,本来不是什么瞒人的事,更用不着瞒着叔惠,不过世钧一直没有告诉他。他没有这欲望要和任何人谈论曼桢,因为他觉得别人总是说些隔靴搔痒的话。但是他的心理是这么样的矛盾,他倒又有一点希望人家知道。叔惠跟他们一天到晚在一起,竟能够这样糊涂,一点也不觉得。如果恋爱是盲目的,似乎旁边的人还更盲目。

他们这爿厂里,人事方面本来相当复杂。就是上回做寿的那个叶先生,一向植党营私,很有许多痕迹落在众人眼里。他仗着他是厂长的私人,胆子越来越大,不肯与他同流合污的人,自然被他倾轧得

很厉害。世钧是在楼下工作的，还不很受影响，不像叔惠是在楼上办公室里，而且职位比较高，责任也比较重。所以叔惠一直想走。刚巧有一个机会，一个朋友介绍他到另外一爿厂里去做事，这边他立刻辞职了。他临走的时候，世钧替他饯行，也有曼桢。三个人天天在一起吃饭的这一个时期，将要告一段落了。

他们三个人在一起，有一种特殊的空气，世钧很喜欢坐在一边听叔惠和曼桢你一言我一语，所说的也不过是一些浮面上的话，但是世钧在旁边听着却深深地感到愉快。那一种快乐，只有儿童时代的心情是可以比拟的。而实际上，世钧的童年并不怎样快乐，所以人家回想到童年，他只能够回想到他和叔惠曼桢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世钧替叔惠饯行，是在一个出名的老正兴馆，后来听见别的同事说："你们不会点菜，最出色的两样菜都没有吃到。"叔惠闹着要再去一趟，曼桢道："那么这次你请客。"叔惠道："怎么要我请？这次轮到你替我饯行了！"俩人推来推去，一直相持不下。到付账的时候，叔惠说没带钱，曼桢道："那么我替你垫一垫。待会儿要还我的。"叔惠始终不肯松这句口。吃完了走出来，叔惠向曼桢鞠躬笑道："谢谢！谢谢！"曼桢也向他鞠躬笑道："谢谢！谢谢！"世钧在旁边笑不可抑。

叔惠换了一个地方做事，工厂在杨树浦，他便住到宿舍里去了，每到周末才回家来一次。有一天，许家收到一封信，是寄给叔惠的，他不在家，许太太便把那封信搁在他桌上。世钧看见了，也没注意，偶然看见信封上盖着南京的邮戳，倒觉得有点诧异，因为叔惠上次到南京去的时候，曾经说过他在南京一个熟人也没有，他有个女友托他带东西给一个凌太太，那家人家跟他也素不相识的。这封信的信封上也没有署名，只写着"内详"，当然世钧再也猜不到这是翠芝写来的。他和翠芝虽然自幼相识，却不认识她的笔迹。他母亲有一个时期曾经想叫他和翠芝通信，但是结果没有成功。

等到星期六，叔惠回来的时候，世钧早已忘了这回事，也没想起来问他。叔惠看了那封信，信的内容是很简单，不过说她想到上海来

考大学,托他去给她要两份章程。叔惠心里想着,世钧要是问起的话,就照直说是翠芝写来的,也没什么要紧,她要托人去拿章程,因为避嫌疑的缘故,不便托世钧,所以托了他,也是很自然的事吧。但是世钧并没有问起,当然他也就不提了。过了几天,就抽空到她指定的那两个大学去要了两份章程,给她寄了去,另外附了一封信。她的回信很快地就来了,叔惠这一次却隔了很长的时间才回信,时间隔得长,信又是很短,翠芝以后就没有再写信来了。其实叔惠自从南京回来,倒是常常想起她的。想起她对他的一番情意,他只有觉得惆怅。

第二年正月里,翠芝却又来了一封信,这封信搁在叔惠的桌上没有开拆,总快有一个星期了,世钧走出走进都看见它,一看见那南京的邮戳,心里就想着,倒不知道叔惠有这样一个朋友在南京。也说不定是一个上海的朋友,新近才上南京去的。等他回来的时候问他。但是究竟事不关己,一转背就又忘了。到星期六那天,世钧上午在厂里,有人打电话给他,原来是一鹏,一鹏到上海来了,约他出去吃饭。刚巧世钧已经和曼桢约好了在一个饭馆子里碰头,便向一鹏说:"我已经约了朋友在外面吃饭,你要是高兴的话,就一块儿来。"一鹏道:"男朋友还是女朋友?"世钧道:"是一个女同事,并不是什么女朋友。你待会儿可别乱说,要得罪人的。"一鹏道:"哦,女同事。是你们那儿的女职员呀?怪不得你赖在上海不肯回去,我说呢,你在上海忙些什么——就忙着陪花瓶吃馆子呀?嗨嗨,你看我回去不说!"世钧这时候已经十分懊悔,不该多那一句嘴邀他同去,当下只得说道:"你别胡说了!这位顾小姐不是那样的人,你看见她就知道了。"一鹏笑道:"喂,世钧,你索性请这位顾小姐再带一个女朋友来,不然我一个人不太寂寞吗?"世钧皱着眉道:"你怎么老是胡说,你拿人家当什么人?"一鹏笑道:"好好,不说了,你别认真。"

一鹏背后虽然轻嘴薄舌的,和曼桢见了面,也还是全副绅士礼貌,但是他对待这种自食其力的女人,和他对待有钱人家的小姐们的态度,毕竟有些不同。曼桢是不知道,她还以为这人向来是这样油头

滑脑的。世钧就看得出那分别来，觉得很生气。

一鹏多喝了两杯酒，有了几分醉意，忽然笑嘻嘻地说道："爱咪不知怎么想起来的，给我们做媒！"世钧笑道："给谁做媒？"一鹏笑道："我跟翠芝。"世钧笑道："哦，那好极了！再好也没有了！"一鹏忙道："呃，你可别嚷嚷出来，还不知事情成不成呢！"又带着笑容微微叹了口气，道："都是一鸣跟爱咪——其实我真不想结婚！一个人结了婚就失掉自由了，你说是不是？"世钧笑道："算了吧，你也是该有人管管你了！"一面说，一面在他肩膀上拍了拍。一鹏似乎很得意，世钧也觉得很高兴——倒并不是出于一种自私的心理，想着翠芝嫁掉了最好，好让他母亲和嫂嫂死了这条心。他并没有想到这一层。他这一向非常快乐，好像整个的世界都改观了，就连翠芝，他觉得她也是个很可爱的姑娘，一鹏娶了她一定很幸福的。

曼桢见他们说到这些私事，就没有插嘴，只在一旁微笑着。饭后，世钧因为他嫂嫂托他买了件衣料，他想乘这机会交给一鹏带回去，就叫一鹏跟他一块儿回家去拿。曼桢一个人回去了。这里世钧带着一鹏来到许家，这一天因为是星期六，所以叔惠下午也回来了，也才到家没有一会儿，看见一鹏来了，倒是想不到的事情。叔惠是最看不起一鹏的，觉得他这人非常无聊，虽然也和他周旋了几句，只是懒懒的。所幸一鹏这人是没有自卑感的，所以从来也不觉得人家看不起他。

当下世钧把那件衣料取出来交给他，一鹏打开一看，是一段瓦灰闪花绸，闪出一棵棵的小梅桩。一鹏见了，不由得咦了一声，笑道："跟顾小姐那件衣裳一样！我正在那儿想着，她穿得真素，像个小寡妇似的。原来是你送她的！"世钧有点窘，笑道："别胡扯了！"一鹏笑道："那哪有那么巧的事！"世钧道："那有什么奇怪呢，我因为嫂嫂叫我买料子，我又不懂这些，所以那天找顾小姐跟我一块儿去买的，她同时也买了一件。"一鹏笑道："那你还要赖什么？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们的交情不错。你们几时结婚哪？"世钧笑道："大概你这一向脑子

里充满了结婚,所以动不动就说结婚。你再闹,我给你宣布了!"一鹏忙道:"不许不许!"叔惠笑道:"怎么,一鹏要结婚啦?"一鹏道:"你听他瞎说!"又说笑了几句,便起身走了。世钧和叔惠送他出去,却看见门外飘着雪花,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下起的。

俩人一同回到楼上,世钧因为刚才一鹏取笑他的话,说他跟曼桢好,被叔惠听见了,一定想着他们这样接近的朋友,怎么倒一直瞒着他,现在说穿了,倒觉得很不好意思。世钧今天本来和曼桢约好了,等会还要到她家去,一同去看电影,只是因为叔惠难得回来的,不好一见面就走,不免坐下来预备多谈一会儿。没话找话说,就告诉他一鹏也许要和翠芝结婚了。其实这消息对于叔惠并不能说是一个意外的打击,因为叔惠今天一回家就看见翠芝的信,信上说她近来觉得很苦闷,恐怕没有希望到上海来读书了,家里要她订婚。不过她没有说出对象是谁,叔惠总以为是他不认识的人,却没有想到是一鹏。

她写信告诉他,好像是希望他有点什么表示,可是他又能怎样呢?他并不是缺少勇气,但是他觉得问题并不是完全在她的家庭方面。他不能不顾虑到她本人,她是享受惯了的,从来不知道艰难困苦为何物,现在一时感情用事,将来一定要懊悔的。也许他是过虑了,可是他志向不小,不见得才上路就弄上个绊脚石?

而现在她要嫁给一鹏了。要是嫁给一个比较好的人,倒也罢了,他也不至于这样难过。他横躺在床上,反过手去把一双手垫在头底下,无言地望着窗外,窗外大雪纷飞。世钧笑道:"一块儿去看电影好吧?"叔惠道:"下这大雪,还出去干嘛?"说着,索性把脚一缩,连着皮鞋,就睡到床上去,顺手拖过一床被窝,搭在身上。许太太走进房来,把刚才客人用过的茶杯拿去洗,见叔惠大白天躺在床上,便道:"怎么躺着?不舒服呀?"叔惠没好气地答道:"没有。"说他不舒服,倒好像是说他害相思病似的,他很生气。

许太太向他的脸色看了看,又走过来在他头上摸摸,因道:"看你这样子不对,别是受了凉了,喝一杯酒去去寒气吧,我给你拿来。"叔

惠也不言语。许太太便把自己家里用广柑泡的一瓶酒取了来。叔惠不耐烦地说："告诉你没有什么嘛！让我睡一会儿就好了。"许太太道："好，我搁在这儿，随你爱喝不喝！"说着，便赌气走了，走到门口，又道："要睡就把鞋脱了，好好睡一会儿。"叔惠也没有回答，等她走了，他方才坐起身来脱鞋，正在解鞋带，一抬头看见桌上的酒，就倒了一杯喝着解闷。但是"酒在肚里，事在心里"，中间总好像隔着一层，无论喝多少酒，都淹不到心上去。心里那块东西要想用烧酒把它泡化了，烫化了，只是不能够。

他不知不觉间，一杯又一杯地喝着，世钧到楼下去打电话去了，打给曼桢，因为下雪，问她还去不去看电影。结果看电影是作罢了，但是仍旧要到她家里去看她，他们一打电话，绝不是三言两语可以结束的，等他挂上电话，回到楼上来，一进门就闻见满房酒气扑鼻，不觉笑道："咦，不是说不喝，怎么把一瓶酒都喝完了？"许太太正在房门外走过，便向叔惠嚷道："你今天怎么了？让你喝一杯避避寒气，你怎么傻喝呀？年年泡了酒总留不住，还没几个月就给喝完了！"叔惠也不理会，脸上红扑扑地向床上一倒，见世钧穿上大衣，又像要出去的样子，便道："你还是要出去？"世钧笑道："我说好了要上曼桢那儿去。"叔惠见他仿佛有点忸怩的样子，这才想起一鹏取笑他和曼桢的话，想必倒是真的。看他那样高高兴兴地冒雪出门去了，叔惠突然感到一阵凄凉，便一翻身，蒙着头睡了。

世钧到了曼桢家里，俩人围炉谈天。炉子是一只极小的火油炉子，原是烧饭用的，现在搬到房间里来，用它炖水兼取暖。曼桢擦了根洋火，一个一个火眼点过去，倒像在生日蛋糕上点燃那一圈小蜡烛。

因为是星期六下午，她的弟弟妹妹们都在家里。世钧现在和他们混得相当熟了。世钧向来不喜欢小孩子的，从前住在自己家里，虽然只有一个侄儿，他也常常觉得讨厌，曼桢的弟弟妹妹这样多，他却对他们很有好感。

孩子跑马似的，楼上跑到楼下。噔噔噔奔来，在房门口张一张，又逃走了。后来他们到衖堂里去堆雪人去了，一幢房子里顿时静了下来。火油炉子烧得久了，火焰渐渐变成美丽的蓝色，蓝汪汪的火，蓝得像水一样。

世钧道："曼桢，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呢？……我上次回去，我母亲也说她希望我早点结婚。"曼桢道："不过我想，最好还是不要靠家里帮忙。"世钧本来也是这样想。从前为了择业自由和父亲冲突起来，跑到外面来做事，闹了归齐，还是要父亲出钱给他讨老婆，实在有点泄气。世钧道："可是这样等下去，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曼桢道："还是等等再说吧。现在我家里人也需要我。"世钧皱着眉毛道："你的家累实在太重了，我简直看不过去。譬如说结了婚以后，两个人总比一个人有办法些。"曼桢笑道："我正是怕这个。我不愿意把你也拖进去。"世钧道："为什么呢？"曼桢道："你的事业才正开始，负担一个家庭已经够麻烦的，再要是负担两个家庭，那简直就把你的前途毁了。"世钧望着她微笑着，道："我知道你这都是为了我的好，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点恨你。"

她当时没有说什么，在他吻着她的时候，她却用极细微的声音问道："你还恨我吗？"炉子上的一壶水已经开了，他们竟一点也不知道。还是顾太太在隔壁房间里听见水壶盖被热气顶着，咕嘟咕嘟响，她忍不住在外面喊了一声："曼桢，水开了没有？开了要沏茶。"曼桢答应了一声，忙站起身来，对着镜子把头发掠了掠，便跑出来拿茶叶，给她母亲也沏了一杯。

顾太太捧着茶站在房门口，一口口啜着，笑道："茶叶棍子站着，一定要来客了！"曼桢笑向世钧努了努嘴，道："喏，不是已经来了吗？"顾太太笑道："沈先生不算，他不是客。"她这话似乎说得太露骨了些，世钧倒有点不好意思起来。顾太太把开水拿去冲热水瓶，曼桢道："我去冲。妈坐这儿说说话。"顾太太道："不行，一坐下就站不起来了。一会儿又得做饭去了。"她搭讪着就走开了。

天渐渐黑下来了。每到这黄昏时候，总有一个卖蘑菇豆腐干的，到这条衖堂里来叫卖。每天一定要来一趟的。现在就又听见那苍老的呼声："豆……干！五香蘑菇豆……干！"世钧笑道："这人倒真风雨无阻。"曼桢道："嗳，从来没有一天不来的。不过他的豆腐干并不怎样好吃。我们吃过一次。"

他们在沉默中听见那苍老的呼声渐渐远去。这一天的光阴也跟着那呼声一同消逝了。这卖豆腐干的简直就是时间老人。



# 7

有一天，曼桢回家来，她祖母告诉她："你妈上你姊姊家去了，你姊姊有点不舒服，你妈说去瞧瞧她去，大概不回来吃晚饭了，叫我们不用等她。"曼桢便帮着她祖母热饭端菜。她祖母又道："你妈说你姊姊，怎么自从搬到新房子里去，老闹不舒服，不要是这房子不大好吧，先没找个人来看看风水。我说哪儿呀，还不是'财多身弱'，你姊夫现在发财发得这样，你记得他们刚结婚那时候，租人家一个客堂楼住，现在自己买地皮盖房子——也真快，我们眼看着他发起来的！你姊姊运气真好，这个人真给她嫁着了！咳，真是'命好不用吃斋'！"曼桢笑道："不是说姊姊有帮夫运吗？"她祖母拍手笑道："可不是，你不说我倒忘了！那算命的真灵得吓死人。待会儿倒要问问你妈，从前是在哪儿算的，这人不知还在那儿吗，倒要找他去算算。"曼桢笑道："那还是姊姊刚出世那时候的事情吧，二三十年了，这时候哪儿找他去。"

曼桢吃过饭又出去教书。她第二次回来，照例是她母亲开门放她进来，这一天却是她祖母替她开门。曼桢道："妈还没回来？奶奶你去睡吧，我等门。我反正还有一会儿才睡呢。"

她等了有半个多钟头，她母亲也就回来了。一进门便说："你姊姊病了，你明天看看她去。"曼桢一面闩后门，一面问道："姊姊什么地方不舒服？"顾太太道："说是胃病又发了，还有就是老毛病，筋骨痛。"她在黑暗的厨房里又附耳轻轻向女儿说："还不是从前几次打胎，留下来的毛病。——咳！"其实曼璐恐怕还有别的病症，不过顾太太自己骗自己，总不忍也不愿朝那上面想。

母女回到房中，顾太太的旗袍右边凸起一大块，曼桢早就看见了，猜着是她姊姊塞给母亲的钱，也没说什么。顾太太因为曼桢曾经

屡次劝她不要再拿曼璐的钱，所以也不敢告诉她。一个人老了，不知为什么，就有些惧怕自己的儿女。

到上床睡觉的时候，顾太太把旗袍脱下来，很小心地搭在椅背上。曼桢见她这样子是不预备公开了，便含笑问道："妈，姊姊这次给了你多少钱?"顾太太吃了一惊，忙从被窝里坐起来，伸手在旗袍袋里摸出一个手巾包，笑道："我也不知道，我来看看有多少。"曼桢笑道："甭看了，快睡下吧，你这样要着凉了。"她母亲还是把手巾包打开来，取出一叠钞票来数了数，道："我说不要，她一定要我拿着，叫我买点什么吃吃。"曼桢笑道："你哪儿舍得买什么东西吃，结果还不是在家用上贴掉了！妈，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不要拿姊姊的钱，给那姓祝的知道了，只说姊姊贴娘家，还不知道贴了多少呢!"顾太太道："我知道，我知道，哎呀，为这么点儿钱，又给你叨叨这么一顿!"曼桢道："妈，我就是这么说：不犯着呀，你用他这一点钱，待会儿他还以为我们一家子都是他养活着呢，姓祝的他那人的脾气!"顾太太道："人家现在阔了，不见得还那么小器。"曼桢笑道："你不知道吗，越是阔人越啬刻，就像是他们的钱特别值钱似的!"

顾太太叹了口气道："孩子，你别想着你妈就这样没志气。你姊夫到底是外人，我难道愿意靠着外人，我能够靠你倒不好吗？我实在是看你太辛苦了，一天忙到晚，我实在心疼得慌。"说着，就把包钱的手帕拿起来擦眼泪。曼桢道："妈，你别这么着。大家再苦几年，就快熬出头了。等大弟弟能够出去做事了，我就轻松得多了。"顾太太道："你一个女孩子家，难道一辈子就为几个弟弟妹妹忙着？我倒想你早点儿结婚。"曼桢笑道："我结婚还早呢。至少要等大弟弟大了。"顾太太惊道："那要等到什么时候？人家怎么等得及呀?"曼桢不觉扑哧一笑，轻声道："等不及活该。"她从被窝里伸出一只白手臂来，把电灯捻灭了。

顾太太很想趁此就问问她，世钧和她有没有私订终身。先探探她的口气，有机会就再问下去，问她可知道世钧的收入怎样，家境如

何。顾太太在黑暗中沉默了一会儿，便道："你睡着了？"曼桢道："唔。"顾太太笑道："睡着了还会答应？"本来想着她是假装睡着，但是转念一想，她大概也是十分疲倦了，在外面跑了一天，刚才又害她等门，今天睡得特别晚。这样一想，自己心里觉得很抱歉，就不言语了。

次日是星期六，曼桢到她姊姊家去探病。她姊姊的新房子在虹桥路，地段虽然荒凉一些，好在住在这一带的都是些汽车阶级，进出并不感到不方便。他们搬了家之后，曼桢还没有去过，她祖母和母亲倒带着孩子们去过两次，回来说讲究极了，走进去像个电影院，走出来又像是逛公园。这一天下午，曼桢初次在那花园里经过，草地上用冬青树栽出一道墙，隔墙有个花匠嗽嗽嗽推着一架刈草的机器，在下午的阳光中，只听见那微带睡意的嗽嗽的声浪，此外一切都是柔和的寂静。曼桢觉得她姊姊生病，在这里静养倒是很相宜。

房屋内部当然豪华万分，曼桢也不及细看，跟在一位女佣后面，一径上楼来到她姊姊卧房里。卧房里迎面一排丈来高的玻璃窗，紫水晶似的薄纱窗帘，人字式斜吊着，一层一层，十几幅交叠悬挂着。曼璐蓬着头坐在床上。曼桢笑道："姊姊今天好些了，坐起来了？"曼璐笑道："好些了。妈昨天回去还好吗？这地方真太远了，晚上让她一个人回去，我倒有点不放心。下次接她来住两天。"曼桢笑道："妈一定要说家里离不开她。"曼璐皱眉道："不是我说，你们也太省俭了，连个佣人也不用。哦，对了，昨天我忘了问妈，从前我用的那个阿宝，现在不知在哪儿？"曼桢道："等我回去问问妈去。姊姊要找她吗？"曼璐道："我结婚那时候没把她带过来，因为我觉得她太年轻了，怕她靠不住。现在想想，还是老佣人好。"

电话铃响了。曼璐道："二妹你接一接。"曼桢跑去把听筒拿起来，道："喂？"那边怔了一怔，道："咦，是二妹呀？"曼桢听出是鸿才的声音，便笑道："嗳。姊夫你等一等，我让姊姊来听电话。"鸿才笑道："二妹你真是稀客呀，请都请不到的，今天怎么想起来上我们这儿来的——"曼桢把电话送到曼璐床前，一路上还听见那只听筒哇啦哇啦

不知在说些什么。

曼璐接过听筒，道："嗯？"鸿才道："我买了台冰箱，送来了没有？"曼璐道："没有呀。"鸿才道："该死，怎么还不送来？"说着，就要挂上电话。曼璐忙道："喂喂，你现在在哪儿？答应回来吃饭也不——"她说着说着，突然断了气。她使劲把听筒向架子上一搁，气忿忿地道："人家一句话还没说完，他那儿倒已经挂掉了。你这姊夫的脾气现在简直变了！我说他还没发财，先发神经了！"

曼桢岔开来说了些别的。曼璐道："我听妈说，你近来非常忙。"曼桢笑道："是呀，所以我一直想来看看姊姊，也走不开。"谈话中间，曼璐忽然凝神听着外面的汽车喇叭响，她听得出是他们家的汽车。不一会儿，鸿才已经大踏步走了进来。曼璐望着他说："怎么？一会儿倒又回来了？"鸿才笑道："咦，不许我回来么？这儿还是不是我的家？"曼璐道："是不是你的家，要问你呀！整天整夜的不回来。"鸿才笑道："不跟你吵！当着二妹，难为情不难为情？"他自顾自架着腿坐了下来，点上一枝烟抽着，笑向曼桢道："不怪你姊姊不高兴，我呢也实在太忙了，丢她一个人在家里，敢情是闷得慌，没病也要闷出病来了。二妹你也不来陪陪她。"曼璐道："你看你，还要怪到二妹身上去！二妹多忙，她哪儿有工夫陪我，下了班还得出去教书呢。"鸿才笑道："二妹，你一样教书，干嘛不教教你姊姊呢？我给她请过一个先生，是个外国人，三十块钱一个钟头呢——抵人家一个月的薪水了！她没有耐心，念念就不念了。"曼璐道："我这样病病哼哼的，还念什么书。"鸿才笑道："就是这样不上进！我倒很想多念点书，可惜事情太忙，一直也没有机会研究研究学问，不过我倒是一直有这个志向。怎么样，二妹，你收我们这两个徒弟！"曼桢笑道："姊夫说笑话了。凭我这点本事，只配教教小孩子。"

又听见外面皮鞋响。曼璐向她妹妹说："大概是给我打针的那个看护。"曼桢道："姊姊打什么针？"鸿才接口道："葡萄糖针。你看我们这儿的药，够开一爿药房了！咳，你姊姊这病真急人！"曼桢道："姊姊

的气色倒还好。"鸿才哈哈笑了起来道:"像她脸上搽得这个样子,她的气色还能作准么?二妹你这是外行话了!你没看见那些女人,就是躺在殡仪馆里,脸上也还是红的红,白的白!"

这时候那看护已经进来了,在那儿替曼璐打针。曼桢觉得鸿才当着人就这样损她姊姊,太不给人面子了,而她姊姊竟一声不响,只当不听见。也不知从几时起,她姊姊变得这样贤慧了,鸿才的气焰倒越来越高,曼桢看着很觉得不平。她便站起来说要走了。鸿才道:"一块儿走。我也还要出去呢,我车子送送你。"曼桢连声道:"不用了,这儿出去叫车挺便当的。"曼璐沉着脸问鸿才:"怎么刚回来倒又要出去了?"鸿才冷冷地道:"回来了就不许出去了,照这样我还敢回来么?"依曼璐的性子,就要跟他抓破脸大闹一场,无论如何不放他出去。无如一个人一有了钱,就有了身份,就被自己的身份拘住了。当着那位看护,当然更不便发作了。

曼桢拿起皮包来要走,鸿才又拦住她道:"二妹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就走了。"他匆匆地向隔壁房间一钻,不知去干什么去了。曼桢便向曼璐说:"我不等姊夫了,我真的用不着送。"曼璐皱着眉头道:"你就让他送送你吧,还快一点。"她对自己的妹妹倒是绝对放心的,知道她不会诱惑她的丈夫。鸿才虽然有点色迷迷的,料想他也不敢怎样。

这时鸿才已经出来了,笑道:"走走走。"曼桢觉得如果定要推辞,被那看护小姐看着,也有点可笑,就没说什么了。俩人一同下楼,鸿才道:"这儿你还没来过吧?有两个地方你不能不看一看。我倒是很费了点事,请专家设计的。"他在前领导,在客室和餐室里兜了个圈子,又道:"我最得意的就是我这间书房。这墙上的壁画,是我塌了个便宜货,找一个美术学校的学生画的,只要我三块钱一方尺。这要是由那个设计专家介绍了人来画,那就非上千不可了!"那间房果然墙壁上画满了彩色油画,画着天使、圣母、爱神拿着弓箭、和平女神与和平之鸽,各色风景人物,密密布满了,从房顶到地板,没有一寸空隙。

地下又铺着阿拉伯式的拼花五彩小方砖,窗户上又镶着五彩玻璃,更使人头晕眼花。鸿才道:“我有时候回来了,觉得疲倦了,就在这间房里休息休息。”曼桢差一点扑哧一笑,笑出声来。她想起她姊姊说他有神经病,即使是一个好好的人,在这间房里多休息休息,也要成神经病了。

走出大门,汽车就停在门口。鸿才又道:“我这辆汽车买上当了!”随即说出一个惊人的数目。他反正三句话不离吹,但是吹不吹对于曼桢也是一样的,她对于汽车的市价根本不熟悉。

一坐到汽车里面,就可以明白了,鸿才刚才为什么跑到另外一间房里去转了一转,除了整容之外,显然是还喷射了大量的香水。在这车厢里闭塞的空气里面,那香气特别浓烈,让别人不能不注意到了。男人搽香水,仿佛是小白脸拆白党的事,以一个中年的市侩而周身香气袭人,实在使人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汽车夫回过头来问:“上哪儿?”鸿才便道:“二妹,我请你吃咖啡去,难得碰见的,你也是个忙人,我也是个忙人。”曼桢笑道:“今天我还有点事,所以刚才急着要回去呢,不然我还要多坐一会儿的,难得来看看姊姊。”鸿才只笑道:“你真是难得来的,以后我希望你常常来玩。”曼桢笑道:“我有空总会来的。”鸿才向汽车夫道:“先送二小姐。二小姐家里你认识?”车夫回说认识。

汽车无声地行驶着。这部汽车的速度,是鸿才引以为荣的,今天他却恨它走得太快了。他一向觉得曼桢是一个高不可攀的人物;虽然俗语说“钱是人的胆”,仗着有钱,胆子自然大起来了,但是他究竟有点怕她。他坐在车厢的一隅,无聊地吹上一两声口哨,有腔无调的。曼桢也不说什么,只静静地发出一股子冷气来。鸿才则是静静地发出香气。

汽车开到曼桢家里,曼桢向车夫说:“停在衖堂外面好了。”鸿才却说:“进去吧,我也要下来,我跟岳母谈谈,好久不看见她老人家了。”曼桢笑道:“妈今天刚巧带孩子们上公园去了。今天就奶奶一个

人在家里看门，我一会儿也还要出去。"鸿才道："噢，你还要上别处去？"曼桢道："一个同事约我看电影去。"鸿才道："刚才先晓得直接送你去了。"曼桢笑道："不，我是要回来一次，那沈先生说好了上这儿来接我。"鸿才点点头。他一撩衣袖看了看手表，道："哎哟，倒已经快五点了，我还有个约会，那我不下来了，改天再来看你们。"

这一天晚上，鸿才在外面玩到快天亮才回家。喝得醉醺醺的，踉跄走进房来，皮鞋也没脱，便向床上一倒。他没开灯，曼璐却把床前的台灯一开，她一夜没睡，红着眼睛蓬着头，一翻身坐了起来，大声说道："又上哪儿去了？不老实告诉我，我今天真跟你拼了！"这一次她来势汹汹，鸿才就是不醉也要装醉，何况他是真的喝多了。他直挺挺躺着，闭着眼睛不理她，曼璐便把一个枕头"噗"掷过去，砸在他脸上，恨道："你装死！你装死！"鸿才把枕头掀掉了，却低声喊了声："曼璐！"曼璐倒觉得非常诧异，因为有许久许久没看见他这种柔情蜜意的表现了。她想他一定还是爱她的，今天是酒后流露了真实的情感。她的态度不由得和缓下来了，应了一声："唔？"鸿才又伸出手来拉她的手，曼璐佯嗔道："干什么？"随即一扭身在他的床沿上坐下。

鸿才把她的手搁在他胸前，望着她笑道："以后我听你的话，不出去，不过有一个条件。"曼璐突然起了疑心，道："什么条件？"鸿才道："你不肯的。"曼璐道："你说呀。怎么又不说了？我猜你就没什么好事！哼，你不说，你不说——"她使劲推他，捶他，闹得鸿才的酒直往上涌，鸿才叫道："哎哟，哎哟，人家已经要吐了！叫王妈倒杯茶来我喝。"曼璐却又殷勤起来，道："我给你倒。"她站起来，亲自去倒了杯酽茶，袅袅婷婷捧着送过来，一口口喂给他吃。鸿才喝了一口，笑道："曼璐，二妹怎么越来越漂亮了？"曼璐变色道："你呢，神经病越来越厉害了！"她把茶杯往桌上一搁，不管了。

鸿才犹自惘惘地向空中望着，道："其实要说漂亮，比她漂亮的也有，我也不知怎么，尽想着她。"曼璐道："亏你有脸说！你趁早别做梦了！告诉你，她就是肯了，我也不肯——老实说，我这一个妹妹，我赚

了钱来给她受了这些年的教育，不容易的，我牺牲了自己造就出来这样一个人，不见得到了儿还是给人家做姨太太？你别想着顾家的女孩子全是姨太太胚——”鸿才道：“得了得了，人家跟你闹着玩儿，你这人怎么惹不起的？我不睬你，总行了？”

曼璐实在气狠了，哪肯就此罢休，兀自絮絮叨叨骂着：“早知道你不怀好意了！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算你有两个钱了，就做了皇帝了，想着人家没有不肯的，人家都是只认得钱的。你不想想，就连我，我那时候嫁你也不是看中你有钱！”鸿才突然一骨碌坐了起来，道：“动不动就抬出这句话来！谁不知道我从前是个穷光蛋，你呢，你又是什么东西！滥污货！不要脸！”

曼璐没想到他会出口伤人，倒呆了一呆，道：“好，你骂我！”鸿才两手撑在床沿上，眼睛红红地望着她，道：“我骂了你了，我打你又怎么样？打你这个不要脸的滥污货！”曼璐看他那样子，借酒盖着脸，真像是要打人。真要是打起架来，又是自己吃亏，当下只得珠泪双抛，呜呜哭了起来，道：“你打，你打——没良心的东西！我也是活该，谁叫我当初认错人了！给你打死也是活该！”说着，便向床上一倒，掩面痛哭。鸿才听她的口风已经软了下来，但是他还坐在床沿上瞋着她，半晌，忽然长长地打了个呵欠，便一歪身躺了下来，依旧睡他的觉。他这里鼾声渐起，她那边哭声却久久没有停止。她的哭，原意也许是借此下台，但是哭到后来，却悲从中来，觉得前途茫茫，简直不堪设想。窗外已经天色大明，房间里一盏台灯还开着，灯光被晨光冲淡了，显得惨淡得很。

鸿才睡不满两个钟头，女佣照例来叫醒他，因为做投机是早上最吃紧，家里虽然装着好几只电话，也有直接电话通到办公室里，他还是惯常一早就赶出去。他反正在旅馆里开有长房间，随时可以去打中觉的。

那天下午，曼璐的母亲打电话来，把从前那小大姐阿宝的地址告诉她。曼璐从前没有用阿宝，原是因为鸿才常喜欢跟她搭讪，曼璐觉

得有点危险性。现在情形不同了,她倒又觉得身边有阿宝这样一个人也好,或者可以拉得住鸿才。她没想到鸿才今非昔比,这样一个小大姐,他哪里放在眼里。

当下她把阿宝的地址记了下来。她母亲道:“昨天你二妹回来,说你好了些了。”曼璐道:“是好多了。等我好了我来看妈。”她本来说要请她母亲来住两天,现在也不提了,也是因为她妹妹的关系,她想还是疏远一点的好。虽然这桩事完全不怪她妹妹,更不与她母亲相干,她在电话上说话的口吻却有点冷淡,也许是不自觉地。顾太太虽然不是一个爱多心的人,但是女儿现在太阔了,贫富悬殊,有些地方就不能不多着点心,当下便道:“好,你一好了就来玩,奶奶也惦记着你呢。”

自从这一次通过电话,顾太太一连好两个月也没去探望女儿。曼璐也一直没有和他们通音信。这一天她到市区里来买东西,顺便弯到娘家来看看。她好久没回来过了,坐着一辆特大特长的最新型汽车,看衖堂的和一些邻人都站在那里看着,也可以算是衣锦荣归了。她的弟弟们在衖堂里学骑脚踏车,一个青年替他们扶着车子,曼桢也站在后门口,抱着胳膊倚在门上看着。曼璐跳下汽车,曼桢笑道:“咦,姊姊来了!”那青年听见这称呼,似乎非常注意,掉转目光向曼璐这边看过来,然而曼璐的眼睛像闪电似的,也正在那里打量着他,他的眼神没有她那样足,敌不过她,疾忙望到别处去了。他所得到的印象只是一个穿着皮大衣的中年太太。原来曼璐现在力争上游,为了配合她的身份地位,已经放弃了她的舞台化妆,假睫毛,眼黑,太红的胭脂,一概不用了。她不知道她这样正是自动地缴了械。时间是残酷的,在她这个年龄,浓妆艳抹固然更显憔悴,但是突然打扮成一个中年妇人的模样,也只有更像一个中年妇人。曼璐本来还不觉得,今天到绸缎店去买衣料,她把一块紫红色的拿起来看看,正考虑间,那不识相的伙计却极力推荐一块深蓝色的,说:“是您自己穿吗?这蓝的好,大方。”曼璐心里很生气,想道:“你当我是个老太太

吗？我倒偏要买那块红的！”虽然赌气买了下来，心里却很不高兴。

今天她母亲也不高兴，因为她的小弟弟杰民把腿摔伤了。曼璐上楼去，她母亲正在那里替杰民包扎膝部。曼璐道：“哎呀，怎么摔得这样厉害？”顾太太道：“怪他自己呀！一定要学着骑车，我就知道要闯祸！有了这部车子，就都发了疯似的，你也骑，我也骑！”曼璐道：“这自行车是新买的么？”顾太太道：“是你大弟弟说，他那学堂太远了，每天乘电车去，还是骑车合算。一直就想要一部自行车，我可是没给他买。新近沈先生买了一部送给他。”说到这里，她把眉毛紧紧蹙了起来。世钧送他们一辆踏脚车，她当时是很高兴的，可是现在因为心疼孩子，不免就迁怒到世钧身上去了。

曼璐道：“这沈先生是谁？刚才我在门口看见一个人，可就是他？”顾太太道：“哦，你已经看见了？”曼璐笑道：“是二妹的朋友吗？”顾太太点点头，道：“是她的一个同事。”曼璐道：“他常常来？”顾太太把杰民使开了，方才低声笑道：“这一向差不多天天在这里。”曼璐笑道：“他们是不是算订婚了呢？”顾太太皱眉笑道：“就是说呀，我也在这儿纳闷儿，只看见俩人一天到晚在一起，怎么不听见说结婚的话。”曼璐道：“妈，你怎么不问问二妹。”顾太太道：“问也是白问。问她，她就说傻话，说要等弟弟妹妹大了才肯出嫁。我说人家怎么等得及呀！可是看这样子，沈先生倒一点也不着急。倒害我在旁边着急。”曼璐忽道：“哎呀！这位小姐，不要是上了人家的当吧？”顾太太道：“那她不会的。”曼璐道：“你别说，越是像二妹这样没有经验，越是容易入迷。这种事情倒也说不定。”顾太太道：“不过那沈先生，我看他倒是个老实人。”曼璐笑道：“哼，老实人！我看他那双眼睛挺坏的，直往人身上溜！”说着，不由得抬起手来，得意地抚摸着自己的头发。她却没想到世钧刚才对她特别注意，是因为他知道她的历史，对她不免抱着一种好奇心。

顾太太道：“我倒觉得他挺老实的。不信，你待会儿跟他谈谈就知道了。”曼璐道：“我倒是要跟他谈谈。我见过的人多了，是个什么

样的人，我绝不会看走眼的。"顾太太因为曼璐现在是有夫之妇了，所以也不反对她和曼桢的男朋友接近，便道："对了，你帮着看看。"

正说着，曼璐忽然听见曼桢在楼梯口和祖母说话，忙向她母亲使了个眼色，她母亲便不作声了。随后曼桢便走进房来，开橱门拿大衣。顾太太道："你要出去？"曼桢笑道："去看电影去。不然我就不去了，票子已经买好了。姊姊你多玩一会儿，在这儿吃饭。"她匆匆地走了。世钧始终没有上楼来，所以曼璐也没有机会观察他。

顾太太和曼璐并肩站在窗前，看着曼桢和世钧双双离去，又看着孩子们学骑脚踏车，在衖堂里骑来骑去。顾太太闲闲地说道："前些日子阿宝到这儿来了一趟。"阿宝现在已经在曼璐那里帮佣了。曼璐道："是呀，我听见她说，乡下有封信寄到这儿来，她来拿。"顾太太道："唔。……姑爷这一向还是那样？"曼璐知道一定是阿宝多事，把鸿才最近花天酒地的行径报告给他丈母娘听了，便笑道："这阿宝就是这样多嘴！"顾太太笑道："你又要说我多嘴了——我可是要劝劝你，你别这么一看见他就跟他闹，伤感情的。"曼璐不语。她不愿意向她母亲诉苦，虽然她很需要向一个人哭诉，除了母亲也没有更适当的人了，但是她母亲劝慰的话从来不能够搔着痒处，常常还使她觉得啼笑皆非。顾太太又悄悄地道："姑爷今年几岁了，也望四十了吧？别说男人不希罕小孩子，到了一个年纪，也想要得很哩！我想着，你别的没什么对不起他，就只有这一桩。"曼璐从前打过两次胎，医生说她不能够再有孩子了。

顾太太又道："我听你说，乡下那一个也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曼璐懒懒地道："怎么，阿宝没告诉你吗，乡下有人出来，把那孩子带出来了。"顾太太听了很诧异，道："哦？不是一直跟着她娘的吗？"曼璐道："她娘死了，所以现在送了来交给她爸爸。"顾太太怔了一怔，道："她娘死了？……真的？……呵呀，孩子，你奶奶一直说你命好，敢情你的命真好！我可不像你这样沉得住气！"说着，不由得满脸是笑。曼璐只是淡淡地笑了一笑。

顾太太又道:“我可是又要劝劝你,人家没娘的孩子,也怪可怜的,你待她好一点。”曼璐刚才上街买的大包小裹里面有一个鞋盒,她向母亲面前一送,笑道:“喏,你看,我这儿给她买了皮鞋,我还在那儿教她认字块呢,还要怎么样?”顾太太笑道:“孩子几岁了?”曼璐道:“八岁。”顾太太道:“叫什么?”曼璐道:“叫招弟。”顾太太听了,又叹了口气,道:“要是能给她生个弟弟就好了!咳,说你命好,怎么偏偏命中无子呢?”曼璐突然把脸一沉,恨道:“左一句命好,右一句命好,你明知道我一肚子苦水在这里!”说着,她便一扭身,背冲着她母亲,只听见她不耐烦地用指尖叩着玻璃窗,“的的”作声。她的指甲特别长而尖。顾太太沉默了一会儿,方道:“你看开点吧,我的小姐!”不料这句话一说,曼璐索性呼哧呼哧哭起来了。顾太太站在她旁边,倒有半晌说不出话来。

曼璐用手帕擤了擤鼻子,说道:“男人变起心来真快,那时候他情愿犯重婚罪跟我结婚,现在他老婆死了,我要他跟我重新办一办结婚手续,他怎么着也不答应。”顾太太道:“干嘛还要办什么手续,你们不是正式结婚的吗?”曼璐道:“那不算。那时候他老婆还在。”顾太太皱着眉毛觑着眼睛向曼璐望着,道:“我倒又不懂了……”嘴里说不懂,她心里也有些明白曼璐的处境,反正是很危险的。

顾太太想了一想,又道:“反正你别跟他闹。他就是另外有了人,也还有个先来后到的——”曼璐道:“有什么先来后到,招弟的娘就是个榜样,我真觉得寒心,人家还是结发夫妻呢,死在乡下,还是族里人凑了钱给她买的棺材。”顾太太长长地叹了口气,道:“说来说去还是那句话,你要是有个儿子就好了!这要是从前就又好办了,太太做主给老爷弄个人,借别人的肚子养个孩子。这话我知道你又听不进。”她自己也觉得这种思想太落伍了,说到这里,不由得笑了一笑。曼璐便也勉强笑了笑,道:“得了,得了,妈!”顾太太道:“那么你就领个孩子。”曼璐笑道:“得了,家里已经有了个没娘的孩子,再去领一个来——开孤儿院?”

母女俩只顾谈心，不知不觉地天已经黑下来了，房间里黑洞洞的，还是顾老太太从外面一伸手，把灯开了，笑道："怎么摸黑坐在这儿，我说娘儿俩上哪儿去了呢。——姑奶奶今天在这儿吃饭吧？"顾太太也向曼璐说："我给你弄两样清淡些的菜，包你不会吃坏。"曼璐道："那么我打个电话回去，叫他们别等我。"

她打电话回去，一半也是随时调查鸿才的行动。阿宝来接电话，说："姑爷刚回来，要不要叫他听电话？"曼璐道："唔……不用了，我也就要回来了。"她挂断电话，就说要回去。她祖母不知就里，还再三留她吃饭，她母亲便道："让她回去吧，她姑爷等着她吃饭呢。"

曼璐赶回家去，一径上楼，来到卧室里，正碰见鸿才往外走，原来他是回来换衣服的。曼璐道："又上哪儿去？"鸿才道："你管不着！"他顺手就把房门"砰"一关。曼璐开了门追出去，鸿才已经一阵风走下楼去，一阵香风。

那名叫招弟的小女孩偏赶着这时候跑了出来，她因为曼璐今天出去之前告诉她的，说给她买皮鞋，所以特别兴奋。她本来在女佣房间里玩耍，一听见高跟鞋响，就往外奔，一路喊着："阿宝！妈回来了！"她叫曼璐叫"妈"，本来是女佣们教她这样叫的，鸿才也不是第一次听见她这样叫，但是今天他不知为什么，诚心跟曼璐过不去，在楼梯脚下高声说道："他妈的什么东西，你管她叫妈！她也配！"曼璐听见了，马上就捞起一个瓷花盆要往下扔，被阿宝死命抱住了。

曼璐气得说不出话来，鸿才已经走远了，她方才骂道："谁要他那个拖鼻涕丫头做女儿，小叫化子，乡下佬，送给我我也不要！"她恨死了那孩子，两只眼睛眨巴眨巴，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幕的演出。孩子的妈如果有灵的话，一定觉得很痛快吧，曼璐仿佛听见她在空中发出胜利的笑声。

自从招弟来到这里，曼璐本来想着，只要把她笼络好了，这孩子也可以成为一种感情的桥梁，鸿才虽然薄情，父女之情总有的。但是这孩子非但不是什么桥梁，反而是个导火线，夫妻吵闹，有她夹在中

间做个旁观者，曼璐更不肯输这口气，所以吵得更凶了。

那女孩子又瘦又黑，小辫子上扎着一截子白绒线，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她，她真恨不得一巴掌打过去。她把她带回来的那只鞋盒三把两把拆散了，两只漆皮的小皮鞋骨碌碌滚下地去，她便提起脚来在上面一阵乱踩。皮鞋这样东西偏又特别结实，简直无法毁灭它。结果那两只鞋被她滴溜溜扔到楼底下去了。

在招弟的眼光中，一定觉得曼璐也跟她父亲一样，都是喜怒无常。

曼璐回到房中，晚饭也不吃，就上床睡了。阿宝送了个热水袋来，给她塞在被窝里。她看见阿宝，忽然想起来了，便道："你上次到太太那儿去说了些什么？我顶恨佣人这样搬弄是非。"阿宝到现在还是称曼璐为大小姐，称她母亲为太太。阿宝忙道："我没说什么呀，是太太问我——"曼璐冷笑道："哦，还是太太不对。"阿宝知道她正是一肚子的火，没处发泄，就不敢言语了。悄悄地收拾收拾，就出去了。

今天睡得特别早，预料这一夜一定特别长。曼璐面对着那漫漫长夜，好像要走过一个黑暗的甬道，她觉得恐惧，然而还是得硬着头皮往里走。

床头一盏台灯，一只钟。一切寂静无声，只听见那只钟滴答滴答，显得特别响。曼璐一伸手，就把钟拿起来，收到抽屉里去。

一开抽屉，却看见一堆小纸片，是她每天教招弟认的字块。曼璐大把大把地捞出来，往痰盂里扔。其实这时候她的怒气已经平息了，只觉得伤心。背后画着稻田和猫狗牛羊的小纸片，有几张落在痰盂外面，和她的拖鞋里面。

曼璐在床上翻来覆去，思前想后，她追溯到鸿才对她的态度恶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那一天，她妹妹到这里来探病，后来那天晚上，鸿才在外面吃醉酒回来，倚风作邪地，向她表示他对她妹妹有野心。被她骂了一顿。

要是真能够让他如愿以偿，他倒也许从此就好了，不出去胡闹

了。他虽然喜新厌旧,对她妹妹倒好像是一片痴心。

她想想真恨,恨得她牙痒痒的。但是无论如何,她当初嫁他的时候,是打定主意,跟定了他了。她准备着粗茶淡饭过这一辈子,没想到他会发财。既然发了财了,她好像买奖券中了头奖,难道到了儿还是一场空?

有一块冰凉的东西贴在脚背上。热水袋已经冷了,可以知道时候已经不早了,已经是深夜。更深夜静,附近一条铁路上有火车驰过,萧萧地鸣着汽笛。

她母亲那一套"妈妈经",她忽然觉得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有个孩子就好了。借别人的肚子生个孩子。这人还最好是她妹妹,一来是鸿才自己看中的,二来到底是自己妹妹,容易控制些。

母亲替她出主意的时候,大概绝想不到她会想到二妹身上。她不禁微笑。她这微笑是稍微带着点狞笑的意味的,不过自己看不见罢了。

然后她突然想道:"我疯了。我还说鸿才神经病,我也快变成神经病了!"她竭力把那种荒唐的思想打发走了,然而她知道它还是要回来的,像一个黑影,一只野兽的黑影,它来过一次就认识路了,咻咻地嗅着认着路,又要找到她这儿来了。

她觉得非常恐怖。



# 8

在一般的家庭里，午后两三点钟是一天内最沉寂的一段时间，孩子们都在学校里，年轻人都在外面工作，家里只剩下老弱残兵。曼桢家里就是这样，只有她母亲和祖母在家。这一天下午，衖堂里来了个磨刀的，顾太太听见他在那儿吆喝，便提着两把厨刀下楼去了。不一会儿，她又上来了，在楼梯上便高声喊道："妈，你猜谁来了？豫瑾来了！"顾老太太一时也记不起豫瑾是谁，模模糊糊地问了声："唔？谁呀？"顾太太领着那客人已经走进来了。顾老太太一看，原来是她娘家侄女儿的儿子，从前和她的长孙女儿有过婚约的张豫瑾。

豫瑾笑着叫了声"姑外婆"。顾老太太不胜欢喜，道："你怎么瘦了？"豫瑾笑道："大概乡下出来的人总显得又黑又瘦。"顾老太太道："你妈好吗？"豫瑾顿了一顿，还没来得及回答，顾太太便在旁边说："表姊已经故世了。"顾老太太惊道："啊？"顾太太道："刚才我看见他袖子上裹着黑纱，我就吓了一跳！"

顾老太太呆呆地望着豫瑾，道："这是几时的事？"豫瑾道："就是今年三月里。我也没寄讣闻来，我想着等我到上海来的时候，我自己来告诉姑外婆一声。"他把他母亲得病的经过约略说了一说，顾老太太不由得老泪纵横，道："哪儿想得到的。像我们这样老的倒不死，她年纪轻轻的倒死了！"其实豫瑾的母亲也有五十几岁了，不过在老太太的眼光中，她的小辈永远都是小孩。

顾太太叹道："表姊也还是有福气的，有豫瑾这样一个好儿子。"顾老太太点头道："那倒是！豫瑾，我听见说你做了医院的院长了。年纪这样轻，真了不得。"豫瑾笑道："那也算不了什么。人家说的，'乡下第一，城里第七。'"顾太太笑道："你太谦虚了。从前你表舅舅

在的时候，他就说你好，说你大了一定有出息的。妈，你记得？"当初也就是因为她丈夫对于豫瑾十分赏识，所以把曼璐许配给他的。

顾太太问道："你这次到上海来有什么事情吗？"豫瑾道："我因为医院里要添办一点东西，我到上海来看看。"顾太太又问他住在什么地方，他说住在旅馆里，顾老太太便一口说："那你就搬在这儿住好了，在旅馆里总不大方便。"顾太太忙附和着。豫瑾迟疑了一下，道："那太麻烦了吧？"顾太太笑道："不要紧的——又不跟你客气！你从前不也住在我们家的？"顾老太太道："真巧，刚巧有间屋子空着没人住，楼下有一家人家刚搬走。"顾太太又向豫瑾解释道："去年那时候曼璐出嫁了，我们因为家里人少，所以把楼下两间屋子分租出去了。"到现在为止，他们始终没有提起曼璐。顾老太太跟着就说："曼璐结婚了，你知道吧？"豫瑾微笑道："我听说的。她好吧？"顾老太太道："她总算运气好，碰见这个人，待她倒不错。她那姑爷挺会做生意的，现在他们自己盖了房子在虹桥路。"顾老太太对于曼璐嫁得金龟婿这一回事，始终认为是一个奇迹，也可以说是她晚年最得意的一桩事，所以一说就是一大套。豫瑾一面听，一面说："噢——噢——那倒挺好。"顾太太看他那神气有点不大自然，好像他对曼璐始终未能忘情。他要不是知道她已经结婚了，大概他绝不会上这儿来的，因为避嫌疑的缘故。

磨刀的在后门外哇啦哇啦喊，说刀磨好了，顾太太忙起身下楼，豫瑾趁势也站起身来告辞。她们婆媳俩又坚邀他来住，豫瑾笑道："好，那么今天晚上我就把行李搬来，现在我还有点事，要上别处去一趟。"顾太太道："那么你早点来，来吃饭。"

当天晚上，豫瑾从旅馆里把两件行李运到顾家，顾太太已经把楼下那间房给收拾出来了，她笑着喊她的两个儿子："伟民，杰民，来帮着拿拿东西。"豫瑾笑道："我自己拿。"他把箱子拎到房间里去。两个孩子也跟进来了，站得远远地观望着。顾太太道："这是瑾哥哥。杰民从前太小了，大概记不得了，伟民你总该记得的，你小时候顶喜欢

瑾哥哥了，他走了，你哭了一天一夜，后来还给爸爸打了一顿——他给你闹得睡不着觉，火起来了。”伟民现在已经是个十四五岁的少年，长得跟他母亲一样高了，听见这话，不禁有些讪讪的，红着脸不作声。

顾老太太这时候也走进房来，笑道：“东西待会儿再整理，先上去吃饭吧。”顾太太自到厨房里去端菜，顾老太太领着豫瑾一同上楼。今天他们因为等着豫瑾，晚饭吃得特别晚。曼桢吃过饭还得出去教书，所以她等不及了，先盛了一碗饭坐在那里吃着。豫瑾走进来，一看见她便怔住了。在最初的一刹那，他还当是曼璐——六七年前的曼璐。曼桢放下碗筷，站起身来笑道：“瑾哥哥不认识我了吧?”豫瑾不好意思说：正是因为太认识她了，所以望着她发怔。他笑着说了声：“是二妹吧？要在别处看见了，真不认识了。”顾老太太道：“本来吗，你从前看见她的时候，她还没有伟民大呢。”

曼桢又把筷子拿起来，笑道：“对不起，我先吃了。因为我吃了饭还要出去。”豫瑾看她盛了一碗白饭，拣了两块咸白菜在那里吃着，觉得很不过意。等到顾太太把一碗碗的菜端了进来，曼桢已经吃完了。豫瑾便道：“二妹再吃一点。”曼桢笑道：“不吃了，我已经饱了。妈，我让你坐。”她站起来，自己倒了杯茶，靠在她母亲椅背上慢慢地喝着，看见她母亲夹了一筷辣椒炒肉丝送到豫瑾碗里去，便道：“妈，你忘了，瑾哥哥不吃辣的。”顾太太笑道：“哎哟，真的，我倒忘了。”顾老太太笑道：“这孩子记性倒好。”她们再也想不到，她所以记得的原因，是因为她小时候恨豫瑾夺去她的姊姊，她知道他不吃辣的，偏抢着替他盛饭，在碗底抹上些辣酱。他当时总也知道是她恶作剧，但是这种小事他也没有放在心上，现在当然忘得干干净净了。他只觉得曼桢隔了这些年，还记得他不爱吃什么，是值得惊异的。而她的声容笑貌，她每一个姿态和动作，对于他都是这样地熟悉，是他这些年来魂梦中时时萦绕着的，而现在都到眼前来了。命运真是残酷的，然而这种残酷，身受者于痛苦之外，未始不觉得内中有一丝甜蜜的滋味。

曼桢把一杯茶喝完了就走了。豫瑾却一直有些惘惘的。过去他

在顾家是一个常客，他们专给客人使用的一种上方下圆的老式骨筷，尺寸特别长，捏在手里特别沉重，他在他们家一直用惯这种筷子，现在又和他们一门老幼一桌吃饭了，只少了一个曼璐。他不免有一种沧桑之感，在那黄黯黯的灯光下。

豫瑾在乡下养成了早睡的习惯，九点半就睡了。顾太太在那里等门，等曼桢回来，顾老太太今天也不瞌睡，尽坐着和媳妇说话，说起侄女儿的生前种种，说说又掉眼泪。又谈到豫瑾，婆媳俩异口同声都说他好。顾太太道："所以从前曼璐他们爹看中他呢。——咳，也是我们没福气，不该有这样一个好女婿。"顾老太太道："这种事情也都是命中注定的。"顾太太道："豫瑾今年几岁了？他跟曼璐同年的吧？他耽误到现在还没结婚，我想想都觉得不过意。"顾老太太点头道："可不是吗？他娘就这么一个儿子，三十岁出头了还没娶亲，她准得怪我们呢。死的时候都没一个孙子给她穿孝！"顾太太叹道："豫瑾这孩子呢也是太痴心了。"

俩人沉默了一会儿，她们的思想都朝一条路子上走。还是顾老太太嘴快，先说了出来，道："其实曼桢跟他也是一对儿。"顾太太低声笑说："是呀，要是把曼桢给了他，报答他这一番情意，那就再好也没有了。可惜曼桢已经有了沈先生。"顾老太太摇摇头，道："沈先生的事情，我看也还没准儿呢。认识了已经快两年了，照这样下去，可不给他白耽误了！"顾太太虽然对世钧这种态度也有些不满，但是究竟是自己女儿的男朋友，她觉得她不能不替女儿辩护，便叹了口气，道："沈先生呢，人是个好人，就是好像脾气有点不爽快。"顾老太太道："我说句粗话，这就是'骑着茅坑不拉屎'！"说着，她呵呵地笑起来了。顾太太也苦笑。

豫瑾住到他们家里来的第三天晚上，世钧来了。那时候已经是晚饭后，豫瑾在他自己房里。曼桢告诉世钧，现在有这样一个人寄住在他们这里，他是个医生，在故乡的一个小城里行医。她说："有几个医生肯到那种苦地方去工作？他这种精神我觉得很可佩服。我们去

找他谈谈。”她和世钧一同来到豫瑾的房间里，提出许多问题来问他，关于乡下的情形，城镇的情形，她对什么都感到兴趣。世钧不免有一种本能的妒意。他在旁边默默地听着，不过他向来在生人面前不大开口的，所以曼桢也不觉得他的态度有什么异样。

他临走的时候，曼桢送他出来，便又告诉他关于豫瑾和她姊姊的一段历史，道：“这已经是七年前的事了，他一直没有结婚，想必是因为他还不能够忘记她。”世钧笑道：“哦，这人还这样感情丰富，简直是个多情种子嘛！”曼桢笑道：“是呀，说起来好像有点傻气，我倒觉得这是他的好处。一个人要不是有点傻气，也不会跑到这种穷乡僻壤的地方去办医院。干那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世钧没说什么。走到衖堂口，他向她点点头，简短地说了声“明儿见”，转过身来就走了。

这以后，世钧每次到她家里来，总有豫瑾在座。有时候豫瑾在自己房间里，曼桢便把世钧拉到他房里去，三个人在一起谈谈说说。曼桢其实是有用意的。她近来觉得，老是两个人腻在一起，热度一天天往上涨，总有一天他们会不顾一切，提前结婚了，而她不愿意这样，所以很欢迎有第三者和他们在一起。她可以说是用心良苦，但是世钧当然不了解。他感到非常不快。

他们办公室里现在改了规矩，供给午膳了，他们本来天天一同出去吃小馆子，曼桢劝他省两个钱，这一向总是在厂里吃，所以谈话的机会更少了。曼桢觉得这样也好，在形迹上稍微疏远一点。她不知道感情这样东西是很难处理的，不能往冰箱里一搁，就以为它可以保存若干时日，不会变质了。

星期六，世钧照例总要到她家里来的，这一个星期六他却打了个电话来，约她出去玩。是顾太太接的电话。她向曼桢嚷了声：“是沈先生。”他们正在吃饭，顾太太回到饭桌上，随手就把曼桢的碟子盖在饭碗上面，不然饭一定要凉了。她知道他们俩人一打电话，就要说上半天工夫。

曼桢果然跑出去许久，还没进来。豫瑾本来在那里猜测着，她和她这姓沈的同事的友谊不知道到了什么程度，现在可以知道了。他有点爽然若失，觉得自己真是傻，见面才几天工夫，就容许自己这样胡思乱想起来，其实人家早有了爱人了。

杰民向来喜欢在饭桌上絮絮叨叨说他学校里的事，无论是某某人关夜学，还是谁跟谁打架，他总是兴奋地，气急败坏地一连串告诉他母亲。今天他在那里说他们要演一出戏，他在这出戏里也要担任一个角色，是一个老医生。顾太太道："好好，快吃饭吧。"杰民扒了两口饭，又道："妈，你一定要去看的。先生说这出戏非常有意义，是先生替我们拣的这个剧本，这剧本好极了，全世界有名的！"他说的话顾太太一概不理会，她只向他脸上端详着，道："你嘴角上粘着一粒饭。"杰民觉得非常泄气，心里很不高兴，懒洋洋伸手在嘴角抹了一抹。顾太太道："还在那儿。"他哥哥伟民便道："他要留着当点心呢。"一桌子人都笑了，只有豫瑾，他正在那里发呆，他们这样哄然一笑，他倒有点茫然，以为自己或者举止失措，做出可笑的事情来了。他一个个向他们脸上看去，也不得要领。

这一天下午，豫瑾本来有点事情要接洽，他提早出去，晚饭也没有回来吃。同时，世钧和曼桢也是在外面吃了晚饭，方才一同回来，豫瑾也才回来没有一会儿。世钧和曼桢走过他房门口，听见里面一片笑声，原来杰民在那里逼着豫瑾做给他看，怎样演那个医生的角色。豫瑾教他怎样用听筒，怎样量血压。曼桢和世钧立在房门口看着，豫瑾便做不下去了，笑道："我也就会这两招儿，都教给你了。"杰民只管磨着他。孩子们向来是喜欢换新鲜的，从前世钧教他们骑脚踏车的时候，他们和世钧非常亲近，现在有了豫瑾，对他就冷淡了许多。若在平常的时候，世钧也许觉都不觉得，现在他却特别敏感起来，连孩子们对豫瑾的爱戴，他也有些醋意。

豫瑾一个不防备，打了个呵欠。曼桢道："杰民，我们上楼去吧，瑾哥哥要睡觉了。"豫瑾笑道："不不，还早呢。我是因为这两天睡得

不大好——现在简直变成个乡下人了，给汽车电车的声音吵得睡不着觉。”曼桢道：“还有隔壁这只无线电，真讨厌，一天开到晚。”豫瑾笑道：“我也是因为不习惯的缘故。我倒想找两本书来看看，睡不着，看看书就睡着了。”曼桢道：“我那儿有。杰民，你上去拿，多拿两本。”

杰民抱了一大摞书走进来，全是她书架上的，内中还有两本是世钧送她的。她一本本检视着，递给豫瑾，笑道：“不知道你看过没有？”豫瑾笑道：“都没看过。告诉你，我现在完全是个乡下人，一天做到晚，哪儿有工夫看书。”他站在电灯底下翻阅着，曼桢道：“哎呀，这灯泡不够亮，得要换个大点的。”豫瑾虽然极力拦阻着，曼桢还是上楼去拿灯泡去了。世钧这时候就有点坐不住，要想走了，想想又有点不甘心。他信手拿起一本书来，翻翻看看。杰民又在那里叽叽呱呱说他那出戏，把情节告诉豫瑾。

曼桢拿了只灯泡来，笑道：“世钧，你帮我抬一抬桌子。”豫瑾抢着和世钧俩人把桌子抬了过来，放在电灯底下，曼桢很敏捷地爬到桌子上面，豫瑾忙道：“让我来。”曼桢笑道：“不要紧的，我行。”她站在桌子上，把电灯上那只灯泡一拧，摘了下来，这间房屋顿时陷入黑暗中，在黑暗到来之前的一刹那，豫瑾正注意到曼桢的脚踝，他正站在桌子旁边，实在没法子不看见。她的脚踝是那样纤细而又坚强的，正如她的为人。这两天她母亲常常跟豫瑾谈家常，豫瑾知道他们一家七口人现在全靠着曼桢，她能够若无其事的，一点也没有怨意，他觉得真难得。他发现她的志趣跟一般人也两样。她真是充满了朝气的。现在他甚至于有这样一个感想，和她比较起来，她姊姊只是一个梦幻似的美丽的影子了。

灯又亮了，那光明正托在她手里，照耀在她脸上。曼桢蹲下身来，跳下桌子，笑道：“够亮了吧？不过你是要躺在床上看书的，恐怕还是不行。”豫瑾道：“没关系，一样的。可别再费事了！”曼桢笑道：“我索性好人做到底吧。”她又跑上楼去，把一只台灯拿了来。世钧认得那盏台灯，就是曼桢床前的那一盏。

豫瑾坐在床沿上，就着台灯看着书。他也觉得这灯光特别温暖么？世钧本来早就想走了，但是他不愿意做出负气的样子，因为曼桢一定要笑他的。他在理智上也认为他的妒忌是没有根据的。将来他们结婚以后，她对他的朋友或者也是这样殷勤招待着，他也绝不会反对的——他不见得脑筋这样旧，气量这样小。可是理智归理智，他依旧觉得难以忍受。

尤其难以忍受的是临走的时候，他一个人走向黑暗的街头，而他们仍旧像一家人似的团聚在灯光下。

顾太太这一向冷眼看曼桢和豫瑾，觉得他们俩很说得来，心里便存着七八分的希望，又看见世钧不大来了，更是暗暗高兴，想着一定是曼桢冷淡了他了。

又是一个星期六下午，午饭后，顾太太在桌上铺了两张报纸，把几升米摊在报纸上，慢慢地拣出稗子和沙子。豫瑾便坐在她对过，和她谈天。他说他后天就要回去了，顾太太觉得非常惋惜，因道："我们也想回去呢，乡下也还有几亩地，两间房子，我们老太太就老惦记着要回去。我也常跟老太太这么说着，说起你娘，我说我们到乡下去，空下来可以弄点吃的，接她来打打小牌，我们老姊妹聚聚。哪晓得就看不见了呢！"说着，又长叹一声。又道："乡下就是可惜没有好学校，孩子们上学不方便。将来等他们年纪大些，可以住读了，有这么一天，曼桢也结婚了，我真跟我们老太太下乡去了！"

豫瑾听她的口气，仿佛曼桢的结婚是在遥远的将来，很不确定的一桩事情，便微笑问道："二妹没有订婚么？"顾太太低声笑道："没有呀。她也没有什么朋友，那沈先生倒是常来，不过这种不知底细的人家，曼桢也不见得愿意。"她的口风豫瑾也听出来了，她显然是属意于他的。但是曼桢本人呢？那沈先生对于她，完全是单恋么？豫瑾倒有些怀疑。可是，人都有这个脾气，凡是他愿意相信的事情，总是特别容易相信。豫瑾也不是例外。他心里又有点活动起来了。

这一向，他心里的苦闷，也不下于世钧。

世钧今天没有来,也没打电话来。曼桢疑心他可会是病了,不过也说不定是有什么事情,所以来晚了。她一直在自己房里,伏在窗台上往下看着。看了半天,无情无绪地走到隔壁房间里来,她母亲见了她便笑道:“今天怎么不去看电影去呀?瑾哥哥后天就要走了,你请请他。”豫瑾笑道:“我请,我请。我到上海来了这些天,电影还一趟也没看过呢!”曼桢笑道:“我记得你从前顶爱看电影的,怎么现在好像不大有兴趣了?”豫瑾笑道:“看电影也有瘾的,越看得多越要看。在内地因为没得看,憋个两年也就戒掉了。”曼桢道:“有一张片子你可是不能不看。——不过现在不知道还在那儿演着吗。”她马上找报纸,找来找去,单缺那一张有电影广告的。她伏在桌上,把她母亲铺着拣米的报纸掀起一角来看,顾太太便道:“我这都是旧报纸。”曼桢笑道:“喏,这不是今天的吗?”她把最底下的一张报纸抽了出来,顾太太笑道:“好好,我让你。我也是得去歇歇去了,这次这米不好,沙子特别多,把我拣得头昏眼花的。”她收拾收拾,便走出去了。

曼桢在报上找出那张影片的广告,向豫瑾说:“最后一天了。我劝你无论如何得去看。”豫瑾笑道:“你也去。”曼桢道:“我已经看过了。”豫瑾笑道:“要是有你说的那么好,就有再看一遍的价值。”曼桢笑道:“你倒讹上我了!不,我今天实在有点累,不想再出去了,连我弟弟今天上台演戏,我也不打算去看。”豫瑾笑道:“那他一定很失望。”

豫瑾手里拿着她借给他的一本书,他每天在临睡前看上一段,把那本书卷着折着,封面已经脱落了。他笑道:“你看,我把你的书看成这个样子!”曼桢笑道:“这么一本破书,有什么要紧。瑾哥哥你后天就要走了?”豫瑾道:“嗳。我已经多住了一个礼拜了。”他没有说:“都是为了你。”这些话,他本来预备等到临走那天对曼桢说,如果被她拒绝了,正好一走了之,被拒绝之后仍旧住在她家里,天天见面,那一定很痛苦。但是他现在又想,难得有这么一个机会,没有人在旁边。

他踌躇了一会儿,便道:“我很想请姑外婆跟表舅母到乡下去玩,

等伟民他们放春假的时候，可以大家一块儿去，多住几天。可以住在我们医院里，比较干净些。你们大概不放假？"曼桢摇摇头笑道："我们一年难得放几天假的。"豫瑾道："能不能告几天假呢？"曼桢笑道："恐怕不行，我们那儿没这规矩。"豫瑾露出很失望的样子，道："我倒很希望你能够去玩一趟，那地方风景也还不错，一方面你对我这人也可以多认识认识。"

曼桢忽然发觉，他再说下去，大有向她求婚的趋势。事出意外，她想着，赶紧拦住他吧。这句话无论如何不要让他说出口，徒然落一个痕迹。但是想虽这样想着，一颗心只是突突地跳着，她只是低着头，缓缓地把桌上遗留着的一些米粒掳到面前来，堆成一小堆。

豫瑾道："你一定想我这人太冒失，怎么刚认识了你这点时候，就说这些话。我实在是因为不得已——我又不能常到上海来，以后见面的机会很少了。"

曼桢想道："都是我不好。他这次来，我一看见他就想起我小时候这样顽皮，他和姊姊在一起，我总是跟他们捣乱，现在想起来很抱歉，所以对他特别好些。没想到因为抱歉的缘故，现在倒要感到更深的歉疚了。"

豫瑾微笑着说道："我这些年来，可以说一天忙到晚，埋头在工作里，倒也不觉得自己是渐渐老了。自从这次看见了你，我才觉得我是老了。也许我认识你已经太晚了……是太晚了吧？"曼桢沉默了一会儿，方才微笑道："是太晚了，不过不是你想的那个缘故。"豫瑾顿了顿，道："是因为沈世钧吗？"曼桢只是微笑着，没有回答，她算是默认了。她是有意这样说的，表示她先爱上了别人，所以只好对不起他了，她觉得这样比较不伤害他的自尊心。其实她即使先碰见他，后碰见世钧，她相信她还是喜欢世钧的。

她现在忽然明白了，这一向世钧的态度为什么这样奇怪，为什么他不大到这儿来了。原来是因为豫瑾的缘故，他起了误会。曼桢觉得非常生气——他这样不信任她，以为她这样容易就变心了？就算

她变心了吧，世钧从前不是答应过她的么，他说："我无论如何要把你抢回来的。"那天晚上他在月光下所说的话，难道不算数的？他还是一贯的消极作风，一有第三者出现，他马上悄悄地走开了，一句话也没有，这人太可恨了。

曼桢越想越气，在这一刹那间，她的心已经飞到世钧那里去了，几乎忘了豫瑾的存在。豫瑾这时候也是百感交集，他默默地坐在她对过，半晌，终于站起来说："我还要出去一趟。待会儿见。"

他走了，曼桢心里倒又觉得一阵难过。她怅然把她借给他的那本书拿过来。封面撕破了。她把那本书卷成一个圆筒，紧紧地握在手里，在桌上托托敲着。

已经近黄昏了，看样子世钧今天不会来了。这人真可恶，她赌气要出去了，省得在家里老是惦记着他，等他他又不来。

她走到隔壁房间里，她祖母今天"犯阴天"，有点筋骨疼，躺在床上。她母亲戴着眼镜在那儿做活。曼桢道："杰民今天演戏，妈去不去看？"顾太太道："我不去了，我也跟奶奶一样，犯阴天，腰酸背疼的。"曼桢道："那么我去吧，一个人也不去，太让他失望了。"她祖母便道："瑾哥哥呢？你叫瑾哥哥陪你去。"曼桢道："瑾哥哥出去了。"她祖母向她脸上望了望，她母亲始终淡淡的，不置一词。曼桢也有些猜到两位老太太的心事，她也不说什么，自管自收拾收拾，就到她弟弟学校里看戏去了。

她走了没有多少时候，电话铃响了，顾太太去听电话，却是豫瑾打来的，说："我不回来吃饭了，表舅母别等我。我在一个朋友家里，他留我在这儿住两天，我今天晚上不回来了。"听他说话的声音，虽然带着微笑，那一点笑意却很勉强。顾太太心里很明白，一定是刚才曼桢给他碰了钉子，他觉得难堪，所以住到别处去了。

顾太太心里已经够难过的，老太太却又絮絮叨叨问长问短，说："住到朋友家去了？怎么一回事，曼桢一个人跑出去了。两个小人儿别是拌了嘴吧？刚才还好好的么，我看他们有说有笑的。"顾太太叹

了口冷气，道："谁知道怎么回事！曼桢那脾气，真叫人灰心，反正以后再也不管她的事了！"

她打定主意不管曼桢的事，马上就好像感情无处寄托似的，忽然想起大女儿曼璐。曼璐上次回娘家，曾经哭哭啼啼告诉她夫妻失和的事，近来不知道怎么样，倒又有好些日子不听见她的消息了，很不放心。

她打了个电话给曼璐，问她这一向身体可好。曼璐听她母亲的口气好像要来看她，自从那一次她妹妹来探病，惹出是非来，她现在抱定宗旨，尽量避免娘家人到她这里来，宁可自己去。她便道："我明天本来要出来的，我明天来看妈。"顾太太倒愣了一愣，想起豫瑾现在住在他们家里，曼璐来了恐怕不大方便。豫瑾今天虽然住在外面，明天也许要回来了，刚巧碰见。她踌躇了一会儿，便道："你明天来不大好，索性还是过了这几天再来吧。"曼璐倒觉得很诧异，问："为什么？"顾太太在电话上不便多说，只含糊地答了一声："等见面再说吧。"

她越是这样吞吞吐吐，曼璐越觉得好奇，在家里独守空闺，本来觉得十分无聊，当天晚上她就坐汽车赶到娘家，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天晚上，家里孩子们都在学校里开游艺会，婆媳俩冷清清地吃了晚饭，便在灯下对坐着拣米。曼璐忽然来了，顾太太倒吓了一跳，还当她跟姑爷闹翻了，赌气跑出来了，只管向她脸上端详着，不看见她有泪容，心里还有些疑惑，问道："你可有什么事？"曼璐笑道："没有什么事。我一直想来的，明天不叫来，所以我今天来了。"

她还没坐定，顾老太太就夹七夹八地抢着告诉她："豫瑾到上海来了，你妈有没有跟你说，他现在住在我们这儿。他娘死了，特为跑来告诉我们。这孩子，几年不见，比从前更能干了，这次到上海来，给他们医院里买爱克司光机器。刚过了三十岁的人，就当了院长，他娘也是苦命，没享到几年福就死了，我听见了真难受，几个侄女儿里头，就数她对我最亲热了——哪儿想得到的，她倒走在我的前头！"说着，又眼泪汪汪起来。

曼璐只听得头里两句,说豫瑾到上海来了,并且住在他们这儿,一听见这两句话,马上耳朵里嗡的一声,底下的话一概听不见了。怔了半天,她仿佛不大信任她祖母似的,别过脸去问她母亲:“豫瑾住在我们这儿?”顾太太点点头,道:“他今天出去了,在一个朋友家过夜,不回来了。”曼璐听了,方才松了一口气,道:“刚才你在电话上叫我明天不要来,就是为这缘故?”顾太太苦笑道:“是呀,我想着你来了,还是见面好不见面好呢? 怪僵的。”曼璐道:“那倒也没有什么。”顾太太道:“照说呢,也没什么,已经这些年了,而且我们本来是老亲,也不怕人家说什么——”一语未完,忽然听见门铃响。曼璐坐在椅子上,不由得欠了欠身,向对过一面穿衣镜里张了一张,拢了拢头发,深悔刚才出来的时候太匆忙了,连衣服也没有换一件。

顾老太太道:“可是豫瑾回来了?”顾太太道:“不会吧,他说今天晚上不回来了。”顾老太太道:“不会是曼桢他们,这时候才八点多,他们没那么快。”曼璐觉得楼上楼下的空气都紧张起来了,仿佛一出戏就要开场,而她身为女主角,一点准备也没有,台词一句也记不得,脑子里一切都非常模糊而渺茫。

顾太太推开窗户,嚷了声:“谁呀?”一开窗,却有两三点冷雨洒在脸上。下雨了。房客的老妈子也在后门口嚷:“谁呀? ……哦,是沈先生!”顾太太一听见说是世钧,顿时气往上冲,回过身来便向曼璐说:“我们上那边屋去坐,我懒得见他。是那个姓沈的。我想想真气,要不是他——”说到这里,又长长地叹了口气,便原原本本,把这件事的经过一一诉给她女儿听。豫瑾这次到上海来,因为他至今尚未结婚,祖母就在背后说,把曼桢嫁给他倒挺好的,报答他十年未娶这一片心意。看他对曼桢也很有意思,曼桢呢也对他很好,不过就因为先有这姓沈的在这里……

世钧今天本来不打算来的,但是一到了星期六,一定要来找曼桢,已经成了习惯。白天憋了一天,没有来,晚上还是来了。楼梯上黑黝黝的,平常走到这里,曼桢就在上面把楼梯上的电灯开了,今天

没有人给他开灯，他就猜着曼桢也许不在家。摸黑走上去，走到转弯的地方，忽然觉得脚上热烘烘的，原来地下放着一只煤球炉子，上面还煮着一锅东西，踢翻了可不是玩的。他倒吓了一跳，更加寸步留心起来。走到楼上，看见顾老太太一个人坐在灯下，面前摊着几张旧报纸，在那里拣米。世钧一看见她，心里便有点不自在。这一向顾老太太因为觉得他是豫瑾的敌人，她护着自己的侄孙，对世钧的态度就跟从前大不相同了。世钧是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被人家这样冷遇过的，他勉强笑着叫了声“老太太”。她抬起头来笑笑，嘴里嗡隆了一声作为招呼，依旧拣她的米。世钧道：“曼桢出去了吗？”顾老太太道：“嗳，她出去了。”世钧道：“她上哪儿去了？”顾老太太道：“我也不大清楚。看戏去了吧？”世钧这就想起来，刚才在楼下，在豫瑾的房门口经过，里面没有灯。豫瑾也出去了，大概一块儿看戏去了。

椅子背上搭着一件女式大衣，桌上又搁着一只皮包，好像有客在这里。是曼桢的姊姊吧？刚才没注意，后门口仿佛停着一辆汽车。

世钧本来马上就要走了，但是听见外面的雨越下越大，他出来也没带雨衣，走出去还许叫不到车子。正踌躇着，那玻璃窗没关严，一阵狂风，就把两扇窗户哗啦啦吹开了。顾老太太忙去关窗户，通到隔壁房间的一扇门也给风吹开了，顾太太在那边说话，一句句听得很清楚：“要不然，她嫁给豫瑾多好哇，你想！那她也用不着这样累了，老太太一直想回家乡去的，老太太也称心了。我们两家并一家，好在本来是老亲，也不能说我们是靠上去。”另一个女人的声音不知说了一句什么，大概是叫她轻声点，以后便喊喊喳喳，听不见了。

顾老太太拴上窗户，回过身来，面不改色的，那神气好像是没听见什么，也不知耳朵有点聋呢还是假装不听见。世钧向她点了个头，含糊地说了声“我走了”。不要说下雨，就是下锥子他也要走了。

然而无论怎样性急如火，走到那漆黑的楼梯上，还是得一步步试探着，把人的心都急碎了，要想气烘烘地冲下楼去，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世钧在黑暗中想道：“也不怪她母亲势利——本来嘛，豫瑾的事

业可以说已经成功了，在社会上也有相当地位了，不像我是刚出来做事，将来是怎么样，一点把握也没有。曼桢呢，她对他是非常佩服的，不过因为她跟我虽然没有正式订婚，已经有了一种默契，她又不愿意反悔。她和豫瑾有点相见恨晚吧？……好，反正我绝不叫她为难。”

他把心一横，立下这样一个决心。下了楼，楼下那房客的老妈子还在厨房里搓洗抹布，看见他就说：“雨下得这样大，沈先生你没问他们借把伞？这儿有把破伞，要不要撑了去？”倒是这不相干的老妈子，还有这种人情上的温暖，相形之下，世钧心里更觉得一阵凄凉。他朝她笑了笑，便推开后门，向潇潇夜雨中走去。

楼上，他一走，顾老太太便到隔壁房里去报告：“走了。……雨下得这样大，曼桢他们回来要淋得像落汤鸡了。”老太太一进来，顾太太便不言语了，祖孙三代默然对坐着，只听见雨声潺潺。

顾太太刚才对曼璐诉说，把豫瑾和曼桢的事情一五一十说给她听，一点顾忌也没有，因为曼璐自己已经嫁了人，而且嫁得这样好，飞黄腾达的，而豫瑾为了她一直没有结婚——叫自己妹妹去安慰安慰他，岂不好吗？她母亲以为她一定也赞成的。其实她是又惊又气，最气的就是她母亲那种口吻，就好像是长辈与长辈之间，在那里讨论下一代的婚事。好像她完全是个局外人，这桩事情完全与她无关，她已经没有妒忌的权力了。她母亲也真是多事，怎么想起来的，又要替她妹妹和豫瑾撮合，二妹不是已经有了朋友吗，又让豫瑾多受一回刺激。她知道的，豫瑾如果真是爱上了她妹妹，也是因为她的缘故——因为她妹妹有几分像她。他到现在还在那里追逐着一个影子呀！

她心里非常感动。她要见他一面，劝劝他，劝他不要这样痴心。她对自己说，她没有别的目的，不过是要见见他，规谏他一番。但是谁知道呢，也许她还是抱着一种非分的希望的，尤其因为现在鸿才对她这样坏，她的处境这样痛苦。

当着她祖母，也不便说什么，曼璐随即站起身来，说要走了。她母亲送她下楼，走到豫瑾房门口，曼璐顺手就把电灯捻开了，笑道：

"我看看。"那是她从前的卧房,不过家具全换过了,现在临时布置起来的,疏疏落落放着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房间显得很空。豫瑾的洗脸毛巾晾在椅背上,豫瑾的帽子搁在桌上,桌上还有他的自来水笔和一把梳子。换下来的衬衣,她母亲给他洗干净了,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他床上。枕边还有一本书。曼璐在灯光下呆呆地望着这一切。几年不见,他也变成一个陌生的人了。这房间是她住过好几年的,也显得这样陌生,她心里恍恍惚惚的,好像做梦一样。

顾太太道:"他后天就要动身了,老太太说我们要做两样菜,给他饯行,也不知道他明天回来不回来。"曼璐道:"他的东西都在这里,明天不回来,后天也要来拿东西的。他来的时候你打个电话告诉我。我要见见他,有两句话跟他说。"顾太太倒怔了一怔,道:"你想再见面好吗? 待会儿让姑爷知道了,不大好吧?"曼璐道:"我光明正大的,怕什么?"顾太太道:"其实当然没有什么,不过让姑爷知道了,他又要找碴子跟你闹了!"曼璐不耐烦地道:"你放心好了,反正不会带累你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曼璐每次和她母亲说话,尽管双方都是好意,说到后来总要惹得曼璐发脾气为止。

第二天,豫瑾没有回来。第三天午后,他临上火车,方才回来搬行李。曼璐没等她母亲打电话给她,一早就来了,午饭也是在娘家吃的。顾太太这一天担足心事,深恐他们这一见面,便旧情复炽,女儿女婿的感情本来已经有了裂痕,这样一来,说不定就要决裂了。女儿的脾气向来是这样,不听人劝的,哪里拦得住她。待要跟在她后面,不让她和豫瑾单独会面,又好像是加以监视,做得太明显了。

豫瑾来了,正在他房里整理行李,一抬头,却看见一个穿着紫色丝绒旗袍的瘦削的妇人,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进来的,倚在床栏杆上微笑望着他。豫瑾吃了一惊,然后他忽然发现,这女人就是曼璐——他又吃了一惊。他简直说不出话来,望着她,一颗心直往下沉。

他终于微笑着向她微微一点头。但是他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再也找不出一句话来,脑子里空得像洗过了一样。俩人默默相对,只

觉得那似水流年在那里滔滔地流着。

还是曼璐先开口。她说："你马上就要走了？"豫瑾道："就是两点钟的车。"曼璐道："一定要走了？"豫瑾道："我已经在这儿住了半个多月了。"曼璐抱着胳膊，两肘撑在床栏杆上，她低着眼皮，抚摸着自己的手臂，幽幽地道："其实你不该上这儿来的。难得到上海来一趟，应当高高兴兴地玩玩。……我真希望你把我这人忘了。"

她这一席话，豫瑾倒觉得很难置答。她以为他还在那里迷恋着她呢。他也无法辩白。他顿了一顿，便道："从前那些话还提它干嘛？曼璐，我听见说你得到了很好的归宿，我非常安慰。"曼璐淡淡地笑了一笑道："哦，你听见她们说的。她们只看见表面，她们哪儿知道我心里的滋味。"

豫瑾不敢接口，他怕曼璐再说下去，就要细诉衷情，成为更进一步的深谈了。于是又有一段较长的沉默。豫瑾极力制止自己，没有看手表。他注意到她的衣服，她今天穿这件紫色的衣服，不知道是不是偶然的。从前她有件深紫色的绸旗袍，他很喜欢她那件衣裳。冰心有一部小说里说到一个"紫衣的姊姊"，豫瑾有一个时期写信给她，就称她为"紫衣的姊姊"。她和他同年，比他大两个月。

曼璐微笑打量着他道："你倒还是那样子。你看我变了吧？"豫瑾微笑道："人总要变的，我也变了。我现在脾气也跟从前两样了，也不知是年纪的关系，想想从前的事，非常幼稚可笑。"

他把从前的一切都否定了。她所珍惜的一些回忆，他已经羞于承认了。曼璐身上穿着那件紫色的衣服，顿时觉得芒刺在背，浑身都像火烧似的。她恨不得把那件衣服撕成破布条子。

也幸而她母亲不迟不早，正在这时候走了进来，拎着一只提篮盒，笑道："豫瑾你昨天不回来，姑外婆说给你饯行，做了两样菜，后来你没回来，就给你留着，你带到火车上吃。"豫瑾客气了一番。顾太太又笑道："我叫刘家的老妈子给你雇车去。"豫瑾忙道："我自己去雇。"顾太太帮他拎着箱子，他匆匆和曼璐道别，顾太太送他出去，一直送

到衖堂口。

曼璐一个人在房里,眼泪便像抛沙似的落了下来。这房间跟她前天来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两样,他用过的毛巾依旧晾在椅背上,不过桌上少了他的帽子。前天晚上她在灯下看到这一切,那种温暖而亲切的心情,现在想起来,却已经恍如隔世了。

他枕边那本书也还在那里,揿到某一页。她前天没注意到,桌上还有好几本小说,原来都是她妹妹的书,她认识的,还有那只台灯,也是她妹妹的东西。——二妹对豫瑾倒真体贴,借小说书给他看,还要拿一只台灯来,好让他躺在床上舒舒服服地看。那一份殷勤,可想而知。她母亲还不是也鼓励她,故意支使她送茶送水,一天到晚借故跑到他房里来,像个二房东的女儿似的,老在他面前转来转去,卖弄风情。只因为她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无论怎么样卖弄风情,人家也还是以为她是天真无邪,以为她的动机是纯洁的。曼璐真恨她,恨她恨入骨髓。她年纪这样轻,她是有前途的,不像曼璐的一生已经完了,所剩下的只有她从前和豫瑾的一些事迹,虽然凄楚,可是很有回味的。但是给她妹妹这样一来,这一点回忆已经给糟蹋掉了,变成一堆刺心的东西,碰都不能碰,一想起来就觉得刺心。

连这一点如梦的回忆都不给她留下。为什么这样残酷呢？曼桢自己另外有爱人的。听母亲说,那人已经在旁边吃醋了。也许曼桢的目的就是要他吃醋。不为什么,就为了要她的男朋友吃醋。

曼璐想道:“我没有待错她呀,她这样恩将仇报。不想想从前,我都是为了谁,出卖了我的青春。要不是为了他们,我早和豫瑾结婚了。我真傻。真傻。”

她惟有痛哭。

顾太太回来的时候,看见她伏在桌上,哭得两只肩膀一耸一耸的。顾太太悄然站在她身边,半晌方道:“你看,我劝你你不信,见了面有什么好处,不是徒然伤心吗!”

太阳光黄黄地晒在地板上,屋子里刚走掉一个赶火车的人,总显

得有些零乱。有两张包东西的旧报纸抛在地下，顾太太一一拾了起来，又道："别难过了。还是这样好！刚才你不知道，我真担心，我想你刚巧这一向心里不痛快，老是跟姑爷怄气，不要一看见豫瑾，心里就活动起来，还好，你倒还明白！"

曼璐也不答理。只听见她那一阵一阵，摧毁了肺肝的啜泣。



# 9

世钧在那个风雨之夕下了决心，再也不到曼桢家里去了。但是这一类的决心，是没有多大价值的。究竟他所受的刺激，不过是由于她母亲的几句话，与她本人无关。就算她本人也有异志了，凭他们俩过去这点交情，也不能就此算了，至少得见上一面，把话说明白了。

世钧想是想通了，不知道为什么，却又延挨了一天。其实多挨上一天，不过使他多失眠一夜罢了。次日，他在办公时间跑到总办事处去找曼桢。自从叔惠走了，另调了一个人到曼桢的办公室里，说话也不大方便，世钧也不大来了，免得惹人注目。这一天，他也只简单地和她说："今天晚上出去吃饭好么，就在离杨家不远那个咖啡馆里，吃了饭你上他们那儿教书也挺方便的。"曼桢道："我今天不去教书，他们两个孩子要去吃喜酒，昨儿就跟我说好了。"世钧道："你不去教书顶好了，我们可以多谈一会儿。换一个地方吃饭也行。"曼桢笑道："还是上我家吃饭吧，你好久没来了。"世钧顿了一顿，道："谁说的，我前天刚来的。"曼桢倒很诧异，道："哦？他们怎么没告诉我？"世钧不语。曼桢见这情形，就猜着他一定是受了委屈了。当时也不便深究，只是笑道："前天我刚巧出去了，我弟弟学堂里不是演戏吗，杰民他是第一次上台，没办法，得去给他捧场。回来又碰见下大雨，几个人都着了凉，你过给我，我过给你，一家子都伤了风。今天就别出去吃馆子了，太油腻的东西我也不能吃，你听我嗓子都哑了！"世钧正是觉得她的喉咙略带一些沙音，却另有一种凄清的妩媚之致。他于是就答应了到她家里来吃饭。

他在黄昏时候来到她家，还没走到半楼梯上，楼梯上的电灯就一亮，是她母亲在楼上把灯捻开了。楼梯口也还像前天一样，搁着个煤

球炉子,上面一只砂锅咕嘟咕嘟,空气里火腿汤的气味非常浓厚,世钧在他们家吃饭的次数多了,顾太太是知道他的口味的,这样菜大概还是特意为他做的。顾太太何以态度一变,忽然对他这样殷勤起来,一定是曼桢跟她说了什么,世钧倒有点不好意思。

顾太太仿佛也有点不好意思,笑嘻嘻地和他一点头道:“曼桢在里头呢。”只说了这样一声,她自去照料那只火腿汤。世钧走到房间里面,看见顾老太太坐在那里剥豆瓣。老太太看见他也笑吟吟的,向曼桢的卧室里一努嘴,道:“曼桢在里头呢。”被她们这样一来,世钧倒有些不安起来。

走进去,曼桢正伏在窗台上往下看,世钧悄悄走到她后面去,捉住她一只手腕,笑道:“看什么,看得这样出神?”曼桢哎哟了一声道:“吓了我一跳!我在这儿看了半天了,怎么你来我会没看见?”世钧笑道:“那也许眼睛一霎,就错过了。”他老捉着她的手不放,曼桢道:“你干嘛这些天不来?”世钧笑道:“我这一向忙。”曼桢向他撇了撇嘴。世钧笑道:“真的。叔惠不是有个妹妹在内地念书吗,最近她到上海来考学校,要补习算术,叔惠现在又不住在家里,这差使就落到我头上了,每天晚饭后补习两个钟头。——豫瑾呢?”曼桢道:“已经走了。就是今天走的。”世钧道:“哦。”他在曼桢的床上一坐,只管把她床前那盏台灯一开一关。曼桢打了他的手一下,道:“别这么着,扳坏了!我问你,你前天来,妈跟你说了些什么?”世钧笑道:“没说什么呀。”曼桢笑道:“你就是这样不坦白。我就是因为对我母亲欠坦白,害你受了冤枉。”世钧笑道:“冤枉我什么了?”曼桢笑道:“你就甭管了,反正我已经对她解释过了,她现在知道她是冤枉了好人。”世钧笑道:“哦,我知道,她一定是当我对你没有诚意。”曼桢笑道:“怎么,你听见她说的吗?”世钧笑道:“没有没有。那天我来,根本没见到她。”曼桢道:“我不相信。”世钧道:“是真的。那天你姊姊来的,是不是?”曼桢略点了点头。世钧道:“她们在里边屋子里说话,我听见你母亲说——”他不愿意说她母亲势利,略顿了一顿,方道:“我也记不清楚了,反正那

意思是说豫瑾是个理想的女婿。”曼桢微笑道：“豫瑾也许是老太太们理想的女婿。”世钧望着她笑道：“我倒觉得他这人是雅俗共赏的。”

曼桢瞅了他一眼，道：“你不提，我也不说了——我正要跟你算账呢！”世钧笑道：“怎么？”曼桢道：“你以为我跟豫瑾很好，是不是？你这样不信任我。”世钧笑道：“没这个事！刚才我说着玩的。我知道你对他不过是很佩服罢了，他呢，他是个最多情的人，他这些年来这样忠于你姊姊，怎么会在短短几天内忽然爱上她的妹妹？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他提起豫瑾，就有点酸溜溜的，曼桢本来想把豫瑾向她求婚的经过索性告诉了他，免得他老有那样一团疑云在那里。但是她倒又不愿意说了，因为她也觉得豫瑾为她姊姊“守节”这些年，忽然移爱到她身上，是有点使人诧异，给世钧那样一说，也是显得有点可笑。她不愿意让他给人家讪笑。她多少有一点回护着他。

世钧见她欲言又止的样子，倒有点奇怪，不禁向她看了一眼。他也默然了。半晌，方才笑道：“你母亲说的话对。”曼桢笑道：“哪一句话？”世钧笑道：“还是早点结婚好。老这样下去，容易发生误会的。”曼桢笑道：“除非你，我是不会瞎疑心的。譬如你刚才说叔惠的妹妹——”世钧笑道：“叔惠的妹妹？人家今年才十四岁呢。”曼桢笑道：“我并不是绕着弯子在那儿打听着，你可别当我是诚心的。”世钧笑道：“也许你是诚心的。”曼桢却真的有点生气了，道：“不跟你说话了！”便跑开了。

世钧拉住她笑道：“跟你说正经的。”曼桢道：“我们不是早已决定了吗，说再等两年。”世钧道：“其实结了婚也是一样的，你不是照样可以做事吗？”曼桢道：“那要是——要是有了小孩子呢？孩子一多，就不能出去做事了，就得你一个人负担这两份家的开销。这种事情我看得多了，一个男人除了养家，丈人家里也靠着他，逼得他见钱就抓，什么事都干，那还有什么前途——你笑什么？”世钧笑道：“你打算要多少个小孩子？”曼桢啐道：“这回真不理你了！”

世钧又道：“说真的，我也不是不能吃苦的，有苦大家吃。你也不

替我想想，我眼看着你这样辛苦，我不觉得难过吗?"曼桢道:"我不要紧的。"她总是这样固执。世钧这些话也说过不止一回了。他郁郁地不作声了。曼桢向他脸上望了望，微笑道:"你一定觉得我非常冷酷。"世钧突然把她向怀中一拉，低声道:"我知道，要说是为你打算的话，你一定不肯的。要是完全为了我，为了我自私的缘故，你肯不肯呢?"她且不答他这句话，只把他一推，避免让他吻她，道:"我伤风，你别过上了。"世钧笑道:"我也有点伤风。"曼桢扑哧一笑，道:"别胡说了!"她撒开了手，跑到隔壁房里去了。她祖母的豆瓣才剥了一半，曼桢笑道:"我来帮着剥。"

世钧也走了出来，她祖母背后有一张书桌，世钧便倚在书桌上，拿起一张报纸来，假装看报，其实他一直在那儿看着她，并且向她微笑着。曼桢坐在那里剥豆子，就有一点定不下心来。她心里终于有点动摇起来了，想道:"那么，就结了婚再说吧。家累重的人也多了，人家是怎样过的?"正是这样沉沉地想着，却听见她祖母哎哟了一声，道:"你瞧你这是干什么呢?"曼桢倒吓了一跳，看时，原来她把豆荚留在桌上，剥出来的豆子却一颗颗地往地下扔。她把脸都要红破了，忙蹲下身去捡豆子，笑道:"我这叫'郭呆子帮忙，越帮越忙'!"她祖母笑道:"也没看见你这样的，手里做着事，眼睛也不看着。"曼桢笑道:"再剥几颗不剥了。我这手指甲因为打字，剪得秃秃的，剥这豆子真有点疼。"她祖母道:"我就知道你不行!"说着，也就扯过去了。

曼桢虽然心里起了动摇，世钧并不知道，他依旧有点郁郁的。饭后，老太太拿出一包香烟来让世钧抽，这是她们刚才清理楼下的房间，在抽屉里发现的，孩子们要拿去抽着玩，他们母亲不允许。当下世钧随意拿了一根吸着，等老太太走了，便向曼桢笑道:"这是豫瑾丢在这儿的吧?"他记得豫瑾说过，在乡下，像这种"小仙女"已经算是最上品的香烟了，抽惯了，就到上海来也买着抽。大概他也是省俭惯了。世钧吸着他的烟，就又和曼桢谈起他来，曼桢却很不愿意再提起豫瑾。她今天一回家，发现豫瑾已经来过了，把行李拿了直接上车

站，分明是有意地避免和她见面，以后大概永远也不会再来了。她拒绝了他，就失去了他这样一个友人，虽然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心里不免觉得难过。世钧见她满脸怅惘的神色，他记得前些时他们俩人在一起的时候，她常常提起豫瑾，提起的次数简直太多了，而现在她的态度刚巧相反，倒好像怕提起他。这中间一定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她不说，他也不去问她。

那天他一直有点闷闷不乐，回去得也比较早，借口说要替叔惠的妹妹补习算术。他走了没有多少时候，忽然又听见门铃响，顾太太她们只当是楼下的房客，也没理会，后来听见楼梯上脚步声，便喊道："谁呀？"世钧笑道："是我，我又来了！"

顾太太和老太太，连曼桢在内，都为之愕然，觉得他一天来两次，心太热了，曼桢面颊上就又热烘烘起来，她觉得他这种做派，好像有点说不过去，给她家里人看着，不是让她受窘吗，可是她心里倒又很高兴，也不知为什么。

世钧还没走到房门口就站住了，笑道："已经睡了吧？"顾太太笑道："没有没有，还早着呢。"世钧走进来，一屋子人都笑脸相迎，带着三分取笑的意味。可是曼桢一眼看见他手里拎着一只小提箱，她先就吃了一惊，再看他脸上虽然带着笑容，神色很不安定。他笑道："我要回南京去一趟，就是今天的夜车。我想我上这儿来说一声。"曼桢道："怎么忽然要走了？"世钧道："刚才来了个电报，说我父亲病了，叫我回去一趟。"他站在那里，根本就没把箱子放下，那样子仿佛不预备坐下了。曼桢也和他一样，有点心乱如麻，只管怔怔地站在那里。还是顾太太问了一声："几点钟的车？"世钧道："十一点半。"顾太太道："那还早呢。坐一会儿，坐一会儿！"世钧方才坐了下来，慢慢地摘掉围巾，搁在桌上。

顾太太搭讪着说要泡茶去，就走开了，而且把其余的儿女们一个个叫了出去，老太太也走开了，只剩他和曼桢两个人。曼桢道："电报上没说是什么病？不严重吧？"世钧道："电报是我母亲打来的，我想，

要不是很严重，我母亲根本就不会知道他生病。我父亲不是另外还有个家么，他总是住在那边。"曼桢点点头。世钧见她半天不说话，知道她一定是在那儿担心他一时不会回来，便道："我总尽快地回来。厂里也不能够多请假。"曼桢又点点头。

他上次回南京去，他们究竟交情还浅，这回他们算是第一次尝到别离的滋味了。曼桢半晌才说出一句话来，道："你家里地址我还不知道呢。"她马上去找纸笔，世钧道："不用写了，我一到那儿就来信，我信封上会注明的。"曼桢道："还是写一个吧。"世钧伏在书桌上写，她伏在书桌的另一头，看着他写。俩人都感到一种凄凉的况味。

世钧写完了，将那纸条子拿起来看看，又微笑着说："其实我几天工夫就会回来的，也用不着写什么信。"曼桢不说什么，只把他的围巾拿在手里绞来绞去。

世钧看了看表，站起身来道："我该走了。你别出来了，你伤风。"曼桢道："不要紧的。"她穿上大衣，和他一同走了出来。衖堂里还没有闩铁门，可是街上已经行人稀少，碰见两辆黄包车，都是载着客的。沿街的房屋大都熄了灯了，只有一家老虎灶，还大开着门，在那黄色的电灯光下，可以看见灶头上黑黝黝的木头锅盖底下，一阵阵地冒出乳白色的水蒸气来。一走到他家门口，就暖烘烘的。夜行人走过这里，不由得就有些恋恋的。天气是真的冷起来了，夜间相当寒冷了。

世钧道："我对我父亲本来没有什么感情的，可是上次我回去，那次看见他，也不知为什么，叫我心里很难过。"曼桢点头："我听见你说的。"世钧道："还有，我最担心的，就是以后家里的经济情形。其实这都是意料中的事，可是……心里简直乱极了。"

曼桢突然握住他的手道："我恨不得跟你一块儿去，我也不必露面，随便找个什么地方待着。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你有一个人在旁边，可以随时地跟我说说，你心里也痛快点儿。"世钧望着她笑道："你瞧，这时候你就知道了，要是结了婚就好办了，那我们当然一块儿回去，也省得你一个人在这儿惦记着。"曼桢白了他一眼道："你还有心

肠说这些，可见你不是真着急。”

远远来了辆黄包车。世钧喊了一声，车夫过街往这边来了。世钧忽然又想起来，向曼桢低声叮嘱道：“我的信没有人看的，你可以写得……长一点。”曼桢哧地一笑，道：“你不是说用不着写信了，没有几天就要回来的？我就知道你是骗我！”世钧也笑了。

她站在街灯底下望着他远去。

次日清晨，火车到了南京，世钧赶到家里，他家里的店门还没开。他从后门进去，看见包车夫在那里掸拭包车。世钧道：“太太起来了没有？”包车夫道：“起来了，一会儿就要上那边去了。”说到“那边”两个字，他把头部轻轻地侧了一侧，当然“那边”就是小公馆的代名词。世钧心里倒怦地一跳，想道：“父亲的病一定是好不了了，所以母亲得赶到那边去见一面。”这样一想，脚步便沉重起来。包车夫抢在他前面，跑上楼去通报，沈太太迎了出来，微笑道：“你倒来得这样快。我正跟大少奶奶说着，待会儿叫车夫去接去，一定是中午那班车。”大少奶奶带着小健正在那里吃粥，连忙起身叫女佣添副碗筷，又叫她们切点香肠来。沈太太向世钧道：“你吃了早饭就跟我一块儿去吧。”世钧道：“爸爸的病怎么样？”沈太太道：“这两天总算好了些，前两天可吓死人了！我也顾不得什么了，跑去跟他见了一面。看那样子简直不对，舌头也硬了，话也说不清楚。现在天天打针，医生说还得好好地静养着，还没脱离险境呢。我现在天天去。”

他母亲竟是天天往小公馆里跑，和姨太太以及姨太太那虔婆式的母亲相处，世钧简直不能想像。尤其因为他母亲这种女人，叫她苦守寒窑，无论怎么苦她也可以忍受，可是她有她的身份，她那种宗法社会的观念非常强烈，绝不肯在妾媵面前跌了架子的。虽然说是为了看护丈夫的病，但是那边又不是没有人照顾，她跑去一定很不受欢迎的，在她一定也是很痛苦的事。世钧不由得想起他母亲平时，一说起他父亲，总是用一种冷酷的口吻，提起他的病与死的可能，她也很冷静，笑嘻嘻地说：“我也不愁别的，他家里一点东西也不留，将来我

们这日子怎么过呀？要不为这个，他马上死了我也没什么，反正一年到头也看不见他的人，还不如死了呢！"言犹在耳。

吃完早饭，他母亲和他一同到父亲那里去，他母亲坐着包车，另给世钧叫了一辆黄包车。世钧先到，跳下车来，一揿铃，一个男佣来开门，看到他仿佛很诧异，叫了声"二少爷"。世钧走进去，看见姨太太的娘在客室里坐着，替她外孙女儿编小辫子，一个女佣蹲在地下给那孩子系鞋带。姨太太的娘一面编辫子一面说："可是鼓楼那个来了？——别动，别动，爸爸生病呢，你还不乖一点！周妈你抱她去溜溜，可别给她瞎吃，啊！"世钧想道："'鼓楼那个'想必是指我母亲，我们不是住在鼓楼吗？倒是人以地名。"这时候"鼓楼那个"也进来了。世钧让他母亲在前面走，他跟在后面一同上楼。他这是第一次用别人的眼光看他的母亲，看到她的臃肿的身躯和惨淡的面容。她爬楼很吃力。她极力做出坦然的样子，表示她是到这里来执行她的天职的。

世钧从来没到楼上来过。楼上卧室里的陈设，多少还保留着姨太太从前在"生意浪"的作风，一堂红木家具堆得满坑满谷，另外也加上一些家庭风味，淡绿色士林布的窗帘，白色窗纱，淡绿色的粉墙。房间里因为有病人，稍形杂乱，啸桐一个人睡一张双人床，另外有张小铁床，像是临时搭的。姨太太正倚在啸桐的床头，在那里用小银匙喂他吃橘子汁，把他的头抱在怀里。啸桐不知道可认为这是一种艳福的表演。他太太走进来，姨太太只抬了抬眼皮，轻轻地招呼了声"太太"，依旧继续喂着橘子水。啸桐根本眼皮也没抬。沈太太却向他笑道："你看谁来了？"姨太太笑道："咦，二少爷来了！"世钧叫了声"爸爸。"啸桐很费劲地说道："嗳，你来了。你请了几天假？"沈太太道："你就别说话了，大夫不是不叫你多说话么？"啸桐便不作声了。姨太太又把小银匙伸到他唇边来碰碰他，他却厌烦地摇摇头，同时现出一种局促的神气。姨太太笑道："不吃啦？"他越是这样，她倒偏要卖弄她的温柔体贴，将她衣襟上掖着的雪白的丝巾拉下来，替他嘴上

擦擦,又把他的枕头挪挪,被窝拉拉。

啸桐又向世钧问道:“你什么时候回去?”沈太太道:“你放心,他不会走的,只要你不多说话。”啸桐就又不言语了。

世钧看见他父亲,简直不大认识,当然是因为消瘦的缘故,一半也因为父亲躺在床上,没戴眼镜,看着觉得很不习惯。姨太太问知他是乘夜车来的,忙道:“二少爷,这儿靠靠吧,火车上一下来,一直也没歇着。”把他让到靠窗一张沙发椅上,世钧顺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沈太太坐在啸桐床面前一张椅子上,屋子里静悄悄的。楼下有个孩子哇哇哭起来了,姨太太的娘便在楼下往上喊:“姑奶奶你来抱抱他吧。”姨太太正拿着个小玻璃碾子在那里挤橘子水,便嘟囔道:“一个老太爷,一个小太爷,简直要了我的命了!老太爷也是啰唆,一样一个橘子水,别人挤就嫌不干净。”

她忙出忙进,不一会儿,就有一个老妈子送上一大盘炒面,两副碗筷来,姨太太跟在后面,含笑让太太跟二少爷吃面。世钧道:“我不饿,刚才在家里吃过了。”姨太太再三说:“少吃一点吧。”世钧见他母亲也不动箸,他也不吃,好像有点难为情,只得扶起筷子来吃了一些。他父亲躺在床上,只管眼睁睁地看着他吃,仿佛感到一种单纯的满足,唇上也泛起一丝微笑。世钧在父亲的病榻旁吃着那油腻腻的炒面,心里却有一种异样的凄梗的感觉。

午饭也是姨太太吩咐另开一桌,给太太和二少爷在老爷房里吃的。世钧在那间房里整整坐了一天,沈太太想叫他早点回家去休息休息,啸桐却说:“世钧今天就住在这儿吧。”姨太太听见这话,心里十分不愿意,因笑道:“哎哟,我们连一张好好的床都没有,不知道二少爷可睡得惯呢!”啸桐指了指姨太太睡的那张小铁床,姨太太道:“就睡在这屋里呀?你晚上要茶要水的,还把二少爷累坏了!他也做不惯这些事情。”啸桐不语。姨太太向他脸上望了望,只得笑道:“这样子吧,有什么事,二少爷你叫人好了,我也睡得警醒点儿。”

姨太太督率着女佣把她床上的被褥搬走了,她和两个孩子一床

睡,给世钧另外换上被褥,说道:“二少爷只好在这张小床上委屈点吧,不过这被窝倒都是新钉的,还干净。”

灯光照着苹果绿的四壁,世钧睡在这间伉俪的情味非常足的房间里,觉得很奇怪,他怎么会到这里来了。姨太太一夜工夫跑进来无数遍,嘘寒问暖,伺候啸桐喝茶,吃药,便溺。世钧倒觉得很不过意,都是因为他在这里过夜,害她多赔掉许多脚步。他睁开眼来看看,她便笑道:“二少爷你别动,让我来,我做惯的。”她睡眼惺忪,发髻睡得毛毛的,旗袍上纽扣也没扣好,露出里面的红丝格子纺短衫。世钧简直不敢朝她看,因为他忽然想起凤仪亭的故事。她也许想制造一个机会,好诬赖他调戏她。他从小养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始终觉得这姨太太是一个诡计多端的恶人。后来再一想,她大概是因为不放心屋角那只铁箱,怕他们父子间有什么私相授受的事,所以一趟趟地跑来察看。

沈太太那天回去,因为觉得世钧胃口不大好,以为他吃不惯小公馆的菜,第二天她来,便把自己家里制的素鹅和莴笋圆子带了些来。这莴笋圆子做得非常精致,把莴笋腌好了,长长的一段,盘成一只暗绿色的饼子,上面塞一朵红红的干玫瑰花。她向世钧笑道:“昨天你在家里吃早饭,我看你连吃了好两只,想着你也许爱吃。”啸桐看见了也要吃。他吃粥,就着这种腌菜,更是合适,他吃得津津有味,说:“多少年没吃到过这东西了!”姨太太听了非常生气。

啸桐这两天精神好多了。有一次,账房先生来了。啸桐虽然在病中,业务上有许多事他还是要过问的,有些事情也必须向他请示,因为只有他是一本清账,整套的数目字他都清清楚楚记在他脑子里。账房先生躬身坐在床前,凑得很近,啸桐用极细微的声音一一交代给他。账房先生走后,世钧便道:“爸爸,我觉得你不应当这样劳神,大夫知道了,一定要说话的。”啸桐叹了口气道:“实在放不下手来吗,叫我有什么办法!我这一病下来,才知道什么都是假的,用的这些人,就没一个靠得住的!”

世钧知道他是这个脾气，再劝下去，只有更惹起他的牢骚，无非说他只要今天还剩一口气在身上，就得卖一天命，不然家里这些人，叫他们吃什么呢？其实他何至于苦到这步田地，好像家里全靠他做一天吃一天。他不过是犯了一般生意人的通病，钱心太重了，把全副精神都寄托在上面，所以总是念念不忘。

他小公馆里的电话是装在卧室里的，世钧替他听了两次电话。有一次有一桩事情要接洽，他便向世钧说："你去一趟吧。"沈太太笑道："他成吗？"啸桐微笑道："他到底是在外头混过的，连这点事都办不了，那还行？"世钧接连替他父亲跑过两次腿，他父亲当面没说什么，背后却向他母亲夸奖他："他倒还细心。倒想得周到。"沈太太得个机会便喜滋滋地转述给世钧听。世钧对于这些事本来是个外行，他对于人情世故也不大熟悉，在上海的时候，就吃亏在这一点上，所以他在厂里的人缘并不怎么好，他也常常为了这一点而烦恼着。但是在这里，因为他是沈某人的儿子，大家都捧着他，办起事来特别觉得顺手，心里当然也很痛快。

渐渐的，事情全都套到他头上来了。账房先生有什么事要请老爷的示下，啸桐便得意地笑道："你问二少爷去！现在归他管了，我不管了。去问他去！"

世钧现在陡然变成一个重要的人物，姨太太的娘一看见他便说："二少爷，这两天瘦了，辛苦了！二少爷真孝顺！"姨太太也道："二少爷来了，老爷好多了，不然他一天到晚总是操心！"姨太太的娘又道："二少爷你也不要客气，要什么只管说，我们姑奶奶这一向急糊涂了，照应得也不周到！"母女俩一递一声，二少爷长，二少爷短，背地里却大起恐慌。姨太太和她母亲说："老头子就是现在马上死了，都太晚了！店里事情全给别人揽去管了。怪不得人家说生意人没有良心，除了钱，就认得儿子。可不是吗！跟他做了十几年的夫妻，就一点也不替我打算打算！"她母亲道："我说你也别生气，你跟他用点软功夫。说良心话，他一向对你也还不错，他倒是很有点惧着你。那一年跑到

上海去玩舞女，你跟他一闹，不是也就好了吗？”

但是这回这件事却有点棘手，姨太太想来想去，还是只有用儿女来打动他的心。当天她就把她最小的一个男孩子领到啸桐房里来，笑道：“老磨着我，说要看看爸爸。哪，爸爸在这里！你不是说想爸爸的吗？”那孩子不知道怎么，忽然犯起别扭劲来，站在啸桐床前，只管低着头揪着褥单。啸桐伸过手去摸摸他的脸，心里却很难过。中年以后的人常有这种寂寞之感，觉得睁开眼来，全是倚靠他的人，而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倚靠的，连一个可以商量商量的人都没有。所以他对世钧特别倚重了。

世钧早就想回上海去了。他把这意思悄悄地对他母亲一说，他母亲苦苦地留他再住几天，世钧也觉得父亲的病才好了一点，不能给他这样一个打击。于是他就没提要走的话，只说要住到家里去。住在小公馆里，实在很别扭。别的还在其次，第一就是读信和写信的环境太坏了。曼桢的来信寄到他家里，都由他母亲陆续地带到这里来，但是他始终没能够好好地给她写一封长信。

世钧对他父亲说他要搬回家去，他父亲点点头，道：“我也想住到那边去，那边地段还清静，养病也比较适宜。”他又向姨太太望了望，道：“她这一向起早睡晚的，也累病了，我想让她好好地休息休息。”姨太太是因为晚上受凉了，得了咳嗽的毛病，而且白天黑夜像防贼似的，防着老头子把铁箱里的东西交给世钧，一个人的精神有限，也有些照顾不过来了。突然听见老头子说他要搬走了，她苍白着脸，一声也没言语。沈太太也呆住了，顿了一顿方才笑道：“你刚好一点，不怕太劳动了？”啸桐道：“那没关系，待会儿叫辆汽车，我跟世钧一块儿回去。”沈太太笑道：“今天就回去？”啸桐其实久有此意，先没敢说出来，怕姨太太跟他闹，心里想等临时再说，说了就马上走。便笑道：“今天来得及吗？要不你先回去吧，叫他们拾掇拾掇屋子，我们随后再来。”沈太太嘴里答应着，却和世钧对看了一下，俩人心里都想着：“还不定走得成走不成呢。”

沈太太走了，姨太太便冷笑了一声，发话道："哼，说得那样好听，说叫我休息休息！"才说到这里，眼圈就红了。啸桐只是闭着眼睛，露出很疲乏的样子。世钧看这样子，是免不了有一场口舌，他夹在里面，诸多不便，他立刻走了出去，到楼下去，假装叫李升去买份晚报。仆人们都在那里交头接耳，嘁嘁喳喳，很紧张似的，大约他们已经知道老爷要搬走的消息了。世钧在客室里踱来踱去，远远听见女佣们在那儿喊叫着："老爷叫李升。""李升给二少爷买报去了。"不一会儿，李升回来了，把报纸送到客室里来，便有一个女佣跟进来说："老爷叫你呢。叫你打电话叫汽车。"世钧听了，不由得也紧张起来了。汽车仿佛来得特别慢，他把一张晚报颠来倒去看了两三遍，才听见汽车喇叭响。李升在外面跟一个女佣说："你上去说一声。"那女佣便道："你怎么不去说？是你打电话叫来的。"李升正色道："去，去，去说一声！怕什么呀？"俩人你推我，我推你，都不敢去，结果还是由李升跑到客室里来，垂着手报告说："二少爷，车子来了。"

世钧想起来他还有些衣服和零星什物在他父亲房里，得要整理一下，便回到楼上来。还没走到房门口，就听见姨太太在里面高声说道："怎么样？你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全预备拿走哇？那可不行！你打算把我们娘儿几个丢啦？不打算回来啦？这几个孩子不是你养的呀？"啸桐的声音也很急促，道："我还没有死呢，我人在哪儿，当然东西得搁在哪儿，就是为了便当！"姨太太道："便当——告诉你，没这么便当！"紧跟着就听见一阵揪夺的声音，然后咕咚一声巨响，世钧着实吓了一跳，心里想着他父亲再跌上一跤，第二次中风，那就无救了。他不能再置身事外了，忙走进房去，一看，还好，他父亲坐在沙发上直喘气，说："你要气死我还是怎么？"铁箱开着，股票、存折和栈单撒了一地，大约刚才他颤巍巍地去开铁箱拿东西，姨太太急了，和他拉拉扯扯地一来，他往前一栽，幸而没跌倒，却把一张椅子推倒在地下。

姨太太也吓得脸都黄了，犹自嘴硬，道："那么你自己想想你对得起我吗？病了这些日子，我伺候得哪一点不周到，你说走就走，你太

欺负人了!"她一扭身坐下来,伏在椅背上呜呜哭了起来。她母亲这时候也进来了,拍着她肩膀劝道:"你别死心眼儿,老爷走了又不是不回来了! 傻丫头!"这话当然是说给老爷听的,表示她女儿对老爷是一片痴心地爱着他的。但是自从姨太太动手来抢股票和存折,啸桐也有些觉得寒心了。乘着房间里乱成一片,他就喊:"周妈! 王妈! 车来了没有? ——来了怎么不说? 混账! 快搀我下去。"世钧把他自己的东西拣要紧的拿了几样,也就跟在后面,走下楼来,一同上车。

回到家里,沈太太再也没想到他们会来得这样早,屋子还没收拾好,只得先叫包车夫和女佣们搀老爷上楼,服侍他躺下了,沈太太自己的床让出来给他睡,自己另搭了一张行军床。吃的药也没带全,又请了医生来,重新开方子配药。又张罗着给世钧吃点心,晚餐也预备得特别丰盛。家里清静惯了,仆人们没经着过这些事情,都显得手忙脚乱。大少奶奶光只在婆婆后面跟出跟进,也忙得披头散发的,喉咙都哑了。这"父归"的一幕,也许是有些苍凉的意味的,但结果是在忙乱中度过。

晚上,世钧已经上床了,沈太太又到他房里来,母子俩人这些天一直也没能够痛痛快快说两句话。沈太太细问他临走时候的情形,世钧就没告诉她关于父亲差点跌了一跤的事,怕她害怕。沈太太笑道:"我先憋着也没敢告诉你,你一说要搬回来住,我就心想着,这一向你爸爸对你这样好,那女人正在那儿眼睛里出火呢,你这一走开,说不定就把老头子给谋害了!"世钧笑了一笑,道:"那总还不至于吧?"

啸桐住回来了,对于沈太太,这真是喜从天降,而且完全是由于儿子的力量,她这一份得意,可想而知。他回是回来了,对她始终不过如此,要说怎样破镜重圆,是不会的,但无论如何,他在病中是无法拒绝她的看护,她也就非常满足了。

说也奇怪,家里新添了这样一个病人,马上就生气蓬勃起来。本来一直收在箱子里的许多字画,都拿出来悬挂着,大地毯也拿出来铺

上了，又新做了窗帘，因为沈太太说自从老爷回来了，常常有客人来探病和访问，不能不布置得像样些。啸桐有两样心爱的古董摆设，丢在小公馆没带出来，他倒很想念，派佣人去拿，姨太太跟他赌气，扣着不给。啸桐大发脾气，摔掉一只茶杯，拍着床骂道："混账！叫你们做这点儿事都不成！你就说我要拿，她敢不给！"还是沈太太再三劝他："不要为这点点事生气了，太不犯着！大夫不是叫你别发急吗？"这一套细瓷茶杯还是她陪嫁的东西，一直舍不得用，最近才拿出来使用，一拿出来就给小健砸了一只，这又砸了一只。沈太太笑道："剩下的几只我要给它们算算命了！"

沈太太因为啸桐曾经称赞过她的莴笋圆子，所以今年太做各种腌腊的东西，笋豆子、香肠、香肚、腌菜、臭面筋。这时候离过年还远呢，她已经在那里计划着，今年要大过年。又拿出钱来给所有的佣人都做上新蓝布褂子。世钧从来没看见她这样高兴过。他差不多有生以来，就看见母亲是一副抑郁的面容。她无论怎样痛哭流涕，他看惯了，已经可以无动于衷了，倒反而是她现在这种快乐到极点的神气，他看着觉得很凄惨。

姨太太那边，父亲不见得从此就不去了。以后当然还是要见面的。一见面，那边免不了又要施展她们的挑拨离间的本领，对这边就又会冷淡下来了。世钧要是在南京，又还要好些，父亲现在好像少不了他似的。他走了，父亲一定很失望。母亲一直劝他不要走，把上海的事情辞了。辞职的事情，他可从来没有考虑过。可是最近他却常常想到这问题了。要是真辞了职，那对于曼桢一定很是一个打击。她是那样重视他的前途，为了他的事业，她怎样吃苦也愿意的。而现在他倒自动地放弃了，好像太说不过去了——怎么对得起人家呢？

本来那样盼望着曼桢的信，现在他简直有点怕看见她的信了。

# 10

世钧跟家里说，上海那个事情，他决定辞职了，另外也还有些未了的事情，需要去一趟。他回到上海来，在叔惠家里住了一宿，第二天上午就到厂里去见厂长，把一封正式辞职信交递进去，又到他服务的地方去把事情交代清楚了，正是中午下班的时候，他上楼去找曼桢。他这次辞职，事前一点也没有跟她商量过，因为告诉了她，她一定是要反对的，所以他想来想去，还是先斩后奏吧。

一走进那间办公室，就看见曼桢那件淡灰色的旧羊皮大衣披在椅背上。她伏在桌上不知在那里抄写什么文件。叔惠从前那只写字台，现在是另一个办事员坐在那里，这人也仿效着他们经理先生的美国式作风，把一双脚高高搁在写字台上，悠然地展览着他的花条纹袜子与皮鞋，鞋底绝对没有打过掌子。他和世钧招呼了一声，依旧跷着脚看他的报。曼桢回过头来笑道："咦，你几时回来的？"世钧走到她写字台前面，搭讪着就一弯腰，看看她在那里写什么东西。她仿佛很秘密似的，两边都用别的纸张盖上了，只留下中间两行。他这一注意，她索性完全盖没了，但是他已经看出来这是写给他的一封信。他笑了一笑，当着人，也不便怎样一定要看。他扶着桌子站着，说："一块儿出去吃饭去。"曼桢看着钟，说："好，走吧。"她站起来穿大衣，临走，世钧又说："你那封信呢，带出去寄了吧？"他径自把那张信纸拿起来叠了叠，放到自己的大衣袋里。曼桢笑着没说什么，走到外面方才说道："拿来还我。你人已经来了，还写什么信？"世钧不理她，把信拿出来一面走一面看。一面看着，脸上便泛出微笑来。曼桢见了，不由得就凑近前去看他看到什么地方。一看，她便红着脸把信抢了过来，道："等一会儿再看。带回去看。"世钧笑道："好好，不看不看。你还

我，我收起来。”

曼桢问他关于他父亲的病状，世钧约略说了一些，然后他就把他辞职的事情缓缓地告诉了她，从头说起。他告诉她，这次回南京去，在火车上就急得一夜没睡觉，心想着父亲的病万一要是不好的话，母亲和嫂嫂侄儿马上就成为他的负担，这担子可是不轻。幸而有这样一个机会，父亲现在非常需要他，一切事情都交给他管，趁此可以把经济权从姨太太手里抓过来，母亲和寡嫂将来的生活就有了保障了。因为这个缘故，他不能不辞职了。当然这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将来还是要出来做事的。

他老早预备好了一番话，说得也很委婉，但是他真正的苦衷还是无法表达出来。譬如说，他母亲近来这样快乐，就像一个穷苦的小孩捡到个破烂的小玩艺，就拿它当个宝贝。而她这点凄惨可怜的幸福正是他一手造成的，既然给了她了，他实在不忍心又去从她手里夺回来。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但是这一个原因，他不但不能够告诉曼桢，就连对他自己他也不愿意承认——就是他们的结婚问题。事实是，只要他继承了父亲的家业，那就什么都好办，结婚之后，接济接济丈人家，也算不了什么。相反地，如果他不能够抓住这个机会，那么将来他母亲、嫂嫂和侄儿势必都要靠他养活，他和曼桢两个人，他有他的家庭负担，她有她的家庭负担，她又不肯带累了他，结婚的事更不必谈了，简直遥遥无期。他觉得他已经等得够长久了，他心里的烦闷是无法使她了解的。

还有一层，他对曼桢本来没有什么患得患失之心，可是自从有过豫瑾那回事，他始终心里总不能释然。人家说夜长梦多，他现在觉得也许倒是有点道理。这些话他都不好告诉她，曼桢当然不明白，他怎么忽然和家庭妥协了，而且一点也没征求她的同意，就贸然地辞了职。她觉得非常痛心，她把他的事业看得那样重，为它怎样牺牲都可以，他却把它看得这样轻。本来要把这番道理跟他说一说，但是看他那神气，已经是很惭愧的样子，就也不忍心再去谴责他，所以她始终

带着笑容，只问了声："你告诉了叔惠没有？"世钧笑道："告诉他了。"曼桢笑道："他怎么说？"世钧笑道："他说很可惜。"曼桢笑道："他也是这样说？"世钧向她望了望，微笑道："我知道，你一定很不高兴。"曼桢笑道："你呢，你很高兴，是不是？你住到南京去了，从此我们也别见面了，你反正不在乎。"世钧见她只是一味地儿女情长，并没义正辞严地责备他自暴自弃，他顿时心里一宽，笑道："我以后一个礼拜到上海来一次，好不好？这不过是暂时的事。暂时只好这样。我难道不想看见你么？"

他在上海耽搁了两三天，这几天他们天天见面，表面上一切都和从前一样，但是他一离开她，就回过味来了，觉得有点不对。所以他一回到南京，马上写了封信来。信上说："我真想再看见你，但是我刚来过，这几天内实在找不到一个借口再到上海来一趟。这样好不好，你和叔惠一同到南京来度一个周末。你还没有到南京来过呢。我的父母和嫂嫂，我常常跟你说起他们，你一定也觉得他们是很熟悉的人，我想你住在这里不会觉得拘束的。你一定要来的。叔惠我另外写信给他。"

叔惠接到他的信，倒很费踌躇。南京他实在不想去了。他和曼桢通了一个电话，说："要去还是等春天，现在这时候天太冷了，而且我上次已经去过一趟了。你要是没去过，不妨去看看。"曼桢笑道："你不去我也不去了。我一个人去好像显得有点……突兀。"叔惠本来也有点看出来，世钧这次邀他们去，目的是要他的父母和曼桢见见面。假如是这样，叔惠倒也想着他是义不容辞的，应当陪她去一趟。

就在这一个星期尾，叔惠和曼桢结伴来到南京，世钧到车站上去接他们。他先看见叔惠，曼桢用一条湖绿羊毛围巾包着头，他几乎不认识她了。头上这样一扎，显得下巴尖了许多，是否好看些倒也说不出来，不过他还是喜欢她平常的样子，不喜欢有一点点改动。

世钧叫了一辆马车，叔惠笑道："这大冷天，你请我们坐马车兜风？"曼桢笑道："南京可真冷。"世钧道："是比上海冷得多，我也忘了

告诉你一声，好多穿点衣裳。”曼桢笑道：“告诉我也是白告诉，不见得为了上南京来一趟，还特为做上一条大棉裤。”世钧道：“待会儿问我嫂嫂借一条棉裤穿。”叔惠笑道：“她要肯穿才怪呢。”曼桢笑道：“你父亲这两天怎么样？可好些了？”世钧道：“好多了。”曼桢向他脸上端详了一下，微笑道：“那你怎么好像很担忧的样子。”叔惠笑道：“去年我来的时候他就是这神气，好像担心极了，现在又是这副神气来了，就像是怕你上他们家去随地吐痰或是吃饭抢菜，丢他的人。”世钧笑道：“什么话！”曼桢也笑了笑，搭讪着把她的包头紧了一紧，道：“风真大，幸而扎着头，不然头发要吹得像蓬头鬼了！”然而，没有一会儿工夫，她又把那绿色的包头解开了，笑道：“我看路上没有什么人扎着头，大概此地不兴这个，我也不高兴扎了，显着奇怪，像个红头阿三。”叔惠笑道：“红头阿三？绿头苍蝇！”世钧扑哧一笑，道：“还是扎着好，护着耳朵，暖和一点。”曼桢道：“暖和不暖和，倒没什么关系，把头发吹得不像样子！”她拿出一把梳子来，用小粉镜照着，才梳理整齐了，又吹乱了，结果还是把围巾扎在头上，预备等快到的时候再拿掉。世钧和她认识了这些时，和她同出同进，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也没看见她像今天这样怯场。他不禁微笑了。

他跟他家里人是这样说的，说他请叔惠和一位顾小姐来玩两天，顾小姐是叔惠的一个朋友，和他也是同事。他也并不是有意隐瞒。他一向总觉得，家里人对于外来的女友总特别苛刻些，总觉得人家配不上他们自己的人。他不愿意他们用特殊的眼光看待曼桢，而希望他们能在较自然的情形下见面。至于见面后，对曼桢一定是一致赞成的，这一点他却很有把握。

马车来到皮货庄门前，世钧帮曼桢拿着箱子，三人一同往里走。店堂里正有两个顾客在那里挑选东西，走马楼上面把一只皮筒子从窗口吊下来，忽忽忽放下绳子，吊下那么小小的一卷东西，反面朝外，微微露出一些皮毛。那大红绸里子就像襁褓似的，里面睡着一只毛茸茸的小兽。走马楼上的五彩玻璃窗后面，大概不是他母亲就是他

嫂嫂，在那里亲手主持一切。是他母亲——她想必看见他们了，马上哇啦一喊："陈妈，客来了！"声音尖厉到极点，简直好像楼上养着一只大鹦鹉。世钧不觉皱了皱眉头。

皮货店里总有一种特殊的气息，皮毛与樟脑的气味，一切都好像是从箱子里才拿出来的，珍惜地用银皮纸包着的。世钧小时候总觉得楼下这爿店是一个阴森而华丽的殿堂。现在他把一切都看得平凡了，只剩下一些亲切感。他常常想像着曼桢初次来到这里，是怎样一个情形。现在她真的来了。

叔惠是熟门熟路，上楼梯的时候，看见墙上挂着两张猴皮，便指点着告诉曼桢："这叫金丝猴，出在峨眉山的。"曼桢笑道："哦，是不是这黄毛上有点金光？"世钧道："据说是额上有三条金线，所以叫金丝猴。"楼梯上暗沉沉的，曼桢凑近前去看了看，也看不出所以然来。世钧道："我小时候走过这里总觉得很神秘，有点害怕。"

大少奶奶在楼梯口迎了上来，和叔惠点头招呼着，叔惠便介绍道："这是大嫂。这是顾小姐。"大少奶奶笑道："请里边坐。"世钧无论怎样撇清，说是叔惠的女朋友，反正是他专诚由上海请来的一个女客，家里的人岂有不注意的。大少奶奶想道："世钧平常这样眼高于顶，看不起本地的姑娘，我看他们这个上海小姐也不见得怎样时髦。"

叔惠道："小健呢？"大少奶奶道："他又有点不舒服，躺着呢。"小健这次的病源，大少奶奶认为是他爷爷教他认字块，给他吃东西作为奖励，所以吃坏了。小健每一次生病，大少奶奶都要归罪于这个人或那个人，这次连她婆婆都怪在里面。沈太太这一向为了一个啸桐，一个世钧，天天挖空心思，弄上好些吃的，孩子看着怎么不眼馋呢？沈太太近来过日子过得这样兴头，那快乐的样子，大少奶奶这伤心人在旁边看着，自然觉得有点看不入眼。这两天小健又病了，家里一老一小两个病人，还要从上海邀上些男朋女友跑来住在这里，世钧不懂事罢了，连他母亲也跟着起哄！

沈太太出来了，世钧又给曼桢介绍了一下，沈太太对她十分客

气，对叔惠也十分亲热。大少奶奶只在这间房里转了一转，就走开了。桌上已经摆好了一桌饭菜，叔惠笑道："我们已经在火车上吃过了。"世钧笑道："那我上当了，我到现在还没吃饭呢，就为等着你们。"沈太太道："你快吃吧。顾小姐，许家少爷，你们也再吃一点，陪陪他。"他们坐下来吃饭，沈太太便指挥仆人把他们的行李送到各人的房间里去。曼桢坐在那里，忽然觉得有一只狗尾巴招展着，在她腿上拂来拂去。她朝桌子底下看了一看，世钧笑道："一吃饭它就来了，都是小健惯的它，总拿菜喂它。"叔惠便道："这狗是不是就是石小姐送你们的那一只？"世钧道："咦，你怎么知道？"叔惠笑道："我上次来的时候不是听见她说，她家里的狗生了一窝小狗，要送一只给小健。"一面说着，便去抚弄那只狗，默然了一会儿，因又微笑着问道："她结了婚没有？"世钧道："还没有呢，大概快了吧，我最近也没有看见一鹏。"曼桢便道："哦，我知道，就是上回到上海来的那个方先生。"世钧笑道："对了，你还记得？我们一块儿吃饭的时候，他不是说要订婚了——就是这石小姐。他们是表兄妹。"

吃完饭，曼桢说："我们去看看老伯。"世钧陪他们到啸桐房里去，他们这时候刚吃过饭，啸桐却是刚吃过点心，他靠在床上，才说了声"请坐请坐"，就深深地打了两个嗝儿。世钧心里就想："怎么平常也不听见父亲打嗝，偏偏今天……也许平时也常常打，我没注意。"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今天是他家里人的操行最坏的一天。就是他母亲和嫂嫂，也比她们平常的水准要低得多。

叔惠问起啸桐的病情。俗语说，久病自成医，啸桐对于自己的病，知道得比医生还多。尤其现在，他一切事情都交给世钧照管，他自己安心做老太爷了，便买了一部《本草纲目》，研究之下，遇到家里有女佣生病，就替她们开两张方子，至今也没有吃死人，这更增强了他的自信心。他自己虽然请的是西医，他认为有些病还是中医来得灵验。他在家里也没有什么可谈的人，世钧简直是个哑巴。倒是今天和叔惠虽然是初见，和他很谈得来。叔惠本来是哪一等人都会敷

衍的。

啸桐正谈得高兴，沈太太进来了。啸桐便问道："小健今天可好些了?"沈太太道："还有点热度。"啸桐道："我看他吃王大夫的药也不怎么对劲。叫他们抱来给我看看。我给他开个方子。"沈太太笑道："哎哟，老太爷，你就歇歇吧，别揽这桩事了！我们少奶奶又胆子小。再说，人家就是名医，也还不给自己人治病呢。"啸桐方才不言语了。

他对曼桢，因为她是女性，除了见面的时候和她一点头之外，一直正眼也没有朝她看，这时候忽然问道："顾小姐从前可到南京来过?"曼桢笑道："没有。"啸桐道："我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可是再也想不起来了。"曼桢听了，便又仔细看了看他的面貌，笑道："我一时也想不起来了。可会是在上海碰见的？老伯可常常到上海去?"啸桐沉吟了一会儿，道："上海我也有好些年没去过了。"他最后一次去，曾经惹起一场不小的风波。是姨太太亲自找到上海去，把他押回来的。他每次去，都是住在他内弟家里。他和他太太虽然不睦，郎舅二人却很投机。他到上海来，舅爷常常陪他"出去溜溜"。在他认为是逢场作戏，在姨太太看来，却是太太的阴谋，特意叫舅老爷带他出去玩，娶一个舞女回来，好把姨太太压下去。这桩事情是怎样分辩也辩不明白的。当时他太太为这件事也很受屈，还跟她弟弟也怄了一场气。

啸桐忽然脱口说道："哦，想起来了！"——这顾小姐长得像谁?活像一个名叫李璐的舞女。怪不得看着这样眼熟呢！他冒冒失失说了一声"想起来了"，一屋子人都向他看着，等着他的下文，他怎么能说出来，说人家像他从前认识的一个舞女。他顿了一顿，方向世钧笑道："想起来了，你舅舅不是就要过生日了么，我们送的礼正好托他们两位带去。"世钧笑道："我倒想自己跑一趟，给舅舅拜寿去。"啸桐笑道："你刚从上海回来，倒又要去了?"沈太太却说："你去一趟也好，舅舅今年是整生日。"叔惠有意无意地向曼桢睃了一眼，笑道："世钧现在简直成了要人啦，上海南京两头跑！"

正说笑间，女佣进来说："方家二少爷跟石小姐来了，在楼底下试

大衣呢。”沈太太笑道：“准是在那儿办嫁妆。世钧你下去瞧瞧去，请他们上来坐。”世钧便向曼桢和叔惠笑道：“走，我们下去。”又低声笑道：“这不是说着曹操，曹操就到。”叔惠却皱着眉说：“我们今天还出去不出去呀？”世钧道：“一会儿就走——我们走我们的，好在有我嫂嫂陪着他们。”叔惠道：“那我把照相机拿着，省得再跑一趟楼梯。”

他自去开箱子取照相机，世钧和曼桢先到楼下去和一鹏翠芝这一对未婚夫妇相见。翠芝送他们的那只狗也跑出来了，它还认识它的旧主人，在店堂里转来转去，直摇尾巴。一鹏一看见曼桢便含笑叫了声：“顾小姐！几时到南京来的？”翠芝不由得向曼桢锐利地看了一眼，道：“咦，你们本来认识的？”一鹏笑道：“怎么不认识，我跟顾小姐老朋友了！”说着，便向世钧睐了睐眼睛。世钧觉得他大可不必开这种玩笑，而且翠芝这人是一点幽默感也没有的，你去逗着她玩，她不要认真起来才好。他向翠芝看看，翠芝笑道：“顾小姐来了几天了？”曼桢笑道：“我们才到没有一会儿。”翠芝道：“这两天刚巧碰见天气这样冷。”曼桢笑道：“是呀。”世钧每次看见两个初见面的女人客客气气斯斯文文谈着话，他就有点寒凛凛的，觉得害怕。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自问也并不是一个胆小如鼠的人。

一鹏笑道：“喂，这儿还有一个人呢。我来介绍。”和他们同来的还有翠芝的一个女同学，站在稍远的地方，在那里照镜子试皮大衣。那一个时期的女学生比较守旧，到哪儿都喜欢拖着个女同学，即使是和未婚夫一同出去，也要把一个女同学请在一起。翠芝也不脱这种习气。她这同学是一位窦小姐，名叫窦文娴，年纪比她略长两岁，身材却比她矮小。这窦小姐把她试穿的那件大衣脱了，一鹏这些地方向来伺候得最周到的，他立刻帮她穿上她自己的那件貂大衣。翠芝是一件豹皮大衣。豹皮这样东西虽然很普通，但是好坏大有分别，坏的就跟猫皮差不多，像翠芝这件是最上等的货色，颜色黄澄澄的，上面的一个个黑圈都圈得笔酣墨饱，但是也只有十八九岁的姑娘们穿着好看，显得活泼而稍带一些野性。世钧笑道：“要像你们这两件大

衣，我敢保我们店里就拿不出来。”叔惠在楼梯上接口道：“你这人太不会做生意了！”一鹏笑道：“咦，叔惠也来了！我都不知道。”叔惠走过来笑道：“恭喜，恭喜，几时请我们吃喜酒？”世钧笑道：“就快了，已经在这儿办嫁妆了嘛！”一鹏只是笑。翠芝也微笑着，她俯身替那只小狗抓痒痒，在它颔下缓缓地搔着，搔得那只狗伸长了脖子，不肯走开了。

一鹏笑道：“你们今天有些什么节目？我请你们吃六华春。”世钧道：“干嘛这样客气？”一鹏道：“应当的。等这个月底我到上海，就该你们请我了。”世钧笑道：“你又要到上海去了？”一鹏把头转向翠芝那边侧了侧，笑道：“陪她去买点东西。”窦文娴便道：“要买东西，是得到上海去。上海就是一个买东西，一个看电影，真方便！”她这样一个时髦人，却不住在上海，始终认为是一个缺陷，所以一提起来，她的一种优越感和自卑感就交战起来，她的喉咙马上变得很尖锐。

大少奶奶也下楼来了，她和文娴是见过的，老远就笑着招呼了一声“窦小姐”。翠芝叫了声“表姐”，大少奶奶便道：“怎么还叫我表姐？该叫我姊姊啦！”翠芝脸红红的，把脸一沉，道：“你不要拿我开心。”大少奶奶笑道：“上去坐会儿。”翠芝却向一鹏说道：“该走了吧？你不是说要请文娴看电影吗？”一鹏便和世钧他们说：“一块儿去看电影，好不好？”翠芝道：“人家刚从上海来，谁要看我们那破电影儿！”大少奶奶便问世钧：“你们预备上哪儿去玩？”世钧想了想，临时和叔惠商量着，道：“你上次来，好像没到清凉寺去过。”大少奶奶道：“那你们就一块儿到清凉寺去好了，一鹏有汽车，可以快一点，不然你们只够来回跑的了！等一会儿一块回到这儿来吃饭，妈特为预备了几样菜给他们两位接风。”一鹏本来无所谓，便笑道：“好好，就是这样办。”

于是就到清凉山去了。六个人把一辆汽车挤得满满的。在汽车上，叔惠先没大说话，后来忽然振作起来了，嘻嘻哈哈的，兴致很好，不过世钧觉得他今天说的笑话都不怎么可笑，有点硬滑稽。翠芝和她的女同学始终是只有她们两个人唧唧哝哝，叽叽咕咕笑着，那原是

一般女学生的常态。到了清凉山，下了汽车，俩人也还是寸步不离，文娴跟在翠芝后面，把两只手插在翠芝的皮领子底下取暖。她们俩只顾自己说话，完全把曼桢撇下了，一鹏倒觉得有些不过意，但是他也不敢和曼桢多敷衍，当着翠芝，他究竟有些顾忌，怕她误会了。世钧见曼桢一个人落了单，他只好去陪着她，俩人并肩走上山坡。

走不完的破烂残缺的石级。不知什么地方驻着兵，隐隐有喇叭声顺着风吹过来。在那淡淡的下午的阳光下听到军营的号声，分外觉得荒凉。

江南的庙宇都是这种惨红色的粉墙。走进去，几座偏殿里都有人住着，一个褴褛的老婆子坐在破蒲团上剥大蒜，她身边搁着只小风炉，竖着一卷席子，还有小孩子坐在门槛上玩。像是一群难民，其实也就是穷苦的人，常年过着难民的生活。翠芝笑道："我听见说这庙里的和尚有家眷的，也穿着和尚衣服。"叔惠倒好奇起来，笑道："哦？我们去看看。"翠芝笑道："真的，我们去瞧瞧去。"一鹏笑道："就有，他们也不会让你看见的。"

院子正中有一座鼎，曼桢在那青石座子上坐下了。世钧道："你走得累了？"曼桢道："累倒不累。"她顿了一顿，忽然仰起脸来向他笑道："怎么办？我脚上的冻疮破了。"她脚上穿着一双瘦伶伶的半高跟灰色麂皮鞋。那时候女式的长筒靴还没有流行，棉鞋当然不登大雅之堂，毡鞋是有的，但是只能够在家里穿穿，穿出去就有点像个老板娘。所以一般女人到了冬天也还是丝袜皮鞋。

世钧道："那怎么办呢？我们回去吧。"曼桢道："那他们多扫兴呢。"世钧道："不要紧，我们俩人先回去。"曼桢道："我们坐黄包车回去吧，不要他们的车子送了。"世钧道："好，我去跟叔惠说一声，叫他先别告诉一鹏。"

世钧陪着曼桢坐黄包车回家去，南京的冬天虽然奇冷，火炉在南京并不像在北京那样普遍，世钧家里今年算特别考究，父亲房里装了个火炉，此外只有起坐间里有一只火盆，上面搁着个铁架子，煨着一

瓦钵子荸荠。曼桢一面烤着火一面还是发抖。她笑着说："刚才实在冰透了。"世钧道："我去找件衣裳来给你加上。"他本来想去问他嫂嫂借一件绒线衫，再一想，他嫂嫂的态度不是太友善，他懒得去问她借，而且嫂嫂和母亲一样，都是梳头的，衣服上也许有头油的气味。他结果还是拿了他自己的一件咖啡色的旧绒线衫，还是他中学时代的东西，他母亲称为"狗套头"式的。曼桢穿着太大了，袖子一直盖到手背上。但是他非常喜欢她穿着这件绒线衫的姿态。在微明的火光中对坐着，他觉得完全心满意足了，好像她已经是他家里的人。

荸荠煮熟了，他们剥荸荠吃。世钧道："你没有指甲，我去拿把刀来，你削了皮吃。"曼桢道："你不要去。"世钧也实在不愿意动弹，这样坐着，实在太舒服了。

他忽然在口袋里掏摸了一会儿，拿出一样东西来，很腼腆地递到她面前来，笑道："给你看。这是我在上海买的。"曼桢把那小盒子打开来，里面有一只红宝石戒指。她微笑道："哦，你还是上次在上海买的。怎么没听见你说？"世钧笑道："因为你正在那里跟我生气。"曼桢笑道："那是你多心了，我几时生气来着？"世钧只管低着头拿着那戒指把玩着，道："我去辞职那天，领了半个月的薪水，拿着钱就去买了个戒指。"曼桢听见说是他自己挣的钱买的，心里便觉得很安慰，笑道："贵不贵？"世钧道："便宜极了。你猜多少钱？才六十块钱。这东西严格地说起来，并不是真的，不过假倒也不是假的，是宝石粉做的。"曼桢道："颜色很好看。"世钧道："你戴上试试，恐怕太大了。"

戒指戴在她手上，世钧拿着她的手看着，她也默默地看着。世钧忽然微笑道："你小时候有没有把雪茄烟上匝着的那个纸圈圈当戒指戴过？"曼桢笑道："戴过的。你们小时候也拿那个玩么？"这红宝石戒指很使他们联想到那种朱红花纹的烫金小纸圈。

世钧道："刚才石翠芝手上那个戒指你看见没有？大概是他们的订婚戒指。那颗金刚钻总有一个手表那样大。"曼桢扑哧一笑道："哪有那么大，你也说得太过分了。"世钧笑道："大概是我的心理作用，因

为我自己觉得我这红宝石太小了。"曼桢笑道:"金刚钻这样东西我倒不怎么喜欢,只听见说那是世界上最硬的东西,我觉得连它那个光都硬,像钢针似的,简直扎眼睛。"世钧道:"那你喜欢不喜欢珠子?"曼桢道:"珠子又好像太没有色彩了。我还是比较喜欢红宝石,尤其是宝石粉做的那一种。"世钧不禁笑了起来。

那戒指她戴着嫌太大了。世钧笑道:"我就猜着是太大了。得要送去收一收紧。"曼桢道:"那么现在先不戴着。"世钧笑道:"我去找点东西来裹在上头,先对付着戴两天。丝线成不成?"曼桢忙拉住他道:"你可别去问她们要!"世钧笑道:"好好。"他忽然看见她袖口拖着一绺子绒线,原来他借给她穿的那件旧绒线衫已经破了。世钧笑道:"就把这绒线揪一点下来,裹在戒指上吧。"他把那绒线一抽,抽出一截子来揪断了,绕在戒指上,绕几绕,又给她戴上试试。正在这时候,忽然听见他母亲在外面和女佣说话,说道:"点心先给老爷送去吧,他们不忙,等石小姐他们回来了一块儿吃吧。"那说话声音就在房门外面,世钧倒吓了一跳,马上换了一张椅子坐着,坐到曼桢对过去。

房门一直是开着的,随即看见陈妈端着一盘热气腾腾的点心从门口经过,往他父亲房里去了。大概本来是给他们预备的,被他母亲拦住了,没叫她进来。母亲一定是有点知道了。好在他再过几天就要向她宣布的,早一点知道也没什么关系。

他心里正这样想着,曼桢忽然笑道:"嗳,他们回来了。"楼梯上一阵脚步响,便听见沈太太的声音笑道:"咦,还有人呢? 翠芝呢?"一鹏道:"咦,翠芝没上这儿来呀? 还以为他们先回来了!"一片"咦咦"之声。世钧忙迎出去,原来只有一鹏和窦文娴两个人。世钧笑道:"叔惠呢?"一鹏道:"一个叔惠,一个翠芝,也不知他们跑哪儿去了。"世钧道:"你们不是在一块儿的么?"一鹏道:"都是翠芝,她一高兴,说听人说那儿的和尚有老婆,就闹着要去瞧瞧去,这儿文娴说走不动了,我就说我们上扫叶楼去坐会儿吧,喝杯热茶,就在那儿等他们。哪晓得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文娴笑道:"我倒真急了,我说我们上这儿

来瞧瞧,准许先来了——本来我没打算再来了,我预备直接回去的。"世钧笑道:"坐一会儿,坐一会儿,他们横是也就要来了。这俩人也真是孩子脾气——跑哪儿去了呢?"

世钧吃荸荠已经吃饱了,又陪着他们用了些点心。谈谈说说,天已经黑下来了,还不见叔惠翠芝回来。一鹏不由得焦急起来,道:"别是碰见什么坏人了。"世钧道:"不会的,翠芝也是个老南京了,而且有叔惠跟她在一起,叔惠很机灵的,绝不会吃人家的亏。"嘴里这样说着,心里也有点嘀咕起来。

幸而没有多大的工夫,叔惠和翠芝也就回来了。大家纷纷向他们责问,世钧笑道:"再不回来,我们这儿就要组织探险队,灯笼火把上山去找去了!"文娴笑道:"可把一鹏急死啦! 上哪儿去了,你们?"叔惠笑道:"不是去看和尚太太吗? 没见着,和尚留我们吃素包子。吃了包子,到扫叶楼去找你们,已经不在那儿了。"曼桢道:"你们也是坐黄包车回来的?"叔惠道:"是呀,走了好些路也雇不到车,后来好容易才碰见一辆,又让他去叫了一辆,所以闹得这样晚呢。"

一鹏道:"那地方本来太冷静了,我想着别是出了什么事了。"叔惠笑道:"我就猜着你们脑子里一定会想起'火烧红莲寺',当我们掉了陷阱里去,出不来了。不是说那儿的和尚有家眷吗,也许把石小姐也留下,组织小家庭了。"世钧笑道:"我倒是也想到这一层,没敢说,怕一鹏着急。"大家哈哈笑了起来。

翠芝一直没开口,只是露出很愉快的样子。叔惠也好像特别高兴似的,看见曼桢坐在火盆旁边,就向她嚷道:"喂,你怎么这样没出息,简直丢我们上海人的脸嘛,走那么点路就不行了,老早溜回来了!"翠芝笑道:"文娴也不行,走不了几步就闹着要歇歇。"一鹏笑道:"你们累不累? 不累我们待会儿再上哪儿玩去。"叔惠道:"上哪儿去呢? 我对南京可是完全外行,就知道有个夫子庙,夫子庙有歌女。"几个小姐们都笑了。世钧笑道:"你横是小说上看来的吧?"一鹏笑道:"那我们就到夫子庙听清唱去,去见识见识也好。"叔惠笑道:"那些歌

女漂亮不漂亮?"一鹏顿了一顿,方才笑道:"那倒不知道,我也不常去,我对京戏根本有限。"世钧笑道:"一鹏现在是天下第一个正经人,你不知道吗?"话虽然是对叔惠说的,却向翠芝瞟了一眼。不料翠芝冷着脸,就像没听见似的。世钧讨了个没趣,惟有自己怪自己,明知道翠芝是一点幽默感也没有的,怎么又忘了,又去跟她开玩笑。

大家说得热热闹闹的,说吃了饭要去听戏,后来也没去成。曼桢因为脚疼,不想再出去了,文娴也说要早点回去。吃过饭,文娴和翠芝就坐着一鹏的汽车回去了。他们走了,世钧和叔惠曼桢又围炉谈了一会儿,也就睡觉了。

曼桢一个人住着很大的一间房。早上女佣送洗脸水来,顺便带来一瓶雪花膏和一盒半旧的三花牌香粉。曼桢昨天就注意到,沈太太虽然年纪不小了,仍旧收拾得头光面滑,脸上也不少搽粉,就连大少奶奶是个寡居的人,脸上也搽得雪白的。大概旧式妇女是有这种风气,年纪轻些的人,当然更不必说了,即使不出门,在家里坐着,也得涂抹得粉白脂红,方才显得吉利而热闹。曼桢这一天早上洗过脸,就也多扑了些粉。走出来,正碰见世钧,曼桢便笑道:"你看我脸上的粉花不花?"世钧笑道:"花倒不花,好像太白了。"曼桢忙拿手绢擦了擦,笑道:"好了些吗?"世钧道:"还有鼻子上。"曼桢笑道:"变成白鼻子了?"她很仔细地擦了一会儿,方才到起坐间里来吃早饭。

沈太太和叔惠已经坐在饭桌上等着他们。曼桢叫了声"伯母",沈太太笑道:"顾小姐昨天晚上睡好了吧,冷不冷哪,被窝够不够?"曼桢笑道:"不冷。"又笑着向叔惠说:"我这人真糊涂,今天早上起来,就转了向了,差点找不到这间屋子。"叔惠笑道:"你这叫'新来的人,摸不着门。新来乍到,摸不着锅灶'。"这两句谚语也不知道是不是专指新媳妇说的,也不知是曼桢的心理作用,她立刻脸上一红,道:"你又是从哪儿学来的这一套。"沈太太笑道:"许家少爷说话真有意思。"随即别过脸去向世钧笑道:"我刚在那儿告诉许家少爷,你爸爸昨天跟他那么一谈,后来就老说,说你要是有他一半儿就好了——又能干,

又活泼,一点也没有现在这般年轻人的习气。我看那神气,你要是个女孩子,你爸爸马上就要招亲,把许家少爷招进来了!”沈太太随随便便的一句笑话,世钧和曼桢俩人听了,都觉得有些突兀,怎么想起来的,忽然牵扯到世钧的婚事上去——明知道她是说笑话,心里仍旧有些怔忡不安。

世钧一面吃着粥,一面和他母亲说:“待会儿叫车夫去买火车票,他们下午就要走了。”沈太太道:“怎么倒要走了,不多住两天。等再过几天,世钧就要到上海去给他舅舅拜寿去,你们等他一块儿去不好么?”挽留不住,她就又说:“明年春天你们再来,多住几天。”世钧想道:“明年春天也许我跟曼桢已经结婚了。”他母亲到底知道不知道他们的关系呢?

沈太太笑道:“你们今天上哪儿玩去?可以到玄武湖去,坐船兜一个圈子,顾小姐不是不能多走路吗?”她又告诉曼桢一些治冻疮的偏方,和曼桢娓娓谈着,并且问起她家里有些什么人。也许不过是极普通的应酬话,但是在世钧听来,却好像是有特殊的意义似的。

那天上午他们就在湖上盘桓了一会儿。午饭后叔惠和曼桢就回上海去了,沈太太照例买了许多点心水果相送,看上去双方都是“尽欢而散”。世钧送他们上火车,曼桢在车窗里向他挥手的时候,他看见她手上的红宝石戒指在阳光中闪烁着,心里觉得很安慰。

他回到家里,一上楼,沈太太就迎上来说:“一鹏来找你,等了你半天了。”世钧觉得很诧异,因为昨天刚在一起玩的,今天倒又来了,平常有时候一年半载的也不见面。他走进房,一鹏一看见他便道:“你这会儿有事么,我们出去找个地方坐坐,我有话跟你说。”世钧道:“在这儿说不行么?”一鹏不作声,皮鞋阁阁阁走到门口去向外面看了看,又走到窗口去,向窗外发了一会儿怔,突然旋过身来说道:“翠芝跟我解约了。”世钧也呆了一呆,道:“这是几时的事?”一鹏道:“就是昨天晚上。我不是送她们回去吗,先送文娴,后送她。到了她家,她叫我进去坐一会儿。她母亲出去打牌去了,家里没有人,她就跟我

说，说要解除婚约，把戒指还了我。"世钧道："没说什么？"一鹏道："什么也没说。"

沉默了一会儿，一鹏又道："她要稍微给我一点影子，给我打一点底子，又还好些——抽冷子给人家来这么一下！"世钧道："据我看，总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吧，你总也有点觉得。"一鹏苦着脸道："昨天在你们这儿吃饭，不还是高高兴兴的吗？一点也没有什么。"世钧回想了一下，也道："可不是吗！"一鹏又气愤愤地道："老实说，我这次订婚，一半也是我家里主动的，并不是我自己的意思。可是现在已经正式宣布了，社会上的人都知道了，这时候她忽然变卦了，人家还不定怎么样疑心呢，一定以为我这人太荒唐。老实说，我的名誉很受损失。"世钧看他确实是很痛苦的样子，也想不出别的话来安慰他，惟有说："其实，她要是这样的脾气，那也还是结婚前发现的好。"

一鹏只是愣磕磕的，愣了半天，又道："这事情我跟谁也没说。就是今天上这儿来，看见我姊姊，我也没告诉她。倒是想去问问文娴——文娴不是她最好的朋友吗？许知道是怎么回事。"世钧如释重负，忙道："对了，窦小姐昨天也跟我们在一起的。你去问问她，她也说不定知道。"

一鹏被他一怂恿，马上就去找文娴去了。第二天又来了，说："我上文娴那儿去过了。文娴倒是很有见识——真看不出来，她那样一个女孩子。跟她谈谈，心里痛快多了。你猜她怎么说？她说翠芝要是这样的脾气，将来结了婚也不会幸福的，还是结婚前发现的好。"世钧想道："咦，这不是我劝他的话吗，他倒又从别处听来了，郑重其事地来告诉我，实在有点可气。"心里这样想着，便笑了笑，道："是呀，我也是这样说呀。"一鹏又好像不听见似的，只管点头播脑地说："我觉得她这话很有道理，你说是不是？"世钧道："那么她知道不知道翠芝这次到底是为什么缘故……"一鹏道："她答应去给我打听打听，叫我今天再去听回音。"

他这一次去了，倒隔了好两天没来。他再来的那天，世钧正预备

动身到上海去给他舅舅祝寿，不料他舅舅忽然来了一封快信，说他今年不预备做寿了，打算到南京来避寿，要到他们这里来住两天，和姊姊姊夫多年不见了，正好大家聚聚。世钧本来想借这机会到上海去一趟的，又去不成了，至少得再等几天，他觉得很懊丧。那天刚巧一鹏来了，世钧看见他简直头痛。

一鹏倒还好，不像前两天那副严重的神气。这次来了就坐在那里，默默地抽着烟，半晌方道："世钧，我跟你多年的老朋友了，你说老实话，你觉得我这人是不是很奇怪？"世钧不大明白他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幸而他也不需要回答，便继续说下去道："文娴分析我这个人，我觉得她说得倒是很有道理。她说我这个人聪明起来比谁都聪明，糊涂起来又比谁都糊涂。"世钧听到这里，不由得诧异地抬了抬眉毛。他从来没想到一鹏"聪明起来比谁都聪明"。

一鹏有点惭恧地说："真的，你都不相信，我糊涂起来比谁都糊涂。其实我爱的并不是翠芝，我爱的是文娴，我自己会不知道！"

不久他就和文娴结婚了。



# 11

世钧的舅父冯菊荪到南京来，目的虽然是避寿，世钧家里还是替他预备下了寿筵，不过没有惊动别的亲友，只有他们自己家里几个人。沈太太不免又有一番忙碌。她觉得她自从嫁过来就没有过过这样顺心的日子，兄弟这时候来得正好，给他看看，自己委屈了一辈子，居然还有这样一步老运。

菊荪带了几听外国货的糖果饼干来，说："这是我们家少奶奶带给她干儿子的。"小健因为一生下来就身体孱弱，怕养不大，所以认了许多干娘，菊荪的媳妇也是他的干娘之一。有人惦记小健，大少奶奶总是高兴的，说等小健病好了，一定照个相片带去给干娘看。

菊荪见到啸桐，心里便对自己说："像我们这样年纪的人，就是不能生病。一场大病生下来，简直就老得不像样子了！"啸桐也想道："菊荪这副假牙齿装坏了，简直变成个瘪嘴老太婆了吗！上次看见他也还不是这个样子。"虽如此，郎舅二人久别重逢，心里还是有无限喜悦。菊荪问起他的病情，啸桐道："现在已经好多了，就只有左手一只手指还是麻木的。"菊荪道："上次我听见说你病了，我就想来看你的，那时候你还住在那边，我想着你们姨太太是不欢迎我上门的。她对我很有点误会吧？我想你给她罚跪的时候，一定把什么都推到我身上了。"

啸桐只是笑。提起当年那一段事迹，就是他到上海去游玩，姨太太追了去和他大闹那一回事，他不免有点神往。和菊荪谈起那一个时期他们"跌宕欢场"的经历，感慨很多。他忽然想起来问菊荪："有一个李璐你记得不记得？"他一句还没说完，菊荪便把大腿一拍，道："差点忘了——我告诉你一个新闻，不过也不是新闻了，已经是好两

年前的事了。有一次我听见人说，李璐嫁了人又出来了，也不做舞女了，简直就是个私娼。我就说，我倒要去看看，看她还搭架子不搭！"啸桐笑道："去了没有呢？"菊荪笑道："后来也没去，到底上了年纪的人，火气不那么大了。那要照我从前的脾气，非得去出出气不可！"

他们从前刚认识李璐那时候，她风头很健，菊荪一向自命为"老白相"，他带着别人出去玩，绝不会叫人家花冤钱的，但是啸桐在李璐身上花了好些钱也没有什么收获，结果还弄得不欢而散，菊荪第一个认为大失面子，现在提起来还是恨恨的。

啸桐听到李璐的近况，也觉得很是快心。他叹息着说："想不到这个人堕落得这样快！"菊荪抖着腿笑道："看样子，你还对她很有意思呢。"啸桐笑道："不是，我告诉你怎么忽然想起这个人来。我新近看见一个女孩子，长得非常像她。"菊荪嘻嘻地笑着道："哦？在哪儿看见的？你新近又出去玩过？"啸桐笑道："别胡说，这是人家一个小姐，长得可真像她，也是从上海来的。"菊荪道："可会是她的妹妹，我记得李璐有好几个妹妹，不过那时候都是些拖鼻涕丫头。"啸桐道："李璐本来姓什么，不是真姓李吧？"菊荪道："她姓顾。"啸桐不由得怔了怔，道："那就是了！这人也姓顾。"菊荪道："长得怎么样？"啸桐很矛盾地说道："我也没看仔细。还不难看吧。"菊荪道："生在这种人家，除非是真丑，要不然一定还是吃这碗饭的。"菊荪很感兴趣似的，尽着追问他是在哪儿见到的这位小姐，似乎很想去揭穿这个骗局，作为一种报复。啸桐只含糊地说是在朋友家碰见的，他不大愿意说出来是他自己儿子带到家里来的。

那天晚上，旁边没人的时候，他便和他太太说："你说这事情怪不怪。那位顾小姐我一看见她就觉得很眼熟，我说像谁呢，就像菊荪从前认识的一个舞女。那人可巧也姓顾——刚才我听见菊荪说的。还说那人现在也不做舞女了，更流落了。这顾小姐一定跟她是一家。想必是姊妹了，要不然绝没有这样像。"沈太太起初听了这话，一时脑子里没有转过来，只是"嗯，嗯，哦，哦"地应着。再一想，不对了，心里

暗暗地吃了一惊，忙道："真有这种事情?"啸桐道："还是假的?"沈太太道："那顾小姐我看她倒挺好的，真看不出来!"啸桐道："你懂得些什么，她们那种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要骗骗你们这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老太太们，还不容易!"说得沈太太哑口无言。

啸桐又道："世钧不知道可晓得她的底细。"沈太太道："他哪儿会知道人家家里这些事情？他跟那顾小姐也不过是同事。"啸桐哼了一声道："同事!"他连世钧都怀疑起来了。但是到底爱子心切，自己又把话说回来了，道："就算她现在是个女职员吧，从前也还不知干过什么——这种人家出身的人，除非长得真丑，长大了总是吃这碗饭的。"沈太太又是半晌说不出话来。她只有把这件事往叔惠身上推，因道："我看，这事情要是真的，倒是得告诉许家少爷一声，点醒他一下。我听见世钧说，她是许家少爷的朋友。"啸桐道："许叔惠我倒是很器重他的，要照这样，那我真替他可惜，年纪轻轻的，去跟这样一个女人搅在一起。"沈太太道："我想他一定是不知道。其实究竟是不是，我们也还不能断定。"啸桐半天不言语，末了也只淡淡地说了一声："其实要打听起来还不容易么？不过既然跟我们不相干，也就不必去管它了。"

沈太太盘算了一晚上。她想跟世钧好好地谈谈。她正这样想着，刚巧世钧也想找个机会跟她长谈一下，把曼桢和他的婚约向她公开。这一天上午，沈太太独自在起坐间里，拿着两只锡蜡台在那里擦着。年关将近了，香炉蜡台这些东西都拿出来了。世钧走进来，在她对面坐下了，笑道："舅舅怎么才来两天就要走了?"沈太太道："快过年了，人家家里也有事情。"世钧道："我送舅舅到上海去。"沈太太顿了一顿方才微笑道："反正一天到晚就惦记着要到上海去。"世钧微笑着不作声，沈太太便又笑着代他加以解释，道："我知道，你们在上海住惯了的人，在别处待着总嫌闷得慌。你就去玩两天，不过早点回来就是了，到了年底，店里也要结账，家里也还有好些事情。"世钧"唔"了一声。

他老坐在那里不走，想出一些闲话来跟她说。闲谈了一会儿，沈太太忽然问道："你跟顾小姐熟不熟？"世钧不禁心跳起来了。他想她一定是有意的，特地引到这个题目上去，免得他要说又说不出口。母亲真待他太好了。他可以趁此就把实话说出来了。但是她不容他开口，便接连着说下去道："我问你不是为别的，昨天晚上你爸爸跟我说，说这顾小姐长得非常像他从前见过的一个舞女。"跟着就把那些话一一告诉了他，说那舞女也姓顾，和顾小姐一定是姊妹；那舞女，父亲说是舅舅认识的，也说不定是他自己相好的，却推在舅舅身上。世钧听了，半晌说不出话来。他定了定神，方道："我想，爸爸也不过是随便猜测的话，怎么见得就是的，天下长得像的人也很多——"沈太太笑道："是呀，同姓的人也多得很，不过刚巧两桩巧事凑在一起，所以也不怪你爸爸疑心。"世钧道："顾小姐家里我去过的，她家里弟弟妹妹很多，她父亲已经去世了，就一个母亲，还有祖母，完全是个规规矩矩的人家。那绝对没有这种事情的。"沈太太皱着眉说道："我也说是不像呀，我看这小姐挺好的嘛！不过你爸爸就是这种囫囵脾气，他心里有了这样一个成见，你跟他一辈子也说不清楚的。要不然从前怎么为一点芝麻大的事情就怄气呢？再给姨太太在中间一挑唆，谁还说得进话去呀？"

世钧听她的口吻可以听得出来，他和曼桢的事情是瞒不过她的，她完全知道了。曼桢住在这里的时候，沈太太倒是一点也没露出来，世钧却低估了她，没想到她还有这点做工。其实旧式妇女别的不会，"装羊"总会的，因为对自己的感情一向抑制惯了，要她们不动声色，假作痴聋，在她们是很自然的事，并不感到困难。

沈太太又道："你爸爸说你不晓得可知道顾小姐的底细，我说：'他哪儿知道呀，这顾小姐是叔惠先认识的，是叔惠的朋友。'你爸爸也真可笑，先那么喜欢叔惠，马上就翻过来说他不好，说他年纪轻轻的，不上进。"

世钧不语。沈太太沉默了一会儿，又低声道："你明天看见叔惠，

你劝劝他。"世钧冷冷地道:"这是各人自己的事情,朋友劝有什么用——不要说是朋友,就是家里人干涉也没用的。"沈太太被他说得作声不得。

世钧自己也觉得他刚才那两句话太冷酷了,不该对母亲这样,因此又把声音放和缓了些,微笑望着她说道:"妈,你不是主张婚姻自主的么?"沈太太道:"是的,不错,可是……总得是个好人家的女孩子呀。"世钧又不耐烦起来,道:"刚才我不是说了,她家里绝对没有这种事情的。"沈太太没说什么。俩人默然对坐着,后来一个女佣走进来说:"舅老爷找二少爷去跟他下棋。"世钧便走开了。从此就没再提这个话。

沈太太就好像自己干下了什么亏心事似的,一直有点心虚,在她丈夫和兄弟面前也是未语先笑,分外地陪小心。菊荪本来说第二天要动身,世钧说好了要送他去。沈太太打发人去买了板鸭、鸭肫,和南京出名的灶糖、松子糕,凑成四色土产,拿到世钧房里来,叫他送到舅舅家去,说:"人家带东西给小健,我想着也给他们家小孩子带点东西去。"她又问世钧:"你这次去,可预备住在舅舅家里?"世钧道:"我还是住在叔惠那儿。"沈太太道:"那你也得买点东西送送他们,老是打搅人家。"世钧道:"我知道。"沈太太道:"可要多带点零用钱?"又再三叮嘱他早点回来。他到上海的次数也多了,她从来没像这样不放心过。她在他房里坐了一会儿,分明有许多话想跟他说,又说不出口来。

世钧心里也很难过。正因为心里难过的缘故,他对他母亲感到厌烦到极点。

第二天动身,他们乘的是午后那一班火车,在车上吃了晚饭。到了上海,世钧送他舅舅回家去,在舅舅家里坐了一会儿。他舅舅说:"这样晚了,还不就住在这儿了。这大冷天,可别碰见剥猪猡的,一到年底,这种事情特别多。"世钧笑着说他不怕,依旧告辞出来,叫了部黄包车,连人带箱子,拖到叔惠家里。他们已经睡了,叔惠的母亲又

披衣起来替他安排床铺，又问他晚饭吃过没有。世钧笑道："早吃过了，刚才在我舅舅家里又吃了面。"

叔惠这一天刚巧也在家里，因为是星期六，俩人联床夜话，又像是从前学生时代的宿舍生活了。世钧道："我告诉你一个笑话。那天我送你们上火车，回到家里，一鹏来了，告诉我说翠芝和他解除婚约了。"叔惠震了一震，道："哦？为什么？"世钧道："就是不知道呀——这没有什么可笑的，可笑的在后头。"他把这桩事情的经过约略说了一遍，说那天晚上在他家里吃饭，饭后一鹏送翠芝回去，她就把戒指还了他，也没说是为什么理由。后来一鹏去问文娴，因为文娴是翠芝的好朋友。叔惠怔怔地听着，同时就回想到清凉山上的一幕。那一天，他和翠芝带着一种冒险的心情到庙里去发掘和尚的秘密，走了许多冤枉路之后，也就放弃了原来的目标，看见山，就稚气地说："爬到山顶上去吧。"天色苍苍的，风很紧，爬到山顶上，他们坐在那里谈了半天。说的都是些不相干的话，但是大家心里或者都有这样一个感想，想不到今日之下，还能够见这样一面，所以都舍不得说走，一直到天快黑了才下山去。那一段路很不好走，上来了简直没法下去，后来还是他拉了她一把，才下去的。本来可以顺手就吻她一下，也确实的想这样做，但是并没有。因为他已经觉得太对不起她了。那天他的态度，却是可以问心无愧的。可真没想到，她马上回去就和一鹏毁约了，好像她忽然之间一刻也不能忍耐了。

他正想得发了呆，忽然听见世钧在那里带笑说："聪明起来比谁都聪明——"叔惠便问道："说谁？"世钧道："还有谁？一鹏呀。"叔惠道："一鹏'比谁都聪明'？"世钧笑道："这并不是我说的，是文娴说的，怎么，我说了半天你都没听见？睡着啦？"叔惠道："不，我是在那儿想，翠芝真奇怪，你想她到底是为什么？"世钧道："谁知道呢。反正她们那种小姐脾气，也真难伺候。"

叔惠不语。他在黑暗中擦亮一根洋火，点上香烟抽着。世钧道："也给我一枝。"叔惠把一盒香烟一盒洋火扔了过来。世钧道："我今

天太累了，简直睡不着。”

这两天月亮升得很晚。到了后半夜，月光朦朦地照着瓦上霜，一片寒光，把天都照亮了。就有喔喔的鸡啼声，鸡还当是天亮了。许多人家都养着一只鸡预备过年，鸡声四起，简直不像一个大都市里，而像一个村落。睡在床上听着，有一种荒寒之感。

世钧这天晚上思潮起伏，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睡熟的。一觉醒来，看看叔惠还睡得很沉，褥单上落了许多香烟灰。世钧也没去唤醒他，心里想昨天已经搅扰了他，害得他也没睡好。世钧起来了，便和叔惠的父母一桌吃早饭，还有叔惠的妹妹。世钧问她考学校考取了没有。她母亲笑道：“考中了。你这先生真不错。”世钧吃完饭去看看，叔惠还没有动静，他便和许太太说了一声，他一早便出门去，到曼桢家里去了。

到了顾家，照例是那房客的老妈子开门放他进去。楼上静悄悄的，顾太太一个人在前楼吃粥。老太太看见他便笑道：“呦，今天这样早呀！几时到上海来的？”自从曼桢到南京去了一趟，她祖母和母亲便认为他们的婚事已经成了定局了，而且有戒指为证，因此老太太看见他也特别亲热些。她向隔壁房间喊道：“曼桢，快起来吧，你猜谁来了？”世钧笑道：“还没起来呀？”曼桢接口道：“人家起了一个礼拜的早，今天礼拜天，还不应该多睡一会儿。”世钧笑道：“叔惠也跟你一样懒，我出来的时候他还没升帐呢。”曼桢笑道：“是呀，他也跟我一样的，我们全是职工，像你们做老板的当然不同了。”世钧笑道：“你是在那儿骂人啦！”曼桢在那边房里哧哧地笑着。老太太笑道：“快起来吧，这样隔着间屋子嚷嚷，多费劲呀。”

老太太吃完了早饭，桌上还有几个吃过的空饭碗，她一并收拾收拾，叠在一起，向世钧笑道：“说你早，我们家几个孩子比你还早，已经出去了，看打球去了。”世钧道：“伯母呢？”老太太道：“在曼桢的姊姊家里。她姊姊这两天又闹不舒服，把她妈接去了，昨晚上就在那边没回来。”一提起曼桢的姊姊，便触动了世钧的心事，他脸上立刻罩上一

层阴霾。

老太太把碗筷拿到楼下去洗涮，曼桢在里屋一面穿衣服，一面和世钧说着话，问他家里这两天怎么样，他侄儿的病好了没有。世钧勉强做出轻快的口吻和她对答着，又把一鹏和翠芝解约的事情也告诉了她。曼桢听了道："倒真是想不到，我们几个人在一块儿高高兴兴地吃晚饭，哪儿知道后来就演出这样一幕。"世钧笑道："嗳，很戏剧化的。"曼桢道："我觉得这些人都是电影看得太多了，有时候做出的事情都是'为演戏而演戏'。"世钧笑道："的确有这种情形。"

曼桢洗了脸出来，到前面房里去梳头。世钧望着她镜子里的影子，突然说道："你跟你姊姊一点也不像嘛。"曼桢道："我也觉得不像。不过有时候自己看着并不像，外人倒一看见就知道是一家人。"世钧不语。曼桢向他看了一眼，微笑道："怎么？有谁说我像姊姊么？"世钧依旧不开口，过了一会儿方才说道："我父亲从前认识你姊姊的。"曼桢吃了一惊，道："哦，怪不得他一看见我就说，好像在哪儿见过的！"

世钧把他母亲告诉他的话一一转述给她听。曼桢听着，却有点起反感，因为他父亲那样道貌俨然的一个人，原来还是个寻花问柳的惯家。世钧说完了，她便问道："那你怎么样说的呢？"世钧道："我就根本否认你有姊姊。"曼桢听了，脸上便有些不以为然的神气。世钧便又说道："其实你姊姊的事情也扯不到你身上去，你是一出学校就做写字间工作的。不过对他们解释这些事情，一辈子也解释不清楚，还不如索性赖得干干净净的。"

曼桢静默了一会儿，方才淡淡地笑了一笑，道："其实姊姊现在已经结婚了，要是把这个实情告诉你父亲，也许他老人家不会这样固执了——而且我姊姊现在这样有钱。"世钧道："那……我父亲倒也不是那种只认得钱的人。"曼桢道："我不是这意思，不过我觉得这样瞒着他也不是事。瞒不住的。只要到我们衖堂里一问就知道了。"世钧道："我也想到了这一点。我想顶好是搬一个家。所以我这儿带了点

钱来。搬家得用不少钱吧?”他从口袋里拿出两叠钞票来,笑道:“这还是我在上海的时候陆续攒下的。”曼桢望着那钱,却没有什么表示。世钧催她道:“你先收起来,别让老太太看见了,她想是怎么回事。”一面说,一面就把桌上一张报纸拉过来,盖在那钞票上面。曼桢道:“那么,将来你父亲跟我姊姊还见面不见面呢?”世钧顿了一顿道:“以后可以看情形再说。暂时我们只好……不跟她来往。”曼桢道:“那叫我怎么样对她解释呢?”世钧不作声。他好像是伏在桌上看报。曼桢道:“我不能够再去伤她的心,她已经为我们牺牲得很多了。”世钧道:“我对你姊姊的身世一直是非常同情的,不过一般人的看法跟我们是两样的。一个人在社会上做人,有时候不能不——”曼桢没等他说完便接口道:“有时候不能不拿点勇气出来。”

世钧又是半天不作声。最后他说:“我知道,你一定觉得我这人太软弱了,自从我那回辞了职。”其实他辞职一大半也还是为了她。他心里真有说不出的冤苦。

曼桢不说话,世钧便又用低沉的声音说道:“我知道,你一定对我很灰心。”他心里想:“你一定懊悔了。你这时候想起豫瑾来,一定觉得懊悔了。”他的脑子里突然充满了豫瑾,曼桢可是一点也不知道。她说:“我并没有觉得灰心,不过我很希望你告诉我实话,你究竟还想不想出来做事了?我想你不见得就甘心在家里待着,过一辈子,像你父亲一样。”世钧道:“我父亲不过脑筋旧些,也不至于这样叫你看不起!”曼桢道:“我几时看不起他了,是你看不起人!我觉得我姊姊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她没有错,是这个不合理的社会逼得她这样的。要说不道德,我不知道嫖客跟妓女是谁更不道德!”

世钧觉得她很可以不必说得这样刺耳。他惟有一言不发,默默地坐在那里。那苦痛的沉默一直延长下去。

曼桢突然把她手上的戒指脱下来放在他面前,苦笑着说:“也不值得为它这样发愁。”她说这话的口吻是很洒脱的,可是喉咙不听话,声音却有点异样。

世钧愣了一会儿,终于微笑道:“你这是干什么?才在那儿说人家那是演戏,你也要过过戏瘾。”曼桢不答。世钧看见她那苍白的紧张的脸色,他的脸色也慢慢地变了。他把桌上的戒指拿起来,顺手就往字纸篓儿里一丢。

他站起来,把自己的大衣帽子呼噜呼噜拿起来就走。为了想叫自己镇定一些,他临走又把桌上的一杯茶端起来,一口气喝完了。但是身上还是发冷,好像身上的肌肉都失掉了控制力似的,出去的时候随手把门一带,不料那房门就“砰”地一声关上了。那一声“砰”使他和曼桢俩人同样地神经上受到剧烈的震动。

天冷,一杯热茶喝完了,空的玻璃杯还在那里冒热气,就像一个人的呼吸似的。在那寒冷的空气里,几缕稀薄的白烟从玻璃杯里飘出来。曼桢呆呆地望着。他喝过的茶杯还是热乎乎的,他的人已经走远了,再也不回来了。

她大哭起来了。无论怎么样抑制着,也还是忍不住呜呜地哭出声来。她向床上一倒,脸伏在枕头上,一口气透不过来,闷死了也好,反正得压住那哭声,不能让她祖母听见了。听见了不免要来查问,要来劝解,她实在受不了那个。

幸而她祖母一直在楼下。后来她听见祖母的脚步声上楼来了,忙把一张报纸拉过来,预备躺在床上看报,把脸遮住了。报纸一拉过来,便看见桌上两叠钞票,祖母看见了要觉得奇怪的,她连忙把钞票塞在枕头底下。

她祖母走进来便问:“世钧怎么走了?”曼桢道:“他有事情。”老太太道:“不来吃饭了?我倒特为买了肉,楼底下老妈子上菜场去,我托她给我们带了一斤肉来。还承人家一个情!我把米也淘多了,你妈这时候不回来,横是也不见得回来吃饭了。”

她只管嘟囔着,曼桢也不接口,自顾自看她的报。忽然听见“唶”的一响,是老年人骨节的响声,她祖母吃力地蹲下地去,在字纸篓儿里拣废纸去生煤球炉子。曼桢着急起来想起字纸篓儿里那只戒指。

先还想着未见得刚巧给她看见了，才在那儿想着，她已经嚷了起来道："咦，这不是你的戒指么？怎么掉了字纸篓里儿去了？"曼桢只得一翻身坐了起来，笑道："哎呀，一定是我刚才扔一张纸，这戒指太大了，一溜就溜下来了。"她祖母道："你这孩子，怎么这样粗心哪？这里丢了怎么办？人家不要生气吗？瞧你，还像没事人儿似的！"着实数说了她一顿，掀起围裙来将那戒指上的灰尘擦了擦，递过来交给她，她也不能不接着。她祖母又道："这上头裹的绒线都脏了，你把它拆下来吧，趁早也别戴着了，拿到店里收一收紧再戴。"曼桢想起世钧从他那件咖啡色的破绒线衫上揪下一截绒线来，替她裹在戒指上的情形，这时候想起来，心里就像万箭钻心一样。

她祖母到楼下去生炉子去了。曼桢找到一只不常开的抽屉，把戒指往里面一掷。但是后来，她听见她母亲回来了，她还是又把那只戒指戴在手上，因为母亲对于这种地方向来很留心，看见她手上少了一样东西，一定要问起的。母亲又不像祖母那样容易搪塞，祖母到底年纪大了。

顾太太一回来就说："我们的门铃坏了，我说怎么揿了半天铃也没人开门。"老太太道："刚才世钧来也还没坏嘛！"顾太太顿时笑逐颜开，道："哦，世钧来啦？"老太太道："来过了又走了。——待会儿还来不来吃晚饭呀？"她只惦记着这一斤肉。曼桢道："没一定。妈，姊姊可好了点没有？"顾太太摇头叹息道："我看她那病简直不好得很。早先不是说是胃病吗，这次我听她说，哪儿是胃病，是痨病虫钻到肠子里去了。"老太太叫了声"啊呀"。曼桢也怔住了，说："是肠结核？"顾太太又悄声道："姑爷是一天到晚不回家，有本事家里一个人病到这样，他一点也不管！"老太太也悄声道："她这病横也是气出来的！"顾太太道："我替她想想也真可怜，一共也没过两天舒服日子。人家说'三两黄金四两福'，这孩子难道就这样没福气！"说着，不由得泪随声下。

老太太下楼去做饭，顾太太拦着她说："妈，我去做菜去。"老太太

道:“你就歇会儿吧——才回来。”顾太太坐下来,又和曼桢说:“你姊姊非常地惦记你,直提说你。你有空就去看看她去。哦,不过这两天世钧来了,你也走不开。”曼桢说:“没关系的,我也是要去看看姊姊去。”顾太太却向她一笑,道:“不好。人家特为到上海来一次,你还不陪陪他。姊姊那儿还是过了这几天再去吧。病人反正都是这种脾气,不管是想吃什么,还是想什么人,就恨不得一把抓到面前来;真来了,倒许她又嫌烦了。”坐着说了一会儿话,顾太太毕竟还是系上围裙,下楼去帮着老太太做饭去了。吃完饭,有几床褥单要洗,顾太太想在年前赶着把它洗出来,此外还有许多脏衣服,也不能留着过年。老太太只能洗洗小件东西,婆媳俩吃过饭就忙着去洗衣服,曼桢一个人在屋里发怔,顾太太还以为她是在等世钧。其实,她心底里也许还是有一种期待,想着他会来的,难道真的从此就不来了。她怎么着也不能相信。但是他要是来的话,他心里一定也很矛盾的。揿揿铃没有人开门,他也许想着是有意不开门,就会走了。刚巧这门铃早不坏,迟不坏,偏偏今天坏了。曼桢就又添上了一桩忧虑。

平时常常站在窗前看着他来的,今天她却不愿意这样做,只在房间里坐坐,靠靠,看看报纸,又看看指甲。太阳影子都斜了,世钧也没来。他这样负气,她也负气了——就是来了也不给他开门。但是命运好像有意捉弄她似的,才这样决定了,就听见敲门的声音。母亲和祖母在浴室里哗哗哗放着水洗衣服,是绝听不见的。楼下那家女佣一定也出去了,不然也不会让人家这样“哆哆哆”一直敲下去。要开门还得她自己去开,倒是去不去呢?有这踌躇的工夫,就听出来了,原来是厨房里“哆哆哆哆”斩肉的声音——还当是有人敲门。她不禁惘然了。

她祖母忽然在那边嚷了起来道:“你快来瞧瞧,你妈扭了腰了。”曼桢连忙跑了去,见她母亲一只手扶在门上直哼哼,她祖母道:“也不知怎么一来,使岔了劲。”曼桢道:“妈,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褥单还是送到外头去洗。”老太太也说:“你也是不好,太贪多了,恨不得一天

工夫就洗出来。"顾太太哼哼叽叽地道："我也是因为快过年了，这时候不洗，回头大年下的又去洗褥单。"曼桢道："好了好了，妈，还不去躺下歇歇。"便搀她去躺在床上。老太太道："我看你倒是得找个伤科大夫瞧瞧，给他扳一扳就好了。"顾太太又不愿意花这个钱，便说："不要紧的，躺两天就好了。"曼桢皱着眉也不说什么，替她脱了鞋，盖上被窝，又拿手巾来给她把一双水淋淋的手擦干了。顾太太在枕上侧耳听着，道："可是有人敲门？怎么你这小耳朵倒听不见，我倒听见了？"其实曼桢早听见了，她心里想别又听错了，所以没言语。

顾太太道："你去瞧瞧去。"正说着，客人倒已经上楼来了。老太太迎了出去，一出去便高声笑道："哟，你来啦！你好吧？"客人笑着叫了声姑外婆。老太太笑道："你来正好，你表舅母扭了腰了，你给她瞧瞧。"便把他引到里屋来。顾太太忙撑起半身，拥被坐着。老太太道："你就别动了，豫瑾又不是外人。"豫瑾问知她是洗衣服洗多了，所以扭了腰，便道："可以拿热水焐焐，家里有松节油没有，拿松节油多擦擦就好了。"曼桢笑道："待会儿我去买去。"她给豫瑾倒了杯茶来。看见豫瑾，她不由得想到上次他来的时候，她那时候的心情多么愉快，才隔了一两个月的工夫，真是人事无常。她又有些惘惘的。

老太太问豫瑾是什么时候到上海的。豫瑾笑道："我已经来了一个多礼拜了。也是因为一直没工夫来……"说到这里，便拿出两张喜柬，略有点忸怩地递了过来。顾太太见了，便笑道："哦，要请我们吃喜酒了！"老太太笑道："是呀，你是该结婚了！"顾太太道："新娘子是哪家的小姐？"曼桢笑着翻开喜柬，一看日期就是明天，新娘姓陈。老太太又问："可是在家乡认识的？"豫瑾笑道："不是。还是上次到上海来，不是在一个朋友家住了两天，就是他给我介绍的。后来我们一直就通通信。"曼桢不由得想道："见见面通通信，就结婚了，而且这样快，一共不到两个月的工夫……"她知道豫瑾上次在这里是受了一点刺激，不过她没想到他后来见到她姊姊，也是一重刺激。她还当是完全因为她的缘故，所以起了一种反激作用，使他很快地跟别人结婚

了。但无论如何,总是很好的事情,她应当替他高兴的。可是今天刚巧碰着她自己心里有事,越是想做出欢笑的样子,越是笑不出来,不笑还是不行,人家又不知道她另有别的伤心的事情,或者还以为她是因他的结婚而懊丧。

她向豫瑾笑着说:“你们预备结了婚还在上海耽搁些时吗?”豫瑾微笑道:“过了明天就要回去了。”在他结婚的前夕又见到曼桢,他心里的一种感想也正是难言的。他稍微坐了一会儿就想走了,说:“对不起,不能多待了,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曼桢笑道:“你不早点告诉我们,也许我们可以帮帮忙。”她尽管笑容满面,笑得两块面颊都发酸了,豫瑾还是觉得她今天有点异样,因为她两只眼睛红红的,而且有些肿,好像哭过了似的。他一来的时候就注意到了。今天来,没看见世钧,难道她和世钧闹翻了吗?——不能再往下面想了,自己是明天就要结婚的人,却还关心到人家这些事情,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他站起来拿起帽子,笑道:“明天早点来。”顾太太笑道:“明天一定来道喜。”曼桢正要送他下去,忽然又有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然后就听见楼底下的老妈子向上面喊了一声:“顾太太,你们大小姐家里派人来了!”曼桢这时候早已心灰意懒,想着世钧绝不会来了,但是听见说不是他,她还是又一次地感到失望。顾太太听见是曼璐家里来了人,却大吃一惊,猜着就是曼璐的病情起了变化。她把被窝一掀,两只脚踏到地上去找鞋子,连声说:“是谁来了?叫他上来。”曼桢出去一看,是祝家的汽车夫。那车夫上楼来,站在房门外面说道:“老太太,我们太太叫我再来接您去一趟。”顾太太颤声道:“怎么啦?”车夫道:“我也不清楚,听见说好像是病得很厉害。”顾太太道:“我这就去。”顾老太太道:“你能去么?”顾太太道:“我行。”曼桢向车夫道:“好,你先下去吧。”顾太太便和曼桢说:“你也跟我一块儿去。”曼桢应了一声,搀着她慢慢地站起来,这一站,脊梁骨上简直痛彻心肺,痛得她直恶心要吐,却又不敢呻吟出声来,怕别人拦她不叫去。

曼璐病重的情形,顾太太本来不想跟豫瑾多说,人家正是喜气洋

洋的要办喜事了,不嫌忌讳么。但是顾老太太憋不住,这时候早已一一告诉他了。豫瑾问是什么病。顾太太也就从头讲给他听,只是没有告诉他曼璐的丈夫怎么无情无义,置她的生死于不顾。想想曼璐那边真是凄凉万状,豫瑾这里却是一团喜气,马上要做新郎了,相形之下,曼璐怎么就这样薄福——她母亲说着说着,眼泪就滚下来了。

豫瑾也没有话可以安慰她,只说了一句:"怎么忽然的病得这样厉害。"看见顾太太哭了,他忽然明白过来,曼桢哭得眼睛红红的,一定也是手足情深的缘故吧?于是他更觉得他刚才的猜想是无聊得近于可笑。她们马上要去探望病人去了,他在这儿也是耽搁人家的时间,他匆匆地跟她们点了个头就走了。走出后门,门口停着一辆最新型的汽车,想必是曼璐的汽车了。他看了它一眼。

几分钟后,顾太太和曼桢便坐着这辆汽车向虹桥路驰去。顾太太拭泪道:"刚才我本来不想跟豫瑾说这些话的。"曼桢说:"那倒也没什么关系。倒是他结婚的事情,我想我们看见姊姊先不要提起,她生病的人受不了刺激。"顾太太点头称是。

来到祝家,那小大姐阿宝一看见她们,就像见了亲人似的,先忙着告诉她们姑爷如何如何,真气死人,已经有好几天不回来了,今天派人到处找,也找不到他。戚戚楚楚,指手画脚,说个不了。带她们走进曼璐房中,走到床前,悄悄地唤道:"大小姐,太太跟二小姐来了。"顾太太轻声道:"她睡着了就别喊她。"正说着,曼璐已经微微地睁开眼睛,顾太太见她面色惨白,气如游丝,觉得她今天早上也还不是这样,便有些发慌,俯身摸摸她的额角,道:"你这时候心里觉得怎么样?"曼璐却又闭上了眼睛。顾太太只有望着她发呆。曼桢低声问阿宝道:"医生来过了没有?"曼璐却开口说话了,声音轻微得几乎听不出来,道:"来过了,说今天……晚上……要特别当心……"顾太太心里想,听这医生的口气,简直好像今天晚上是一个关口。这医生也太冒失了,这种话怎么能对病人自己说。但是转念一想,也不能怪医生,家里就没有一个负责的人,不对她对谁说呢?曼桢也是这样想,

母女俩无言地对看了一眼。

曼桢伸手去搀她母亲，道："妈在沙发上靠靠吧。"曼璐却很留心，问了声："妈怎么了？"曼桢道："刚才扭了下子腰。"曼璐在床上仰着脸向她母亲说道："其实先晓得……你不用来了，有二妹在这儿……也是一样。"顾太太道："我有什么要紧，一下子使岔了劲了，歇歇就好了。"曼璐半天不言语，末了还是说："你等会还是……回去吧。再累着了，叫我心里……也难受。"顾太太想道："她自己病到这样，还这样顾惜我，这种时候就看出一个人的心来了。照她这样的心地，她不应当是一个短命的人。"她想到这里，不由得鼻腔里一阵酸惨，顿时又两泪交流。幸而曼璐闭着眼睛，也没看见。曼桢搀扶着顾太太，在沙发上艰难地坐下了。阿宝送茶进来，顺手把电灯捻开了。房间里一点上灯，好像马上是夜晚了，医生所说的关口已经来到了，不知道可能平安度过。顾太太和曼桢在灯光下坐着，心里都有点茫然。

曼桢想道："这次和世钧冲突起来，起因虽然是为了姊姊，其实还是因为他的态度不大好，近来总觉得两个人思想上有些距离。所以姊姊就是死了，问题也还是不能解决的。"她反复地告诉自己，姊姊死了也没用，自己就又对自己有一点疑惑，是不是还是有一点盼望她死呢？曼桢立刻觉得她这种意念是犯罪的，她惭愧极了。

阿宝来请她们去吃饭，饭开在楼上一间非正式的餐厅里，只有她们母女二人同吃。顾太太问："招弟呢？"阿宝道："她向来不上桌子的。"顾太太一定要叫她来一同吃。阿宝只得把那孩子领了来。顾太太笑道："这孩子，怎么一直不看见她长高？"阿宝笑道："是呀，才来的时候就是这样高。哪，叫外婆！这是二姨。咦，叫人呀！不叫人没有饭吃。"顾太太笑道："这孩子就是胆儿小。"她看见那孩子战战兢兢的样子，可以推想到曼璐平日相待情形，不觉暗自嗟叹道："曼璐就是这种地方不载福！"她存着要替女儿造福的念头，极力应酬那孩子，只管忙着替她拣菜，从鸡汤里捞出鸡肝来，连上面的"针线包"一并送到招弟碗里，笑道："吃个针线包，明儿大了会做针线。"又笑道："等你妈好

了，我叫她带你上我们家来玩，我们家有好些小舅舅小姨娘，叫他们陪你玩。”

吃完饭，阿宝送上热手巾来，便说：“大小姐说了，叫等太太吃完饭就让车子送太太回去。”顾太太笑道：“这孩子就是这种脾气一点也不改，永远说一不二，你说什么她也不听。”曼桢道：“妈，你就回去吧，你在这儿熬夜，姊姊也不过意。”阿宝也道：“太太您放心回去好了，好在有二小姐在这儿。”顾太太道：“不然我就回去了，刚才不是说，医生叫今天晚上要特别当心，我怕万一要有什么，你二小姐年纪轻，没经过这些事情。”阿宝道：“医生也不过是那么句话，太太您别着急。真要有个什么，马上派车子去接您。”顾太太倒是也想回去好好地歇歇。平常在家操劳惯了，在这里住着，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倒觉得很不对劲，昨天在这里住了一天，已经住怕了。

顾太太到曼璐房里去和她作别，曼桢在旁边说：“妈回去的时候走过药房，叫车夫下去买一瓶松节油，回去多擦擦，看明天可好一点。”顾太太说：“对了，我倒忘了，还得拿热水焐。”那是豫瑾给她治腰的办法。想起豫瑾，她忽然想起另一件事来，便悄悄地和曼桢说：“明天吃喜酒你去不去呀？我想你顶好去一趟。”她觉得别人去不去都还不要紧，只有曼桢是非去不可的，不然叫人家看着，倒好像她是不乐意。曼桢也明白这一层意思，便点了点头。曼璐却又听见了，问：“吃谁的喜酒？”曼桢道：“是我一个老同学明天结婚。妈，我明天要是来不及，我直接去了，你到时候别等我。”顾太太道：“你不要回来换件衣服么？你身上这件太素了。这样吧，你问姊姊借件衣裳穿，上次我看见她穿的那件紫的丝绒的就挺合适。”曼桢不耐烦地说：“好好。”她母亲嘱咐了一番，终于走了。

曼璐好像睡着了。曼桢把灯关了，只剩下床前的一盏台灯。房间里充满了药水的气息。曼桢一个人坐在那里，她把今天一天的事情从头想起，早上还没起床，世钧就来了，两个人隔着间屋子提高了声音说话，他笑她睡懒觉。不过是今天早上的事情。想想简直像做

梦一样。

阿宝走进来低声说："二小姐，你去睡一会儿吧。我在这儿看着，大小姐要是醒了，我再叫你。"曼桢本来想就在沙发上靠靠，将就睡一晚，可是再一想，鸿才虽然几天没回家，他随时可以回来的，自己睡在这里究竟不方便。当下就点点头，站了起来。阿宝伏下身去向曼璐看了看，悄声道："这会儿倒睡得挺好的。"曼桢也说："嗳。我想打个电话告诉太太一声，免得她惦记着。"阿宝轻声笑道："哎哟，您这时候打电话回去，太太不吓一跳吗？"曼桢一想，倒也是的，母亲一定以为姊姊的病势突然恶化了，好容易缠清楚了，也已经受惊不小。她本来是这样想，打一个电话回家去，万一世钧倒来过了，母亲一定会告诉她。现在想想，只好算了，不打了。反正她也知道他是不会来的。

他们这里给她预备下了一间房，阿宝带她去，先穿过一间堆家具的房间，就是曼璐从前陪嫁的一堂家具，现在另有了好的，就给刷下来了，杂乱地堆在这里，桌椅上积满了灰尘，沙发上包着报纸。这两间平常大约是空关着的，里面一间现在稍稍布置了一下，成为一间临时的卧室，曼桢想她母亲昨天不知道是不是就住在这里。她也没跟阿宝多说话，就只催她："你快去吧，姊姊那边离不了人。"阿宝道："不要紧的，张妈在那儿呢。二小姐还要什么不要？"曼桢道："没有什么了，我马上就要睡了。"阿宝在旁边伺候着，等她上了床，替她关了灯才走。

曼桢因为家里人多，从小就过着一种集团生活，像这样冷冷清清一个人住一间房，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这里的地段又特别僻静，到了晚上简直一点声音都没有，连犬吠声都很稀少。太静了，反而觉得异样。曼桢忽然想到豫瑾初到上海来的时候，每夜被嘈杂的市声吵得不能安眠，她恰巧和他掉了个过。一想到豫瑾，今天一天里面发生的无数事情立刻就又一哄而上，全到眼前来了，颠来倒去一样一样要在脑子里过一过。在那死寂的空气里，可以听见铁路上有火车驶过，萧萧的两三声汽笛。也不知道是北站还是西站开出的火车，是开到

什么地方去的。反正她一听见那声音就想着世钧一定是回南京去了,他是离开她更远更远了。

马路上有汽车驶行的声音,可会是鸿才回来了?汽车一直开过去了,没有停下来,她方才放下心来。为什么要这样提心吊胆的,其实一点理由也没有,鸿才即使是喝醉了酒回来,也绝不会走错房间,她住的这间房跟那边完全隔绝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一直侧耳听着外面的汽车声。

从前有一次,鸿才用汽车送她回去,他搽了许许多多香水,和他同坐在汽车上,简直香极了。怎么会忽然地又想起那一幕?因为好像又嗅到那强烈的香气,而且在黑暗中那香水的气味越来越浓了。她忽然觉得毛骨悚然起来。

她突然坐起身来了。

有人在这间房间里。



# 12

豫瑾结婚，是借了人家一个俱乐部的地方。那天人来得很多，差不多全是女方的亲友，豫瑾在上海的熟人比较少。顾太太去贺喜，她本来和曼桢说好了在那里碰头，所以一直在人丛里张望着，但是直到婚礼完毕还不看见她来。顾太太想道："这孩子也真奇怪，就算她是不愿意来吧，昨天我那样嘱咐她，她今天无论如何也该到一到。怎么会不来呢，除非是她姊姊的病又忽然不好起来了，她实在没法子走开?"顾太太马上坐立不安起来，想着曼璐已经进入弥留状态了也说不定。这时候新郎新娘已经在音乐声中退出礼堂，来宾入座用茶点，一眼望过去，全是一些笑脸，一片嘈嘈的笑语声，顾太太置身其间，只有更觉得心乱如麻。本来想等新郎新娘回来了，和他们说一声再走，后来还是等不及，先走了，一出门就叫了一辆黄包车，直奔虹桥路祝家。

其实她的想像和事实差得很远。曼璐竟是好好的，连一点病容也没有，正披着一件缎面棉晨衣，坐在沙发上抽着烟，和鸿才说话。倒是鸿才很有点像个病人，脸上斜贴着两块橡皮膏，手上也包扎着。他直到现在还有几分惊愕，再三说："真没看见过这样的女人。会咬人的!"他被她拖着从床上滚下来，一跤掼得不轻，差点压不住，让她跑了，只觉得鼻尖底下一阵子热，鼻血涔涔地流下来。被她狂叫得心慌意乱，自己也被她咬得叫出声来，结果还是发狠一把揪住她头发，把一颗头在地板上下死劲磕了几下，才把她砸昏了过去。当时在黑暗中也不知道她可是死了，死了也要了他这番心愿。事后开了灯一看，还有口气，乘着还没醒过来，抱上床去脱光了衣服，像个艳尸似的，这回让他玩了个够，恨不得死在她身上，料想是最初也是最后的

一夜。

曼璐淡淡地道："那也不怪她，你还想着人家会拿你当个花钱的大爷似的伺候着，还是怎么着？"鸿才道："不是，你没看见她那样子，简直像发了疯似的！早晓得她是这个脾气——"曼璐不等他说完便剪断他的话道："我就是因为晓得她这个脾气，所以我总是说办不到，办不到。你还当我是吃醋，为这个就跟我像仇人似的。这时候我实在给你逼得没法儿了，好容易给你出了这么个主意，你这时候倒又怕起来了，你这不是诚心气我吗？"她把一枝烟卷直指到他脸上去，差点烫了他一下。

鸿才皱眉道："你别尽自埋怨我，你倒是说怎么办吧。"曼璐道："依你说怎么办？"鸿才道："老把她锁在屋里也不是事，早晚你妈要来问我们要人。"曼璐道："那倒不怕她，我妈是最容易对付的，除非她那未婚夫出来说话。"鸿才霍地立起身来，踱来踱去，喃喃地道："这事情可闹大了。"曼璐见他那懦怯的样子，实在心里有气，便冷笑道："那可怎么好？快放她走吧？人家肯白吃你这样一个亏？你花多少钱也没用，人家又不是做生意的，没这么好打发。"鸿才道："所以我着急呀。"曼璐却又哼了一声，笑道："要你急什么？该她急呀。她反正已经跟你发生关系了，她再狠也狠不过这个去，给她两天工夫仔细想想，我再去劝劝她，那时候她要是个明白人，也只好'见台阶就下'。"鸿才仍旧有些怀疑，因为他在曼桢面前实在缺少自信心。他说："要是劝她不听呢？"曼璐道："那只好多关几天，捺捺她的性子。"鸿才道："总不能关一辈子。"曼璐微笑道："还能关她一辈子？哪天她养了孩子了，你放心，你赶她走她也不肯走了，她还得告你遗弃呢！"

鸿才听了这话，方始转忧为喜。他怔了一会儿，似乎仍旧有些不放心，又道："不过照她那脾气，你想她真肯做小么？"曼璐冷冷地道："她不肯我让她，总行了？"鸿才知道她这是气话，忙笑道："你这是什么话？由我这儿起就不答应！我以后正要慢慢地补报你呢，像你这样贤慧的太太往哪儿找去，我还不好好地孝顺孝顺你。"曼璐笑道：

“好了好了，别哄我了，少给我点气受就得。”鸿才笑道：“你还跟我生气呢！”他涎着脸拉着她的手，又道：“你看我给人家打得这样，你倒不心疼么？”曼璐用力把他一推，道：“你也只配人家这样对你，谁要是一片心都扑在你身上，准得给你气伤心了！你说是不是，你自己摸摸良心看！”鸿才笑道：“得，得，可别又跟我打一架！我架不住你们姐儿俩这样搓弄！”说着，不由得面有得色，曼璐觉得，他已经俨然是一副左拥右抱的眉眼了。

她恨不得马上扬起手来，辣辣两个耳刮子打过去，但是这不过是她一时的冲动。她这次是抱定宗旨，要利用她妹妹来吊住他的心，也就仿佛像从前有些老太太们，因为怕儿子在外面游荡，难以约束，竟故意地教他抽上鸦片，使他沉溺其中，就不怕他不恋家了。

夫妻俩正在房中密谈，阿宝有点慌张地进来说：“大小姐，太太来了。”曼璐把烟卷一扔，向鸿才说道：“交给我好了，你先躲一躲。”鸿才忙站起来，曼璐又道：“你还在昨天那间屋子里待着，听我的信儿。不许又往外跑。”鸿才笑道：“你也不瞧瞧我这样儿，怎么走得出去。叫朋友看见了不笑话我。”曼璐道：“你几时又这样顾面子了。人家还不当你是夫妻打架，打得鼻青眼肿的。”鸿才笑道：“那倒不会，人家都知道我太太贤慧。”曼璐忍不住扑哧一笑道：“走吧走吧，你当我就这样爱戴高帽子。”

鸿才匆匆地开了一扇门，向后房一钻，从后面绕道下楼。曼璐也手忙脚乱的，先把头发打散了，揉得像鸡窝似的，又捞起一块冷毛巾，胡乱擦了把脸，把脸上的脂粉擦掉了，把晨衣也脱了，钻到被窝里去躺着。这里顾太太已经进来了。曼璐虽然做出生病的样子，顾太太一看见她，已经大出意料之外，笑道：“哟，你今天气色好多了，简直跟昨天是两个人。”曼璐叹道：“咳，好什么呀，才打了两针强心针。”顾太太也没十分听懂她的话，只管喜滋滋地说：“说话也响亮多了！昨天那样儿，可真吓我一跳。”刚才她尽等曼桢不来，自己吓唬自己，还当是曼璐病势垂危，所以立刻赶来探看，这一节情事她当然就略过不提

了。

她在床沿上坐下，握着曼璐的手笑道："你二妹呢？"曼璐道："妈，你都不知道，就为了她，我急得都厥过去了，要不是医生给打了两针强心针，这时候早没命了！"顾太太倒怔住了，只说了一声："怎么了？"曼璐似乎很痛苦的，别过脸去向着里床，道："妈，我都不知道怎样对你说。"顾太太道："她怎么了？人呢？上哪儿去了？"她急得站起身来四下乱看。曼璐紧紧地拉住她道："妈，你坐下，等我告诉你，我都别提多恼叨了——鸿才这东西，这有好几天也没回家来过，偏昨儿晚上倒又回来了，也不知他怎么醉得这样厉害，糊里糊涂地会跑到二妹住的那间房里去，我是病得人事不知，赶到我知道已经闯了祸了。"

顾太太呆了半晌方道："这怎么行，你二妹已经有了人家了，他怎么能这样胡来，我的姑奶奶，这可坑死我了！"曼璐道："妈，你先别闹，再一闹我心里更乱了。"顾太太急得眼睛都直了，道："鸿才呢，我去跟他拼命去！"曼璐道："他哪儿有脸见你。他自己也知道闯了祸了，我跟他说：'你这不是害人家一辈子吗？叫她以后怎么嫁人。你得还我一句话！'"顾太太道："是呀，他怎么说？"曼璐道："他答应跟二妹正式结婚。"顾太太听了这话，又是十分出于意料之外的，道："正式结婚。那你呢？"曼璐道："我跟他又不是正式的。"顾太太毅然道："那不成。没这个理。"曼璐却叹了口气，道："哎哟，妈，你看我还能活多久呀，我还在乎这些！"顾太太不由得心里一酸，道："你别胡说了。"曼璐道："我就一时还不会死，我这样病歪歪的，哪儿还能出去应酬，我想以后有什么事全让她出面，让外头人就知道她是祝鸿才太太，我只要在家里吃碗闲饭，好在我们是自己姊妹，还怕她待亏我吗？"

顾太太被她说得心里很是凄惨，因道："话虽然这样说，到底还是不行，这样你太委屈了。"曼璐道："谁叫我嫁的这男人太不是东西呢！再说，这回要不是因为我病了，也不会闹出这个事情来。我真没脸见妈。"说到这里，她直擦眼泪。顾太太也哭了。

顾太太这时候心里难过，也是因为曼桢，叫她就此跟了祝鸿才，

她一定是不愿意的，但是事到如今，也只好委屈求全了。曼璐的建议，顾太太虽然还是觉得不很妥当，也未始不是无办法中的一个办法。

顾太太泫然了一会儿，便站起来说："我去看看她去。"曼璐一骨碌坐了起来，道："你先别去——"随又把声音压得低低的，秘密地说道："你不知道，闹得厉害着呢，闹着要去报警察局。"顾太太失惊道："哎呀，这孩子就是这样不懂事，这种事怎么能嚷嚷出去，自己也没脸哪。"曼璐低声道："是呀，大家没脸。鸿才他现在算是在社会上也有点地位了，这要给人家知道了，多丢人哪。"顾太太点头道："我去劝劝她去。"曼璐道："妈，我看你这时候还是先别跟她见面，她那脾气你知道的，你说的话她几时听过来着，现在她又是正在火头上。"顾太太不由得也踌躇起来，道："那总不能由着她的性儿闹。"曼璐道："是呀，我急得没办法，只好说她病了，得要静养，谁也不许上她屋里去，也不让她出来。"顾太太听到这话，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打了个寒噤，觉得有点不对。

曼璐见她呆呆地不做声，便道："妈，你先别着急，再等两天，等她火气下去了些，那时候我们慢慢地劝她，只要她肯了，我们马上就把喜事办起来，鸿才那边是没问题的，现在问题就在她本人，还有那姓沈的——你说他们已经订婚了？"顾太太道："是呀，这时候拿什么话去回人家？"曼璐道："他现在可在上海？"顾太太道："就是昨天早上到上海来的。"曼璐道："她上这儿来他知道不知道？"顾太太道："不知道吧，他就是昨天早上来过一趟，后来一直也没来过。"曼璐沉吟道："那倒显着奇怪，俩人吵了架了？"顾太太道："你不说我也没想到，昨天听老太太说，曼桢把那个订婚戒指掉了字纸篓儿里去了。别是她诚心扔的？"曼璐道："准是吵了架了。不知道因为什么？不是又为了豫瑾吧？"豫瑾和曼桢一度很是接近，这一段情事是曼璐最觉得痛心，永远念念不忘的。顾太太想了一想，道："不会是为了豫瑾，豫瑾昨天倒是上我们那儿去来着，那时候世钧早走了，俩人根本没有遇见。"曼璐

道:“哦,豫瑾昨天来的?他来有什么事吗?”她突然勾起了满腔醋意,竟忘记了其他的一切。

顾太太道:“他是给我们送喜帖儿来的——你瞧,我本来没打算告诉你的,又叫我说漏了!我这会儿是急糊涂了。”曼璐呆了一呆,道:“哦,他要结婚了?”顾太太道:“就是今天。”曼璐微笑道:“你们昨天说要去吃喜酒,就是吃他的喜酒呀?这又瞒着我干嘛?”顾太太道:“是你二妹说的,说先别告诉你,你生病的人受不了刺激。”

但是这两句话在现在这时候给曼璐听到,却使她受了很深的刺激。因为她发现她妹妹对她这样体贴,这样看来,家里这许多人里面,还只有二妹一个人是她的知己,而自己所做的事情太对不起人了。她突然觉得很惭愧,以前关于豫瑾的事情,或者也是错怪了二妹,很不必把她恨到这样,现在可是懊悔也来不及了,也只有自己跟自己譬解着,事已至此,也叫骑虎难下,只好恶人做到底了。

曼璐只管沉沉地想着,把床前的电话线握在手里玩弄着,那电话线圆滚滚的像小蛇似的被她匝在手腕上。顾太太突然说道:“好好的一个人,不能就这样不见了,我回去怎么跟他们说呢?”曼璐道:“老太太不要紧的,可以告诉她实话。就怕她嘴不紧。你看着办吧。弟弟他们好在还小,也不懂什么。”顾太太紧皱着眉毛道:“你当他们还是小孩哪,伟民过了年都十五啦。”曼璐道:“他要是问起来,就说二妹病了,在我这儿养病呢。就告诉他是肺病,以后不能出去做事了,以后家里得省着点过,住在上海太费了,得搬到内地去。”顾太太茫然道:“干嘛?”曼璐低声道:“暂时避一避呀,免得那姓沈的来找她。”顾太太不语。她在上海居住多年,一下子叫她把这份人家拆了,好像连根都铲掉了,她实在有点舍不得。

但是曼璐也不容她三心两意,拉起电话来就打了一个到鸿才的办事处,他们那里有一个茶房名叫小陶,人很机警,而且知书识字,他常常替曼璐跑跑腿,家里虽然有当差的,却没有一个像他这样得用的人,她叫他马上来一趟。挂上电话,她对顾太太说:“我预备叫他到苏

州去找房子。"顾太太道:"搬到苏州去,还不如回乡下去呢,老太太老惦记着要回去。"曼璐却嫌那边熟人太多,而且世钧也知道那是他们的故乡,很容易寻访他们的下落。她便说:"还是苏州好,近些。反正也住不长的,等这儿办喜事一有了日子,马上就得接妈回来主婚。以后当然还是住在上海,孩子们上学也方便些。大弟弟等他毕业了,也别忙着叫他去找事,让他多念两年书,赶明儿叫鸿才送他出洋留学去。妈吃了这么些年的苦,也该享享福了,以后你跟我过。我可不许你再洗衣裳做饭了,妈这么大年纪了,实在不该再做这样重的事,昨天就是累的,把腰都扭了。你都不知道,我听着心里不知多难受呢!"一席话把顾太太说得心里迷迷糊糊的,尤其是她所描绘的大弟弟的锦片前程。

母女俩谈谈说说,小陶已经赶来了,曼璐当着她母亲的面嘱咐他当天就动身,到苏州去赁下一所房子,日内就要搬去住了,临时再打电报给他,他好到车站上去迎接。又叫顾太太赶紧回去收拾东西,叫汽车送她回去,让小陶搭她的车子一同走。顾太太本来还想要求和曼桢见一面,当着小陶,也没好说什么,只好就这样走了,身上揣着曼璐给的一笔钱。

顾太太坐着汽车回去,心里一直有点惴惴的。想着老太太和孩子们等会问起曼桢来,应当怎样对答。这时候想必他们吃喜酒总还没有回来。她一揿铃,是刘家的老妈子来开门,一开门就说:"沈先生来了,你们都出去了,他在这儿等了半天了。"顾太太心里扑通一跳,这一紧张,几乎把曼璐教给她的话全忘得干干净净。当下也只得硬着头皮走进来,和世钧相见。原来世钧自从昨天和曼桢闹翻了,离开顾家以后,一直就一个人在外面乱走,到很晚才回到叔惠家里去,一夜也没有睡。今天下午他打了个电话到曼桢的办公处,一问,曼桢今天没有来,他心里想她不要是病了吧,因此马上赶到她家里来。不料他们全家都出去了,刘家的老妈子告诉他曼桢昨天就到她姊姊家去了,是她姊姊家派汽车来接的,后来就没有回来过。世钧因为昨天就

听见说她姊姊生病，她一定是和她母亲替换着前去照料，但不知道她今天回来不回来。刘家那老妈子倒是十分殷勤，让他进去坐，顾家没有人在家，把楼上的房门都锁了起来，只有楼下那间空房没有上锁，她便从她东家房里端了一把椅子过去，让世钧在那边坐着。那间房就是从前豫瑾住过的，那老妈子便笑道："从前住在这儿那个张先生，昨天又来了。"世钧略怔了一怔，因笑道："哦？他这次来，还住在这儿吧？"那老妈子道："那倒不晓得，昨天没住在这儿。"正说着，刘家的太太在那边喊："高妈！高妈！"她便跑出去了。这间房空关了许久，灰尘满积，呼吸都有点窒息。世钧一个人坐在这里，万分无聊，又在窗前站了一会儿，窗台上一层浮灰，便信手在那灰上画字，画画又都抹了，心里乱得很，只管盘算着见到曼桢应当怎样对她解释，又想着豫瑾昨天来，不知道看见了曼桢没有，豫瑾不晓得可知道不知道他和曼桢解约的事——她该不会告诉他吧？她正在气愤和伤心的时候，对于豫瑾倒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想到这里，越发心里像火烧似的，恨不得马上就能见到曼桢，把事情挽回过来。

好容易盼到后门口门铃响，听见高妈去开门，世钧忙跟了出去，见是顾太太。便迎上去笑道："伯母回来了。"他这次从南京来，和顾太太还是第一次见面，顾太太看见他，却一句寒暄的话也没有，世钧觉得很奇怪，她那神气倒好像是有点张皇。他再转念一想，一定是她已经知道他和曼桢闹决裂了，所以生气，他这样一想，不免有点窘，一时就也说不出话来。顾太太本来心里怀着个鬼胎，所以怕见他，一见面，却又觉得非常激动，恨不得马上告诉他。她心里实在是又急又气，苦于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见到世钧，就像是见了自己人似的，几乎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在楼下究竟说话不便，因道："上楼去坐。"她引路上楼，楼上两间房都锁着，房门钥匙她带在身边，便伸手到口袋里去拿，一摸，却摸到曼璐给的那一大叠钞票。那种八成旧的钞票，摸上去是温软的，又是那么厚墩墩的方方的一大叠。钱这样东西，确是有一种微妙的力量，顾太太当时不由得就有一个感觉，觉得对不起

曼璐。和曼璐说得好好的，这时候她要是嘴快走漏了消息，告诉了世钧，年轻人都是意气用事的，势必要惊官动府，闹得不可收拾。再说，他们年轻人的事，都拿不准的，但看他和曼桢两个人，为一点小事就可以闹得把订婚戒指都扔了，要是给他知道曼桢现在这桩事情，他能说一点都不在乎吗？到了儿也不知道他们还结得成结不成婚，倒先把鸿才这头的事情打散了，反而两头落空。这么一想，好像理由也很多。

顾太太把钥匙摸了出来，便去开房门，她这么一会儿工夫，倒连换了两个主意，闹得心乱如麻。也不知道是因为手汗还是手颤，那钥匙开来开去也开不开，结果还是世钧代她开了。俩人走进房内，世钧便搭讪着问道："老太太也出去了？"顾太太心不在焉地应了声："呃……嗯。"顿了一顿，又道："我腰疼，我一个人先回来了，"她去给世钧倒茶，世钧忙道："不要倒了，伯母歇着吧。曼桢到哪儿去了，可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顾太太背着身子在那儿倒茶，倒了两杯，送了一杯过来，方道："曼桢病了，在她姊姊家，想在她那儿休息几天。"世钧道："病了？什么病？"顾太太道："没什么要紧。过两天等她好了叫她给你打电话。你在上海总还有几天耽搁？"她急于要打听他要在上海住多少天，但是世钧并没有答她这句话，却道："我想去看看她。那儿是在虹桥路多少号？"顾太太迟疑了一下，因道："多少号……我倒不知道。我这人真糊涂，只认得那房子，就不知道门牌号码。"说着，又勉强笑了一笑。世钧看她那样子分明是有意隐瞒，觉得十分诧异。除非是曼桢自己的意思，不许她母亲把地址告诉他，不愿和他见面。但是无论怎么样，老年人总是主张和解的，即使顾太太对他十分不满，怪他不好，她至多对他冷淡些，也决不会夹在里面阻止他们见面。他忽然想起刚才高妈说，昨天豫瑾来过。难道还是为了豫瑾……

不管是为什么原因，顾太太既然是这种态度，他也实在对她无话可说，只有站起身来告辞。走出来就到一爿店里借了电话簿子一翻，虹桥路上只有一个祝公馆，当然就是曼桢的姊姊家了。他查出门牌

号码，立刻就雇车去，到了那里，见是一座大房子，一带花砖围墙。世钧去揿铃，铁门上一个小方洞一开，一个男仆露出半张脸来，世钧便道："这儿是祝公馆吗？我来看顾家二小姐。"那人道："你贵姓？"世钧道："我姓沈。"那人把门洞豁喇一关，随即听见里面煤屑路上咵嚓咵嚓一阵脚步声，渐渐远去，想是进去通报了。但是世钧在外面等了很久的时候，也没有人来开门。他很想再揿一揿铃，又忍住了。这座房子并没有左邻右舍，前后都是荒地和菜园，天寒地冻，四下里鸦雀无声。下午的天色黄阴阴的，忽然起了一阵风，半空中隐隐的似有女人的哭声，风过处，就又听不见了。世钧想道："这声音是从哪儿来的，不会是房子里边吧？这地方离虹桥公墓想必很近，也许是墓园里新坟上的哭声。"再凝神听时，却一点也听不见了，只觉心中惨戚。正在这时候，铁门上的洞又开了，还是刚才那男仆，向他说道："顾家二小姐不在这儿。"世钧呆了一呆，道："怎么？我刚从顾家来，顾太太说二小姐在这儿嘛。"那男仆道："我去问过了，是不在这儿。"说着，早已豁喇一声又把门洞关上了。世钧想道："她竟这样绝情，不肯见我。"他站在那儿发了一会儿怔，便又举手拍门，那男仆又把门洞开了。世钧道："喂，你们太太在家么？"他想他从前和曼璐见过一面的，如果能见到她，或者可以托她转圜。但是那男仆答道："太太不舒服，躺着呢。"世钧没有话可说了。拖他来的黄包车因为这一带地方冷静，没有什么生意，兜了个圈子又回来了，见世钧还站在那里，便问他可要拉他回去。那男仆眼看着他上车走了，方才把门洞关上。

阿宝本来一直站在门内，不过没有露面，是曼璐不放心，派她来的，怕那男仆万一应付得不好。这时她便悄悄地问道："走了没有？"那男仆道："走了走了！"阿宝道："太太叫你们都进去，有话关照你们。"她把几个男女仆人一齐唤了进去，曼璐向他们说道："以后有人来找二小姐，一概回他不在这儿。二小姐是在我们这儿养病，你们小心伺候，我决不会叫你们白忙的。她这病有时候明白，有时候糊涂，反正不能让她出去，我们老太太把她重托给我了，跑了可得问你们。

可是不许在外头乱说，明白不明白？"众人自是诺诺连声。曼璐又把年赏提早发给他们，比往年加倍。仆人们都走了，只剩阿宝一个人在旁边，阿宝见事情已经过了明路，便向曼璐低声道："大小姐，以后给二小姐送饭，叫张妈去吧，张妈力气大。刚才我进去的时候，差点儿都给她冲了出来，我拉都拉不住她。"说到这里，又把声音低了一低，悄悄地道："不过我看她那样子，好像有病，站都站不稳。"曼璐皱眉道："怎么病了？"阿宝轻声道："一定是冻的——给她砸破那扇窗子，直往里头灌风，这大冷天，连吹一天一夜，怎么不冻病了。"曼璐沉吟了一会儿，便道："得要给她挪间屋子。我去看看去。"阿宝道："您进去可得小心点儿。"

曼璐便拿了一瓶治感冒的药片去看曼桢。后楼那两间空房，里间一道锁，外间一道锁，先把外间那扇门开了，叫阿宝和张妈跟进去，在通里间的门口把守着，再去开那一扇门。隔着门，忽然听见里面呛啷啷一阵响，不由得吃了一惊，其实还是那一扇砸破的玻璃窗，在寒风中自己开阖着。每次砰的一关，就有一些碎玻璃纷纷落到楼下去，呛啷啷跌在地上。曼桢是因为夜间叫喊没有人听见，所以把玻璃窗砸破的，她手上也割破了，用一块手帕包着。她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曼璐推门进去，她便把一双眼睛定定地望着曼璐。昨天她姊姊病得那样子，简直就像要死了，今天倒已经起来走动了，可见是假病——这样看来，她姊姊竟是同谋的了。她想到这里，本来身上有寒热的，只觉那热气像一蓬火似的，轰的一声，都奔到头上来，把脸涨得通红，一阵阵地眼前发黑。

曼璐也自心虚，勉强笑道："怎么脸上这样红？发烧呀？"曼桢不答。曼璐一步步地走过来，有一把椅子倒在地下拦着路，她俯身把椅子扶了起来。风吹着那破玻璃窗，一开一关，"呯！"一关，发出一声巨响，那声音不但刺耳而且惊心。

曼桢突然坐了起来，道："我要回去。你马上让我回去，我也就算了，譬如给疯狗咬了。"曼璐道："二妹，这不是赌气的事，我也气呀，我

怎么不气,我跟他大闹,不过闹又有什么用,还能真拿他怎么样？要说他这个人,实在是可恨,不过他对你倒是一片真心,这个我是知道的,有好两年了,还是我们结婚以前,他看见你就很羡慕。可是他一直很敬重你的,昨天要不是喝醉了,他再也不敢这样。只要你肯原谅他,他以后总要好好地补报你,反正他对你决不会变心的。"曼桢劈手把桌上一只碗拿起来往地下一扔,是阿宝刚才送进来的饭菜,汤汁流了一地,碗也破了,她捡起一块锋利的磁盘,道:"你去告诉祝鸿才,他再来可得小心点,我有把刀在这儿。"

曼璐默然半晌,俯下身去用手帕擦了擦脚上溅的油渍,终于说道:"你别着急,现在先不谈这些,你先把病养好了再说。"曼桢道:"你倒是让我回去不让我回去?"说着,就扶着桌子,支撑着站起来往外走,却被曼璐一把拉住不放,一刹那间俩人已是扭成一团。曼桢手里还抓着那半只破碗,像刀锋一样地锐利,曼璐也有些害怕,喃喃地道:"干什么,你疯了?"在挣扎间,那只破碗脱手跌得粉碎,曼桢喘着气说道:"你才疯了呢,你这都干的什么事情,你跟人家串通了害我,你还是个人吗?"曼璐叫道:"我串通了害你？我都冤枉死了,为你这桩事也不知受了多少夹棍气——"曼桢道:"你还要赖！你还要赖!"她实在恨极了,刷的一声打了曼璐一个耳刮子。这一下打得不轻,连曼桢自己也觉得震动而且眩晕。她怔住了,曼璐也怔住了。曼璐本能地抬起手来,想在面颊上摸摸,那只手却停止在半空中。她红着半边脸,只管呆呆地站在那里,曼桢见了,也不知怎么的,倒又想起她从前的好处来,过去这许多年来受着她的帮助,从来也没跟她说过感激的话。固然自己家里人是谈不上什么施恩和报恩,同时也是因为骨肉至亲之间反而有一种本能的羞涩,有许多话都好像不便出口。在曼璐是只觉得她妹妹一直看不起她。刚才这一巴掌打下去,两个人同时都想起从前那一笔账,曼璐自己想想,觉得真冤,她又是气忿又是伤心,尤其觉得可恨的就是曼桢这样一副烈女面孔。她便冷笑了一声道:"哼,倒想不到,我们家里出了这么个烈女,啊？我那时候要是

个烈女，我们一家子全饿死了！我做舞女做妓女，不也受人家欺负，我上哪儿去撒娇去？我也是跟你一样的人，一样姊妹两个，凭什么我就这样贱，你就尊贵到这样地步？”她越说声音越高，说到这里，不知不觉的，竟是眼泪流了一脸。阿宝和张妈守在门外，起先听见房内扭打的声音，已是吃了一惊，推开房门待要进来拉劝，后来听见曼璐说什么做舞女做妓女，自然这些话都是不愿让人听见的，阿宝忙向张妈使了个眼色，正要退出去，依旧把门掩上，曼桢却乘这机会抢上前去，横着身子向外一冲。曼璐来不及拦住她，只扯着她一只胳膊，俩人便又挣扎起来。曼桢嚷道：“你还不让我走？这是犯法的你知道不知道？你还能把我关上一辈子？还能把我杀了？”曼璐也不答言，只把她狠命地一摔摔开了，曼桢究竟发着热，身上虚飘飘的，被曼璐一甩，她连退两步，然后一跌跌出去多远，坐在地下，一只手正揿在那只破碗的碎片上，不禁哎哟了一声。曼璐倒已经咖嗞咖嗞踏着碎磁盘跑了出去，把房门一关，钥匙嗒的一响，又从外面锁上了。

曼桢手上拉了个大口子，血涔涔地流下来。她把手拿起来看看，一看，倒先看见手上那只红宝石戒指。她的贞操观念当然和从前的女人有些不同，她并不觉得她有什么愧对世钧的地方，但是这时候看见手上戴的那只戒指，心里却像针扎了一下。

世钧……他到底还在上海不在？他可会到这儿来找她？她母亲也不知道来过没有？指望母亲搭救是没有用的，母亲即使知道实情，也决不会去报告警察局，一来家丑不可外扬，而且母亲是笃信“从一而终”的，一定认为木已成舟，只好马马虎虎地就跟了鸿才吧。姊姊这方面再加上一点压力，母亲她又是个没主意的人，惟一的希望是母亲肯把这件事情的真相告诉世钧，和世钧商量。但是世钧到底还在上海不在呢？

她扶着窗台爬起来，窗棂上的破玻璃成为锯齿形，像尖刀山似的。窗外是花园，冬天的草皮地光秃秃的，特别显得辽阔。四面围着高墙，她从来没注意到那围墙有这样高。花园里有一棵紫荆花，枯藤

似的枝干在寒风中摇摆着。她忽然想起小时候听见人家说，紫荆花底下有鬼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但是，也许就因为有这样一句话，总觉得紫荆花看上去有一种阴森之感。她要是死在这里，这紫荆花下一定有她的鬼魂吧？反正不能糊里糊涂地死在这里，死也不服这口气。房间里只要有一盒火柴，她真会放火，乘乱里也许可以逃出去。

忽然听见外面房间里有人声，有一个木匠在那里敲敲打打工作着。是预备在外房的房门上开一扇小门，可以从小门里面送饭，可是曼桢并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猜着也许是把房门钉死了，把她当一个疯子那样关起来。那钉锤一声一声敲下来，听着简直锥心，就像是钉棺材板似的。

又听见阿宝的声音，在那里和木匠说话，那木匠一口浦东话，声音有一点苍老。对于曼桢，那是外面广大的世界里来的声音，她心里突然颤栗着，充满了希望，她扑在门上大声喊叫起来了，叫他给她家里送信，把家里的地址告诉他，又把世钧的地址告诉他，她说她被人陷害，把她关起来了，还说了许许多多话，自己都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连那尖锐的声音听着也不像自己的声音。这样大哭大喊，砰砰砰敲着门，不简直像个疯子吗？

她突然停止了。外面显得异样的寂静。阿宝当然已经解释过了，里面禁闭着一个有疯病的小姐。而她自己也疑惑，她已经在疯狂的边缘上了。

木匠又工作起来了。阿宝守在旁边和他攀谈着。那木匠的语气依旧很和平，他说他们今天来叫他，要是来迟一步，他就已经下乡去了，回家去过年了。阿宝问他家里有几个儿女。听他们说话，曼桢仿佛在大风雪的夜里远远看见人家窗户里的灯光红红的，更觉得一阵凄惶。她靠在门上，无力地啜泣起来了。

她忽然觉得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只得踉踉跄跄回到床上去。刚一躺下，倒是软洋洋的，舒服极了，但是没有一会儿工夫，就觉得浑

身骨节酸痛，这样睡也不合适，那样睡也不合适，只管翻来覆去，鼻管里的呼吸像火烧似的。她自己也知道是感冒症，可是没想到这样厉害。浑身的毛孔里都像是分泌出一种黏液，说不出来的难受。天色黑了，房间里一点一点地暗了下来，始终也没有开灯，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方才昏昏睡去，但是因为手上的伤口痛得火辣辣的，也睡不沉，半夜里醒了过来，忽然看见房门底下露出一线灯光，不觉吃了一惊。同时就听见门上的钥匙嗒的一响，但是这一响之后，却又寂然无声。她本来是时刻戒备着的，和衣躺着，连鞋也没脱，便把被窝一掀，坐了起来，但是一坐起来觉得天旋地转，差点没栽倒在地下。定睛看时，门缝里那一线灯光倒已经没有了。等了许久，也没有一点响动，只听见自己的一颗心哄通哄通跳着。她想着一定又是祝鸿才。她也不知道哪儿来的一股子力气，立刻跑去把灯一开，抢着站在窗口。大约心里有这样一个模糊的意念，真要是没有办法，还可以跳楼，跳楼也要拉他一同跳。但是隔了半晌，始终一点动静也没有，紧张着的神经渐渐松弛下来，这才觉得她正站在风口里，西北风呼呼地吹进来，那冷风吹到发烧的身体上，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又是寒飕飕的，又是热烘烘干敷敷的，非常难受。

她走到门口，把门钮一旋，门就开了，她的心倒又狂跳起来。难道有人帮忙，私自放她逃走么？外面那间堆东西的房间黑洞洞的，她走去把灯开了。一个人也没有。她一眼看见门上新装了一扇小门，小门里安着个窗台，上搁着一只漆盘，托着一壶茶，一只茶杯，一碟干点心。她突然明白过来了，哪里是放她逃走，不过是把里外两间打通了，以后可以经常地由这扇小门里送饭。这样看来，竟是一种天长地久的打算了。她这样一想，身子就像掉到冰窖子里一样。把门钮试了一试，果然是锁着。那小门也锁着。摸摸那壶茶，还是热的。她用颤抖的手倒了一杯喝着，正是口渴得厉害，但是第一口喝进去，就觉得味道不对。其实是自己嘴里没味儿，可是她不能不疑心，茶里也许下了药。再喝了一口，简直难吃，实在有点犯疑心，就搁下了。她实

在不愿意回到里面房里那张床上去，就在外面沙发上躺下了，在那旧报纸包裹着的沙发上睡了一宿，电灯也没有关。

第二天早上，大概是阿宝送饭的时候，从那扇小门里看见她那呻吟呓语的样子，她因为热度太高，神志已经不很清楚了，仿佛有点知道有人开了锁进来，把她抬到里面床上去，后来就不断地有人送茶送水。这样昏昏沉沉的，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有一天忽然清醒了许多，见阿宝坐在旁边织绒线，嘴里哼哼唧唧唱着十二月花名的小调。她恍惚觉得这还是从前，阿宝在她们家帮佣的时候。她想她一定是病得很厉害，要不然阿宝怎么不在楼下做事，却到楼上来守着病人。母亲怎么倒不在跟前？她又惦记着办公室的抽屉钥匙，应当给叔惠送去，有许多文件被她锁在抽屉里，他要拿也拿不到。她想到这里，不禁着急起来，便喃喃说道："杰民呢？叫他把钥匙送到许家去。"阿宝先还当她是说胡话，也没听清楚，只听见"钥匙"两个字，以为她是说房门钥匙，总是还在那儿闹着要出去，便道："二小姐，你不要着急，你好好地保重身体吧，把病养好了，什么话都好说。"曼桢见她答非所问，心里觉得很奇怪。这房间里光线很暗，半边窗户因为砸破了玻璃，用一块木板挡住了。曼桢四面一看，也就渐渐地记起来了，那许多疯狂的事情，本来以为是高热度下的乱梦，竟不是梦，不是梦……

阿宝道："二小姐，你不想吃什么吗？"曼桢没有回答，半晌，方在枕上微微摇了摇头。因道："阿宝，你想想看，我从前待你也不错。"阿宝略顿了一顿，方才微笑道："是的呀，二小姐待人最好了。"曼桢道："你现在要是肯帮我一个忙，我以后决不会忘记的。"阿宝织着绒线，把竹针倒过来搔了搔头发，露出那踌躇的样子，微笑道："二小姐，我们吃人家饭的人，只能东家叫怎么就这么，二小姐是明白人。"曼桢道："我知道。我也不想找你别的，只想你给我送个信。我虽然没有大小姐有钱，我总无论如何要想法子，不能叫你吃亏。"阿宝笑道："二小姐，不是这个话，你不知道他们防备得多紧，我要是出去他们要疑心的。"曼桢见她一味推托，只恨自己身边没有多带钱，这时候无论许

她多少钱,也是空口说白话,如何能够取信于人。心里十分焦急,不知不觉把两只手都握着拳头,握得紧紧的。她因为怕看见那只戒指,所以一直反戴着,把那块红宝石转到后面去了。一捏着拳头,就觉得那块宝石硬邦邦的在那儿。她忽然心里一动,想道:"女人都是喜欢首饰的,把这戒指给她,也许可以打动她的心。她要是嫌不好,就算是抵押品,将来我再拿钱去赎。"因把戒指褪了下来,她现在虽然怕看见它,也觉得很舍不得。她递给阿宝,低声道:"我也知道你很为难。你先把这个拿着,这个虽然不值钱,我是很宝贵它的,将来我一定要拿钱跟你换回来。"阿宝起初一定不肯接。曼桢道:"你拿着,你不拿你就是不肯帮我忙。"阿宝半推半就的,也就收下了。

曼桢便道:"你想法子给我拿一枝笔一张纸,下次你来的时候带进来。"她想她写封信叫阿宝送到叔惠家里去,如果世钧已经回南京去了,可以叫叔惠转寄。阿宝当时就问:"二小姐要写信给家里呀?"曼桢在枕上摇了摇头,默然了一会儿,方道:"写给沈先生。那沈先生你看见过的。"她一提到世钧,已是顺着脸滚下泪来,因把头别了过去。阿宝又劝了她几句,无非是叫她不要着急,然后就起身出去,依旧把门从外面锁上了,随即来到曼璐房中。

曼璐正在那里打电话,听她那焦躁的声口,一定是和她母亲说话,这两天她天天打电话去,催他们快动身。阿宝把地下的香烟头和报纸都拾起来,又把梳妆台上的东西整理了一下,敞开的雪花膏缸一只一只都盖好,又把刷子上黏缠着的一根根头发都拣掉。等曼璐打完了电话,阿宝先去把门关了,方才含着神秘的微笑,从口袋里掏出那只戒指来,送到曼璐跟前,笑道:"刚才二小姐一定要把这个押给我,又答应给我钱,叫我给她送信。"曼璐道:"哦? 送信给谁?"阿宝笑道:"给那个沈先生。"曼璐把那戒指拿在手里看了看,她早听她母亲说过,曼桢有这样一只红宝戒指。是那姓沈的送她的,大概算是订婚戒指。因笑道:"这东西一个钱也不值,你给我吧。我当然不能白拿你的。"说着,便拿钥匙开抽屉,拿出一沓子钞票,阿宝偷眼看着,是那

种十张一叠的十元钞票，约有五六叠之多。从前曼璐潦倒的时候，也常常把首饰拿去卖或是当，所以阿宝对于这些事也有相当经验，像这种戒指她也想着是卖不出多少钱的，还不如拿去交给曼璐，还上算些。果然不出她所料，竟是发了一笔小财。当下不免假意推辞了一下。曼璐噗的一声把那一沓子钞票丢在桌上，道："你拿着吧。总算你还有良心！"阿宝也就谢了一声，拿起来揣在身上，因笑道："二小姐还等着我拿纸跟笔给她呢。"曼璐想了一想，便道："那你以后就不要进去了，让张妈去好了。"说着，她又想起一桩事来，便打发阿宝到她娘家去，只说他们人手不够，派阿宝来帮他们理东西，名为帮忙，也就是督促的意思，要他们尽快地离开上海。

顾太太再也没想到，今年要到苏州去过年。一来曼璐那边催逼得厉害，二来顾太太也相信那句话，"正月里不搬家"，所以要搬只好在年前搬。她赶着在年前洗出来的褥单，想不到全都做了包袱，打了许多大包裹。她整理东西，这样也舍不得丢，那样也舍不得丢。要是全部带去，在火车上打行李票也嫌太糜费了。而且都是历年积下的破烂，一旦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仅只是运出大门陈列在衖堂里，堆在塌车上，都有点见不得人。阿宝见她为难，就答应把这些东西全部运到公馆里去，好在那边有的是闲房。其实等顾太太一走，阿宝马上叫了个收旧货的来，把这些东西统统卖了。

顾太太临走的时候，心里本就十分怆惶，觉得就像充军似的。想想曼璐说的话也恐怕不一定可靠，但是以后一切的希望都着落在她身上了，就也不愿意把她往坏处想。世钧有一封信给曼桢，顾太太收到了，也不敢给谁看，所以并不知道里面说些什么。一直揣在身上，揣了好些时候，临走那天还是拿了出来交给阿宝，叫她带去给曼璐看。

世钧的信是从南京寄出的。那天他到祝家去找曼桢，没见到她，他还当是她诚心不出来见他，心里十分难过。回到家里，许太太告诉他说，他舅舅那里派人来找过他。他想着也不知出了什么事情，赶了

去一问,原来并没有什么。他有一个小舅舅,是老姨太太生的,老姨太太一直住在南京,小舅舅在上海读书,现在放寒假了,要回去过年,舅舅不放心他一个人走,要世钧和他一同回去。一同去,当然不成问题,但是世钧在上海还有几天耽搁,他舅舅却执意要他马上动身,说他母亲的意思也盼望他早点回去,年底结账还有一番忙碌,他不在那里,他父亲又不放心别人,势必又要自己来管,这一劳碌,恐怕于他的病体有碍。世钧听他舅舅的话音,好像沈太太曾经在他们动身前嘱托过他,叫他务必催世钧快快回来,而沈太太对他说的话一定还不止这些,恐怕把她心底里的忧虑全都告诉了他了,不然他也不会这样固执,左说右说,一定要世钧马上明天就走。世钧见他那样子简直有点急扯白脸的,觉得很不值得为这点事情跟舅舅闹翻脸,也就同意了。他本来也是心绪非常紊乱,他觉得他和曼桢两个人都需要冷静一下,回到南京之后再给她写信,这样也好,写起信来总比较理智些。

他回到南京就写了一封信,接连写过两封,也没有得到回信。过年了,今年过年特别热闹,家里人来人往,他父亲过了一个年,又累着了,病势突然沉重起来。这一次来势汹汹,本来替他诊治着的那医生也感觉到棘手,后来世钧就陪他父亲到上海来就医。

到了上海,他父亲就进了医院,起初一两天情形很严重,世钧简直走不开,也住在医院里日夜陪伴着。叔惠听到这消息,到医院里来探看,那一天世钧的父亲倒好了一点。谈了一会儿,世钧问叔惠:“你这一向看见过曼桢没有?”叔惠道:“我好久没看见她了。她不知道你来?”世钧有点尴尬地说:“我这两天忙得也没有工夫打电话给她。”说到这里,世钧见他父亲似乎对他们很注意,就掉转话锋说到别处去了。

他们用的一个特别看护,一直在旁边,是一个朱小姐,人很活泼,把她的小白帽子俏皮地坐在脑后,他们来了没两天,她已经和他们相当熟了。世钧的父亲叫他拿出他们自己带来的茶叶给叔惠泡杯茶,朱小姐早已注意到他们是讲究喝茶的人,便笑道:“你们喝不喝六安

茶？有个杨小姐，也是此地的看护，她现在在六安一个医院里工作，托人带了十斤茶叶来，叫我替她卖，价钱倒是真便宜。”世钧一听见说六安，便有一种异样的感触，那是曼桢的故乡。他笑道：“六安……你说的那个医院，是不是一个张医生办的？”朱小姐笑道：“是呀，你认识张医生呀？他人很和气的，这次他到上海来结婚，这茶叶就是托他带来的。”世钧一听见这话，不知道为什么就呆住了。叔惠跟他说话他也没听见，后来忽然觉察，叔惠是问他“哪一个张医生”，他连忙带笑答道：“张豫瑾。你不认识的。”又向朱小姐笑道：“哦，他结婚了？新娘姓什么你可知道？”朱小姐笑道：“我倒也不大清楚，只晓得新娘子家在上海，不过他们结了婚就一块回去了。”世钧就没有再问下去，料想多问也问不出所以然来，而且当着他父亲和叔惠，他们也许要奇怪，他对这位张医生的结婚经过这样感到兴趣。朱小姐见他默默无言，还当他是无意购买茶叶，又不好意思拒绝，她自命是个最识趣的人，立刻看了看她腕上的手表，就忙着去拿寒暑表替啸桐试热度。

世钧只盼望叔惠快走。幸而不多一会儿，叔惠就站起来告辞了。世钧道：“我跟你一块出去，我要去买点东西。”俩人一同走出医院，世钧道：“你现在上哪儿去？”叔惠看了看手表，道：“我还得上厂里去一趟。今天没等到下班就溜出来了，怕你们这儿过了探望的时间就不准进来。”

他匆匆回厂里去了，世钧便走进一家店铺去借打电话，他计算着这时候曼桢应当还在办公室里，就拨了办公室的号码。和她同处一室的那个男职员来接电话，世钧先和他寒暄了两句，方才叫他请顾小姐听电话。那人说：“她现在不在这儿了，怎么，你不知道吗？”世钧怔了一怔道：“不在这儿了——她辞职了？”那职员说：“不知道后来有没有补一封辞职信来，我就知道她接连好几天没来，这儿派人上她家去找她，说全家都搬走了。”说到这里，因为世钧那边寂然无声，他就又说下去，道：“也不知搬哪儿去。你不知道啊？”世钧勉强笑道：“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刚从南京来，我也有好久没看见她了。”他居然还又跟

那人客套了两句,才挂上电话。然后就到柜台上去再买了一只打电话的银角子,再打一个电话到曼桢家里去。当然那人所说的话绝对不会是假话,可是他总有点不相信。铃声响了又响,响了又响,显然是在一所空屋里面。当然是搬走了。世钧就像是一个人才离开家不到两个钟头,打个电话回去,倒说是已经搬走了,使人觉得震恐而又迷茫。简直好像遇见了鬼一样。

他挂上电话,又在电话机旁边站了半天。走出这家店铺,在马路上茫然地走着,淡淡的斜阳照在地上,他觉得世界之大,他竟没有一个地方可去似的。

当然还是应当到她从前住的地方去问问,看衖堂的也许知道他们搬到哪里去了,他们楼下还有一家三房客,想必也已经迁出了,如果有地址留下来,从那里也许可以打听到一些什么。曼桢的家离这里很远,他坐黄包车去,在路上忽然想到,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不是叫她搬家吗?或者她这次搬走,还是因为听从他的主张?搬是搬了,因为负气的缘故,却迟迟地没有写信给他,是不是有这可能?也许他离开南京这两天,她的信早已寄到了。还有一个可能:也许她早就写信来了,被他母亲藏了起来,没有交给他。——但是她突然辞了职却又是为什么呢?这就把以上的假定完全推翻了。

黄包车在衖口停下了。这地方他不知道来过多少回了,但是这一次来,一走进衖堂就感到一种异样的生疏,也许因为他晓得已经人去楼空了,马上这里的房屋就显得湫隘破败灰暗,好像连上面的天也低了许多。

他记得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因为曼桢的家始终带一点神秘性,所以踏进这衖堂就有点莫名其妙的栗栗自危的感觉,当然也不是没有喜悦的成分在内。在那种心情下,看见一些女佣大姐在公共的自来水龙头下淘米洗衣裳,也觉得是一个新鲜明快的画面。而现在是寒冷的冬天,衖堂里没有什么人。衖口有一个小木棚,看衖人就住在那里,却有一个女佣立在他的窗外和他谈心。她一身棉袄裤,裤腰部分

特别臃肿,把肚子顶得高高的,把她的白围裙支出去老远。她伏在窗口和里面的人脸对脸谈着。世钧见这情形,就没有和看衖堂的人说话。先走进去看看再说。

但是并没有什么可看的,只是门窗紧闭的一幢空屋,玻璃窗上罩着昏雾似的灰尘。世钧在门外站了一会儿,又慢慢地向衖口走了出来。这次那看衖堂的却看见了他,他从小屋里迎了出来,向世钧点点头笑笑。世钧从前常常给他钱的,因为常常在顾家谈到很晚才走,衖堂口的铁门已经拉上了,要惊动看衖堂的替他开铁门。现在这看衖堂的和他点头招呼,世钧便带笑问道:"顾家他们搬走了?"看衖堂的笑道:"还是去年年底搬的。我这儿有他们两封信,要晓得他们地址就给他们转去了,沈先生你可有地方打听?"说着,便从窗外探手进去,在桌上摸索着寻找那两封信。刚才和他谈天的那个女佣始终立在窗外,在窗口斜倚着,她连忙一偏身让开了。向来人家家里的事情都是靠佣人替他们传播出去的,顾家就是因为没有用佣人,所以看衖堂的尽管消息灵通,对于衖内每一家人家都是一本清账,独有顾家的事情他却不大熟悉,而且因为曼璐过去的历史,好像他们家的事情总有些神秘性似的,他们不说,人家就也不便多问。

世钧道:"住在他们楼下的还有一个刘家呢,搬到什么地方去了,你可知道?"看衖堂的喃喃地道:"刘家……好像说搬到虹口去了吧。顾家是不在上海了,我听见拉塌车的说,说上北火车站嘛。"世钧心里砰的一跳,想道:"北火车站。曼桢当然是嫁了豫瑾,一同回去了,一家子都跟了去,靠上了豫瑾了。曼桢的祖母和母亲的梦想终于成为事实了。"

他早就知道,曼桢的祖母和母亲一直有这个意思,而且他觉得这并不是两位老太太一厢情愿的想法。豫瑾对曼桢很有好感的,至于他对她有没有更进一步的表示,曼桢没有说,可是世钧直觉地知道她没有把全部事实告诉他。并不是他多疑,实在是两个人要好到一个程度,中间稍微有点隔阂就不能不感觉到。她对豫瑾非常佩服,这一

点她是并不讳言的，她对他简直有点英雄崇拜的心理，虽然他是默默地工作着，准备以一个乡村医生终老的。世钧想道："是的，我拿什么去跟人家比，我的事业才开始倒已经中断了，她认为我对家庭投降了，对我非常失望。不过因为我们已经有两三年的历史，所以她对我也不无恋恋。但是两三年间，我们从来没有争吵过，而豫瑾来过不久，我们就大吵，这该不是偶然的事情。当然她绝对不是借故和我争吵，只是因为感情上先有了个症结在那里，所以一触即发了。"

看衖堂的把两封信递给他，一封是曼桢的弟弟的学校里寄来的，大约是成绩报告单。还有一封是他写给曼桢的，他一看见自己的字迹便震了一震。信封上除了邮戳之外还有一个圆圈形的酱油渍，想必看衖堂的曾经把菜碗放在上面。他把两封信拿在手里看了一看，便向看衖堂的微笑着点了个头，说："好，我……想法子给他们转寄去。"就拿着走了。

走出衖堂，街灯已经亮了。他把他写给曼桢的那封信拿出来辨认了一下。是第二封信。第一封她想必收到了。其实第一封信已经把话说尽说绝了，第二封根本就是多余的。他立刻把它撕成一片片。

卖蘑菇豆腐干的人远远吆喝着。那人又来了。每天差不多这时候，他总到这一带来叫卖，大街小巷都串遍，一个瘦长身材的老头子挽着个篮子，曼桢住的衖堂里，他每天一定要到一到的。世钧一听见那声音，就想起他在曼桢家里消磨过的无数的黄昏。"豆……干！五香蘑菇豆……干！"沉着而苍凉的呼声，渐渐叫到这边来了，叫得人心里发空。

于是他又想着，还可以到她姊姊家里去问问。她姊姊家他上回去过一次，门牌号数也还记得。只是那地方很远，到了那儿恐怕太晚了。他就多走了几步路，到附近一家汽车行去叫了一辆汽车，赶到虹桥路，天色倒还没有黑透。下了车一揿铃，依旧在铁门上开了一个方洞，一个仆人露出半边脸来，似乎还是上次那个人。世钧道："我要见你们太太。我姓沈。我叫沈世钧。"那人顿了一顿，方道："太太恐怕

出去了，我瞧瞧去。”说着，便把方洞关上了。世钧也知道这是阔人家的仆役应付来客的一种惯技，因为不确定主人见与不见，所以先说着活动话。可是他心里还是很着急，想着曼桢的姊姊也许倒是刚巧出去了。其实她姊夫要是在家，见她姊夫也是一样，刚才忘了问一声。

在门外等着，他也早料到的，一等就等了许久。终于听见里面拔去门闩，开了一扇侧门，那仆人闪在一边，说了声“请进来”。他等世钧走进去，依旧把门闩上了，然后在前面引路，沿着一条煤屑铺的汽车道走进去，两旁都是厚厚的冬青墙。在这傍晚的时候，园子里已经昏黑了，天上倒还很亮，和白天差不多。映着那淡淡的天色，有一钩淡金色的蛾眉月。

世钧在楼窗下经过，曼桢在楼上听见那脚步声，皮鞋践踏在煤屑路上。这本来也没有什么特异之点，但是这里上上下下就没有一个人穿皮鞋的，仆人都穿布鞋，曼璐平常总穿绣花鞋，祝鸿才穿的是那种粉底直贡呢鞋子。他们家也很少来客。这却是什么人呢？曼桢躺在床上，竭力撑起半身，很注意地向窗外看着，虽然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那一片空明的天，和天上细细的一钩淡金色的月亮。她想，也许是世钧来了。但是立刻又想着，我真是疯了，一天到晚盼望世钧来救我，听见脚步声就以为是世钧。那皮鞋声越来越近，渐渐地又由近而远。曼桢心里急得什么似的，因想道：“管他是谁呢，反正我喊救命。”可是她病了这些时，发热发得喉咙都哑了，她总有好些天没有和任何人说过话了，所以自己还不大觉得。这时候一张开嘴，自己都吃一惊，这样哑着嗓子叫喊，只听见喉咙管里发出一种沙沙之声罢了。

房间里黑沉沉的，只有她一个人在那里，阿宝自从上回白拿了她一只戒指，就没有再进来过，一直是张妈照料着。张妈刚巧走开了一会儿，到厨房里吃年糕去了。这还是正月里，家里剩下很多的年糕，佣人们也可以随时做着吃。张妈煮了一大碗年糕汤，才呷了一口，忽见阿宝鬼鬼祟祟地跑进来，低声叫道：“张奶奶，快上去，叫你呢！”张妈忙放下碗来，问道：“太太叫我？”阿宝略点了点头，附耳说道：“叫你

到后头房去看着。留点神!”张妈听见这话,只当是曼桢那里又出了什么意外,慌得三脚两步跑上楼去。阿宝跟在后面,才走到楼梯脚下,正遇见那男仆引着世钧从大门外面走进来。世钧从前在曼桢家里看见过阿宝的,虽然只见过一面,他倒很记得她,因向她看了一眼。阿宝一时心虚,怕他和她攀谈起来,要是问起顾家现在搬到什么地方去了,万一倒说得前言不对后语。她只把头低着,装作不认识他,径自上楼去了。

那男仆把世钧引到客厅里去,把电灯开了。这客厅非常大,布置得也极华丽,但是这地方好像不大有人来似的,说话都有回声。热水汀烧得很旺,世钧一坐下来便掏出手帕来擦汗。那男仆出去了一会儿,又送茶进来,搁在他面前的一张矮桌上。世钧见是两杯茶,再抬起眼来一看,原来曼璐已经进来了,从房间的另一头远远走来,她穿着一件黑色的长旗袍,袍衩里露出水钻镶边的黑绸长裤,踏在那藕灰丝绒大地毯上面,悄无声息地走过来。世钧觉得他上次看见她的时候,好像不是这样瘦,两个眼眶都深深地陷了进去,在灯影中看去,两只眼睛简直陷成个两个窟窿。脸上经过化妆,自是红红白白的,也不知怎么的,却使世钧想起“红粉骷髅”四个字,单就字面上讲,应当是有点像她的脸型。

他从来没和她这样的女人周旋过,本就有点慌张,因站起身来,向她深深地一点头,没等她走到跟前,就急于申明来意,道:“对不起,来打搅祝太太——刚才我去找曼桢,他们全家都搬走了。他们现在不知搬到哪儿去了?”曼璐只是笑着“嗯,嗯”答应着,因道:“沈先生坐。喝点茶。”她先坐了下来。世钧早就注意到了,她手里拿着一个小纸包,他不禁向那纸包连看了两眼,却猜不出是什么东西,也不像是信件。他在她对面坐了下来,曼璐便把那纸包拆开了,里面另是一层银皮纸,再把那银皮纸的小包打开来,拿出一只红宝戒指。世钧一看见那戒指,不由得心中颤抖了一下,也说不出是何感想。曼璐把戒指递了过来,笑道:“曼桢倒是料到的,她说沈先生也许会来找我。她

叫我把这个交给你。"世钧想道:"这就是她给我的回信吗?"他机械地接了过来,可是同时就又想着:"这戒指不是早已还了我了?当时还了我,我当她的面就扔了字纸篓里了,怎么这时候倒又拿来还我?这又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假使非还我不可,就是寄给我也行,也不必这样郑重其事的,还要她姊姊亲手转交,不是诚心气我吗?她不是这样的人哪,我倒不相信,难道一个人变了心,就整个的人都变了?"

他默然了一会儿,便道:"那么她现在不在上海了?我还是想当面跟她谈谈。"曼璐却望着他笑了一笑,然后慢吞吞地说道:"那我看也不必了吧?"世钧顿了一顿,便红着脸问道:"她是不是结婚了?"曼璐的脸色动了一动,可是并没有立刻回答。世钧便又微笑道:"是不是跟张豫瑾结婚了?"曼璐端起茶杯来抿了一口。她本来是抱着随机应变的态度,虽然知道世钧对豫瑾是很疑心,她倒也不敢一口咬定说曼桢是嫁了豫瑾了,因为这种谎话是很容易对穿的,但是看这情形,要是不这样说,料想他也不肯死心。她端着茶杯,在杯沿上凝视着他,因笑道:"你既然知道,也用不着我细说了。"世钧其实到她这儿来的时候也就没有存着多少希望,但是听了这话,依旧觉得轰然一声,人都呆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隔了有一会儿工夫,他很仓促地站起来,和她点了个头,微笑道:"对不起,打搅你这半天。"就转身走了。可是才一举步,就仿佛脚底下咯吱一响,踩着一个什么东西,低头一看,却是他那只戒指。好好的拿在手里,不知怎么会手一松,滚到地下去了。也不知什么时候掉了地下的,那地毯那样厚,自然是听不见声音。他弯下腰去拾了起来,就很快地向口袋里一揣。要是闹了半天,还把那戒指丢在人家家里,那才是笑话呢。曼璐这时候也站起来了,世钧也没朝她看,不管她是一种嘲笑的还是同情的神气,同样是不可忍耐的。他匆匆地向门外走去,刚才那仆人倒已经把大门开了,等在那里。曼璐送到大门口就回去了,依旧由那男仆送他出去。世钧走得非常快,那男仆也在后面紧紧跟着。不一会儿,他已经出了园门,在马路上走着了,那边呜呜地来了一辆汽车,两道白光在前面开

路。这虹桥路上并没有人行道，只是一条沥青大道，旁边却留出一条沙土铺的路，专为在上面跑马。世钧避到那条骑马道上走着，脚踩在那松松的灰土上，一软一软的，一点声音也没有。街灯昏昏沉沉地照着，人也有点昏昏沉沉的。

那只戒指还在他口袋里。他要是带回家去仔细看看，就可以看见戒指上裹的绒线上面有血迹。那绒线是咖啡色的，干了的血迹是红褐色，染在上面并看不出来，但是那血液胶黏在绒线上，绒线全僵硬了，细看是可以看出来的。他看见了一定会觉得奇怪，因此起了疑心。但是那好像是侦探小说里的事，在实生活里大概是不会发生的。世钧一路走着，老觉得那戒指在他裤袋里，那颗红宝石就像一个燃烧着的香烟头一样，烫痛他的腿。他伸进手去，把那戒指掏出来，一看也没看，就向道旁的野地里一扔。

那天晚上他回到医院里，他父亲因为他出去了一天，问他上哪儿去了，他只推说遇见了熟人，被他们拉着不放，所以这时候才回来。他父亲见他有些神情恍惚，也猜着他一定是去找女朋友去了。第二天，他舅舅到医院里来探病，坐的时间比较久，啸桐说话说多了，当天晚上病情就又加重起来。自这一天起，竟是一天比一天沉重，在医院里一住两个月，后来沈太太也到上海来了，姨太太带着孩子们也来了，就等着送终。啸桐在那年春天就死在医院里。

春天，虹桥路紫荆花也开花了，紫郁郁的开了一树的小红花。有一只鸟立在曼桢的窗台上跳跳蹦蹦，房间里面寂静得异样，它以为房间里没有人，竟飞进来了，扑喇扑喇乱飞乱撞，曼桢似乎对它也不怎么注意。她坐在一张椅子上，她的病已经好了，但是她发现她有孕了。她现在总是这样呆呆的，人整个的有点麻木。坐在那里，太阳晒在脚背上，很是温暖，像有一只黄猫咕噜咕噜伏在她脚上。她因为和这世界完全隔离了，所以连这阳光照在身上都觉得有一种异样的亲切的意味。

她现在倒是从来不哭了，除了有时候，她想起将来有一天跟世钧

见面，要把她的遭遇一一告诉他听，这样想着的时候，就好像已经面对面在那儿对他说着，她立刻两行眼泪挂下来了。

# 13

啸桐的灵榇由水路运回南京，世钧跟着船回去，沈太太和姨太太则是分别乘火车回去的。沈太太死了丈夫，心境倒开展了许多。寡居的生活她原是很习惯的，过去她是因为丈夫被别人霸占去而守活寡，所以心里总有这样一口气咽不下，不像现在是名正言顺的守寡了，而且丈夫简直可以说是死在她的怀抱中，盖棺论定，现在谁也没法把他抢走了。这使她心里觉得非常安定而舒泰。

因为家里地方狭窄，把灵榇寄存在庙里，循例开吊发丧，忙过这些，就忙分家的事情。是姨太太那边提出分家的要求，姨太太那边的小孩既多，她预算中的一笔教育费又特别庞大，还有她那母亲，她说啸桐从前答应给她母亲养老送终的。虽然大家都知道她这些年来积下的私蓄一定很可观，而且啸桐在病中迁出小公馆的时候，也还有许多要紧东西没有带出来，无如这都是死无对证的事。世钧是一贯抱着息事宁人的主张，劝他母亲吃点亏算了，但是女人总是气量小的，而且里面还牵涉着他嫂嫂。他们这次分家是对姨太太而言，他嫂嫂以后还是跟着婆婆过活，不过将来总是要分的。他嫂嫂觉得她不为自己打算，也得为小健打算。她背后有许多怨言，怪世钧太软弱了，又说他少爷脾气，不知稼穑之艰难，又疑心他从前住在小公馆里的时候，被姨太太十分恭维，年轻人没有主见，所以反而偏向着她。其实世钧在里面做尽难人。拖延了许多时候，这件事总算了结了。

他父亲死后，百日期满，世钧照例到亲戚家里去"谢孝"，挨家拜访过来，石翠芝家里也去了一趟。翠芝的家是一个半中半西的五开间老式洋房，前面那花园也是半中半西的，一片宽阔的草坪，草坪正中却又堆出一座假山，挖了一个小小的池塘，养着金鱼。世钧这次

来，是一个夏天的傍晚，太阳落山了，树上的蝉声却还没有休歇，翠芝正在花园里遛狗。她牵着狗，其实是狗牵着人，把一根皮带拉得笔直的，拉着她飞跑。世钧向她点头招呼，她便喊着那匹狗的英文名字："来利！来利！"好容易使那狗站住了。世钧笑道："这狗年纪不小了吧？我记得一直从前你就有这么个黑狗。"翠芝道："你说的是它的祖母了。这一只跟你们家那只是一窝。"世钧道："叫来利？"翠芝道："妈本来叫它来富，我嫌难听。"世钧笑道："伯母在家？"翠芝道："出去打牌去了。"

翠芝在他们开吊的时候也来过的，但是那时候世钧是孝子，始终在孝帏里，并没有和她交谈，所以这次见面，她不免又向他问起他父亲故世前的情形。她听见说世钧一直在医院里侍候，便道："那你这次去没住在叔惠家里？你看见他没有？"世钧道："他到医院里来过两次。"翠芝不言语了。她本来还想着，叔惠也说不定不在上海了，她曾经写过一封信给他，信里提起她和一鹏解除婚约的事，而他一直没有回信。他一直避免和她接近，她也猜着是因为她家里有钱，他自己觉得高攀不上，所以她总想着应当由她这一方面采取主动的态度。但是这次写信给他他没有回信，她又懊悔，倒不是懊悔她这种举动太失身份，因为她对他是从来不想到这些的。她懊悔不是为别的，只是怕人家觉得她太露骨了，即使他本来有意于她的，也会本能地起反感。所以她这一向一直郁郁的。

她又笑着和世钧说："你在上海常看见顾小姐吧？她好吗？"世钧道："这回没看见她。"翠芝笑道："她跟叔惠很好吧？"世钧听她这话，先觉得有点诧异，然而马上就明白过来，她一定是从他嫂嫂那里听来的，曼桢和叔惠那次到南京来玩，他不是告诉他家里人说曼桢是叔惠的朋友，免得他们用一种特殊的眼光看待曼桢。现在想起那时候的情景，好像已经事隔多年，渺茫得很了。他勉强笑道："她跟叔惠也是普通朋友。"翠芝道："我真羡慕像她那样的人，在外面做事多好。"世钧不由得苦笑了，他想曼桢身兼数职，整天辛苦奔波的情形，居然还

有人羡慕她。但是那也是过去的事了，人家现在做了医院院长地太太，当然生活比较安定了。

翠芝又道："我也很想到上海去找一个事做做。"世钧笑道："你要做事干什么？"翠芝笑道："怎么，你觉得我不行？"世钧笑道："不是，你现在不是在大学念书么？"翠芝道："大学毕业也不过是那么回事，我就是等毕了业说要出去做事，我家里人也还是要反对的。"说着，她长长地透了口气。她好像有一肚子的牢骚无从说起似的。世钧不由得向她脸上望了望。她近来瘦多了。世钧觉得她自从订了婚又毁约之后，人好像跟从前有点不同，至少比从前沉静了许多。

俩人跟在那只狗后面，在草坪上缓缓走着。翠芝忽然说了一声："他真活泼。"世钧道："你是说来利？"翠芝略顿了一顿，道："不，我说叔惠。"世钧道："是的，他真活泼，我要是心里不痛快的时候，去找他说说话，就真的会精神好起来了。"他心里想，究竟和翠芝没有什么可谈的，谈谈就又谈到叔惠身上来了。

翠芝让他进去坐一会儿，他说他还有两家人家要去一趟，就告辞走了。他这些日子一直没到亲戚家里去走动过，这时候已经满了一百天，就没有这些忌讳了，渐渐就有许多不可避免的应酬。从前他嫂嫂替他和翠芝做媒碰了个钉子，他嫂嫂觉得非常对不起她的表妹，"鞋子不做倒落了个样"。事后当然就揭过不提了，翠芝的母亲那方面当然更是讳莫如深，因此他们亲戚间对于这件事都不大知道内情。爱咪说起这桩事情，总是归罪于世钧的怕羞，和翠芝的脾气倔，要不然俩人倒是很好的一对。翠芝一度订了婚又悔婚，现在又成了个问题人物了。世钧也许是多心，他觉得人家请起客来，总是有他一定有她。翠芝也有同感。她常到爱咪那里去打网球，爱咪就常常找世钧去凑一脚。世钧在那里碰见一位丁小姐，网球打得很好，她是在上海进大学的，和世钧还是先后同学。世钧回家去，说话中间提起过她几次，他母亲就借故到爱咪那里去了一趟，偷偷地把那丁小姐相看了一下。世钧的父亲临终的时候曾经说过，说他惟一的遗憾就是没有看

见世钧结婚。他母亲当时就没敢接这个碴,因为想着世钧如果结婚的话,一定就是和曼桢结婚了。但是现在事隔多时,沈太太认为危机已经过去了,就又常常把他父亲这句遗言提出来,挂在嘴上说着。

相识的一班年轻人差不多都结婚了,好像那一年结婚的人特别多似的,入秋以来,接二连三地吃人家的喜酒。这其间最感刺激的是翠芝的母亲。本来翠芝年纪也还不算大,她母亲其实用不着这样着急,但是翠芝最近有一次竟想私自逃走,留下一封信来,说要到上海去找事,幸而家里发觉得早,在火车站上把她截获了。虽然在火车站上没看见有什么人和她在一起,她母亲还是相信她一定是受人诱惑。所以自从出过这桩事情,她母亲更加急于要把她嫁出去,认为留她在家里迟早要出乱子。

最近有人替她做媒,说一个秦家,是一个土财主的少爷,还有人说他是有嗜好的。介绍人请客,翠芝无论如何不肯去,一早就躲出去了,也没想好上哪儿去。她觉得她目前的处境,还只有她那表姊比较能够了解,就想去找她的表姊痛痛快快哭诉一番。沈家大少奶奶跟翠芝倒是一直很知己的,就连翠芝和一鹏解约,一个是她的表妹,一个是她自己的弟弟,她也并没有偏向着谁。因为在她简单的头脑中,凡是她娘家的人都是好的,她弟弟当然是一等一的好人。她的表妹也错不了,这事情一定是有外人从中作祟。一鹏解约后马上就娶了窦文娴,那一定就是窦文娴不好,处心积虑破坏他们的感情,把一鹏抢了去了。因此她对翠芝倒颇为同情。

这一天翠芝到沈家来想对她表姊诉苦,没想到大少奶奶从来不出门的人,倒刚巧出去了,因为她公公停灵在庙里,她婆婆想起来说好久也没去看看,便买了香烛纸钱要去磕个头,把小健也带着。就剩世钧一个人在家,他一看见翠芝就笑道:“哦,你家里知道你要上这儿来?刚才他们打电话来问的,我还告诉他们说不在这儿。”翠芝知道她母亲一定是着急起来了,在那儿到处找她。她自管自坐下来,问道:“表姊出去了?”世钧道:“跟我妈上庙里去了。”翠芝道:“哦,伯母

也不在家?"她看见桌上有本书,就随手翻看着,世钧见她那样子好像还预备坐一会儿,便笑道:"要不要打个电话回去告诉你家里,说你来了?"翠芝突然抬起头来道:"干什么?"世钧倒怔了一怔,笑道:"不是,我想伯母找你也许有什么事情。"她又低下头去看书,道:"她不会有什么事情。"

世钧听她的口吻就有点明白了,她一定是和母亲怄气跑出来的。翠芝这一向一直很不快乐,他早就看出来了,但是因为他自己心里也很悲哀,而他绝对不希望人家问起他悲哀的原因,所以推己及人,别人为什么悲哀他也不想知道。说是同病相怜也可以,他觉得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比和别人做伴要舒服得多,至少用不着那样强颜欢笑。翠芝送他们的那只狗,怯怯地走上前来摇着尾巴,翠芝放下书给它抓痒痒,世钧便搭讪着笑道:"这狗落到我们家里也够可怜的,也没有花园,也没有人带它出去遛遛。"翠芝也没听见他说些什么。世钧忽然看见她的眼眶里充满了泪水,他便默然了。还是翠芝打破了这沉默,问道:"你这两天有没有去打网球?"世钧微笑道:"没有。你今天去不去?一块去吧?"翠芝道:"我打来打去也没有进步。"她说话的声音倒很镇静,跟平常完全一样,但是一面说着话,眼泪就簌簌地落下来了,她别过脸去不耐烦地擦着,然而永远擦不干。世钧微笑着叫了声"翠芝",又道:"你怎么了?"她不答应。他又待了一会儿,便走过来坐在她身边,用手臂围住她的肩膀。

新秋的风从窗户里吹进来,桌上那本书自己一页一页掀动着,啪啪作声,那声音非常清脆可爱。

翠芝终于挣脱了他的手臂。然后她又好像解释似的低声说了一句:"待会儿给人家看见了。"那么,如果没有被人看见的危险,就是可以的了。世钧不禁望着她微微一笑,翠芝立刻涨红了脸,站起来就走,道:"我走了。"世钧笑道:"回家去?"翠芝大声道:"谁说的?我才不回去呢!"世钧笑道:"那么上哪儿去?"翠芝笑道:"那你就别管了!"世钧笑道:"去打网球去,好不好?"翠芝先是不置可否,后来也就一同

去了。

第二天他又到她家里去接她，预备一同去打网球，但是结果也没去，就在她家里坐着谈谈说说，吃了晚饭才回去。她母亲对他非常亲热，对翠芝也亲热起来了。这以后世钧就常常三天两天地到他们家去。沈太太和大少奶奶知道了，当然非常高兴，但是也不敢十分露出来，恐怕大家一起哄，他那里倒又要打退堂鼓了。大家表面上尽管不说什么，可是自会造成一种祥和的空气，世钧无论在自己家里或是到翠芝那里去，总被这种祥和的空气所包围着。

翠芝过生日，世钧送了她一只钻石别针，钻石是他家里本来有在那里的，是他母亲的一副耳环，拿去重镶了一下，平排四粒钻石，下面托着一只白金管子，式样倒很简单大方。翠芝当场就把它别在衣领上，世钧站在她背后看着她对镜子别别针，她便问他："你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过生日？"世钧笑道："我嫂嫂告诉我的。"翠芝笑道："是你问她的还是她自己告诉你的？"世钧扯了个谎道："我问她的。"他在镜子里看她，今天她脸上淡淡地抹了些胭脂，额前依旧打着很长的前刘海，一头鬈发用一根乌绒带子束住了，身上穿着件深红灯芯绒的短袖夹袍。世钧两只手抚摸着她两只手臂，笑道："你怎么瘦了？瞧你这胳膊多瘦！"翠芝只管仰着脸，很费劲地扣她的别针，道："我大概是疰夏，过了一个夏天，总要瘦些。"世钧抚摸着她的手臂，也许是试探性的，跟着就又从后面凑上去，吻她的面颊。她的粉很香。翠芝挣扎着道："别这么着——算什么呢——给人看见了——"世钧道："看见就看见。现在不要紧了。"为什么现在即使被人看见也不要紧，他没有说明白，翠芝也没有一定要他说出来。她只是回过头来有些腼腆地和他相视一笑，俩人也就算是一言为定了。

世钧平常看小说，总觉得小说上的人物不论男婚女嫁，总是特别麻烦，其实结婚这桩事情真是再便当也没有了，他现在发现。

因为世钧的父亲才亡故不久，不能太铺张，所以他们订婚也不预备有什么举动。预定十月里结婚。他和翠芝单独相处的时候，他们

常常喜欢谈到将来婚后的情形，翠芝总希望有一天能够到上海去组织小家庭，住什么样的房子，买什么样的家具，墙壁漆什么颜色，或是用什么花纸，一切都是非常具体的。不像从前和曼桢在一起，想到将来共同生活，只觉得飘飘然，却不大能够想像是怎样的一个情形。

结婚前要添置许多东西，世钧打算到上海去一趟。他向翠芝说："我顺便也要去看看叔惠，找他来做伴郎，有许多别的事他也可以帮帮忙，不要看他那样嘻嘻哈哈的，他做起事来真能做，我真佩服他。"翠芝先没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她忽然很愤激地说："我不懂为什么，你一提起叔惠总是说他好，好像你样样事情都不如他似的，其实你比他好得多，你比他好一万倍。"她拥抱着他，把她的脸埋在他肩上。世钧从来没看见她有这样热情的表示，他倒有点受宠若惊了。同时他又觉得惭愧，因为她对他是这样一种天真的热情，而他直到现在恐怕心底里还是有点忐忑不定。也就是为这个原因，他急于想跟叔惠当面谈谈，跟他商量商量。

他来到上海，知道叔惠不到星期日不会回家来的，就直接到杨树浦他们那宿舍里去找他。叔惠已经下班了，世钧注意到他身上穿着件灰色绒线背心，那还是从前曼桢打了同样的两件分送给他们两个人，世钧那一件他久已不穿了，却不能禁止别人穿。

俩人在郊外散步，叔惠说："你来得真巧，我正想给你写信呢。我弄了个奖学金，到美国去，去当穷学生去，真是活回去了。没办法，我看看这儿也混不出什么来，搞个博士回来也许好点。"世钧忙问："到美国什么地方？"叔惠道："是他们西北部一个小大学，名不见经传的。管它呢，念个博士回来，我们也当当波士。你有兴趣，我到了那儿给你找关系，你也去。"世钧笑道："我去是也未尝不想去，可是我的情形不太简单。"叔惠笑道："听你这口气，你要结婚了是不是？"世钧一听就知道他误会了，以为是曼桢，倒真有点窘，只得微笑道："我就是为这桩事来跟你商量商量。我跟翠芝订婚了。"叔惠愕然道："石翠芝？"说着忽然怪笑了起来，又道："跟我商量什么？"他那声口简直有敌意，

不见得完全是为曼桢不平,似乎含有一种侮辱的意味。世钧觉得实在可气,在这种情形下,当然绝对不肯承认自己也在狐疑不决,便道:“想找你做伴郎。”叔惠默然了一会儿,方道:“跟翠芝结婚,那你就完全泥足了,只好一辈子安分守己,做个阔少奶奶的丈夫。”世钧只淡淡地笑了笑,道:“那也在乎各人自己。”他显然是不大高兴,叔惠也觉得了,自己就又谴责自己,为什么这样反对他们结合呢?是否还是有一点私心,对于翠芝,一方面理智地不容许自己和她接近,却又不愿意别人占有她。那太卑鄙了。他这样一想,本来有许多话要劝世钧的,也就不打算说了。

他笑道:“你看我这人真岂有此理,还没跟你道喜呢,只顾跟你抬杠!”世钧也笑了。叔惠又笑道:“你们什么时候订婚的?”世钧道:“就是最近。”他觉得似乎需要一点解释,因为他一向对翠芝毫无好感,叔惠是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的。他便说:“从前你记得,我嫂嫂也给我们介绍过的,不过那时候她也还是个小孩,我呢,我那时候大概也有点孩子脾气,越是要给我介绍,我越是不愿意。”他这口吻好像是说,从前那种任性的年轻时代已经过去了,而现在是稳步进入中年,按照他们同一阶层的人们所习惯的生活方式,循规蹈矩地踏上人生的旅程。叔惠听见他这话,倒觉得一阵凄凉。他们在旷野中走着,杨树浦的工厂都放工了,远远近近许多汽笛呜呜长鸣,烟囱里的烟,在通红的夕阳天上笔直上升。一群归鸦呱呱叫着在头上飞过。世钧又说起叫他做伴郎的话,叔惠推辞说动身在即,恐怕来不及参与世钧的婚礼了。但是世钧说,如果来不及的话,他宁可把婚期提早一些,想必翠芝也会同意的。叔惠见他这样坚持,也就无法拒绝了。

那天晚上叔惠留他在宿舍里吃了晚饭,饭后又谈了一会儿才走,他这次来是住在他舅舅家里。住了几天,东西买得差不多了,就回南京去了。

叔惠在他们的喜期的前一天来到南京。办喜事的人家向来是闹哄哄的,家翻宅乱,沈太太在百忙中还替叔惠布置下一间客房。他们

自己家里地方是逼仄一点，可是这次办喜事排场倒不小，先在中央饭店举行婚礼，晚上又在一个大酒楼上排下喜宴。翠芝在酒楼上出现的时候，已经换上一身便装，大红丝绒窄袖旗袍上面罩一件大红丝绒小坎肩，是那时候最流行的式样。叔惠远远地在灯下望着她，好久不见了，快一年了吧，上次见面的时候，他向她道贺因为她和一鹏订了婚，现在倒又向她道贺了。永远身为局外人的他，是不免有一点感慨的。他是伴郎，照理应当和新郎新娘同席，但是因为他善于应酬，要借重他招待客人，所以把他安插在另外一桌上。他们那一桌上也许因为有他，特别热闹，闹酒闹得很凶。叔惠豁拳的技术实在不大高明，又不肯服输，结果是他喝得最多。

后来大家轮流到新人的席上去敬酒，叔惠也跟着起哄，大家又闹着要他们报告恋爱经过。僵持了许久，又有人出来打圆场，叫他们当众搀一搀手就算了。这在旧式的新郎新娘，或许是一个难题，像他们这是由恋爱而结婚的新式婚姻，握握手又算得了什么，然而翠芝脾气很倔，她只管低着头坐在那里，世钧又面嫩，还是叔惠在旁边算是替他们解围，他硬把翠芝的手一拉，笑道："来来来，世钧，手伸出来，快。"但是翠芝这时候忽然抬起头来，向叔惠呆呆地望着。叔惠一定是喝醉了，他也不知怎么的，尽拉着她的手不放。世钧心里想，翠芝一定生气了，她脸上颜色很不对，简直惨白，她简直好像要哭出来了。

席散了以后，一部分人仍旧跟他们回到家里去，继续闹房，叔惠却没有参加，他早跟世钧说好的，当天就得乘夜车回上海去，因为马上就要动身出国了，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料理。所以他回到世钧家里，只和沈太太谢了一声，就悄悄地拿着箱子雇车走了。

闹房的人一直闹到很晚才走。本来挤满了一屋子的人，人都走了，照理应当显得空阔得多，但是恰巧相反，不知道为什么反而觉得地方变狭小了。屋顶也太低了，简直有点透不过气来。世钧装出闲适的样子，伸了个懒腰。翠芝道："刚才闹得最厉害的有一个小胖子，那是谁？"他们把今天的来宾一一提出来讨论着，某小姐最引人注目，

某太太最“疯”了,某人的举动最滑稽,一谈就谈了半天,谈得很有兴味似的。桌上摆着几只高脚玻璃碟子,里面盛着各色糖果,世钧就像主人似的让她吃,她每样都吃了一些。这间房本来是他们家的起坐间,经过一番改装,沈太太因为迎合他们年轻人的心理,并没有照旧式新房那样一切都用大红色,红天红地像个血海似的。现在这间房却是布置得很幽雅,比较像一个西式的旅馆房间。不过桌上有一对银蜡台,点着两只红烛。只有这深宵的红烛是有一些新房的意味。

翠芝道:“叔惠今天醉得真厉害。”世钧笑道:“可不是! 他一个人怎么上火车,我倒真有点不放心。”翠芝默然,过了一会儿又道:“等他酒醒的时候,不知道火车开到什么地方了。”她坐在梳妆台前面刷头发,头发上全是人家撒的红绿纸屑。

世钧又和她说起他舅舅家那个老姨太太,吃斋念佛,十廿年没出过大门,今天居然也来观礼。翠芝刷着头发,又想起来说:“你有没有看见爱咪今天的头发样子,很特别。”世钧道:“哦,我倒没注意。”翠芝道:“据说是上海最新的样子。你上次到上海去有没有看见?”世钧想了一想,道:“不知道。倒没留心……”

谈话的资料渐渐感到缺乏,世钧便笑道:“你今天一定累了吧?”翠芝道:“我倒还好。”世钧道:“我一点也不困,大概话说多了,反而提起神来了。我倒想再坐一会儿,看看书,你先睡吧。”翠芝道:“好。”

世钧拿着一本画报在那儿看。翠芝继续刷头发。刷完头发,又把首饰一样样脱下来收在梳妆台抽屉里。世钧见她尽管慢吞吞的,心里想她也许觉得当着人就解衣上床有许多不便,就笑道:“开着灯你恐怕睡不着吧?”翠芝笑道:“嗳。”世钧道:“我也有这个习惯的。”他立起来把灯关了,他另外开了一盏台灯看书,房间里立刻暗了下来。

半晌,他别过头去一看,她还没睡,却在烛光下剪手指甲。时候真的不早了,两只蜡烛已经有一只先点完了。要照迷信的说法,这是很不好的预兆,虽然翠芝不见得会相信这些,但是世钧还是留了个神,只笑着说了一声:“呦,蜡烛倒已经点完了,你还不睡?”翠芝隔了

一会儿方才答道:"我就要睡了。"世钧听她的声音有点喑哑,就想着她别是又哭了,因为他冷淡了她?总不会是因为有一只蜡烛先点完?

他向她注意地看了看,但是就在这时候,她刚巧用她剪指甲的那把剪刀去剪烛花,一剪,红烛的光焰就往下一挫,顿时眼前一黑,等到剪好了,烛光又亮了起来,照在她脸上,她的脸色已经是很平静的。但是世钧知道她刚才一定是哭了。

他走到她跟前去,微笑道:"为什么又不高兴了?"一遍一遍问着。她先是厌烦地推开了他。然后她突然拉住他的衣服呜咽起来,冲口而出地说:"世钧,怎么办,你也不喜欢我。我想过多少回了,要不是从前已经闹过一次——待会人家说,怎么老是退婚,成什么话?现在来不及了吧,你说是不是来不及了?"

当然来不及了。她说的话也正是他心里所想的,他佩服她有这勇气说出来,但是这种话说出来又有什么好处?

他惟有喃喃地安慰着她:"你不要这样想。不管你怎么样,反正我对你总是……翠芝,真的,你放心。你不要这样。你不要哭。……喂,翠芝。"他在她耳边喃喃地说着安慰她的话,其实他自己心里也和她一样的茫茫无主。他觉得他们像两个闯了祸的小孩。



# 14

曼桢因为难产的缘故进了医院。祝家本来请了一个产科医生到家里来接生，是他们熟识的一个女医生，常常和曼璐一桌打牌的，那女医生也是一个清客一流的人物，对于阔人家里有许多怪现状也见得多了，丝毫不以为奇，所以曼璐认为她是可以信托的。她的医道可并不高明，偏又碰到难产。她主张送医院，可是祝家一直延挨着，不放心让曼桢走出那个大门，直到最后关头方才仓皇地用汽车把她送到一个医院里。是曼璐陪她去的，曼璐的意思当然要住头等病室，尽可能地把她和外界隔离起来，可是刚巧头二等病房都客满了，再换一家医院又怕耽误时候，结果只好住了三等病房。

曼桢在她离开祝家的时候已经陷入昏迷状态了，但是汽车门砰的一关，汽车缓缓开出去，花园的大铁门也豁朗朗打开了，她忽然心里一清。她终于出来了。死也要死在外面。她恨透了那所房子，这次出去是再也不会回去了，除非是在噩梦中。她知道她会梦见它的。无论活到多么大，她也难以忘记那魔宫似的房屋与花园，在恐怖的梦里她会一次一次地回到那里去。

她在医院里生下一个男孩子，只有五磅重，她想他一定不会活的。夜班看护把小孩抱来给她喂奶，她在黯黄的灯光下望着他的赤红色的脸。孩子还没出世的时候她对他的感觉是憎恨大于一切，虽然明知道孩子是无辜的。就连现在，小孩已经在这里了，抱在她怀里了，她也仍旧于惊讶中感到一丝轻微的憎恶的颤栗。他长得像谁？其实这初生的婴儿是什么人都不像，只像一个红赤赤的剥了皮的小猫，但是曼桢仿佛在他脸上找到某种可疑之点，使她疑心他可是有点像祝鸿才。……无论如何是不像她，一点也不像。也有人说，孩子怀

在肚里的时候，如果那母亲常常想念着什么人，孩子将来就会长得像那个人。——像不像世钧呢？实在看不出来。

想到世钧，她立刻觉得心里很混乱。在祝家度着幽囚的岁月的时候，她是渴望和他见面的，见了面她要把一切都告诉他听，只有他能够安慰她。她好像从来没想到，她已经跟别人有了小孩了，他会不会对她有点两样呢？那也是人情之常吧？但是她把他理想化了，她相信他只有更爱她，因为她受过这许多磨难。她在苦痛中幸而有这样一个绝对可信赖的人，她可以放在脑子里常常去想想他，那是她惟一的安慰。但是现在，她就快恢复自由了，也许不久就可以和他见面了，她倒又担忧起来。假如他在上海，并且刚巧到这家医院来探望朋友，走过这间房间看见了她——那太好了，马上可以救她出去，但是——如果刚巧被他看见这吃奶的孩子偎在她身边，他作何感想呢？替他想想，也真是很难堪。

她望着那孩子，孩子只是全心全力地吮吸着乳汁，好像恨不得把她这个人统统喝下去似的。

她得要赶紧设法离开这医院，也许明天就走，但是她不能带着孩子一同走。她自己也前途茫茫，还不知道出去之后是怎样一个情形。孩子丢给她姊姊倒不用担心，她姊姊不会待亏他的，不是一直想要一个儿子吗？不过这孩子太瘦弱了，她相信他会死掉的。

她突然俯下身去恋恋地吻着他。她觉得他们母子一场，是在生与死的边疆上匆匆地遇合，马上就要分开了，然而现在暂时他们是世界上最亲近的人。

看护来把孩子抱走的时候，她向看护要一杯水喝。上次来量热度的时候她已经说过这话，现在又说了，始终也没有拿来。她实在口渴得厉害，只得大声喊："郑小姐！郑小姐！"却把隔壁床上的一个产妇惊醒了，她听见那人咳嗽。

她们两张床中间隔着一个白布屏风。她们曾经隔着屏风说过话的，那女人问曼桢是不是头胎，是男是女。她自己生的也是一个男

的，和曼桢的孩子同日生的，先后只相差一个钟头不到。这女人的声音听上去很年轻，她却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了，她丈夫姓蔡，她叫金芳，夫妻俩都在小菜场摆蛋摊度日。那天晚上曼桢听见她咳嗽，便道："蔡师母，把你吵醒了吧?"蔡金芳道："没关系的。此地的看护顶坏了，求她们做点事情就要像叫化子似的，'小姐小姐'叫得震天响。我真恨伤了，想想真是，爷娘公婆的气我都不受，跑到这里来受她们的气!"

蔡金芳翻了个身，又道："祝师母，你嫂嫂今天没来看你?"曼桢一时摸不着头脑，"祝师母"是谁，"嫂嫂"又是谁，后来忽然想起来，曼璐送她进院的时候，大概是把她当作祝鸿才太太来登记的。前几天曼璐天天来探视，医院里的人都知道她也姓祝，还当作她是曼桢婆家的人。

金芳见曼桢答不出话来，就又问："是你的嫂嫂吧?"曼桢只得含糊地答应了一声。金芳又道："你的先生不在上海呀?"曼桢又"唔"了一声，心里却觉得非常难过。

夜深了，除了她们两个人，一房间的人都睡熟了。窗外是墨黑的天，天上面嵌着白漆窗棂的白十字架。在昏黄的灯光下，曼桢把她的遭遇一样一样都告诉了蔡金芳了。她跟金芳直到现在始终也没有见过面，不过直觉地感到那是一个热心人，而她实在需要援助。本来想一有机会就告诉此地的医生，她要求提早出院，不等家属来接。或者告诉看护叫她们转达，也是一样，但是这里的医生看护对三等病房的病人显然是不拿他们当回事，谁高兴管你们这些家庭纠纷。

而且她的事情这样离奇，人家能不能相信她呢?万一曼璐倒一口咬定她是有精神病的，趁她这时候身体还没有复元，没有挣扎的力量，就又硬把她架回去，医院里人虽然多，谁有工夫来管这些闲事。她自己看看也的确有点像个精神病患者，头发长得非常长，乱蓬蓬地披在肩上，这里没有镜子，无法看见自己的脸，但是她可以看见她的一双手现在变得这样苍白，手腕瘦得像柴棒似的，一根螺蛳骨高高地

顶了起来。

只要两只脚稍微有点劲，下地能够站得住，她就悄悄地自己溜出去了，但是她现在连坐起来都觉得头晕，只恨自己身体不争气。她跟金芳商量，想托金芳的丈夫给她家里送个信，叫她母亲马上来接她。其实她也觉得这办法不是顶妥当，她母亲究竟是什么态度也还不知道，多半已经被她姊姊收买了，不然怎么她失去自由快一年了也不设法营救她？这一点是她最觉得痛心的，想不到她自己的母亲对她竟是这样，倒反而不及像蔡金芳这样一个陌路相逢的人。

金芳愤慨极了，说她的姊姊姊夫简直不是人，说："拖他们到巡捕房里去！"曼桢忙道："你轻一点！"金芳不作声了，听听别的病人依旧睡得声息毫无，极大的房间里，只听见那坐在门口织绒线的看护的竹针偶尔轻微地"嗒——"一响。

曼桢低声道："我倒不想跟他们打官司。打起官司来，总是他们花得起钱的人占上风。"金芳道："你这话一点也不错。我刚才是叫气昏了，其实像我们这样做小生意的人，吃巡捕的苦头还没有吃够？我还有什么不晓得——拖他们到巡捕房里去有什么用，还不是谁有钞票谁凶！决不会办他们吃官司的，顶多叫他们拿出点钱来算赔偿损失。"

曼桢道："我是不要他们的钱。"金芳听了这话，似乎又对她多了几分敬意，便道："那么你快点出去吧，明天我家霖生来，就叫他陪你一块出去，你就算是我，就算他是来接我的。你走不动叫他搀搀你好了。"曼桢迟疑了一下，道："好倒是好，不过万一给人家看出来了，不要连累你们吗？"金芳笑了一声道："他们要来寻着我正好，我正好辣辣两记耳光打下去。"曼桢听她这样说，倒反而一句话也说不出，心里的感激之情都要满溢出来了。金芳又道："不过就是你才生了没有几天工夫，这样走动不要带了毛病。"曼桢道："我想不要紧的。也顾不了这许多了。"

俩人又仔细商议了一回。她们说话的声音太轻了，头一着枕就

听不清楚，所以永远需要把头悬空，非常吃力。说说停停，看看已经天色微明了。

第二天下午，到了允许家属来探望的时间，曼桢非常焦急地盼望金芳的丈夫快来，谁知他还没来，曼璐倒和鸿才一同来了，鸿才这还是第一次到医院来，以前一直没露面。他手里拿着一把花，露出很局促的样子。曼璐拎着一个食篮，她每天都要煨了鸡汤送来的。曼桢一看见他们就把眼睛闭上了。曼璐带着微笑轻轻地叫了声“二妹”。曼桢不答。鸿才站在那里觉得非常不得劲，只得向周围张张望望，皱着眉向曼璐说道：“这房间真太不行了，怎么能住？”曼璐道：“是呀，真气死人，好一点的病房全满了。我跟他们说过了，头二等的房间一有空的出来，立刻就搬过去。”鸿才手里拿着一束花没处放，便道：“叫看护拿个花瓶来。”曼璐笑道：“叫她把孩子抱来给你看看。你还没看见呢。”便忙着找看护。

乱了一会儿，把孩子抱来了。鸿才是中年得子，看见这孩子，简直不知道要怎样疼他才好。夫妻俩逗着孩子玩，孩子呱呱地哭了，曼璐又做出各种奇怪的声音来叫他。曼桢始终闭着眼睛不理他们。又听见鸿才问曼璐：“昨天来的那个奶妈行不行？”曼璐道：“不行呀，今天验了又说是有沙眼。”夫妻俩只管一吹一唱，曼桢突然不耐烦地睁开眼睛，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声：“我想睡一会儿，你们还是回去吧。”曼璐呆了一呆，便轻声向鸿才道：“二妹嫌吵得慌。你先走吧。”鸿才懊丧地转身就走，曼璐却又赶上去，钉住了他低声问：“你预备上哪儿去？”鸿才咕哝了一句，不知道他是怎样回答她的，她好像仍旧不大放心，却又无可奈何，只说了一声：“那你到那儿就叫车子回来接我。”

鸿才走了，曼璐却默默无言起来，只是抱着孩子，坐在曼桢床前，轻轻地摇着拍着孩子。半晌方道：“他早就想来看你的，又怕惹你生气。前两天，他看见你那样子，听见医生说危险，他急得饭都吃不下。”

曼桢不语。曼璐从那一束花里抽出一枝大红色的康乃馨，在孩

子眼前晃来晃去，孩子的一颗头就跟着它动。曼璐笑道："咦，倒已经晓得喜欢红颜色了！"孩子把花抓在手里，一个捏不牢，那朵花落在曼桢枕边。曼璐看了看曼桢的脸色，见她并没有嫌恶的神情，便又低声说道："二妹，你难道因为一个人酒后无德做错了事情，就恨他一辈子。"说着，又把孩子送到她身边，道："二妹，现在你看在这孩子份上，你就原谅了他吧。"

曼桢因为她马上就要丢下孩子走了，心里正觉得酸楚，没想到在最后一面之后倒又要见上这样一面。她也不朝孩子看，只是默然地搂住了他，把她的面颊在他头上揉擦着。曼璐不知道她的心理。在旁边看着，却高兴起来，以为曼桢终于回心转意了，不过一时还下不下这个面子，转不过口来；在这要紧关头，自己说话倒要格外小心才是，不要又触犯了她。因此曼璐也沉默下来了。

金芳的丈夫蔡霖生已经来了好半天了。隔着一扇白布屏风，可以听见他们喁喁细语，想必金芳已经把曼桢的故事一情一节都告诉他了。他们那边也凝神听着这边说话，这边静默下来，那边就又说起话来了。金芳问他染了多少红蛋，又问他到这里来，蛋摊上托谁在那里照应着。他们本来没有这许多话说的，霖生早该走了，只因为要带着曼桢一同走，所以只好等着。老坐在那里不说话，也显得奇怪，只得断断续续地想出些话来说。大概他们夫妇俩从来也没有这样长谈过，觉得非常吃力。霖生说这两天他的姊姊在蛋摊上帮忙，姊姊也是大着肚子。金芳又告诉他此地的看护怎样怎样坏。

曼璐尽坐在那儿不走，家属探望的时间已经快过去了。有些家属给产妇带了点心和零食来，吃了一地的栗子壳，家里人走了，医院里一个工役拿着扫帚来扫地，瑟瑟地扫着，渐渐扫到这边来了，分明有些逐客的意味。曼桢心里非常着急。看见那些栗子壳，她想起糖炒栗子上市了，可不是已经深秋了，糊里糊涂的倒已经在祝家被监禁了快一年了。突然她自言自语似的说："现在栗子粉蛋糕大概有了吧？"她忽然对食物感到兴味，曼璐更觉得放心了，忙笑道："你可想

吃？想吃我去给你买。”曼桢道：“时候也许来不及了吧？”曼璐看了看手表道：“那我就去。”曼桢却又冷淡起来，懒懒地道：“特为跑一趟，不必了。”曼璐道：“难得想吃点什么，还不吃一点。你就是因为吃得太少了，所以复元得慢。”说着，已经把大衣穿好，把小孩送去交给看护，便匆匆走了。

曼桢估量着她已经走远了，正待在屏风上敲一下，霖生却已经抱着一卷衣服掩到这边来了。是金芳的一件格子布旗袍，一条绒线围巾和一双青布搭襻鞋。他双手交给曼桢，一言不发地又走了。曼桢看见他两只手都是鲜红的，想必是染红蛋染的。她不禁微笑了，又觉得有点怅惘，因为她和金芳同样是生孩子，她自己的境遇却是这样凄凉。

她急忙把金芳的衣服加在外面，然后用那条围巾兜头兜脸一包，把大半个脸都藏在里面，好在产妇向来怕风，倒也不显得特别。穿扎整齐，倒已经累出一身汗来，站在地下，两只脚虚飘飘好像踩在棉花上似的。她扶墙摸壁溜到屏风那边去，霖生搀着她就走。她对金芳只有匆匆一瞥，金芳是长长的脸，脸色黄黄的，眉眼却生得很俊俏。霖生的相貌也不差，他扶着曼桢往外走，值班的看护把曼桢的孩子送到婴儿的房间里去，还没有回来，所以他们如入无人之境。下了这一层楼，当然更没有人认识他们了。走出大门，门口停着几辆黄包车，曼桢立刻坐上一辆，霖生叫车夫把车篷放下来，说她怕风，前面又遮上雨布。黄包车拉走了，走了很长的路，还过桥。天已经黑了，满眼零乱的灯光。霖生住在虹口一个陋巷里，家里就是他们夫妇俩带着几个孩子，住着一间亭子间。霖生一到家，把曼桢安顿好了，就又匆匆出去了，到她家里去送信。她同时又托他打一个电话到许家去，打听一个沈世钧先生在不在上海，如果在的话，就说有个姓顾的找他，请他到这里来一趟。

霖生走了，曼桢躺在他们床上，床倒很大，里床还睡着一个周岁的孩子。灰泥剥落的墙壁上糊着各种画报，代替花纸，有名媛的照

片，水旱灾情的照片，连环图画和结婚照，有五彩的，有黑白的，有咖啡色的，像舞台上的百衲衣一样的鲜艳。紧挨着床就是一张小长桌，一切的日用品都摆在桌上，热水瓶、油瓶、镜子、杯盘碗盏，挤得叫人插不下手去。屋顶上挂下一只电灯泡，在灯光的照射下，曼桢望着这热闹的小房间，她来到这里真像做梦一样，身边还是躺着一个小孩，不过不是她自己的孩子了。

蔡家四个小孩，最大的一个是个六七岁的女孩子，霖生临走的时候丢了些钱给她，叫她去买些抢饼来作为晚饭。灶披间好婆看见了，问他这新来的女客是谁，他说是他女人的小姊妹。但是这事情实在显得奇怪，使人有点疑心他是趁女人在医院里生产，把女朋友带到家里来了。

那小女孩买了抢饼回来，和弟妹们分着吃，又递了一大块给曼桢，搁在桌沿上。曼桢便叫她把桌上一面镜子递给她，拿着镜子照了照，自己简直都不认识了，两只颧骨撑得高高的，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连嘴唇都是白的，眼睛大而无神。她向镜子里呆望了许久，自己用手爬梳着头发，偏是越急越梳不通。她心里十分着急，想着世钧万一要是在上海的话，也许马上就要来了。

其实世钧这两天倒是刚巧在上海，不过他这次来是住在他舅舅家里，他正是为着筹备着结婚的事，来请叔惠做伴郎，此外还有许多东西要买。他找叔惠，是到杨树浦的宿舍里去的，并没到叔惠家里去，所以许家并不知道他来了。霖生打电话去问，许太太就告诉他说沈先生不在上海。

霖生按照曼桢给他的住址，又找到曼桢家里去，已经换了一家人家住在那里了，门口还挂着招牌，开了一爿跳舞学校。霖生去问看衖堂的，那人说顾家早已搬走了，还是去年年底搬的。霖生回来告诉曼桢，曼桢听了，倒也不觉得怎样诧异。这没有别的，一定是曼璐的釜底抽薪之计。可见她母亲是完全在姊姊的掌握中，这时候即使找到母亲也没用，或者反而要惹出许多麻烦。但是现在她怎么办呢，不但

举目无亲,而且身无分文。霖生留她住在这里,他自己当晚就住到他姊姊家去了。曼桢觉得非常不过意。她不知道穷人在危难中互相照顾是不算什么的,他们永远生活在风雨飘摇中,所以对于遭难的人特别能够同情,而他们的同情心也不像有钱的人一样地为种种顾忌所箝制着。这是她后来慢慢地才感觉到的,当时她只是私自庆幸,刚巧被她碰见霖生和金芳这一对特别义气的夫妻。

那天晚上,她向他们最大的那个女孩子借了一枝铅笔,要了一张纸,想写一封简单的信给世钧,叫他赶紧来一趟。眼见得就可以看见他了,她倒反而觉得渺茫起来,对他这人感觉到不确定了。她记起他性格中的保守的一面。他即使对她完全谅解,还能够像从前一样地爱她么?如果他是不顾一切地爱她的,那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根本就不会争吵,争吵的原因也是因为他对家庭太妥协了。他的婚事,如果当初他家里就不能通过,现在当然更谈不到了——要是被他们知道她在外面生过一个孩子。

她执笔在手,心里倒觉得茫然。结果她写了一封很简短的信,就说她自从分别后,一病至今,希望他见信能够尽早地到上海来一趟,她把现在的地址告诉了他,此外并没有别的话,署名也只有一个"桢"字。她也是想着,世钧从前虽然说过,他的信是没有人拆的,但是万一倒给别人看见了。

她寄的是快信,信到了南京,世钧还在上海还没有回来。他母亲虽然不识字,从前曼桢常常写信来的,有一个时期世钧住在他父亲的小公馆里,他的信还是他母亲亲手带去转交给他的,她也看得出是个女孩子的笔迹,后来见到曼桢,就猜着是她,再也没有别人。现在隔了有大半年光景没有信来,忽然又来了这样一封信,沈太太见了,很是忐忑不安,心里想世钧这里已经有了日子,就快结婚了,不要因为这一封信,又要变卦起来。她略一踌躇,便把信拆了,拿去叫大少奶奶念给她听。大少奶奶读了一遍,因道:"我看这神气,好像这女人已经跟他断了,这时候又假装生病,叫他赶紧去看她。"沈太太点头不

语。俩人商量了一会儿,都说"这封信不能给他看见"。当场就擦了根洋火把它烧了。

曼桢自从寄出这封信,就每天计算着日子。虽然他们从前有过一些芥蒂,她相信他接到信一定会马上赶来,这一点她倒是非常确定。她算着他不出三四天内就可以赶到了,然而一等等了一个多星期,从早盼到晚,不但人不来,连一封回信都没有。她心里想着,难道他已经从别处听到她遭遇的事情,所以不愿意再跟她见面了?他果然是这样薄情寡义,当初真是白认识了一场。她躺在床上,虽然闭着眼睛,那眼泪只管流出来,枕头上冰冷的湿了一大片,有时候她把枕头翻一个身再枕着,有时候翻过来那一面也是哭湿了的。

她想来想去,除非是他根本没收到那封信,被他家里人截留下来了。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是再写了去也没有用,照样还是被截留下来。只好还是耐心养病,等身体复元了,自己到南京去找他。但是这手边一个钱没有,实在急人。住在蔡家,白吃人家的不算,还把仅有的一间房间占住了,害得霖生有家归不得,真是于心不安。她想起她办公处还有半个月薪水没拿,拿了来也可以救急,就写了一张便条,托霖生送了去。厂里派了一个人跟他一块回来,把款子当面交给她。她听见那人说,他们已经另外用了一个打字员了。

她拿到钱,就把三层楼上空着的一个亭子间租了下来,搬到楼上去住,霖生又替她置了两张铺板和两件必需的家具,茶水饭食仍旧由他供应。曼桢把她剩下的一些钱交给他,作为伙食钱,他一定不肯收,说等她将来找到了事情再慢慢地还他们好了。这时候金芳也已经从医院里回来了,在家里养息着,曼桢一定逼着她要她收下这钱,金芳便自作主张,叫霖生去剪了几尺线呢,配上里子,交给衖口的裁缝店,替曼桢做了一件夹袍子,不然她连一件衣服都没有。多下的钱金芳依旧还了她,叫她留着零花,曼桢拗不过她,也只好拿着。

金芳出院的时候告诉她说,那天曼璐买了栗子粉蛋糕回来,发现曼桢已经失踪了,倒也没有怎样追究,只是当天就把孩子接了回去。

曼桢猜着他们一定是心虚，所以也不敢声张，只要能保全孩子就算了。

曼桢究竟本底子身体好，年纪轻的人也恢复得快，不久就健康起来了。她马上去找叔惠，想托他找事，同时也想着，碰得巧的话，也说不定可以看见世钧，如果他在上海的话。她拣了个星期六的傍晚到许家去，因为那时候叔惠在家的机会比较多。从后门走进去，正碰见叔惠的母亲在厨房里操作，曼桢叫了声伯母。许太太笑道："咦，顾小姐，好久不看见了。"曼桢笑道："叔惠在家吧？"许太太笑道："在家在家。真巧了，他刚从南京回来。"曼桢哦了一声，心里想叔惠又到南京去玩过了，总是世钧约他去的。她走到三层楼上，房间里的人大约是听见她的皮鞋声，就有一个不相识的少女迎了出来，带着询问的神气向她望着。曼桢倒疑心是走错人家了，便笑道："许叔惠先生在家吗？"她这一问，叔惠便从里面出来了，笑道："咦，是你！请进来请进来！这是我妹妹。"曼桢这才想起来，就是世钧曾经替她补算术的那个女孩子，倒又觉得惘然。

到房间里坐下了，叔惠笑道："我正在那儿想着要找你呢，你倒就来了。"说到这里，他妹妹送了杯茶进来，打了个岔就没说下去，曼桢心里就有点疑惑，想着他许是听见世钧和她闹决裂的事，要给他们讲和。也许就是世钧托他的。当下她接过茶来喝了一口，便搭讪着和叔惠的妹妹说话。他妹妹大概正在一个怕羞的年龄，含笑在旁边站了一会儿，就又出去了。叔惠笑道："我就要走了。"便把他出国的事告诉她听，曼桢自是替他高兴。但是他把这件新闻从头至尾报告完了，还是没提起世钧。她觉得很奇怪。不然她早就问起了，也不知怎么的，越是心里有点害怕，越是不敢动问。难道他是知道他们吵翻了，所以不提？那除非是世钧对他表示过，他们是完了。

她要不是中间经过了这一番，也还不肯在叔惠面前下这口气。她端起茶杯来喝茶，因搭讪着四面看了看，笑道："这屋子怎么改了样子了？"叔惠笑道："现在是我妹妹住在这儿了。"曼桢笑道："怪不得，

我说怎么收拾得这样齐齐整整的——从前给你们俩人堆得乱七八糟的!"她所说的"你们俩人",当然是指世钧和叔惠。她以为这样说着,叔惠一定会提起世钧的,可是他并没有接这个碴。曼桢便又问起他什么时候动身,叔惠道:"后天一早走。"曼桢笑道:"可惜我早没能来找你,本来我还想托你给我找事呢。"叔惠道:"怎么,你不是有事么?你不在那儿了?"曼桢道:"我生了一场大病,他们等不及,另外用了人了。"叔惠道:"怪不得,我说你怎么瘦了呢!"他问她生的什么病,她随口说是伤寒。他叫她到一家洋行去找一个姓吴的,听说他们要用人,一方面他先替她打电话去托人。

说了半天话,始终也没提起世钧。曼桢终于含笑问道:"你新近到南京去过的?"叔惠笑道:"咦,你怎么知道?"曼桢笑道:"我刚才听伯母说的。"话说到这里,叔惠仍旧没有提起世钧,他擦起一根洋火点香烟,把火柴向窗外一掷,便站在那里,面向着窗外,深深地呼了口烟。曼桢实在忍不住了,便也走过去,手扶着窗台站在他旁边,笑道:"你到南京去看见世钧没有?"叔惠笑道:"就是他找我去的呀。他结婚了,就是前天。"曼桢两只手揿在窗台上,只觉得那窗台一阵阵波动着,也不知道那坚固的木头怎么会变成像波浪似的,捏都捏不住。叔惠见她仿佛怔住了,便又笑道:"你没听见说?他跟石小姐结婚了,你也见过的吧?"曼桢道:"哦,那回我们到南京去见过的。"

叔惠对于这件事仿佛不愿意多说似的,曼桢当然以为他是因为知道她跟世钧的关系。她不知道他自己也是满怀抑郁,因为翠芝的缘故。曼桢没再坐下来谈,便道:"你后天就要动身了,这两天一定忙得很,不搅糊你了。"叔惠留她吃饭,又要陪她出去吃,曼桢笑道:"我也不替你饯行,你也不用请客了,两免了吧。"叔惠要跟她交换通讯处,但是他到美国去也还没有住址,只写了个学校地址给她。

她从叔惠家里走出来,简直觉得天地变色,真想不到她在祝家关了将近一年,跑出来,外面已经换了一个世界。还不到一年,世钧已经和别人结婚了吗?

她在街灯下走着，走了许多路才想起来应当搭电车。但是又把电车乘错了，这电车不过桥，在外滩就停下了，她只能下来自己走。刚才大概下过几点雨，地下有些潮湿。渐渐走到桥头上，那钢铁的大桥上电灯点得雪亮，桥梁的巨大的黑影，一条条的大黑杠子，横在灰黄色的水面上。桥下停泊着许多小船，那一大条一大条的阴影也落在船篷船板上。水面上一丝亮光也没有。这里的水不知道有多深？那平板的水面，简直像灰黄色的水门汀一样，跳下去也不知是摔死还是淹死。

桥上一辆辆卡车轰隆隆开过去，地面颤抖着，震得人脚底心发麻。她只管背着身子站在桥边，呆呆地向水上望去。不管别人对她怎样坏，就连她自己的姊姊，自己的母亲，都还没有世钧这样地使她伤心。刚才在叔惠家里听到他的消息，她当时是好像开刀的时候上了麻药，糊里糊涂的，倒也不觉得怎样痛苦，现在方才渐渐苏醒过来了，那痛楚也正开始。

桥下的小船都是黑魆魆的，没有点灯，船上的人想必都睡了。时候大概很晚了，金芳还说叫她一定要回去吃晚饭，因为今天的菜特别好，他们的孩子今天满月。曼桢又想起她自己的孩子，不知道还在人世吗……

那天晚上真不知道是怎么过去的。但是人既然活着，也就这么一天天地活下去了，在这以后不久，她找着了一个事情，在一个学校里教书，待遇并不好，就图它有地方住。她从金芳那里搬了出来，住到教员宿舍里去。她从前曾经在一个杨家教过书，两个孩子都和她感情很好，现在这事情就是杨家替她介绍的，杨家他们只晓得她因为患病，所以失业了，家里的人都回乡下去了，只剩她一个人在上海。

现在她住在学校里简直不大出门，杨家她也难得去一趟。有一天，这已经是两三年以后的事了，她到杨家去玩，杨太太告诉她说，她母亲昨天来过，问他们可知道她现在在哪里。杨太太大概觉得很奇怪，她母亲怎么会不晓得。就把她的地址告诉了她母亲。曼桢听见

了,就知道一定有麻烦来了。

这两年来她也不是不惦记着她母亲,但是她实在不想看见她。那天她从杨家出来,简直不愿意回宿舍里去。再一想,这也是无法避免的事,她母亲迟早会找到那里去的。那天回去,果然她母亲已经在会客室里等候着了。

顾太太一看见她就流下泪来。曼桢只淡淡地叫了声"妈"。顾太太道:"你瘦了。"曼桢没说什么,也不问他们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家里情形怎样,因为她知道一定是她姊姊在那里养活着他们。顾太太只得一样样地自动告诉她,道:"你奶奶这两年身体倒很强健的,倒比从前好了,大弟弟今年夏天就要毕业了。你大概不知道,我们现在住在苏州——"曼桢道:"我只知道你们从吉庆坊搬走了。我猜着是姊姊的主意,她安排得真周到。"说着,不由得冷笑了一声。顾太太叹道:"我说了回头你又不爱听,其实你姊姊她倒也没有坏心,是怪鸿才不好。现在你既然已经生了孩子,又何必一个人跑到外头来受苦呢。"

曼桢听她母亲这口吻,好像还是可怜她漂泊无依,想叫她回祝家去做一个现成的姨太太。她气得脸都红了,道:"妈,你不要跟我说这些话了,说了我不由得就要生气。"顾太太拭泪道:"我也都是为了你好……"曼桢道:"为我好,你可真害了我了。那时候也不知道姊姊是怎样跟你说的,你怎么能让他们把我关在家里那些时。他们心也太毒了,那时候要是早点送到医院里,也不至于受那些罪,差点把命都送掉了!"顾太太道:"我知道你要怪我的。我也是因为晓得你性子急,照我这个老脑筋想起来,想着你也只好嫁给鸿才了,难得你姊姊她倒气量大,还说让你们正式结婚。其实要叫我说,你也还是太倔了,你将来这样下去怎么办呢?"说到这里,渐渐呜呜咽咽哭出声来了。曼桢起先也没言语,后来她有点不耐烦地说:"妈不要这样。给人家看着算什么呢?"

顾太太极力止住悲声,坐在那里拿手帕擦眼睛擤鼻子,半晌,又自言自语地道:"孩子现在聪明着呢,什么都会说了,见了人也不认

生，直赶着我叫外婆。养下的时候那么瘦，现在长得又白又胖。”曼桢还是不做声，后来终于说道：“你也不要多说了，反正无论怎么样，我绝对不会再到祝家去的。”

学校里当当当打起钟来，要吃晚饭了。曼桢道：“妈该回去了。不早了。”顾太太只得叹了口气站起身来，道：“我看你再想想吧。过天再来看你。”

但是她自从那次来过以后就没有再来，大概因为曼桢对她太冷酷了，使她觉得心灰意冷。她想必又回苏州去了。曼桢也觉得她自己也许太过分了些，但是因为有祝家夹在中间，她实在不能跟她母亲来往，否则更要纠缠不清了。

又过了不少时候。放寒假了，宿舍里的人都回家过年去了，只剩下曼桢一个人是无家可归的。整个的楼面上只住着她一个人，她搬到最好的一间屋里去，但是实在冷静得很。假期中的校舍，没有比这个更荒凉的地方了。

有一天下午，她没事做，坐着又冷，就钻到被窝里去睡中觉。夏天的午睡是非常舒适而自然的事情，冬天的午睡就不是味儿，睡得人昏昏沉沉的。房间里晒满了淡黄色的斜阳，玻璃窗外垂着一根晾衣裳的旧绳子，风吹着那绳子，吹起来多高，那绳子的影子直窜到房间里来，就像有一个人影子一晃。曼桢突然惊醒了。

她醒过来半天也还是有点迷迷糊糊的。忽然听见学校里的女佣在楼底下高声喊：“顾先生，你家里有人来看你。”她心里想她母亲又来了，却听见外面一阵杂乱的脚步声，绝对不止一个人。曼桢想道：“来这许多人干什么？”她定了定神，急忙披衣起床，这些人却已经走了进来，阿宝和张妈搀着曼璐，后面跟着一个奶妈，抱着孩子。阿宝叫了声“二小姐”，也来不及说什么，就把曼璐扶到床上去，把被窝堆成一堆，让她靠在上面。曼璐瘦得整个的人都缩小了，但是衣服一层层地穿得非常臃肿，倒反而显得胖大。外面罩着一件骆驼毛大衣，头上包着羊毛围巾，把嘴部也遮住了，只看见她一双眼睛半开半掩，惨

白的脸上汗滢滢的，坐在那里直喘气。阿宝替她把手和脚摆摆好，使她坐得舒服一点。曼璐低声道："你们到车上去等着我。把孩子丢在这儿。"阿宝便把孩子抱过来放在床上，然后就和奶妈她们一同下楼去了。

孩子穿着一套簇新的枣红毛绒衫裤，仿佛是特别打扮了一下，带来给曼桢看的，脸上还扑了粉，搽着两朵圆圆的红胭脂。他满床爬着，咿咿哑哑说着叫人听不懂的话，拉着曼璐叫她看这样看那样。

曼桢抱着胳膊站在窗前朝他们望着。曼璐道："二妹，你看我病得这样，看上去也拖不了几个月了。"曼桢不由得哼了一声，冷笑道："你何必净咒自己呢。"曼璐顿了一顿方才说道："也难怪你不相信我。可是这回实在是真的。我这肠痨的毛病是好不了了。"她自己也觉得她就像那骗人的牧童，屡次喊："狼来了！狼来了！"等到狼真的来了，谁还相信他。

房间里的空气冷冰冰的，她开口说话，就像是赤着脚踏到冷水里去似的。然而她还是得说下去。她颤声道："你不知道，我这两年的日子都不是人过的。鸿才成天地在外头鬼混，要不是因为有这孩子，他早不要我了。你想等我死了，这孩子指不定落在一个什么女人手里呢。所以我求求你，你还是回去吧。"曼桢道："这些废话你可以不必再说了。"曼璐又道："我讲你不信，其实是真的；鸿才他就佩服你，他对你真是同别的女人两样，你要是管他一定管得好的。"曼桢怒道："祝鸿才是我什么人，我凭什么要管他？"曼璐道："那么不去说他了，就看这孩子可怜，我要是死了他该多苦，孩子总是你养的。"

曼桢怔了一会儿，道："我赶明儿想法子把他领出来。"曼璐道："那怎么行，鸿才他哪儿肯哪！你就是告他，他也要倾家荡产跟你打官司的，好容易有这么个宝贝儿子，哪里肯放手。"曼桢道："我也想着是难。"曼璐道："是呀，要不然我也不来找你了。只有这一个办法，我死了你可以跟他结婚——"曼桢道："这种话你就不要去说它了。我死也不会嫁给祝鸿才的。"曼璐却挣扎着把孩子抱了起来，送到曼桢

跟前，叹息着道："为来为去还不是为了他吗。你的心就这样狠！"

曼桢实在不想抱那孩子，因为她不愿意在曼璐面前掉眼泪。但是曼璐只管气喘喘地把孩子搄了过来。她还没伸手去接，孩子却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别过头去叫着："妈！妈！"向曼璐怀中躲去。他当然只认得曼璐是他的母亲，但是曼桢当时忽然变得无可理喻起来，她看见孩子那样子，觉得非常刺激。

曼璐因为孩子对她这样依恋，她也悲从中来，哽咽着向曼桢说道："我这时候死了，别的没什么丢不下的，就是不放心他。我真舍不得。"说到这里，不由得泪如泉涌。曼桢心里也不见得比她好过，后来看见她越哭越厉害，而且喘成一团，曼桢实在不能忍受了，只得硬起心肠，厌烦地皱着眉说道："你看你这样子！还不赶快回去吧！"说着，立刻掉转身来跑下楼去，把汽车上的阿宝和张妈叫出来，叫她们来搀曼璐下楼。曼璐就这样哭哭啼啼地走了，奶妈抱着孩子跟在她后面。

曼桢一个人在房间里，她把床上乱堆着的被窝叠叠好，然后就在床沿上坐下了，发了一会儿呆。根本一提起鸿才她就是一肚子火，她对他除了仇恨还有一种本能的憎恶，所以刚才不加考虑地就拒绝了她姊姊的要求。现在冷静下来仔细想想，她这样做也是对的。她并不是不疼孩子，现在她除了这孩子，在这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个亲人了。如果能够把他领出来由她抚养，虽然一个未婚的母亲在这社会上是被歧视的，但是她什么都不怕。为他怎么样牺牲都行，就是不能够嫁给鸿才。

她不打算在这里再住下去了，因为怕曼璐会再来和她纠缠，或者又要叫她母亲来找她。她向学校提出辞职，但是因为放寒假前已经接受了下学期的聘书，所以费了许多唇舌才辞掉了，另外在别处找了个事做会计。她从前学过会计的。找到事又找房子，分租了人家一间房间，二房东姓郭。有一天她下了班回去，走到郭家后门口，里面刚巧走出一个年轻女子，小圆脸儿，黄黑皮色，腮颊上的胭脂抹得红红的，两边的鬓发吊得高高的，穿着一件白地子红黄小花麻纱旗袍。

原来是阿宝。——怎么会又被他们找到这里来了？曼桢不觉怔了一怔。阿宝看见她也似乎非常诧异，叫了声："咦，二小姐！"阿宝身后还跟着一个男子，曼桢认得他是荐头店的人，这才想起来，郭家的一个老妈子回乡下去了，前两天他们家从荐头店里叫了一个女佣来试工，大概不合适，所以又另外找人。看样子阿宝是到郭家来上工的，并不是奉命来找曼桢的，但是曼桢仍旧懒得理她，因为看见她不免就想起从前在祝家被禁闭的时候，她也是一个帮凶。固然她们做佣人的人也是没办法，吃人家的饭，就得听人家指挥，所以也不能十分怪她，但无论如何，曼桢看到她总觉得非常不愉快，只略微把头点了一点，脚步始终没有停下来，就继续地往里面走。阿宝却赶上来叫道："二小姐大概不知道吧，大小姐不在了呀。"这消息该不是怎样意外的，然而曼桢还是吃了一惊，说："哦？是几时不在的？"阿宝道："喏，就是那次到您学校里去，后来不到半个月呀。"说着，竟眼圈一红，落下两点眼泪。她倒哭了，曼桢只是怔怔地朝她看着，心里觉得空空洞洞的。

阿宝用一只指头顶着手帕，很小心地在眼角擦了擦，便向荐头店的人说："你可要先回去？我还要跟老东家说两句话。"曼桢却不想跟她多谈，便道："你有事你还是去吧，不要耽搁了你的事。"阿宝也觉得曼桢对她非常冷淡，想来总是为了从前那只戒指的事情，便道："二小姐，我知道你一定怪我那时候不给你送信，咳，你都不知道——你晓得后来为什么不让我到你房里来了？"她才说到这里，曼桢便皱着眉拦住她道："这些事还说它干什么？"阿宝看了看她的脸色，便也默然了，自己抱住自己两只胳膊，只管抚摸着。半晌方道："我现在不在他家做了。我都气死了，二小姐你不知道，大小姐一死，周妈就在姑爷面前说我的坏话，这周妈专门会拍马屁，才来了几个月，就把奶妈戳掉了，小少爷就归她带着。当着姑爷的面假装的待小少爷不知多么好，背后简直像个晚娘。我真看不过去，我就走了。"

她忽然变得这样正义感起来。曼桢觉得她说的话多少得打点折扣，但是她在祝家被别的佣人挤出来了，这大约是实情。她显然是很

气愤,好像憋着一肚子话没处说似的,曼桢不邀她进去,她站在后门口就滔滔不绝地长谈起来。又说:“姑爷这一向做生意净蚀本,所以脾气更坏了,家当横是快蚀光了,虹桥路的房子也卖掉了,现在他们搬了,就在大安里。说是大小姐有帮夫运,是真的呵,大小姐一死,马上就倒霉了!他自己横是也懊悔了,这一向倒霉瞌朊地蹲在家里,外头的女人都断掉了,我常看见他对大小姐的照片淌眼泪。”

一说到鸿才,曼桢就露出不耐烦的神气,仿佛已经在后门口站得太久了。阿宝究竟还知趣,就没有再往下说,转过口来问道:“二小姐现在住在这儿?”曼桢只含糊地应了一声,就转问她:“你到这儿来是不是来上工的?”阿宝笑道:“是呀,不过我看他们这儿人又多,工钱也不大,我不想做。我托托二小姐好吧,二小姐有什么朋友要用人,就来喊我,我就在对过的荐头店里。”曼桢也随口答应着。

随即有一刹那的沉默。曼桢很希望她再多说一点关于那孩子的事情,说他长得有多高了,怎样顽皮——一个孩子可以制造出许多“轶闻”和“佳话”,为女佣们所乐道的。曼桢也很想知道,他说话是什么地方的口音?他身体还结实吗?脾气好不好?阿宝不说,曼桢却也不愿意问她,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羞于启齿。

阿宝笑道:“那我走了,二小姐。”她走了,曼桢也就进去了。

阿宝说祝家现在住在大安里,曼桢常常走过那里的,她每天乘电车,从她家里走到电车站有不少路,这大安里就是必经之地,现在她走到这里总是换到马路对过走着,很担心也许会碰见鸿才,虽然不怕他纠缠不清,究竟讨厌。

这一天,她下班回来,有两个放学回来的小学生走在她前面。她近来看见任何小孩就要猜测他们的年龄,同时计算着自己的孩子的岁数,想着那孩子是不是也有这样高了。这两个小孩当然比她的孩子大好些,总有七八岁的光景,一律在棉袍上罩着新蓝布罩袍,穿得胖墩墩的。俩人像操兵似的并排走着,齐齐地举起手里的算盘,有节奏地一举一举,使那算盘珠发出“砰、砰”的巨响,作为助威的军乐。

有时候又把算盘扛在肩上代表枪支。

曼桢在他们后面，偶尔听见他们谈话的片段，他们的谈话却是太没有志气了，一个孩子说："马正林的爸爸开面包店的，马正林天天有面包吃。"言下不胜艳羡的样子。

他们忽然穿过马路，向大安里里面走去。曼桢不禁震了一震，虽然也知道这决不是她的小孩，而且这一个衖堂里面的孩子也多得很，但是她不由自主地就跟在他们后面过了马路，走进这衖堂。她的脚步究竟有些迟疑，所以等她走进去，那两个孩子早已失踪了。

那是春二三月天气，一个凝冷的灰色的下午。春天常常是这样的，还没有嗅到春的气息，先觉得一切东西都发出气味来，人身上除了冷飕飕之外又有点痒梭梭的，觉得肮脏。虽然没下雨，衖堂里地下也是湿黏黏的。走进去，两旁都是石库门房子，正中停着个臭豆腐干担子，挑担子的人叉着腰站在稍远的地方，拖长了声音吆喝着。有一个小女孩在那担子上买了一串臭豆腐干，自己动手在那里抹辣酱。好像是鸿才前妻的女儿招弟。曼桢也没来得及向她细看，眼光就被她身旁的一个男孩子吸引了去；一个四五岁的男孩子，和招弟分明是姊弟，俩人穿着同样的紫花布棉袍，虽然已经是春天了，他们脚上还穿着老棉鞋，可是光着脚没穿袜子，那红赤赤的脚踝衬着那旧黑布棉鞋，看上去使人有一种奇异的凄惨的感觉。那男孩子头发长长的，一直覆到眉心上，脸上虽然脏，仿佛很俊秀似的。

曼桢心慌意乱地也没有来得及细看，却又把眼光回到招弟身上，想仔细认一认她到底是不是招弟。虽然只见过一面，而且是在好几年前，曼桢倒记得很清楚。照理一个小孩是改变得最快的，这面黄肌瘦的小姑娘却始终是那副模样，甚至于一点也没长高——其实当然不是没有长高，她的太短的袍子就是一个证据。

那招弟站在豆腐干担子旁边，从小瓦罐里挑出辣酱抹在臭豆腐干上。大概因为辣酱是不要钱的，所以大量地抹上去，就像在面包上涂果子酱似的，把整块的豆腐干涂得鲜红。挑担子的人看了她一眼，

仿佛想说话了，结果也没说。招弟一共买了三块，穿在一根稻草上，拎在手里吃着。她弟弟也想吃，他踮着脚，两只手扑在她身上，仰着脸咬了一口。曼桢心里想这一口吃下去，一定辣得眼泪出，喉咙也要烫坏了。她不觉替他捏一把汗，谁知他竟面不改色地吞了下去，而且吃了还要吃，依旧踮着脚尖把嘴凑上去。招弟也很友爱似的，自己咬一口，又让他咬一口。曼桢看着她那孩子的傻相，不由得要笑，但是一面笑着，眼眶里的泪水已经滴下来了。

她急忙别过身去，转了个弯走到支衖里去，一面走一面抬起手背来擦眼泪。忽然听见背后一阵脚步声，一回头，却是招弟，向这边啪哒啪哒追了过来，她那棉鞋越穿越大，踏在那潮湿的水门汀上，一吸一吸，发出唧唧的响声。曼桢想道："糟了，她一定是认识我。我还以为她那时候小，只看见过我一回，一定不记得了。"曼桢只得扭过头去假装寻找门牌，一路走过去，从眼角里看看那招弟，招弟却在一家人家的门首站定了。这家人家想必新近做过佛事，门框上贴的黄纸条子刚撕掉一半，现在又在天井里焚化纸钱，火光熊熊。招弟一面看着他们烧锡箔，一面吃她的臭豆腐干，似乎对曼桢并不注意。曼桢方才放下心来，便从容地往回走，走了出去。

那男孩身边现在多了一个女佣，那女佣约有四十来岁年纪，一脸横肉，两只蝌蚪式的乌黑的小眼睛，她端了一只长凳坐在后门口择菜，曼桢心里想这一定就是阿宝所说的那个周妈，招弟就是看见她出来了，所以逃到支衖里去，大概要躲在那里把豆腐干吃完了再回来。

曼桢缓缓地从他们面前走过。那孩子看见她，也不知道是喜欢她的脸还是喜欢她的衣裳，他忽然喊了一声："阿姨！"曼桢回过头来向他笑一笑，他竟"阿姨、阿姨"地一连串喊下去了。那女佣便嘟囔了一句："叫你喊的时候倒不喊，不叫你喊的时候倒喊个不停！"

曼桢走出那个衖堂，一连走过十几家店面，一颗心还是突突地跳着。走过一家店铺的橱窗，她向橱窗里的影子微笑。倒看不出来，她有什么地方使一个小孩一看见她就对她发生好感，"阿姨、阿姨"地喊

着。她耳边一直听见那孩子的声音。她又仔细回想他的面貌，上次她姊姊把他带来给她看，那时候他还不会走路吧，满床爬着，像一个可爱的小动物，现在却已经是一个有个性的“人物”了。

这次总算运气，一走进去就看见了他。以后可不能再去了。多看见了也无益，徒然伤心罢了。倒是她母亲那里，她想着她姊姊现在死了，鸿才也未见得有这个闲钱津贴她母亲，曼桢便汇了一笔钱去，但是没有写她自己的地址，因为她仍旧不愿意她母亲来找她。

转瞬已经到了夏天，她母亲上次说大弟弟今年夏天毕业，他毕了业就可以出去挣钱了，但是，曼桢总觉得他刚出去做事，要他独力支持这样一份人家，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她又给他们寄了一笔钱去。她把她这两年的一些积蓄陆续都贴给他们了。

这一天天气非常闷热，傍晚忽然下起大雨来，二房东的女佣奔到晒台上去抢救她晾出去的衣裳。楼底下有人揿铃，揿了半天没有人开门，曼桢只得跑下楼去，一开门，见是一个陌生的少妇。那少妇有点局促地向曼桢微笑道：“我借打一个电话，便当吗？我就住在九号里，就在对过。”

外面哗哗地下着雨，曼桢便请她进来等着，笑道：“我去喊郭太太。”喊了几声没人应，那女佣抱着一卷衣裳下楼来说：“太太不在家。”曼桢只得把那少妇领到穿堂里，装着电话的地方。那少妇先拿起电话簿子来查号码，曼桢替她把电灯开了，在灯光下看见那少妇虽然披着斗篷式的雨衣，依旧可以看出她是怀着孕的。她的头发是直的，养得长长的掳在耳后，看上去不像一个上海女人，然而也没有小城市的气息，相貌很娟秀，稍有点扁平的鹅蛋脸。她费了很多的时候查电话簿，似乎有些抱歉，不时地抬起头来向曼桢微笑着，搭讪着问曼桢贵姓，说她自己姓张。又问曼桢是什么地方人，曼桢说是安徽人。她却立刻注意起来，笑道：“顾小姐是安徽人？安徽什么地方？”曼桢道：“六安。”那少妇笑道：“咦，我新近刚从六安来的。”曼桢笑道：“张太太也是六安人吗？倒没有六安口音。”那少妇道：“我是上海人

呀，我一直就住在这儿。是我们张先生他是六安人。”曼桢忖了一忖，便道：“哦。六安有一个张豫瑾医生，不知道张太太可认识吗？”那少妇略顿了一顿，方才低声笑道：“他就叫豫瑾。”曼桢笑道：“那真巧极了，我们是亲戚呀。”那少妇哟了一声，笑道：“那真巧，豫瑾这回也来了，顾小姐几时到我们那儿玩去，我现在住在我母亲家。”

她拨了号码，曼桢就走开了，到后面去转了一转，等她的电话打完了，再回到这里来送她出去。本来要留她坐一会儿等雨小些再走，但是她说她还有事，今天有个亲戚请他们吃饭，刚才她就为这个事打电话找豫瑾，叫他直接到馆子里去。

她走后，曼桢回到楼上她自己的房间里，听那雨声紧一阵慢一阵，不像要停的样子。她心里想豫瑾要是知道她住在这里，过两天他一定会来看她的。她倒有点怕看见他，因为一看见他就要想起别后这几年来她的经历，那噩梦似的一段时间，和她过去的二十来年的生活完全不发生联系，和豫瑾所认识的她也毫不相干。她非常需要把这些事情痛痛快快地和他说一说，要不然，那好像是永远隐藏在她心底里的一个恐怖的世界。

这样想着的时候，立刻往事如潮，她知道今天晚上一定要睡不着觉了。那天天气又热，下着雨又没法开窗子，她躺在床上，不停地扇着扇子，反而扇出一身汗来。已经快十点钟了，忽然听见门铃响，睡在厨房里的女佣睡得糊里糊涂的，瓮声瓮气地问：“谁呀？……啊？……啊？找谁？”曼桢忽然灵机一动，猜着一定是豫瑾来了。她急忙从床上爬起来，捻开电灯，手忙脚乱地穿上衣裳，便跑下楼去。那女佣因为是晚上，不认识的人不敢轻易放他进来。是豫瑾，穿着雨衣站在后门口，正拿着手帕擦脸，头发上亮晶晶地流下水珠来。

他向曼桢点头笑道：“我刚回来。听见说你住在这儿。”曼桢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看见他，马上觉得万种辛酸都涌上心头，幸而她站的地方是背着灯，人家看不见她眼睛里的泪光。她立刻别过身去引路上楼，好在她总是走在前面，依旧没有人看见她的脸。进了房，她又

抢着把床上盖上一幅被单，趁着这背过身去铺床的时候，终于把眼泪忍回去了。

豫瑾走进房来，四面看看，便道："你怎么一个人住在这儿？老太太他们都好吧？"曼桢只得先含糊地答了一句："她们现在搬到苏州去住了。"豫瑾似乎很诧异，曼桢本来可以趁此就提起她预备告诉他的那些事情，她看见豫瑾这样热心，一听见说她住在这里，连夜就冒雨来看她，可见他对她的友情是始终如一的，她更加决定了要把一切都告诉他。但是有一种难于出口的话，反而倒是对一个萍水相逢的人可以倾心吐胆地诉说。上次她在医院里，把她的身世告诉金芳，就不像现在对豫瑾这样感觉到难以启齿。

她便换了个话题，笑道："真巧了，刚巧会碰见你太太。你们几时到上海来的？"豫瑾道："我们来了也没有几天。是因为她需要开刀，我们那边的医院没有好的设备，所以到上海来的。"曼桢也没有细问他太太需要开刀的原因，猜着总是因为生产的缘故，大概预先知道要难产。豫瑾又道："她明天就要住到医院里去了，现在这儿是她母亲家里。"

他坐下来，身上的雨衣湿淋淋的，也没有脱下来。当然他是不预备久坐的，因为时间太晚了。曼桢倒了一杯开水搁在他面前，笑道："你们今天有应酬吧？"豫瑾笑道："是的，在锦江吃饭，现在刚散，她们回去了，我就直接到这儿来了。"豫瑾大概喝了点酒，脸上红红的，在室内穿着雨衣，也特别觉得闷热，他把桌上一张报纸拿起来当扇子扇着。曼桢递了一把芭蕉扇给他，又把窗子开了半扇。一推开窗户，就看见对过一排房屋黑沉沉的，差不多全都熄了灯，豫瑾在岳家的人想必都已经睡觉了。豫瑾倘若在这里耽搁得太久了，他的太太虽然不会多心，太太娘家的人倒说不定要说闲话的。曼桢便想着，以后反正总还要见面的，她想告诉他的那些话还是过天再跟他说吧。但是豫瑾自从踏进她这间房间，就觉得很奇怪，怎么曼桢现在弄得这样孑然一身，家里人搬到内地去住，或许是为了节省开销，沈世钧又到哪里

去了呢？怎么他们到现在还没有结婚？

豫瑾忍不住问道："沈世钧还常看见吧？"曼桢微笑道："好久不看见了。他好几年前就回南京去了。"豫瑾道："哦？"曼桢默然片刻，又说了一声："后来听说他结婚了。"豫瑾听了，也觉得无话可说。

在沉默中忽然听见一阵瑟瑟的响声，是雨点斜扑进来打在书本上，桌上有几本书，全打湿了。豫瑾笑道："你这窗子还是不能开。"他拿起一本书，掏出手帕把书面的水渍擦干了。曼桢道："随它去吧，这上头有灰，把你的手绢子弄脏了。"但是豫瑾仍旧很珍惜地把那些书一本本都擦干了，因为他想起从前住在曼桢家里的时候，晚上被隔壁的无线电吵得睡不着觉，她怎样借书给他看。那时候要不是因为沈世钧，他们现在的情形也许很两样吧？

他急于要打断自己的思潮，立刻开口说话了，谈起他的近况，因道："在这种小地方办医院，根本没有钱可赚，有些设备又是没法省的，只好少雇两个人，自己忙一点。我虽然是土生土长的，跟地方上的人也很少来往。蓉珍刚去的时候，这种孤独的生活她也有点过不惯，觉得闷得慌，后来她就学看护，也在医院里帮忙，有了事情做也就不寂寞了。"蓉珍想必是他太太的名字。

他自己觉得谈得时间够长了，突然站起身来笑道："走了！"曼桢因为时候也是不早了，也就没有留他。她送他下楼，豫瑾在楼梯上忽然又想起一件事来，问道："上次我在这儿，听见说你姊姊病了，她现在可好了？"曼桢低声道："她死了。就是不久以前的事。"豫瑾惘然道："那次我听见说是肠结核，是不是就是那毛病？"曼桢道："哦，那一次……那一次并没有那么严重。"那次就是她姊姊假装命在旦夕，做成了圈套陷害她。曼桢顿了一顿，便又淡笑着说道："她死我都没去——这两年里头发生的事情多了，等你几时有空讲给你听。"豫瑾不由得站住了脚，向她注视了一下，仿佛很愿意马上听她说出来，但是他看见她脸上突然显得非常疲乏似的，他也就没有说什么，依旧转身下楼。她一直送到后门口。

她回到楼上来，她房间里惟一的一张沙发椅，豫瑾刚才坐在这上面的，椅子上有几块湿印子，是他雨衣上的水痕染上去的。曼桢望着那水渍发了一会儿呆，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惆怅。

今天这雨是突然之间下起来的，豫瑾出去的时候未见得带着雨衣，一定是他太太给他把雨衣带到饭馆子里去的。他们当然是感情非常好，这在豫瑾说话的口吻中也可以听得出来。

那么世钧呢？他的婚后生活是不是也一样的美满？许久没有想起他来了。她自己也以为她的痛苦久已钝化了。但是那痛苦似乎是她身体里面惟一的有生命力的东西，永远是新鲜强烈的，一发作起来就不给她片刻的休息。

她把豫瑾的那杯茶倒在痰盂里，自己另外倒上一杯。不知道怎么一来，热水瓶里的开水一冲冲出来，全倒在她脚面上，她也木木的，不大觉得，仿佛脚背上被一只铁锤打了一下，但是并不痛。

那天晚上的雨一直下到天明才住，曼桢也直到天明才睡着。刚睡了没有一会儿，忽然有人推醒了她，好像还是在医院里的时候，天一亮，看护就把孩子送来喂奶。她迷迷糊糊地抱着孩子，心中悲喜交集，仿佛那孩子已经是失而复得的了。但是她忽然发现那孩子浑身冰冷——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了，都已经僵硬了。她更紧地抱住了他，把他的脸揿没在她胸前，惟恐被人家发觉这是一个死孩子。然而已经被发觉了。那满脸横肉的周妈走过来就把他夺了过去，用芦席一卷，挟着就走。那死掉的孩子却在芦席卷里挣扎着，叫喊起来："阿姨！阿姨！"那孩子越叫越响，曼桢一身冷汗，醒了过来，窗外已是一片雪白的晨光。

曼桢觉得她这梦做得非常奇怪。她不知道她是因为想起过去的事情，想到世钧，心里空虚得难过，所以更加渴念着她的孩子，就把一些片段的印象凑成了这样一个梦。

她再也睡不着了，就起来了。今天她一切都提早，等她走出大门的时候，还不到七点，离她办公的时间还有两个钟头呢。她在马路上

慢慢地走着，忽然决定要去看看她那孩子。其实，与其说是“决定”，不如说是她忽然发现了她一直有这意念，所以出来得特别早，恐怕也是为了这个缘故。

快到大安里了。远远地看见那衖堂里走出一行人来，两个扛夫挑着一个小棺材，后面跟着一个女佣——不就是那周妈吗！曼桢突然眼前一黑，她身体已经靠在墙上了，两条腿站都站不住。她极力镇定着，再向那边望过去。那周妈一只手举着把大芭蕉扇，遮住头上的阳光，嘴里一动一动的，大概刚吃过早饭，在那里吮舐着牙齿。这一幅画面在曼桢眼中看来，显得特别清晰，她心里却有点迷迷糊糊的。她觉得她又走入噩梦中了。

那棺材在她面前经过。她想走上去向那周妈打听一声，死的是什么人，但是那周妈又不认识她是谁。她这一踌躇之间，他们倒已经去远了。她一转念，竟毫不犹豫地走进大安里，她记得祝家是一进门第四家，她径自去揿铃，就有一个女佣来开门，这女佣却是一个旧人，姓张。这张妈见是曼桢，不由得呆了一呆，叫了声“二小姐”。曼桢也不和她多说，只道：“孩子怎么样了？”张妈道：“今天好些了。”——显然是还活着。曼桢心里一松，陡然脚踏实地了，但是就像电梯降落得太快，反而觉得一阵眩晕。她扶着门框站了一会儿，便直截地举步往里走，说道：“他在哪儿？我去看看。”那张妈还以为曼桢一定是从别处听见说孩子病了，所以前来探看，便在前面引路，这是个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子，从后门进出的，穿过灶披间，来到客堂里。客堂间前面一列排门都钉死了，房间里暗沉沉的，靠里放着一张大床，孩子就睡在那张床上。曼桢见他脸上通红，似睡非睡的，伸手在他额上摸了摸，热得烫手。刚才张妈说他“今天好些了，”那原来是她们的一种照例的应酬话。曼桢低声说：“请医生看过没有？”张妈道：“请的。医生讲是他姊姊过的，叫俩人不要在一个房间里。”曼桢道：“哦，是传染病。你可知道是什么病？”张妈道：“叫什么猩红热。招弟后来看着真难受——可怜，昨天晚上就死了呀。”曼桢方才明白过来，刚才她看见

的就是招弟的棺材。

她仔细看那孩子脸上，倒没有红色的斑点。不过猩红热听说也有时候皮肤上并不现出红斑。他在床上翻来覆去，不到一分钟就换一个姿势，怎样睡也不舒服。曼桢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又干又热，更觉得她自己的手冷得像冰一样。

张妈送茶进来，曼桢道："你可知道，医生今天还来不来？"张妈道："没听见说。老爷今天一早就出去了。"曼桢听了，不禁咬了咬牙，她真恨这鸿才，又要霸住孩子不肯放手，又不好好她当心他，她不能让她这孩子再跟招弟一样，糊里糊涂地送掉一条命。她突然站起身来往外走，只匆匆地和张妈说了一声："我一会儿还要来的。"她决定去把豫瑾请来，叫他看看到底是不是猩红热。她总有点怀疑祝家请的医生是否靠得住。

这时候豫瑾大概还没有出门，时候还早。她跳上一部黄包车，赶回她自己的寓所，走到斜对过那家人家，一揿铃，豫瑾却已经在阳台上看见了她，她这里正在门口问佣人："张医生可在家？"豫瑾已经走了出来，笑着让她进去。曼桢勉强笑道："我不进去了。你现在可有事？"豫瑾见她神色不对，便道："怎么了？你是不是病了？"曼桢道："不是我病了，因为姊姊的小孩病得很厉害，恐怕是猩红热，我想请你去看看。"豫瑾道："好，我立刻就去。"他进去穿上一件上装，拿了皮包，就和曼桢一同走出来，俩人乘黄包车来到大安里。

豫瑾曾经听说曼璐嫁得非常好，是她祖母告诉他的，说她怎样发财，造了房子在虹桥路，想不到他们家现在却住着这样湫隘的房屋，他觉得很是意外。他以为他会看见曼璐的丈夫，但是屋主人并没有出现，只有一个女佣任招待之职。豫瑾一走进客堂就看见曼璐的遗容，配了镜框迎面挂着。曼桢一直就没看见，她两次到这里来，都是心慌意乱的，全神贯注在孩子身上。

那张大照片大概是曼璐故世前两年拍的，眼睛斜睨着，一只手托着腮，手上戴着一只晶光四射的大钻戒。豫瑾看到她那种不调和的

媚态与老态，只觉得怆然。他不由得想起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那次他也许是对她太冷酷了，后来想起来一直耿耿于心。

是她的孩子，他当然也是很关切的。经他诊断，也说是猩红热。曼桢说："要不要进医院？"医生向来主张进医院的，但是豫瑾看看祝家这样子，仿佛手头很拮据，也不能不替他们打算打算，便道："现在医院也挺贵的，在家里只要有人好好地看护，也是一样的。"曼桢本来想着，如果进医院的话，她去照料比较方便些，但是实际上她也出不起这个钱，也不能指望鸿才拿出来。不进医院也罢。她叫张妈把那一个医生的药方找出来给豫瑾看，豫瑾也认为这方子开得很对。

豫瑾走的时候，曼桢一路送他出去，就在衖口的一爿药房里配了药带回来，顺便在药房里打了个电话到她做事的地方去，请了半天假。那孩子这时候清醒些了，只管目光灼灼地望着她。她一转背，他就悄悄地问："张妈，这是什么人？"张妈顿了一顿，笑道："这是啊……是二姨。"说时向曼桢偷眼望了望，仿佛不大确定她愿意她怎样回答。曼桢只管摇晃着药瓶，摇了一会儿，拿了只汤匙走过来叫孩子吃药，道："赶快吃，吃了就好了。"又问张妈："他叫什么名字？"张妈道："叫荣宝。这孩子也可怜，太太活着的时候都宝贝得不得了，现在是周妈带他——"说到这里，便四面张望了一下，方才鬼鬼祟祟地说："周妈没良心，老爷虽然也疼孩子，到底是男人家，有许多地方他也想不到——那死鬼招弟是常常给她打的，这宝宝她虽然不敢明欺负他，暗地里也不少吃她的亏。二小姐你不要对别人讲呵，她要晓得我跟你说这些话，我这碗饭就吃不成了。阿宝就是因为跟她两个人闹翻了，所以给她戳走了。阿宝也不好，太太死了许多东西在她手里弄得不明不白，周妈一点也没拿着，所以气不服，就在老爷面前说坏话了。"

这张妈把他们家那些是是非非全都搬出来告诉曼桢，分明以为曼桢这次到祝家来，还不是跟鸿才言归于好了，以后她就是这里的主妇了，趁这时候周妈出去了还没回来，应当赶紧告她一状。张妈这种看法使曼桢觉得非常不舒服，祝家的事情她实在不愿意过问，但是一

时也没法子表明自己的立场。

后门口忽然有人拍门，不知道可是鸿才回来了。虽然曼桢心里并不是一点准备也没有，终究不免有些惴惴不安，这里到底是他的家。张妈去开门，随即听见两个人在厨房里嘁嘁喳喳说了几句，然后就一先一后走进房来。原来是那周妈，把招弟的棺材送到义冢地去葬了，现在回来了。那周妈虽然没有见过曼桢，大概早就听说过有她这样一个人，也知道这荣宝不是他们太太亲生的。现在曼桢忽然出现了，周妈不免小心翼翼，"二小姐"长"二小姐"短，在旁边转来转去献殷勤，她那满脸杀气上再浓浓堆上满面笑容，却有点使人不寒而栗。曼桢对她只是淡淡的，心里想倒也不能得罪她，她还是可以把一口怨气发泄在孩子身上。那周妈自己心虚，深恐张妈要在曼桢跟前揭发她的罪行，她一向把那邋遢老太婆欺压惯了的，现在却把她当作老前辈似的尊崇起来，赶着她喊"张奶奶"，拉她到厨房里去商量着添点什么菜，款待二小姐。

曼桢却在那里提醒自己，她应当走了。拣要紧的事情嘱咐张妈两句，就走吧，宁可下午再来一次。正想着，荣宝却说话了，问道："姊姊呢？"这是他第一次直接和曼桢说话，说的话却叫她无法答复。曼桢过了一会儿方才悄声说道："姊姊睡着了。你别闹。"

想起招弟的死，便有一阵寒冷袭上她的心头，一种原始的恐惧使她许愿似的对自己说："只要他好了，我永生永世也不离开他了。"虽然她明知道这是办不到的事。荣宝垫的一床席子上面破了一个洞，他总是烦躁地用手去挖它，越挖越大。曼桢把他两只手都握住了，轻声道："不要这样。"说着，她眼睛里却有一双泪珠"嗒"地一声掉在席子上。

忽然听见鸿才的声音在后门口说话，一进门就问："医生可来过了？"张妈道："没来。二小姐来了。"鸿才听了，顿时寂然无语起来。半晌没有声息，曼桢知道他已经站在客堂门口，站了半天了。她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只是脸上的神情变得严冷了些。

她不朝他看,但是他终于趑趄着走入她的视线内。他一副潦倒不堪的样子,看上去似乎脸也没洗,胡子也没剃,瘦削的脸上腻着一层黄黑色的油光,身上穿着一件白里泛黄的旧绸长衫,戴着一顶白里泛黄的旧草帽,帽子始终戴在头上没有脱下来。他搭讪着走到床前在荣宝额上摸了摸,喃喃地道:"今天可好一点?医生怎么还不来?"曼桢不语。鸿才咳嗽了一声,又道:"二妹,你来了我就放心了。我真着急。这两年不知怎么走的这种背运,晦气事情全给我碰到了。招弟害病,没当它桩事情,等晓得不好,赶紧给她打针,钱也花了不少,可是已经太迟了。这孩子也就是给过上的,可不能再耽搁了,今天早上为了想筹一点钱,就跑了一早上。"说到这里,他叹了口冷气,又道:"真想不到落到今天这个日子!"

其实他投机失败,一半也是迷信帮夫运的缘故。虽然他向不承认他的发迹是沾了曼璐的光,他心底里对于那句话却一直有三分相信。刚巧在曼璐去世的时候,他接连有两桩事情不顺手,心里便有些害怕。做投机本来是一种赌博,越是怕越是输,所以终至一败涂地。而他就更加笃信帮夫之说了。

周妈绞了一把热手巾送上来,给鸿才擦脸,他心不在焉地接过来,只管拿着擦手,把一双手擦了又擦。周妈走开了,半晌,他忽然迸出一句话来:"我现在想想,真对不起她。"他背过身去望着曼璐的照片,便把那毛巾撳在脸上擤鼻子。他分明是在那里流泪。

阳光正照在曼璐的遗像上,镜框上的玻璃反射出一片白光,底下的照片一点也看不见,只看见那玻璃上的一层浮尘。曼桢呆呆地望着那照片,她姊姊是死了,她自己这几年来也心灰意冷,过去那一重重纠结不开的恩怨,似乎都化为烟尘了。

鸿才又道:"想想真对不起她。那时候病得那样,我还给她气受,要不然她还许不会死呢。二妹,从前的事都是我不好,你不要恨你姊姊了。"他这样自怨自艾,其实还是因为心疼钱的缘故,曼桢没想到这一点,见他这样引咎自责,便觉得他这人倒还不是完全没有良心。她

究竟涉世未深,她不知道往往越是残暴的人越是怯懦,越是在得意的时候横行不法的人,越是禁不起一点挫折,立刻就矮了一截子,露出一副可怜的脸相。她对鸿才竟于憎恨中生出一丝怜悯,虽然还是不打算理他,却也不愿意使他过于难堪。

鸿才向她脸上看了一眼,嗫嚅着说道:“二妹,你不看别的,看这小孩可怜,你在这儿照应他几天,等他好了再回去。我到朋友家去住几天。”他惟恐她要拒绝似的,没等说完就走出房去,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来,向张妈手里一塞,道:“你待会交给二小姐,医生来了请她给付付。”又道:“我不是在王家就是在严先生那里,万一有什么事,打电话找我好了。”说罢,马上逃也似的匆匆走了。

曼桢倒相信他这次大概说话算话,说不回来就不回来。曼璐从前曾经一再地向她说,鸿才对她始终是非常敬爱,他总认为她是和任何女人都两样的,他只是一时神志不清做下犯罪的事情,也是因为爱得她太厉害的缘故。像这一类的话,在一个女人听来是很容易相信的,恐怕没有一个女人是例外。曼桢当时听了虽然没有什么反应,曼璐这些话终究并不是白说的。

那天晚上她住在祝家没回去,守着孩子一夜也没睡。第二天早上她不能不照常去办公,下班后又回到祝家来,知道鸿才已经来过一次又走了。曼桢这时候便觉得心定了许多,至少她可以安心看护孩子的病,不必顾虑到鸿才了。她本来预备再请豫瑾来一趟,但是她忽然想起来,豫瑾这两天一定也很忙,不是说他太太昨天就要进医院了吗,总在这两天就要动手术了。昨天她是急糊涂了,竟把这桩事情忘得干干净净。其实也可以不必再找豫瑾了,就找原来的医生继续看下去吧。

豫瑾对那孩子的病,却有一种责任感,那一天晚上,他又到曼桢的寓所里去过一趟,想问问她那孩子可好些了。二房东告诉他:曼桢一直没有回来。豫瑾也知道他们另外有医生在那里诊治着,既然有曼桢在那里主持一切,想必决不会有什么差池的,就也把这桩事情抛

开了。

豫瑾在他丈人家寄居，他们的楼窗正对着曼桢的窗子，豫瑾常常不免要向那边看一眼。这样炎热的天气，那两扇窗户始终紧闭着，想必总是没有人在家。隔着玻璃窗，可以看见里面晒着两条毛巾，一条粉红色的搭在椅背上，一条白色的晒在绳子上，永远是这个位置。那黄烘烘的太阳从早晒到晚，两条毛巾一定要晒馊了。一连十几天晒下来，毛巾烤成僵硬的两片，颜色也淡了许多。曼桢一直住在祝家没有回来，豫瑾倒也并不觉得奇怪，想着她姊姊死了，丢下这样一个孩子没人照应，他父亲也许是一个没有知识的人，也许他终日为衣食奔走，分不开身来，曼桢向来是最热心的，最肯负责的，孩子病了，她当然义不容辞地要去代为照料。

但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豫瑾的太太施手术产下一个女孩之后，在医院里休养了一个时期，夫妇俩已经预备动身回六安去了，曼桢却还没有回来。豫瑾本来想到她姊夫家里去一趟，去和她道别，但是究竟是不大熟悉的人家，冒冒失失地跑去似乎不大好，因此一直拖延着，也没有去。

这一天，他忽然在无意中看见曼桢那边开着一扇窗户，两条毛巾也换了一个位置，仿佛新洗过，又晾上了。他想着她一定是回来了。他马上走下楼去，到对门去找她。

他来过两次，那二房东已经认识他了，便不加阻止，让他自己走上楼去。曼桢正在那里扫地擦桌子，她这些日子没回家，灰尘积得厚厚的。豫瑾带笑在那开着的房门上敲了两下，曼桢一抬头看见是他，在最初的一刹那间她脸上似乎有一层阴影掠过，她好像不愿意他来似的，但是豫瑾认为这大概是他的一种错觉。

他走进去笑道："好久不看见了。那小孩好了没有？"曼桢笑道："好了。我也没来给你道喜，你太太现在已经出院了吧？是一个男孩子还是女孩子？"豫瑾笑道："是个女孩子。蓉珍已经出来一个礼拜了，我们明天就打算回去了。"曼桢哎呀了一声道："就要走啦？"她拿

抹布在椅子上擦了一把，让豫瑾坐下。豫瑾坐下来笑道："明天就要走了，下次又不知什么时候才见得着，所以我今天无论如何要来看看你，跟你多谈谈。"他一定要在动身前再和她见一次面，也是因为她上次曾经表示过，她有许多话要告诉他，听她的口气仿佛有什么隐痛似的。但是这时候曼桢倒又懊悔她对他说过那样的话。她现在已经决定要嫁给鸿才了，从前那些事当然也不必提了。

桌上已经擦得很干净了，她又还拿抹布在桌上无意识地揩来揩去。揩了半天，又去伏在窗口抖掉抹布上的灰。本来是一条破旧的粉红色包头纱巾，她拿它做了抹布。两只手拎着它在窗外抖灰，那红纱在夕阳与微风中懒洋洋地飘着。下午的天气非常好。

豫瑾等候了一会儿，不见她开口，便笑道："你上次不是说有好些事要告诉我么？"曼桢道："是的，不过我后来想想，又不想再提起那些事了。"豫瑾以为她是怕提起来徒然引起伤感，他顿了一顿，方道："说说也许心里还痛快些。"曼桢依旧不做声。豫瑾沉默了一会儿，又道："我这次来，是觉得你兴致不大好，跟从前很两样了。"他虽然说得这样轻描淡写，说这话的时候却是带着一种感慨的口吻。

曼桢不觉打了个寒噤。他一看见她就看得出来她是叠经刺激，整个的人已经破碎不堪了？她一向以为她至少外貌还算镇静。她望着豫瑾微笑着说道："你觉得我完全变了个人吧？"豫瑾迟疑了一下，方道："外貌并没有改变，不过我总觉得……"从前他总认为她是最有朝气的，她的个性也有它的沉毅的一面，一门老幼都倚赖着她生活，她好像还余勇可贾似的，保留着一种闲静的风度。这次见面，她却是那样神情萧索，而且有点恍恍惚惚的。仅仅是生活的压迫决不会使她变得这样厉害。他相信那还是因为沈世钧的缘故。中间不知道出了些什么变故，使他们不能有始有终。她既然不愿意说，豫瑾当然也不便去问她。

他只能恳切地对她说："我又不在此地，你明天常常给我写信好不好？说老实话，我看你现在这样，我倒是真有点不放心。"他越是这

样关切，曼桢倒反而一阵心酸，再也止不住自己，顿时泪如雨下。豫瑾望着她，倒呆住了，半晌，方才微笑道："都是我不好，不要说这些了。"曼桢忽然冲口而出地说："不，我是要告诉你——"说到这里，又噎住了。

她实在不知道从何说起。看见豫瑾那样凝神听着，她忽然脑筋里一阵混乱，便又冲口而出地说道："你看见的那个孩子不是姊姊的——"豫瑾愕然望着她，她把脸别了过去，脸上却是一种冷淡而强硬的神情。豫瑾想道："那孩子难道是她的么，是她的私生子，交给她姊姊抚养的？是沈世钧的孩子？还是别人的——世钧离开她就是为这个原因？"一连串的推想，都是使他无法相信的，都在这一刹那间在他脑子里掠过。

曼桢却又断断续续地说起话来了，这次她是从豫瑾到她家里来送喜柬的那一天说起，就是那一天，她陪着她母亲到她姊姊家去探病。在叙述中间，她总想为她姊姊留一点余地，因为豫瑾过去和曼璐的关系那样深，他对曼璐的那点残余的感情她不愿意加以破坏。况且她姊姊现在已经死了。但是她无论怎么样为曼璐开脱，她被禁闭在祝家一年之久，曼璐始终坐视不救，这总是实情。豫瑾简直觉得骇然。他不能够想像曼璐怎样能够参与这样卑鄙的阴谋。曼璐的丈夫他根本不认识，可能是一个无恶不作的人，但是曼璐……他想起他们十五六岁的时候刚见面的情景，还有他们初订婚的时候，还有后来，她为了家庭出去做舞女，和他诀别的时候。他所知道的她是那样一个纯良的人。就连他最后一次看见她，他觉得她好像变粗俗了，但那并不是她的过错，他相信她的本质还是好的。怎么她对她自己的妹妹竟是这样没有人心。

曼桢继续说下去，说到她生产后好容易逃了出来，她母亲辗转访到她的下落，却又劝她回到祝家去。豫瑾觉得她母亲简直荒谬到极点，他气得也说不出话来。曼桢又说到她姊姊后来病重的时候亲自去求她，叫她为孩子的缘故嫁给鸿才，又被她拒绝了。她说到这里，

声调不由得就变得涩滞而低沉,因为当时虽然拒绝了,现在也还是要照死者的愿望做去了。她也晓得这样做是不对的,心里万分矛盾,非常需要跟豫瑾商量商量,但是她实在没有勇气说出来。她自己心里觉得非常抱愧,尤其觉得愧对豫瑾。

刚才她因为顾全豫瑾的感情,所以极力减轻她姊姊应负的责任,无形中就加重了鸿才的罪名,更把他表现成一个恶魔,这时候她忽然翻过来说要嫁给他,当然更无法启齿了。其实她也知道,即使把他说得好些,成为一个多少是被动的人物,豫瑾也还是不会赞成的。这种将错就错的婚姻,大概凡是真心为她打算的朋友都不会赞成的。

她说到她姊姊的死,就没有再说下去了。豫瑾抱着胳膊垂着眼睛坐在那里,一直也没开口。他实在不知道应当用什么话来安慰她。但是她这故事其实还没有完——豫瑾忽然想起来,这次她那孩子生病,她去看护他,在祝家住了那么些日子,想必她和鸿才之间总有相当的谅解,不然她怎么能够在那里住下去,而且住得这样久。莫非她已经改变初衷,准备为了孩子的幸福牺牲自己,和鸿才结婚。他甚至于疑心她已经和鸿才同居了。不,那倒不会,她决不是那样的人,他未免太把她看轻了。

他考虑了半天,终于很谨慎地说道:"我觉得你的态度是对的,你姊姊那种要求简直太没有道理了。这种勉强的结合岂不是把一生都葬送了。"他还劝了她许多话,她从来没听见豫瑾一口气说过这么些话。他认为夫妇俩共同生活,如果有一个人觉得痛苦的话,其他的一个人也不可能得到幸福的。其实也用不着他说,他所能够说的她全想到了,也许还更彻底。譬如说鸿才对她,就算他是真心爱她吧,像他那样的人,他那种爱是不是能持久呢,但是话不能这样说。当初她相信世钧是确实爱她的,他那种爱也应当是能够持久的,然而结果并不是。所以她现在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没有确切的信念,觉得无一不是渺茫的。倒是她的孩子是惟一的真实的东西。尤其这次她是在生死关头把他抢回来的,她不能再扔下不管了。

她自己是无足重轻的，随便怎样处置她自己好像都没有多大关系。譬如她已经死了。

豫瑾又道："其实你现在只要拿定了主意，你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他不过是一种勉励的话，曼桢听了，却觉得心中一阵伤惨，眼泪又要流下来了。老对着他哭算什么呢？豫瑾现在的环境也不同了，在现在这样的情形下，她应当稍微有分寸一点。她很突兀地站起身来，带笑说道："你看我这人，说了这半天废话，也不给你倒碗茶。"五斗橱上覆着两只玻璃杯，她拿起一只来迎着亮照了一照，许久不用，上面也落了许多灰。她在这里忙着擦茶杯找茶叶，豫瑾却愣住了。她为什么忽然这样客套起来，倒好像是不愿再谈下去了。然而他再一想，他那些劝勉的话也不过是空言安慰，他对她实在也是爱莫能助。他沉默了一会儿，便道："你不用倒茶了，我就要走了。"曼桢也没有阻止他。她又把另外一只玻璃杯拿起来，把上面的灰吹了一吹，又拿抹布擦擦。豫瑾站起来要走，又从口袋里摸出一本记事簿来，撕下一张纸来，弯着腰伏在桌上写下他自己的地址，递给曼桢。曼桢道："你的地址我有的。"豫瑾道："你这儿是十四号吧？"他也写在他的记事簿上。曼桢心里想这里的房子她就要回掉了，他写信来也寄不到的，但是她也没说什么。她实在没法子告诉他。将来他总会从别人那里听到的，说她嫁给鸿才了。他一定想着她怎么这样没出息，他一定会懊悔他过去太看重她了。

她送他下楼，临别的时候问道："你们明天什么时候动身？"豫瑾道："明天一早就走。"

曼桢回到楼上来，站在窗口，看见豫瑾还站在斜对过的后门口，似乎揿过铃还没有人来开门。他也看见她了，微笑着把一只手抬了一抬，做了一个近于挥手的姿态。曼桢也笑着点了个头，随后就很快地往后一缩，因为她的眼泪已经流了一脸。她站在桌子跟前啜泣着，顺手拿起那块抹布来预备擦眼睛，等到明白是抹布的时候，就又往桌上一掷。那敝旧的红纱懒洋洋地从桌上滑到地下去。

# 15

八一三抗战开始的时候，在上海连打了三个月，很有一些有钱的人着了慌往内地跑的。曼桢的母亲在苏州，苏州也是人心惶惶。顾太太虽然不是有钱的人，她也受了他们一窝蜂的影响，人家都向长江上游一带逃难，她也逃到他们六安原籍去。这时候他们老太太已经去世了。顾太太做媳妇一直做到五六十岁，平常背地里并不是没有怨言，但是婆媳俩一向在一起苦熬苦过，倒也不无一种老来伴的感觉。老太太死了，就剩她一个人，几个儿女都不在身边，一个女孩子在苏州学看护，两个小的由他们哥哥资助着进学校。伟民在上海教书，他也已经娶亲了。

顾太太回到六安，他们家在城外有两间瓦屋，本来给看坟人住的，现在收回自用了。她回来不久，豫瑾就到她家来看她，他想问问她关于曼桢的近况，他屡次写信给曼桢，都无法投递退了回来。他因为知道曼桢和祝家那一段纠葛，觉得顾太太始终一味地委曲求全，甚至于曼桢被祝家长期禁锁起来，似乎也得到了她的同意。不管她是忍心出卖了自己的女儿还是被愚弄了，豫瑾反正对她有些鄙薄。见面之后，神情间也冷淡得很，顾太太初看见他，却像他乡遇故知一样，分外亲热。谈了一会儿，豫瑾便道："曼桢现在在哪儿？"顾太太道："她还在上海，她结婚了呀——哦，曼璐死你知道吧，曼桢就是跟鸿才结婚了。"顾太太几句话说得很冠冕，仿佛曼桢嫁给她姊夫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料想豫瑾未见得知道里面的隐情，但是她对于这件事究竟有些心虚，认为是家门之玷，所以就这样提了一声，就岔开去说到别处去了。

豫瑾听到这消息，虽然并不是完全出于意料之外，也还是十分刺

激。他真替曼桢觉得可惜。顾太太尽自和他说话，他唯唯诺诺地随口敷衍了两句，便推说还有一点事情，告辞走了。他就来过这么一次。过年也不来拜年，过节也不来拜节。顾太太非常生气，心里想："太岂有此理了，想不到他也这么势利，那时候到上海来不是总住在我们家，现在看见我穷了，就连亲戚也不认了。"

打仗打到这里来了。顾太太一直主意不定，想要到上海去，这时候路上也难走，她孤身一个人，又上了年纪，沿途又没有人照应。后来是想走也不能走了。

上海这时候早已沦陷了。报纸上登出六安陷落的消息，六安原是一个小地方，报上刊出这消息，也只是短短几行，以后从此就不提了。曼桢和伟民、杰民自然都很忧虑，不知道顾太太在那里可还平安。伟民收到顾太太一封信，其实这封信还是沦陷前寄出的，所以仍旧不知道她现在的状况，但还是把这封信互相传观着，给杰民看了，又叫他送去给曼桢看。杰民现在在银行里做事，他大学只读了一年，就进了这爿银行。这一天他到祝家来，荣宝是最喜欢这一个小舅舅的，他一来，就守在面前不肯离开。天气热，杰民只穿着一件白衬衫，一条黄卡其短裤。他才一坐下，那荣宝正偎在曼桢身边，忽然回过头去叫了一声："妈。"曼桢应了声："唔？"荣宝却又不做声了，隔了一会儿，方才仰着脸悄悄地说道："妈，小舅舅腿上有个疤。"曼桢向杰民膝盖上望了一望，不禁笑了起来道："我记得你这疤从前没有这样大的。人长大，疤也跟着长大了。"杰民低下头去在膝盖上摸了一摸，笑道："这还是那时候学着骑自行车，摔了一跤。"说到这里，他忽然若有所思起来。曼桢问他银行里忙不忙，他只是漫应着，然后忽然握着拳头在腿上捶了一下，笑道："我说我有一桩什么事要告诉你的！看见你就忘了。——那天我碰见一个人，你猜是谁？碰见沈世钧。"也是因为说起那时候学骑自行车，还是世钧教他骑的，说起来就想起来了。他见曼桢怔怔的，仿佛没听懂他的话，便又重了一句道："沈世钧。他到我们行里来开了个户头，来过好两次了。"曼桢微笑道："你倒还认

识他。”杰民道：“要不然我也不会认得了，我也是看见他的名字，才想起来的。我也没跟他招呼。他当然是不认得我了——他看见我那时候我才多大?”说着，便指了指荣宝，笑道：“才跟他一样大!”曼桢也笑了。她很想问他，世钧现在是什么样子，一句话在口边，还没有说出来，杰民却欠了欠身，从裤袋里把顾太太那封信摸出来，递给她看。又谈起他们行里的事情，说下个月也许要把他调到镇江去了。几个岔一打，曼桢就不好再提起那桩事了。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问一声有什么要紧，是她多年前的恋人，现在她已经是三十多岁的人，孩子都这么大了，尤其在她弟弟的眼光中，已经是很老了吧? 但是正因为是这样，她更是不好意思在他前面做出那种一往情深的样子。

她看了她母亲的信，也没什么可说的，彼此说了两句互相宽慰的话，不过大家心里都有这样一个感想，万一母亲要是遭到了不幸，大家不免要责备自己，当时没有坚持着叫她到上海来。杰民当然是没有办法，他自己也没有地方住，他是住在银行宿舍里。伟民那里也挤得很，一共一间统厢房，还有一个丈母娘和他们住在一起，他丈母娘就这一个女儿，结婚的时候说好了的，要跟他们一同住，靠老终身。曼桢和他不同，她并不是没有力量接她母亲来。自从沦陷后，只有商人赚钱容易，所以鸿才这两年的境况倒又好转了，新顶下一幢两上两下的房子，顾太太要是来住也很方便，但是曼桢不愿意她来。曼桢平常和她两个弟弟也很少见面的，她和什么人都不来往，恨不得把自己藏在一个黑洞里。她自己总有一种不洁之感。

鸿才是对她非常失望。从前因为她总好像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想了她好两年了，就连到手以后，也还觉得恍恍惚惚的，从来没有觉得他是占有了她。她一旦嫁了他，日子长了，当然也就没有什么稀罕了，甚至于觉得他是上了当，就像一碗素虾仁，看着是虾仁，其实是洋山芋做的，木木的一点滋味也没有。他先还想着，至少她外场还不错，有她这样一个太太是很有面子的事，所以有一个时期他常常逼着

她一同出去应酬，但是她现在简直不行了，和他那些朋友的太太们比起来，一点也不见得出色。她完全无意于修饰，脸色黄黄的，老是带着几分病容，装束也不入时，见了人总是默默无言，有时候人家说话她也听不见，她眼睛里常常有一种呆笨的神情。怎么她到了他手里就变了个人了，鸿才真觉得愤恨。所以他总是跟她吵闹。无论吵得多厉害，曼桢也从来没有跟他翻旧账，说她嫁给他本来不是自愿。她也是因为怕想起从前的事情，想起来只有更伤心。她不提，他当然也就忘了。本来，一结婚以后，结婚前的经过也就变成无足轻重的了，不管当初是谁追求谁，反正一结婚之后就是谁不讲理谁占上风。一天到晚总是鸿才向她寻衅，曼桢是不大和他争执的，根本她觉得她是整个一个人都躺在泥塘里了，还有什么事是值得计较的。什么都没有多大关系。

六安沦陷了有十来天了，汇兑一直还不通，想必那边情形还是很混乱。曼桢想给她母亲寄一点钱去，要问问杰民汇兑通了没有，这些话在电话上是不便说的，还是得自己去一趟，把钱交给他，能汇就给汇去。他们这是一个小小的分行，职员宿舍就在银行的楼上，由后门出入。那天曼桢特意等到他们下班以后才去，因为她上次听见杰民说，世钧到他们行里去过，她很怕碰见他。其实当初是他对不起她，但是隔了这些年，她已经不想起那些了，她只觉得她现在过的这种日子是对不起她自己。也许她还是有一点恨他，因为她不愿意得到他的怜悯。

这一向正是酷热的秋老虎的天气，这一天傍晚倒凉爽了些。曼桢因为不常出去，鸿才虽然有一辆自备三轮车，她从来也不坐他的。她乘电车到杰民那里去，下了电车，在马路上走着，淡墨色的天光，一阵阵的凉风吹上身来，别处一定有地方在那里下雨了。这两天她常常想起世钧。想到他，就使她想起她自己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她天天晚上出去教书，世钧送她去，也就是这样在马路上走着。那两个人仿佛离她这样近，只要伸出手去就可以碰到，有时候觉得那风吹着他

们的衣角,就飘拂到她身上来。仿佛就在她旁边,但是中间已经隔着一重山了。

杰民他们那银行前门临街,后门开在一个衖堂里。曼桢记得是五百零九号,她一路认着门牌认了过来,近衖口有一爿店,高高挑出一个红色的霓虹灯招牌,那衖口便静静地浴在红光中。衖堂里有个人走了出来,在那红灯影里,也看得不很清晰,曼桢却吃了一惊。也许是那走路的姿势有一点熟悉……但是她和世钧总有上十年没见面了,要不是正在那里想到他,也决不会一下子就看出是他。——是他。她急忙背过脸去,对着橱窗。他大概并没有看见她。当然,他要是不知道到这儿来有碰见她的可能,对一个路过的女人是不会怎样注意的。曼桢却也没有想到,他这样晚还会到那银行里去。总是因为来晚了,所以只好从后门进去,找他相熟的行员通融办理。这是曼桢后来这样想着,当时是心里乱得什么似的,就光知道她全世界最不要看见的人就是他了。她掉转身来就顺着马路朝西走。他似乎也是朝西走,她听见背后的脚步声,想着大概是他。虽然她仍旧相信他并没有看见她,心里可就更加着慌起来。偏是一辆三轮车也没有,附近有一家戏院散戏,三轮车全拥到那边去了。也是因为散戏的缘故,街上汽车一辆接着一辆,想穿过马路也没法过去。后面那个人倒越走越快,竟奔跑起来了。曼桢一下子发糊涂了,见有一辆公共汽车轰隆轰隆开了过来,前面就是一个站头,她就也向前跑去,想上那公共汽车。跑了没有几步,忽然看见世钧由她身边擦过,越过她前头去了,原来他并不是追她,却是追那公共汽车。

曼桢便站定了脚,这时候似乎危险已经过去了,她倒又忍不住要看看,到底是不是世钧,因为太像做梦了,她总有点不能相信。这一段地方因为有两家皮鞋店橱窗里灯光雪亮,照到街沿上,光线也很亮,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世钧穿的什么衣服,脸上什么样子。虽然这都是一刹那间的事,大致总可以感觉到他是胖了还是瘦了,好像很发财还是不甚得意。但是曼桢不知道为什么,一点印象也没有,就只看

见是世钧,已经心里震荡着,一阵阵的似喜似悲,一个身体就像浮在大海里似的,也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

她只管呆呆地向那边望着,其实那公共汽车已经开走了,世钧却还站在那里,是因为车上太挤,上不去,所以只好再等下一部。下一部车子要来还是从东面来,他自然是转过身来向东望着,正是向着曼桢。她忽然之间觉得了。要是马上掉过身来往回走,未免显得太突然,倒反而要引起注意。这么一想,也来不及再加考量,就很仓皇地穿过马路,向对街走去。这时候那汽车的一字长蛇阵倒是松动了些,但是忽然来了一辆卡车,哧溜溜地顿时已经到了眼前,车头上两盏大灯白茫茫的照得人眼花,那车头放大得无可再大,有一间房间大,像一间黑暗的房间向她直冲过来。以后的事情她都不大清楚了,只听见"吱呦"一声拖长的尖叫,倒是刹住了车,然后就听见那开车的破口大骂。曼桢两条腿颤抖得站都站不住,但是她很快地走到对街去,幸而走了没有多少路就遇到一辆三轮车,坐上去,车子已经踏过了好几条马路,心里还是砰砰地狂跳个不停。

也不知道是不是受过惊恐后的歇斯底里,她两行眼泪像涌泉似的流着。真要是给汽车撞死了也好,她真想死。下起雨来了,很大的雨点打到身上,她也没有叫车夫停下来拉上车篷。她回到家里,走到楼上卧房里,因为下雨,窗户全关得紧腾腾的,一走进来觉得暖烘烘的。她电灯也不开,就往床上一躺。在那昏黑的房间里,只有衣橱上一面镜子闪出一些微光。房间里那些家具,有的是她和鸿才结婚的时候买的,也有后添的。在那郁闷的空气里,这些家具都好像黑压压的挤得特别近,她觉得气也透不过来。这是她自己掘的活埋的坑。她倒在床上,只管一抽一提地哭着。

忽然电灯一亮,是鸿才回来了。曼桢便一翻身朝里睡着。鸿才今天回来得特别早,他难得回家吃晚饭的,曼桢也从来不去查问他。她也知道他现在又在外面玩得很厉害,今天是因为下雨,懒得出去了,所以回来得早些。他走到床前,坐下来脱鞋换上拖鞋,因顺口问

了一声:“怎么一个人躺在这儿? 唔?”说着,便把手搁在她膝盖上捏了一捏。他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对她倒又颇有好感起来。遇到这种时候,她需要这样大的力气来压服自己的憎恨,剩下的力气一点也没有了。她躺在那里不动,也不做声。鸿才嫌这房间里热,换上拖鞋便下楼去了,客厅里有个风扇可以用。

曼桢躺在床上,房间里窗户虽然关着,依旧可以听见衖堂里有一家人家的无线电,丁丁东东正弹着琵琶,一个中年男子在那里唱着,略带点妇人腔的呢喃的歌声,却听得不甚分明。那琵琶的声音本来就像雨声,再在这阴雨的天气,隔着雨遥遥听着,更透出那一种凄凉的意味。

这一场雨一下,次日天气就冷了起来。曼桢为了给她母亲汇钱的事,本要打电话给杰民,叫他下班后到她这里来一趟,但是忽然接到伟民一个电话,说顾太太已经到上海来了,现在在他那里。曼桢一听便赶到他家里去,当下母女相见。顾太太这次出来,一路上吃了许多苦,乘独轮车,推车的被拉夫拉去了,她徒步走了百十里路。今天天气转寒,在火车上又冻着了,直咳嗽,喉咙都哑了,可是自从到了上海,就说话说得没停。因为刚到的时候,伟民还没有回来,她不免把她的经历先向媳妇和亲家母叙述了一遍,伟民回来了,又叙了一遍,等伟民打电话把杰民找了来,她又对杰民诉了一遍,现在对曼桢说,已是第四遍了。原来六安沦陷后又收复了——沦陷区的报纸自然是不提的。顾太太在六安,本来住在城外,那房子经过两次兵燹,早已化为平地了。她寄住在城里一个堂房小叔家里。日本兵进城的时候,照例有一番奸淫掳掠,幸而她小叔家里只有老两口子,也没有什么积蓄,所以损失不大。六安一共只沦陷了十天,就又收复了。她乘着这时候平静些,急于要到上海去,刚巧本城也有几个人要走,找到一个熟悉路上情形的人做向导,便和他们结伴同行,到了上海。

她找到伟民家里,伟民他们只住着一间房,另用板壁隔出一小间,作为他丈母陶太太下榻的地方。那陶太太见了顾太太,心中便有

些惭恧,觉得她这是雀巢鸠占了。她很热心地招待亲家母,比她的女儿还要热心些,但是又得小心不能太殷勤了,变了反客为主,或者反而叫对方感到不快,因此倒弄得左右为难。顾太太只觉得她的态度很不自然,一会儿亲热,一会儿又淡淡的。伟民的妻子名叫琬珠,琬珠虽然表面上的态度也很好,顾太太总觉得她们只哭哭穷,但是随便谈谈,不由得就谈到这上面去了。教师的待遇向来是苦的,尤其现在物价高涨,更加度日艰难。琬珠在旁边插嘴说,她也在那里想出去做事,赚几个钱来贴补家用,伟民便道:"在现在的上海,找事情真难,倒是发财容易,所以有那么些暴发户。"陶太太在旁边没说什么。陶太太的意思,女儿找事倒还在其次,就是找到事又怎样,也救不了穷。倒是伟民,他应当打打主意了。既然他们有这样一位阔姑奶奶,祝鸿才现在做生意这样赚钱,也可以带他一个,都是自己人,怎么不提携提携他。陶太太心里总是这样想着,因此她每次看见曼桢,总有点酸溜溜的,不大愉快的样子。这一天曼桢来了,大家坐着说了一会儿话。曼桢看这神气,她母亲和陶太太是绝合不来的,根本两个老太太同住,各有各的一定不移的生活习惯,就很难弄得合适,这里地方又实在是小,曼桢没有办法,只得说要接她母亲到她那里去住。伟民便道:"那也好,你那儿宽敞些,可以让妈好好地休息休息。"顾太太便跟着曼桢一同回去了。

到了祝家,鸿才还没有回来,顾太太便问曼桢:"姑爷现在做些什么生意呀?做得还顺手吧?"曼桢道:"他们现在做的那些事我真看不惯,不是囤米就是囤药,全是些昧良心的事。"顾太太想不到她至今还是跟以前一样,一提起鸿才就是一种愤激的口吻,当下只得赔笑道:"现在就是这个时世嘛,有什么办法!"曼桢不语。顾太太见她总是那样无精打采的,而且脸上带着一种苍黄的颜色,便皱眉问道:"你身体好吧?咳,你都是从前做事,从早上忙到晚上,把身体累伤了!那时候年纪轻撑得住,年纪大一点就觉得了。"曼桢也不去和她辩驳。提起做事,那也是一个痛疮,她本来和鸿才预先说好的,婚后还要继续

做事。那时候鸿才当然千依百顺，但是她在外面做事他总觉得不放心，后来就闹着要她辞职，为这件事也不知吵过多少回。最后她因为极度疲倦的缘故，终于把事情辞掉了。

顾太太道："刚才在你弟弟家，你弟媳妇在那儿说，要想找个事，也好贴补家用。他们说是说钱不够用，那些话全是说给我听的——把个丈母娘接在家里住着，难道不要花钱吗？……想想养了儿子真是没有意思。"说着，不由得叹了口冷气。

荣宝放学回来了，顾太太一看见他便拉着他问："还认识不认识我呀？我是谁呀？"又向曼桢笑道："你猜他长得像谁？越长越像了——活像他外公。"曼桢有点茫然地说："像爸爸？"她记忆中的父亲是一个蓄着八字胡的瘦削的面容，但是母亲回忆中的他大概是很两样的，还是他年轻的时候的模样，并且在一切可爱的面貌里都很容易看见他的影子。曼桢不由得微笑起来。

曼桢叫女佣去买点心。顾太太道："你不用张罗我，我什么都不想吃，倒想躺一会儿。"曼桢道："可是路上累着了？"顾太太道："唔。这时候心里挺难受的。"楼上床铺已经预备好了，曼桢便陪她上楼去。顾太太躺下，曼桢便坐在床前陪她说话，因又谈起她在危城中的经历。她老没提起豫瑾，曼桢却一直在那儿惦记着他，因道："我前些日子听见说打到六安了，我真着急，想着妈就是一个人在那儿，后来想豫瑾也在那儿，也许可以有点照应。"顾太太嗐了一声道："别提豫瑾了，我到了六安，一共他才来了一趟。"说到这里突然想起来，在枕上欠起半身，轻声道："嗳，你可知道，他少奶奶死了，他给抓去了。"曼桢吃了一惊，道："啊？怎么好好的——"顾太太偏要从头说起，先把她和豫瑾怄气的经过叙述了一遍，把曼桢听得急死了。她有条不紊地说下去，说他不来她也不去找他，又道："刚才在你弟弟那儿，我就没提这些，给陶家他们听见了，好像连我们这边的亲戚都看不起我们。这倒不去说它了，等打仗了，风声越来越紧，我一个人住在城外，他问也不来问一声。好了，后来日本人进来了，把他逮了去，医院的看护

都给轮奸,说是他少奶奶也给糟蹋了,就这么送了命。哎呀,我听见这话真是——！人家眼睛里没我这个穷表舅母,我到底看他长大的！这侄甥媳妇是向不来往的,可怎么死得这么惨！豫瑾逮了去也不知怎么了,我走那两天,城里都乱极了,就知道医院的机器都给搬走了——还不就是看中他那点机器！”

曼桢呆了半晌,方才悄然道:“明天我到豫瑾的丈人家问问,也许他们会知道得清楚一点。”顾太太道:“他丈人家？我听见他说,他丈人一家子都到内地去了。那一阵子不是因为上海打仗,好些人都走了。”

曼桢又是半天说不出话来。豫瑾是惟一的一个关心她的人,他也许已经不在人间了。她尽坐在那里发呆,顾太太忽然凑上前来,伸手在她额上摸了摸,又在自己额上摸了摸,皱着眉也没说什么,又躺下了。曼桢道:“妈怎么了？是不是有点发热?”顾太太哼着应了一声。曼桢道:“可要请个医生来看看?”顾太太道:“不用了,不过是路上受了点感冒,吃一包午时茶也就好了。”曼桢找出午时茶来,叫女佣去煎,又叫荣宝到楼下去玩,不要吵了外婆。荣宝一个人在客厅里折纸飞机玩,还是杰民那天教他的,掷出去可以飞得很远。他一掷掷出去,又飞奔着追过去,又是喘又是笑,蹲在地下拎起来再掷。恰巧鸿才进来了,荣宝叫了声“爸爸”,站起来就往后面走。鸿才不由得心里有气,便道:“怎么看见我就跑！不许走！”他真觉得痛心,想着这孩子自从他母亲来了,就光认识他母亲。荣宝缩在沙发背后,被鸿才一把拖了出来,喝道:“干嘛看见我就吓得像小鬼似的？你说！说！”荣宝哇的一声哭了起来。鸿才叱道:“哭什么？又没打你！惹起我的气来我真打你！”

曼桢在楼上听见孩子哭,忙赶下楼来,见鸿才一回来就在那儿打孩子,便上前去拉,道:“你这是干什么？无缘无故的。”鸿才横鼻子竖眼地嚷道:“是我的儿子我就能打！他到底是我的儿子不是?”曼桢一时急气攻心,气得打颤,但是也不屑和他说话,只把那孩子下死劲一

拉，拉了过去，鸿才还赶着打了他几下，恨恨地道："也不知道谁教的他，见了我就像仇人似的！"一个女佣跑进来拉劝，把荣宝带走了，荣宝还在那里哭，那女佣便叫他道："不要闹，不要闹，带你到外婆那儿去！"鸿才听了，倒是一怔，便道："她说什么？他外婆来了？"因向曼桢望了望，曼桢只是冷冷的，也不做声，自上楼去了。那女佣便在外面接口道："外老太太来了，在楼上呢。"鸿才听见说有远客来到，也就不便再发脾气了，因整了整衣，把卷起的袖子放了下来，随即迈步登楼。

他听见顾太太咳嗽声音，便走进后房，见顾太太一个人在那里，他叫了声"妈"。顾太太忙从床上坐了起来，寒暄之下，顾太太告诉他听这次逃难的经过。她又问起鸿才的近况，鸿才便向她叹苦经，说现在生活程度高，总是入不敷出。但是他一向有这脾气，诉了一阵苦之后，又怕人家当他是真穷，连忙又摆阔，说他那天和几个朋友在一个华字头酒家吃饭，五个人，随便吃吃，就吃掉了一笔惊人的巨款。

曼桢一直没有进来。女佣送了一碗午时茶进来。鸿才问知顾太太有点不大舒服，便道："妈多休息几天，等妈好了我请妈去看戏，现在上海倒比从前更热闹了。"女佣来请吃晚饭，今天把饭开在楼上，免得顾太太还要上楼下楼，也给她预备了稀饭，但是顾太太说一点也吃不下，所以依旧是他们自己家里两个人带着孩子一同吃。荣宝已经由曼桢替他擦了把脸，眼皮还有些红肿。饭桌上太寂静了，咀嚼的声音显得异样地响。三个人围着一张方桌坐着，就像有一片乌云沉沉地笼罩在头上，好像头顶上撑着一把伞似的。

鸿才突然说道："这烧饭的简直不行，烧的这菜像什么东西！"曼桢也不语。半晌，鸿才又愤愤地道："这菜简直没有一样能吃的！"曼桢依旧不去睬他。有一碗鲫鱼汤放在较远的地方，荣宝拣不着，站起身来伸长了手臂去拣，却被鸿才伸过筷子来把他的筷子拦腰打了一下，骂道："你看你吃饭也没个吃相！一点规矩也没有！"啪的一声，荣宝的筷子落到桌子上，他的眼泪也落到桌布上。曼桢知道鸿才是有心找碴子，他还不是想着他要伤她的心，只有从孩子身上着手。她依

旧冷漠地吃她的饭，一句话也不说。荣宝对于这些也习惯了，他一面啜泣着一面拾起了筷子。又端起饭碗，扒了两口饭，却有一大块鱼，鱼肚子上，没有什么刺的，送到他碗里来，是曼桢拣给他的。他本来已经不哭了，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倒又流下来了。

曼桢心里想，照这样下去，这孩子一定要得消化不良症的。差不多天天吃饭的时候都是这样。简直叫人受不了。但是鸿才似乎也受不了这种空气的压迫，要想快一点离开这张桌子。他一碗饭还剩小半碗，就想一口气吃完它算了。他仰起了头，举起饭碗，几乎把一只饭碗覆在脸上，不耐烦地连连扒着饭，筷子像急雨似的敲得那碗一片声响。他每次快要吃完饭的时候例必有这样一着。他有好几个习惯性的小动作，譬如他擤鼻涕总是用一只手指揿住鼻翅，用另一只鼻孔往地下一哼，短短地哼那么一声。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也不能说是什么恶习惯。倒是曼桢现在养成了一种很不好的习惯，就是她每次看见他这种小动作，她脸上马上起了一种憎恶的痉挛，她可以觉得自己眼睛下面的肌肉往上一牵，一皱。她没有法子制止自己。

鸿才的筷子还在那里砰砰地敲着碗底，曼桢已经放下饭碗站起身来，走到后面房里去。顾太太见她走进来，便假装睡熟了。外面房间里说的话，顾太太当然听得很清楚，虽然一共也没说几句话，她听到的只是那僵冷的沉默，但是也可以知道，他们两个人怄气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照这样一天到晚吵架，到他们家里来做客的人实在是很难处置自己的。顾太太便想着，鸿才刚才虽然是对她很表示欢迎，可是亲戚向来是"远香近臭"，住长了恐怕又是一回事了。这样看起来，还是住到儿子那儿去吧，虽然他们弄了个丈母娘在那里，大家面和心不和的，非常讨厌，但是无论如何，自己住在那边是名正言顺的，到底心里还痛快些。

于是顾太太就决定了，等她病一好就回到伟民那里去。偏偏她这病老不见好，一连躺了一个多礼拜。曼桢这里是没有一天不闹口舌的，顾太太也不敢夹在里面劝解，只好装作不闻不问。要想在背后

劝劝曼桢,但是她虽然是一肚子的妈妈经与驭夫术,在曼桢面前却感觉到很难进言。她自己也知道,曼桢现在对她的感情也有限,剩下的只是一点责任心罢了。

顾太太的病算是好了,已经能够起来走动,但是胃口一直不大好,身上老是啾啾唧唧地不大舒服,曼桢说应当找个医生去验验。顾太太先不肯,说为这么点事不值得去找医生,后来听曼桢说有个魏医生,鸿才跟他很熟的,顾太太觉得熟识的医生总比较可靠,看得也仔细些,那天下午就由曼桢陪着她一同去了。这魏医生的诊所设在一个大厦里,门口停着好些三轮车,许多三轮车夫在那里闲站着,曼桢一眼看见她自己家里的车夫春元也站在那里,他看见曼桢却仿佛怔了一怔,没有立刻和她打招呼。曼桢觉得有点奇怪,心里想他或者是背地里在外面载客赚外快,把一个不相干的人踏到这里来了,所以他自己心虚。她当时也没有理会,自和她母亲走进门去,乘电梯上楼。

魏医生这里生意很好,候诊室里坐满了人。曼桢挂了号之后,替她母亲找了一个位子,在靠窗的一张椅子上坐下,她自己就在窗口站着。对面一张沙发上倒是只坐着两个人,一个男子和一个小女孩,沙发上还有很多的空余,但是按照一般的习惯,一个女子还是不会跑去坐在他们中间的。那小姑娘约有十一二岁模样,长长的脸蛋,黄白皮色,似乎身体很孱弱,她坐在那里十分无聊,把一个男子的呢帽抱在胸前缓缓地旋转着,却露出一种温柔的神气。想必总是她父亲的帽子。坐在她旁边看报的那个人总是她父亲了。曼桢不由得向他们多看了两眼,觉得这一个画面很有一种家庭意味。

那看报的人被报纸遮着,只看见他的袍裤和鞋袜,仿佛都很眼熟。曼桢不觉呆了一呆。鸿才早上就是穿着这套衣裳出去的。——他到这儿来是看病还是找魏医生有什么事情?可能是带这小孩来看病。难道是他自己的小孩?怪不得刚才在大门口碰见春元,春元看见她好像见了鬼似的。她和她母亲走进来的时候,鸿才一定已经看见她们了,所以一直捧着张报纸不放手,不敢露面。曼桢倒也不想当

场戳穿他。当着这许多人闹上那么一出，算什么呢，而且又有她母亲在场，她很不愿意叫她母亲夹在里面，更添上许多麻烦。

从这大厦的窗口望下去，可以望得很远，曼桢便指点着说道："妈，你来看，喏，那就是我们从前住的地方，就是那教堂的尖顶背后。看见吧？"顾太太站到她旁边来，一同凭窗俯眺，曼桢口里说着话，眼梢里好像看见那看报的男子已经立起身来要往外走。她猛一回头，那人急忙背过身去，反剪着手望着壁上挂的医生证书。分明是鸿才的背影。

鸿才只管昂着头望着那配了镜框的医生证书，那镜框的玻璃暗沉沉的，倒是正映出了窗口两个人的动态。曼桢又别过身去了，和顾太太一同伏在窗口，眺望着下面的街道。鸿才在镜框里看见了，连忙拔腿就走。谁知正在这时候，顾太太却又掉过身来，把眼睛闭了一闭，笑道："呦，看着这底下简直头晕！"她离开了窗口，依旧在她原来的坐位上坐下，正好看见鸿才的背影匆匆地往外走，但是也并没有加以注意。倒是那小女孩喊了起来道："爸爸你到哪儿去？"她这一叫唤，候诊室里枯坐着的一班病人本就感觉到百无聊赖，这就不约而同地都向鸿才注视着。顾太太便咦了一声，向曼桢说道："那可是鸿才？"鸿才知道溜不掉了，只得掉过身来笑道："咦，你们也在这儿！"顾太太因为听见那小女孩喊他爸爸，觉得非常奇怪，一时就怔住了说不出话来。曼桢也不言语。鸿才也僵住了，隔了一会儿方才笑道："这是我的干女儿，是老何的女孩子。"又望着曼桢笑道："哦，我告诉你没呀？这是老何一定要跟我认干亲。"一房间人都眼睁睁向他们望着，那小女孩也在内。鸿才又道："他们晓得我认识这魏医生，一定要叫我带她来看看，这孩子闹肚子。——嗳，你们怎么来的？是不是陪妈来的？"他自己又点了点头，郑重地说："嗳，妈是应当找魏医生看看，他看病非常细心。"他心里有点发慌，话就特别多。顾太太只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声："曼桢一定要我来看看，其实我也好了。"

医生的房门开了，走出一个病人，一个看护妇跟在后面走了出

来，叫道："祝先生。"轮到鸿才了。他笑道："那我先进去了。"便拉着那孩子往里走，那孩子对于看医生却有些害怕，她愣磕磕地捧着鸿才的帽子，一只手被鸿才牵着，才走了没有两步，突然回过头来向旁边的一个女人大声叫道："姆妈，姆妈也来！"那女人坐在他们隔壁的一张沙发椅上，一直在那儿埋头看画报，被她这样一叫，却不能不放下画报，站起身来。鸿才显得很尴尬，当时也没来得及解释，就讪讪地和这女人和孩子一同进去了。

顾太太轻轻地在喉咙管里咳了一声嗽，向曼桢看了一眼。那沙发现在空着了，曼桢便走过去坐了下来，并且向顾太太招手笑道："妈坐到这边来吧？"顾太太一语不发地跟了过去，和她并排坐下。曼桢顺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她也并不是故作镇静。发现鸿才外面另有女人，她并不觉得怎样刺激——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刺激她的感情了，她对于他们整个的痛苦的关系只觉得彻骨地疲倦。她只是想着，他要是有这样一个女儿在外面，或者还有儿子。他要是不止荣宝这一个儿子，那么假使离婚的话，或者荣宝可以归她抚养。离婚的意念，她是久已有了的。

顾太太手里拿着那门诊的铜牌，尽自盘弄着，不时地偷眼望望曼桢，又轻轻地咳了一声嗽。曼桢心里想着，今天等一会儿先把她母亲送回去，有机会就到杨家去一趟。她这些年来因为不愿意和人来往，把朋友都断尽了，只有她从前教书的那个杨家，那两个孩子倒是一直和她很好。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男的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在一个律师那里做帮办。她想托他介绍，和他们那律师谈谈。有熟人介绍总好些，不至于太敲竹杠。

通到医生的房间那一扇小白门关得紧紧的，那几个人进去了老不出来了。那魏医生大概看在鸿才的交情份上，看得格外仔细，又和鸿才东拉西扯谈天，尽让外面的病人等着。半晌，方才开了门，里面三个人鱼贯而出。这次顾太太和曼桢看得十分真切，那女人年纪总有三十开外了，一张枣核脸，妖媚的小眼睛，嫣红的胭脂直涂到鬓角

里去，穿着件黑呢氅衣，脚上却是一双窄窄的黑绣花鞋，白缎滚口，鞋头绣着一朵白蟹爪菊。鸿才跟在她后面出来，便抢先一步，上前介绍道："这是何太太。这是我岳母。这是我太太。"那何太太并没有走过来，只远远地朝这边带笑点了个头，又和鸿才点点头笑笑，便带着孩子走了。鸿才自走过来在顾太太身边坐下，有一搭没一搭地逗着顾太太闲谈，一直陪着她们，一同进去看了医生出来，又一同回去。他自己心虚，其实今天这桩事情，他不怕别的，就怕曼桢当场发作，既然并没有，那是最好了，以后就是闹穿了，也不怕她怎样。但是他对于曼桢，也说不上来是一种什么心理，有时候尽量地侮辱她，有时候却又微微地感觉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

他把自备三轮车让给顾太太和曼桢坐，自己另雇了一辆车。顾太太坐三轮车总觉得害怕，所以春元踏得特别慢，渐渐落在后面。顾太太在路上就想和曼桢谈论刚才那女人的事，只是碍着春元，怕给他听见了不好。曼桢又叫春元弯到一个药房里，照医生开的方子买了两样药，然后回家。

鸿才已经到家了，坐在客厅里看晚报。顾太太出去了这么一趟，倒又累着了，想躺一会儿，便到楼上去和衣睡下，又把那丸药拿出来吃，因见曼桢在门外走过，便叫道："嗳，你来，你给我看看这仿单上说些什么。"曼桢走了进来，把那丸药的仿单拿起来看，顾太太却从枕上翘起头来，见四面无人，便望着她笑道："刚才那女人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曼桢淡淡地笑了一笑，道："是呀，看他们那鬼鬼祟祟的样子，一定是他的外家。"顾太太叹道："我说呢，鸿才现在在家里这么找碴子，是外头有人了吧？姑娘，不是我说，也怪你不好，你把一个心整个地放在孩子身上了，对鸿才也太不拿他当桩事了！他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你也得稍微笼络着他一点。"曼桢只是低着头看仿单。顾太太见她老是不做声，心里想曼桢也奇怪，平常为一点小事也会和鸿才争吵起来，真是碰见这种事情，倒是不能轻轻放过他的，她倒又好像很有容让似的。这孩子怎么这样糊涂。照说我这做丈母的，只有从中

排解，没有反而在中间挑唆的道理，可是实在叫人看着着急。

曼桢还有在银钱上面，也太没有心眼了，一点也不想着积攒几个私房。根本她对于鸿才的钱就嫌它来路不正，简直不愿过问。顾太太觉得这是非常不智的。她默然片刻，遂又开口说道："我知道说了你又不爱听，我这回在你这儿住了这些日子，我在旁边看着，早就想劝劝你了。别的不说，趁着他现在手头还宽裕，你应该自己攒几个钱。看你们这样一天到晚地吵，万一真闹僵了，家用钱他不拿出来，自己手里有几个钱总好些。我也不晓得你肚子里打的什么主意。"她说到这里，不禁有一种寂寞之感，儿女们有什么话是从来不肯告诉她的。

她又叹了口气，道："唷！我看你们成天地吵吵闹闹的，真揪心！"曼桢把眼珠一转，便微笑道："是真的，我也知道妈嫌烦。过两天等妈好了，还不如到伟民那儿去住几天，还清静点。"顾太太万想不到她女儿会下逐客令，倒怔了一怔，便道："那倒也好。"转念一想，一定是曼桢下了决心要和鸿才大闹，要他和那女人断绝关系；这次一定有一场剧烈的争吵，所以要她避一避开，免得她在旁边碍事。顾太太忖量了一会儿，倒又有点不放心起来，便又叮嘱道："我可憋不住，还又要说啊，你要跟他闹，也不要太决裂了，还得给他留点地步。你看刚才那孩子已经有那么大了，那个人横是也不止一年了，算起来还许在你跟他结婚之前呢。这样长久了，叫她走恐怕难呢。"

曼桢略点了点头。顾太太还待要说下去，忽然有个女子的声音在楼梯口高叫了一声"二姊"，顾太太一时蒙住了，忙轻声问曼桢："谁？"曼桢一时也想不起来，原来是她弟媳妇琬珠，径笑着走了进来。曼桢忙招呼她坐下，琬珠笑道："伟民也来了。妈好了点没有？"正说着，鸿才也陪着伟民上楼来了。鸿才今天对伟民夫妇也特别敷衍，说："你们二位难得来的，把杰民找来，我们热闹热闹。"立逼着伟民去打电话，又吩咐仆人到馆子里去叫菜。又笑道："妈不是爱打麻将吗？今天正好打几圈。"顾太太虽然没心肠取乐，但是看曼桢始终不动声

色，她本人这样有涵养，顾太太当然也只好随和些。女佣马上把麻将桌布置起来，伟民夫妇和鸿才就陪着顾太太打了起来。不久杰民也来了，曼桢和他坐在一边说话，杰民便问："荣宝呢？"把荣宝找了来，但是荣宝因鸿才在这里，就像避猫鼠似的，站得远远的，杰民和他说话，他也不大搭碴。顾太太便回过头来笑道："今天怎么了，不喜欢小舅舅啦？"一个眼不见，荣宝倒已经溜了。

杰民踱过去站在顾太太身后看牌。那牌桌上的强烈的灯光照着他们一个个的脸庞，从曼桢坐的地方望过去，却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仿佛这灯光下坐着立着的一圈人已经离她很远很远了，连那笑语声听上去也觉得异常渺茫。

她心里筹划着的这件事情，她娘家这么些人，就没有一个可商量的。她母亲是不用说了，绝对不能给她知道，知道了不但要惊慌万分，而且要竭力阻挠了。至于伟民和杰民，他们虽然对鸿才一向没有好感，当初她嫁他的时候，他们原是不赞成的，但是现在既然已经结了婚好几年了，这时候再闹离婚，他们一定还是不赞成的。本来像她这个情形，一个女人一过了三十岁，只要丈夫对她不是绝对虐待，或是完全不予赡养，即使他外面另外弄了个人，既然并不是明目张胆的，也就算是顾面子的了。要是为她打算的话，随便去问什么人也不会认为她有离婚的理由。曼桢可以想像伟民的丈母听见这话，一定要说她发疯了。她以后进行离婚，也说不定有一个时期需要住在伟民家里，只好和她母亲和陶太太那两位老太太挤一挤了。她想到这里，却微笑起来。

鸿才一面打着牌，留神看看曼桢的脸色，觉得她今天倒好像很高兴似的，至少脸上活泛了一点，不像平常那样死气沉沉的。他心里就想着，她刚才未必疑心到什么，即使有些疑心，大概也预备含混过去，不打算揭穿了。他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便说起他今天晚上还有一个饭局，得要出去一趟。他逼着杰民坐下来替他打，自己就坐着三轮车出去了。曼桢心里便忖了一忖，他要是真有人请吃饭，春元等一会

儿一定要回来吃饭的。向例是这样,主人在外面吃馆子,车夫虽然拿到一份饭钱,往往还是踏着车子回到家里来吃,把那份钱省下来。曼桢便和女佣说了一声:“春元要是回来吃饭,你叫他来,我有话关照他。我要叫他去买点东西。”

馆子里叫的菜已经送来了,他们打完了这一圈,也就吃饭了,饭后又继续打牌。曼桢独自到楼上去,拿钥匙把柜门开了。她手边也没有多少钱,她拿出来正在数着,春元上楼来了,他站在房门口,曼桢叫他进来,便把一卷钞票递到他手里,笑道:“这是刚才老太太给你的。”春元见是很厚的一沓,而且全是大票子,从来人家给钱,没有给得这样多的,倒看不出这外老太太貌不惊人,像个乡下人似的,出手倒这样大。他不由得满面笑容,说了声:“哎哟,谢谢老太太!”他心里也有点数,想着这钱一定是太太拿出来的,还不是因为今天在医生那里看见老爷和那女人在一起,形迹可疑,向来老爷们的行动,只有车夫最清楚的,所以要向他打听。果然他猜得不错,曼桢走到门外去看了一看,她也知道女佣都在楼下吃饭,但还是很谨慎地把门关了,接着就盘问他,她只作为她已经完全知道了,就只要打听那女人住在哪里。春元起初推不知道,说他也就是今天才看见那女人,想必她是到号子里去找老爷的,他从号子里把他们踏到医生那里去,后来就看见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先出来,另外叫车子走了。曼桢听他赖得干干净净,便笑道:“一定是老爷叫你不要讲的。不要紧,你告诉我我不会叫你为难的。”又许了他一些好处。她平常对佣人总是很客气的,但是真要是得罪了她,当然也有被解雇的危险。而且春元也知道,她向来说话算话,决不会让老爷知道是他泄漏的秘密,当下他也就松了口,不但把那女人的住址据实说了出来,连她的来历也都和盘托出。原来那女人是鸿才的一个朋友何剑如的下堂妾,鸿才介绍她的时候说是何太太,倒也是实话,那何剑如和她拆开的时候,挽出鸿才来替他讲条件,鸿才因此就和她认识了,终至于同居。这是前年春天的事。春元又道:“这女人还有个拖油瓶女儿,就是今天去看病的那个。”这

一点，曼桢却觉得非常意外，原来那孩子并不是鸿才的。那小女孩抱着鸿才的帽子盘弄着，那一个姿态不知道为什么，倒给她很深的印象。那孩子对鸿才显得那样的亲切，那好像是一种父爱的反映。想必鸿才平日对她总是很疼爱的了。他在自己家里也是很痛苦的吧，倒还是和别人的孩子在一起，也许他能够尝到一点家庭之乐。曼桢这样想着的时候，唇边浮上一个淡淡的苦笑。她觉得这是命运对于她的一种讽刺。

这些年来她固然是痛苦的，他也没能够得到幸福。要说是为了孩子吧，孩子也被带累着受罪。当初她想着牺牲她自己，本来是带着一种自杀的心情。要是真的自杀，死了倒也就完了，生命却是比死更可怕的，生命可以无限制地发展下去，变得更坏，更坏，比当初想像中最不堪的境界还要不堪。

她一个人倚在桌子角上呆呆地想着，春元已经下楼去了。隐隐地可以听见楼下清脆的洗牌声。房间里静极了，只有那青白色的日光灯发出那微细的咝咝的声响。

眼前最大的难题还是在孩子身上。尽管鸿才现在对荣宝那样成天地打他骂他，也还是决不肯让曼桢把他带走的。不要说他就是这么一个儿子，哪怕他再有三个四个，照他们那种人的心理，也还是想着不能够让自己的一点亲骨血流落在外边。固然鸿才现在是有把柄落在曼桢手里，他和那个女人的事，要是给她抓到真凭实据，她可以控告他，法律上应当准许她离婚，并且孩子应当判给她的。但是他要是尽量拿出钱来运动，胜负正在未定之天。所以还是钱的问题。她手里拿着刚才束钞票的一条橡皮筋，不住地绷在手上弹着，一下子弹得太重了，打在手上非常痛。

现在这时候出去找事，时机可以说是不能再坏了，一切正当的营业都在停顿状态中，各处只有裁人，决没有添人的。而且她已经不是那么年轻了，她还有那种精神，能够在没有路中间打出一条路来吗？

以后的生活问题总还比较容易解决，她这一点自信心还有。但

是眼前这一笔费用到哪里去设法——打官司是需要钱的。……真到没有办法的时候,她甚至于可以带着孩子逃出沦陷区。或者应当事先就把荣宝藏匿起来,免得鸿才到那时候又使出惫赖的手段,把孩子劫了去不放。

她忽然想起蔡金芳来,把孩子寄存在他们那里,照理是再妥当也没有了。鸿才根本不知道她有这样一个知己的朋友。她和金芳已经多年没见面了,不知道他们还住在那儿吗。自从她嫁给鸿才,她就没有到他们家去过,因为她从前在金芳面前曾经那样慷慨激昂过的,竟自出尔反尔,她实在没有面目再去把她的婚事通知金芳。现在想起来,她真是恨自己做错了事情。从前的事,那是鸿才不对,后来她不该嫁给他……是她错了。

# 16

天下的事情常常是叫人意想不到的。世钧的嫂嫂从前那样热心地为世钧和翠芝撮合,翠芝过门以后,妯娌间不大和睦。翠芝还是小孩脾气,大少奶奶又爱多心,虽然是嫡亲的表姊妹,也许正因为太近了,反而容易发生摩擦。一来也是因为世钧的母亲太偏心了,俗语说新箍马桶三日香,新来的人自然得宠些,而且沈太太疼儿子的心盛,她当然偏袒着世钧这一方面,虽然这些纠纷并不与世钧相干。

家庭间渐渐意见很深了。翠芝就和世钧说,还不如早点分了家吧,免得老是好像欺负了他们孤儿寡妇。分家这个话,酝酿了一个时期,终于实行了。把皮货店也盘掉了。大少奶奶带着小健自己住,世钧在上海找到了一个事情,在一爿洋行的工程部里任职。沈太太和翠芝便跟着世钧一同到上海来了。

沈太太在上海究竟住不惯,而且少了一个大少奶奶,没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沈太太和翠芝也渐渐地不对起来。沈太太总嫌翠芝对世钧不够体贴的,甚至于觉得她处处欺负他,又恨世钧太让着她了。沈太太忍不住有的时候就要插身在他们夫妇之间,和翠芝怄气。沈太太这样大年纪的人,却还是像一般妇人的行径,动不动就会赌气回娘家,到她兄弟那里一住住上好两天,总要世钧去亲自接她回来。她一直想回南京去,又怕被大少奶奶讪笑,笑她那样帮着二房里,结果人家自己去组织小家庭去了,她还是被人家挤走了。

沈太太最后还是回南京去的,带着两个老仆赁了一所房子住着。世钧常常回去看她。后来翠芝有了小孩,也带着小孩一同回去过一次,是个男孩子,沈太太十分欢喜。她算是同翠芝言归于好了。此后不久就回去了。

有些女人生过第一个孩子以后，倒反而出落得更漂亮了，翠芝便是这样，丰满中更见苗条。她前后一共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这些年来历经世变，但是她的心境一直非常平静。在一个少奶奶的生活里，比在水果里吃出一条肉虫来更惊险的事情是没有的了。

这已经是战后，叔惠回国，世钧去接飞机，翠芝也一同去了。看看叔惠家里人还没来，飞机场里面向来冷冷清清，倒像战时缺货的百货公司，空柜台，光溜溜的塑料地板。一时扩音机嗡隆嗡隆报告起来，明明看见那年轻貌美的女职员手执话机，那声音绝对与她连不到一起，不知道是从哪一个角落里发出来的，带着一丝恐怖的意味。俩人在当地徘徊着，世钧因道："叔惠在那儿这些年，想必总已经结婚了。"翠芝先没说什么，隔了一会儿方道："要是结婚了，他信上怎么不提呢？"世钧笑道："他向来喜欢闹着玩，也许他要想给我们惊奇一下。"翠芝别过头去，没好气地说道："瞎猜些什么呢，一会儿他来了不就知道了！"世钧今天是太高兴了，她那不耐烦的神气他竟完全没有注意到，依旧笑嘻嘻地说道："他要是还没结婚，我们来给他做个媒。"翠芝一听见这话，她真火了，但是也只能忍着气冷笑道："叔惠他那么大岁数的人，他要是要结婚，自己不会去找，还要你替他操心？"

在一度沉默之后，翠芝再开口说话，声气便和缓了许多，她说道："这明天要好好地请请叔惠。我们可以借袁家的厨子来，做一桌菜。"世钧微笑道："哎哟，那位大司务手笔多么大，叔惠也不是外人，何必这么排场？"翠芝道："也是你的好朋友，这么些年不见了，难不成这几个钱都舍不得花。"世钧道："不是这么说，与其在家里大请客，不如陪他出去吃，人少些，说话也痛快些。"翠芝刚才勉强捺下的怒气又涌了上来，她大声道："好了好了，我也不管了，随你爱请不请，不要这样面红耳赤的好不好？"世钧本来并没有面红耳赤，被她这一说，倒气得脸都红了，道："你自己面红耳赤的，还说我呢！"翠芝正待回嘴，世钧远远看见许太太来了，翠芝见他向那边打招呼，也猜着是叔惠的母亲，俩人不约而同地便都收起怒容，满面春风地齐齐迎了上去。裕舫在

抗战期间到重庆去了，还没复员回来。许太太没跟去，回家乡去住着，这回赶着到上海来等着叔惠，暂住在她女儿家里。世钧本来要去接她一同上飞机场，她因为女婿一家子都要去，所以叫世钧还是先去。当下一一介绍，她女儿已经是二十几岁的少妇，不说都不认识了。站在那里谈了几句，世钧便笑道："叔惠来信可提起，他结了婚没有？"许太太轻声笑道："结了婚又离了吧？还是好两年前的事了，他信上也没多说。"大家不由得寂然了一会儿，他妹夫便道："现在美国还不都是这样。"世钧便也随口轻声问了声："是美国人？"许太太悄悄地笑道："中国人。"世钧心里想中国夫妇在外国离婚的倒少，不过这几年消息隔绝，或者情形又不同些，也许是美国化的华侨小姐？他并没有问出口，许太太倒仿佛已经料到他有此一问，带笑补了一句道："也是个留学生。"他们亲家太太便道："是纪航森的女儿。"世钧不知道这纪航森是何许人也，但是听这口气，想必不是个名人也是个大阔人。当下又有片刻的寂静。世钧因笑道："真想不到他一去十年。"许太太道："可不是，谁想到赶上打仗，回不来。"他妹妹笑道："好容易盼得他回来了，爸爸又还回不来，急死人了。"世钧道："老伯最近有信没有？"许太太道："还在等船呢，能赶上回来过年就算好的了。"

谈谈讲讲，时间过得快些，这班飞机倒已经准时到达。大家挤着出去等着，隔着一溜铁丝网矮栏杆，看见叔惠在人丛里提着小件行李，挽着雨衣走来。飞机场就是这样，是时间空间的交界处，而又那么平凡，平凡得使人失望，失望得要笑，一方面也是高兴得笑起来。叔惠还是那么漂亮，但是做母亲的向来又是一副眼光，许太太便向女儿笑道："叔惠瘦了。你看是不是瘦了？瘦多了。"

没一会儿工夫，已经大家包围着他，叔惠跟世钧紧紧握着手，跟翠芝当然也这样，对自己家里人还是中国规矩，妹夫他根本没见过。翠芝今天特别地沉默寡言，但是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她跟许太太是初会，又夹在人家骨肉重逢的场面里。他妹妹问道："吃了饭没有？"叔惠道："飞机上吃过了。"世钧帮着拿行李，道："先上我们那儿去。"

许太太道："现在上海找房子难，我想着还是等你来了再说，想给你定个旅馆的，世钧一定要你住在他们那儿。"他们亲家太太道："还是在我们那儿挤两天吧，难得的，热闹热闹。"世钧道："你们是在白克路？离我们那儿不远，他回去看伯母挺便当的。"翠芝也道："还是住我们那儿吧。"再三说着，叔惠也就应诺了。

大家叫了两部汽车，满载而归，先到白克路，他们亲家太太本来要大家都进去坐，晚上在丰泽楼替他接风。世钧与翠芝刚巧今天还有个应酬，就没有下车，料想他们母子久别重逢，一定有许多话说，讲定他今天在这里住一夜，明天搬过来。翠芝向叔惠笑道："那我们先回去了，你可一定要来。"

他们回到自己的住宅里，他们那儿房子是不大，门前有一片草皮地，这是因为翠芝喜欢养狗，需要有点空地遛狗，同时小孩也可以在花园里玩。两个小孩，大的一个本来叫贝贝，后来有了妹妹，就叫他大贝，小的一个就叫二贝。他们现在都放学回来了，二贝在客厅里吃面包，吃了一地的粒屑，招了许多蚂蚁来。她蹲在地下看，世钧来了，她便叫道："爸爸爸爸你来看蚂蚁，排班呢！"世钧蹲下来笑道："蚂蚁排班干什么？"二贝道："蚂蚁排班拿户口米。"世钧笑道："哦？拿户口米啊？"翠芝走过来，便说二贝："你看，吃面包不在桌子上吃，蹲在地下多脏！"二贝带笑嚷道："妈来看轧米啊！"翠芝便向世钧道："你就是这样，不管管她，还领着她胡闹！"世钧笑道："我觉得她说的话挺有意思的。"翠芝道："你反正净捧她，净叫我做恶人，所以两个小孩都喜欢你不喜欢我呢！你看这地上搞得这样，蚂蚁来惯了又要来的，明天人家来了看着像什么样子？我这儿拾掇都来不及。"

她本来腾出地方来，预备留叔惠在书房里住，佣人还在打蜡。家里乱哄哄的，一只狗便兴兴头头，跟在人背后窜出窜进，刚打了蜡的地板，好几次绊得人差一点跌跤。翠芝便想起来对世钧说："这狗看见生人，说不定要咬人的，记着明天把它拴在亭子间里。"翠芝向来不肯承认她这只狗会咬人的，去年世钧的侄儿小健到上海来考大学，到

他们家里来住着，被狗咬了，翠芝还怪小健自己不好，说他胆子太小，他要是不跑，狗决不会咬他的。这次她破例要把狗拴起来，阖家大小都觉得稀罕。

二贝与狗跟着世钧一同上楼，走过亭子间，世钧见他书房里的一些书籍什物都搬到这里来了，乱七八糟堆了一地，不觉哎呀了一声，道："怎么把我这些书全堆在地下？"正说着，那狗已经去咬地下的书，把他历年订阅的工程杂志咬得七零八落。世钧忙嚷道："嗨！不许乱咬！"二贝也嚷着："不许乱咬！"她拿起一本书来打狗，没有打中，书本滚得老远。她又双手搬起一本大书，还没掷出去，被世钧劈手夺了过来，道："你看你这孩子！"二贝便哭了起来。她一半也是放刁，因为听见她母亲到楼上来了。孩子们一向知道翠芝有这脾气，她平常尽管怪世钧把小孩惯坏了，他要是真的管教起来，她就又要拦在头里，护着孩子。

这时候翠芝走进亭子间，看见二贝哇哇地直哭，跟世钧抢夺一本书，便皱着眉向世钧道："你看，你这人怎么跟孩子一样见识，她拿本书玩，就给她玩好了，又引得她哭！"那二贝听见这话，越发扯开喉咙大哭起来。世钧只顾忙着把杂志往一叠箱子上搬。翠芝蹙额道："给你们一闹，我都忘了，我上来干什么的。哦，想起来了，你出去买一瓶好点的酒来吧，买瓶强尼华格的威士忌，要黑牌的。"世钧道："叔惠也不一定讲究喝外国酒，我们不是还有两瓶挺好的青梅酒吗，也让他换换口味。"翠芝道："他不爱喝中国酒。"世钧笑道："哪有那么回事。我认识他这么些年了，还不知道？"他觉得很可笑，倒要她来告诉他叔惠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她一共才见过叔惠几回？他又道："咦，你不记得，我们结婚的时候，他喝了多少酒——那不是中国酒么？"他忽然提起他们结婚那天，她觉得很是意外。她不禁想到叔惠那天喝得那样酩酊大醉，在喜筵上拉着她的手的情景。这时候想起来，于伤心之外又有点回肠荡气。她总有这么一个印象，觉得他那时候出国也是为了受了刺激，为了她的缘故。

当下她一句话也没说，转身便走。世钧把书籍马马虎虎整理了一下，回到楼下，不见翠芝，便问女佣："少奶奶呢？"女佣道："出去了，去买酒去了。"世钧不觉皱了皱眉，心里想女人这种虚荣心真是没有办法。当然他也能够了解她的用意，无非是因为叔惠是他最好的朋友，惟恐怠慢了人家，其实叔惠就跟自己人一样，何必这样。走到书房看看，地板打好了蜡，家具还是杂乱地堆在一隅。大扫除的工作做了一半，家里搅得家翻宅乱，她自己倒又丢下来跑出去了。去了好些时候也没回来，天已经黑了，他们八点钟还有个饭局，也是翠芝应承下来的。世钧忍不住屡次看钟，见女佣送晚报进来，便道："李妈你去把书房家具摆摆好。"李妈道："我摆的怕不合适，还是等少奶奶回来再摆吧。"

翠芝终于大包小裹满载而归，由三轮车夫帮着拿进来，除了酒还买了一套酒杯，两大把花，一条爱尔兰麻布桌布，两听意大利咖啡，一只新型煮咖啡的壶。世钧道："你再不回来，我当你忘了还要到袁家去。"翠芝道："可不差点忘了。早晓得打个电话去回掉他们。"世钧道："不去顶好——又得欠他们一个人情。"翠芝道："几点了？应该早点打的。这时候来不及了。"又道："忘了买两听好一点的香烟。就手去买了点火腿，跑到抛球场——只有那家的顶好了，叫佣人买又不行，非得自己去拣。"世钧笑道："我这两天倒正在这儿想吃火腿。"翠芝怔了一怔，用不相信的口吻说道："你爱吃火腿？怎么从来没听见你说过？"世钧笑道："我怎么没说过？我每次说，你总是说，非得要跑到抛球场去，非得要自己去拣。结果从来也没吃着过。"翠芝不做声了，忙着找花瓶插花，分搁在客室饭厅书房里。到书房里一看，便叫道："哎呀，怎么这房间还是这样乱七八糟的？你反正什么都不管，怎么不叫他们把东西摆好呢？李妈！陶妈！都是些死人，一家子简直离掉我就不行！"捧着一瓶花没处搁，又捧回客室，望了望墙上，又道："早没想着开箱子，把那两幅古画拿出来挂。"世钧道："你要去还不快点预备起来。"翠芝道："你尽着催我，你怎么坐这儿不动？"世钧道：

"我要不了五分钟。"

翠芝方去打扮，先到浴室，回到卧房来换衣服，世钧正在翻抽屉，道："李妈呢？我的衬衫一件也找不到。"翠芝道："我叫她去买香烟去了。你衬衫就不要换了，她洗倒洗出来了，还没烫。"世钧道："怎么一件也没烫？"翠芝道："也要她忙得过来呀！她这么大年纪了。"世钧道："我就不懂，怎么我们用的人总是些老弱残兵，就没有一个能做事情的。"翠芝道："能做事情的不是没有，袁太太上回说荐个人给我，说又能做又麻利，可是我们不请客打牌，没有外快，人家不肯哪。阿司匹林你搁哪儿去了？"世钧道："没看见。"翠芝便到楼梯口叫道："陶妈！陶妈！有瓶药片给我拿来，上次大贝伤风吃的。"世钧道："这时候要阿司匹林干什么？头疼？"翠芝道："养花的水里搁一片，花不会谢。"世钧道："这时候还忙这个？"翠芝道："等我们回来就太晚了。"

她梳头梳了一半，陶妈把那瓶药片找了来，她又趿着拖鞋跑下楼去，在每瓶花里浸上一片。世钧看表道："八点五分了。你还不快点？"翠芝道："我马上就好了，你叫陶妈去叫车子。"过了一会儿，世钧在楼下喊道："车子叫来了。你还没好？"翠芝在楼上答道："你不要老催，催得人心慌。柜上的钥匙在你那儿吧？"世钧道："不在我这儿。"翠芝道："我记得你拿的嘛！一定在你哪个口袋里。"世钧只得在口袋里姑且掏掏试试，里里外外几个口袋都掏遍了，翠芝那边倒又找到了，也没做声，自开橱门取出两件首饰来戴上。

她终于下楼来了，一面下楼一面喊道："陶妈，要是有人打电话来，给他袁家的号码，啊！你不知道问李妈。你看着点大贝二贝，等李妈回来了让他们早点睡。"坐在三轮车上，她又高声叫道："陶妈，你别忘了喂狗，啊！"

俩人并排坐在三轮车上，刚把车毯盖好了，翠芝又向世钧道："哎呀，你给我跑一趟，在柜子里第二个抽屉里有个粉镜子，你给我拿来。不是那只大的——我要那个有麂皮套子的。"世钧道："钥匙没有。"翠芝一言不发，从皮包里拿出来给他。他也没说什么，跳下车去穿过花

园,上楼开柜子把那只粉镜子找了来,连钥匙一并交给她。翠芝接过来收在皮包里,方道:"都是给你催的,催得人失魂落魄。"

他们到了袁家,客人早已都到齐了。男主人袁驷华,女主人屏妮袁,一齐迎上来和他们握手,那屏妮是他们这些熟人里面的"第一夫人",可说是才貌双全,是个细高个子,细眉细眼粉白脂红的一张鹅蛋脸,说话的喉咙非常尖细。不知道为什么,说起英文来更比平时还要高一个调门,完全像唱戏似的捏着假嗓子。她莺声呖呖向世钧道:"好久不看见你啦。近来怎么样? 忙吧? 你爱打勃立奇吗?"世钧笑道:"打得不好。"屏妮笑道:"你一定是客气。可是打勃立奇倒是真要用点脑子……"她吃吃笑了起来,又续上一句,"有些人简直就打不好。"她一向认为世钧有点低能。他跟她见了面从来没有什么话说。要说他这个人呢当然是个好人,不过就是庸庸碌碌,一点特点也没有,也没多大出息,非但不会赚钱,连翠芝陪嫁的那些钱都贴家用快贴光了,她很替翠芝不平。

后来说话中间,屏妮又笑着说:"翠芝福气真好,世钧脾气又好,人又老实,也不出去玩。"她向那边努了努嘴,笑道:"像我们那个驷华,花头不知道有多少。也是在外头应酬太多,所以诱惑也就多了。你不要说,不常出去是好些!"她那语气里面,对世钧这一类的规行矩步的丈夫倒有一种鄙薄之意。她自己的丈夫喜欢在外面拈花惹草,那是尽人皆知的。屏妮觉得她就是这一点比不上翠芝。但是她是个最要强的人,就是只有这一点不如人,也不肯服输的。

今天客人并不多,刚刚一桌。屏妮有个小孩也跟他们一桌吃,还有小孩的保姆。小孩一定要有一个保姆,保姆之外或者还要个看护,给主人主母打针,这已经成为富贵人家的一种风气,好像非这样就不够格似的。袁家这保姆就是个看护兼职,上上下下都称她杨小姐,但是恐怕年纪不轻了,长得又难看,不知道被屏妮从哪里觅来的。要不是这样的人,在他们家也做不长,男主人这样色迷迷的。

世钧坐在一位李太太旁边,吃螃蟹,李太太郑重其事地介绍道:

"这是阳澄湖的,他们前天特为叫人带来的。"世钧笑道:"这还是前天的?"李太太忙道:"呃! 活的! 湖水养着的! 一桶桶的水草装着运来的。"世钧笑道:"可了不得,真费事。"这位李太太他见过几面,实在跟她无话可说,只记得有人说她的丈夫是兰心香皂的老板,这肥皂到处做广告,因道:"我都不知道,兰心香皂是你们李先生的?"李太太格格地笑了起来道:"他反正什么都搞。"随即掉过脸去和别人说话。

饭后打桥牌,世钧被拖入局,翠芝不会打。但也过了午夜方散。俩人坐三轮车回去,翠芝道:"刚才吃饭的时候李太太跟你说什么?"世钧茫然道:"李太太? 没说什么。说螃蟹。"翠芝道:"不是,你说什么,她笑得那样?"世钧笑道:"哦,说肥皂。兰心香皂。有人说老李是老板。"翠芝道:"怪不得,我看她神气不对。兰心香皂新近出了种皂精,老李捧的一个舞女绰号叫小妖精,现在都叫她皂精。"世钧笑道:"谁知道他们这些事?"翠芝道:"你也是怎么想起来的,好好的说人家做肥皂!"世钧道:"你干嘛老是听我跟人说话? 下回你不用听。"翠芝道:"我是不放心,怕你说话得罪人。"世钧不禁想道:"从前曼桢还说我会说话,当然她的见解未见得靠得住,那是那时候跟我好。但是活到现在,又何至于叫人担心起来,怕我说错话?"好些年没想起曼桢了,这大概是因为叔惠回来了,联想到从前的事。

翠芝又道:"屏妮皮肤真好。"世钧道:"我是看不出她有什么好看。"翠芝道:"我晓得你不喜欢她。反正是女人你都不喜欢。"

他对她的那些女朋友差不多个个都讨厌的,他似乎对任何女人都不感兴趣,不能说他的爱情不专一。但是翠芝总觉得他对她也不过如此,所以她的结论是他这人天生的一种温吞水脾气。世钧自己也是这样想。但是他现在又想,也许他比他意想中较为热情一些,要不然那时候怎么跟曼桢那么好? 那样的恋爱大概一个人一辈子只能有一回吧? 也许一辈子有一回也够了。

翠芝叫了声"世钧"。她已经叫过一声了,他没有听见。她倒有点害怕起来了,笑道:"咦,你怎么啦? 你在那儿想些什么?"世钧道:

"我啊……我在那儿想我这一辈子。"

翠芝又好气又好笑,道:"什么话?你今天怎么回事——生气啦?"世钧道:"哪儿?谁生什么气。"翠芝道:"你要不是生气才怪呢。你不要赖了。你这人还有哪一点我不知道得清清楚楚的。"世钧想道:"是吗?"

到家了。世钧在那儿付车钱,翠芝便去揿铃。李妈睡眼蒙蒙来开门,哈欠连连,自去睡觉。翠芝将要上楼,忽向世钧说道:"嗳,你可闻见,好像有煤气味道。"世钧向空中嗅了嗅,道:"没有。"他们家是用煤球炉子的,但同时也装着一个煤气灶。翠芝道:"我老不放心李妈,她到今天还是不会用煤气灶。我就怕她没关紧。"

俩人一同上楼,世钧仍旧一直默默无言。翠芝觉得他今天非常奇怪,她有点不安起来。在楼梯上走着,她忽然把头靠在他身上,柔声道:"世钧。"世钧也就机械地拥抱着她,忽道:"嗳,我现在闻见了。"翠芝道:"闻见什么?"世钧道:"是有煤气味儿。"翠芝觉得非常无味,略顿了顿,便淡淡地道:"那你去看看吧,就手把狗带去放放,李妈一定忘了,你听它直在那儿叫。"

世钧到厨房里去看了一看,见煤气灶上的机钮全都拧得紧紧的,想着也许是管子有点漏,明天得打个电话给煤气公司。他把前门开了,便牵着狗出去,把那门虚掩着,走到那黑沉沉的小园中。草地上虫声唧唧,露水很重。凉风一阵阵吹到脸上来,本来有三分酒意的,酒也醒了。

楼上他们自己的房间里已经点上了灯。在那明亮的楼窗里,可以看见翠芝的影子走来走去。翠芝有时候跟他生起气来总是说:"我真不知道我们怎么想起来会结婚的!"他也不知道。他只记得那时候他正是因为曼桢的事情非常痛苦,那就是他父亲去世那一年。也是因为自己想法子排遣,那年夏天他差不多天天到爱咪家里去打网球。有一个丁小姐常在一起打网球,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和那丁小姐或者也有结婚的可能。此外还有亲戚家的几个女孩子,有一个时期也常

常见面，大概也可能和她们之间任何一位结了婚的。事实是只差一点就没跟翠芝结婚，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可笑。

小时候第一次见面，是他哥哥结婚，她拉纱，他捧戒指。当时觉得这拉纱的小女孩可恶极了，她看不起他，因为她家里人看不起他家。现在常常听见翠芝说："我们第一次见面倒很罗曼蒂克。"她常常这样告诉人。

世钧把狗牵进去，把大门关上，把狗仍旧拴在厨房里。因见二贝刚才跟他抢的那本书被她拖到楼下来，便捡起来送回亭子间。看见亭子间里乱堆着的那些书，他不由得就又要去整理整理它，随手拿起一本，把上面的灰掸了掸，那是一本《新文学大系》，这本书一直也不知道塞在什么角落里，今天要不是因为腾房间给叔惠住，也决不会把它翻出来的。他信手翻了翻，忽然看见书页里夹着一张信笺，双折着，纸张已经泛黄了，是曼桢从前写给他的一封信。曼桢的信和照片，他早已全都销毁了，因为留在那里徒增怅惘，就剩这一封信，当时不知道为什么，竟没有舍得把它消灭掉。他不知不觉一歪身坐了下来，拿着这封信看着。大约是他因为父亲生病，回南京去的时候，她写给他的。信上说：

"世钧：

现在是夜里，家里的人都睡了，静极了，只听见弟弟他们买来的蟋蟀的鸣声。这两天天气已经冷起来了，你这次走得这样匆忙，冬天的衣服一定没有带去吧？我想你对这些事情向来马马虎虎，冷了也不会想到加衣裳的。我也不知怎么老是惦记着这些，自己也嫌啰唆。随便看见什么，或是听见别人说一句什么话，完全不相干的，我脑子里会马上转几个弯，立刻就想到你。

昨天到叔惠家里去了一趟，我也知道他不会在家的，我就是想去看看他父亲母亲，因为你一直跟他们住在一起的，我很希望他们会讲起你。叔惠的母亲说了好些关于你的事，都是我不知道的。她说你从前比现在还要瘦，又说起你在学校里的一些琐事。我听她说着这

些话，我真觉得安慰，因为你走了有些时了我就有点恐惧起来了，无缘无故的。世钧，我要你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个人是永远等着你的，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

世钧看到最后几句，就好像她正对着他说话似的。隔着悠悠岁月，还可以听见她的声音。他想着：“难道她还在那里等着我吗？”

下面还有一段：“以上是昨天晚上写的，写上这么些无意识——”到这里忽然戛然而止，下面空着小半张信纸，没有署名也没有月日。他想起来了，这就是他那次从南京回来，到她的办公室去找她，她正在那里写信给他，所以只写了一半就没写下去。他忽然觉得从前的事一桩桩一件件如在目前，和曼桢自从认识以来的经过，全都想起来了。第一次遇见她，那还是哪一年的事？算起来倒已经有十四年了！——可不是十四年了！



# 17

翠芝道："世钧！"世钧抬起头来，见翠芝披着晨衣站在房门口，用骇异的眼光望着他，又道："你在这儿干什么？这时候还不去睡？"世钧道："我就来了。"他都坐麻了，差点站不起来，因将那张信笺一夹夹在书里，把书合上，依旧放还原处。翠芝道："你晓得现在什么时候了？都快三点了！"世钧道："反正明天礼拜天，不用起早。"翠芝道："明天不是说要陪叔惠出去玩一整天么，也不能起得太晚呀。我把闹钟开了十点钟。"世钧不语。翠芝本来就有点心虚，心里想难道给他看出来了，觉得她对叔惠热心得太过分了，所以他今天的态度这样奇怪。

他不等闹钟闹醒，天一亮就起来了两遍，大概是螃蟹吃坏了，闹肚子。叔惠来吃午饭，他也只下来陪着，喝了两口汤。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旦相见，因为是极熟而又极生的人，说话好像深了不是，浅了又不是，彼此都还在暗中摸索，是一种异样的心情，然而也不减于它的愉快。三个人坐在那里说话，世钧又想起曼桢来了。他们好像永远是三个人在一起，他和叔惠另外还有一个女性。他心里想叔惠不知道可有同感。

饭后翠芝去煮咖啡，因为佣人没用过这种蒸馏壶。叔惠正在说美国的情形，在战时因为需要用人，机会倒比较多，待遇也比较好。世钧道："你这下子真是熬出资格来了。懊悔那时候没跟你走。是你说的，在这儿混不出什么来。"叔惠道："在哪儿还不都是混，只要心里还痛快就是了。"世钧道："要说我们这种生活，实在是无聊，不过总结一下，又仿佛还值得。别的不说，光看这两个孩子，人生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叔惠不由得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翠芝随即捧着咖啡进

来了，打断了话锋。

叔惠饭后又出去看朋友，去找一个老同事，天南地北谈起从前的熟人，那老同事讲起曼桢曾经回到他们厂里找过事，留下一个地址，这是去年的事，仿佛她结过婚又离了婚。叔惠便把地址抄了下来。那同事刚巧那天有事，约了改天见面，叔惠从那里出来，一时兴起，就去找曼桢。她住的那地方闹中取静，简直不像上海，一条石子铺的小巷走进去，一带石库门房子，巷底却有一扇木栅门，门内有很大的一个天井。傍晚时分，天井里正有一个女佣在那里刷马桶，沙啦沙啦刷着。就在那阴沟旁边，高高下下放着几盆花，也有夹竹桃，也有常青的盆栽。

这里的住户总不止一家，又有个主妇模样的胖胖的女人在院子里洗衣裳，靠墙搭了一张板桌，在那板桌上打肥皂。叔惠笑道："对不起，有个顾小姐可住在这儿?"那妇人抬起头来打量了他一下，便向那女佣道："顾小姐还没回来吧？我看见她房门还锁着。"叔惠踌躇了一会儿，便在记事簿上撕下一张纸来，写了自己的姓名与他妹夫家的电话号码，递给那妇人，笑道："等她回来了请你交给她，"便匆匆走了。

隔了半个多钟头，果然就有人打电话到他妹夫家里，他们亲家太太接的电话，一殷勤，便道："他住到朋友家去了，他们的电话是七二〇七五，你打到那边去吧。"那边是翠芝接的电话，回道："许先生出去了，你贵姓？……噢，你的电话是三一五一一七一四。……噢，别客气。"

世钧那天一直不大舒服，在楼上躺着。翠芝挂上电话上楼来，便道："有个姓顾的女人打电话找叔惠，不知道是谁？会不会是你们从前那个女同事，到南京来过的?"世钧呆了一呆道："不知道。"心里想昨天刚想起曼桢，今天就有电话来，倒像是冥冥中消息相通。翠芝道："她还没结婚?"世钧道："结了婚了吧?"翠芝道："那还姓顾?"世钧道："结了婚的女人用本来的姓的也多得很，而且跟老同事这么说也比较清楚。"翠芝道："那时候你妈说是叔惠的女朋友，一鹏又说是你

的朋友——你们的事!"说着笑了。世钧没做声。翠芝默然了一会儿,又道:"叔惠没跟你说他离婚的事?"世钧笑道:"哪儿有机会说这些个?根本没跟他单独谈几分钟。"翠芝道:"好好,嫌我讨厌,待会儿他来了我让开,让你们说话。"

隔了一会儿,叔惠回来了,上楼来看他,翠芝果然不在跟前。世钧道:"翠芝告诉你没有,刚才有个姓顾的打电话给你。"叔惠笑道:"一定是曼桢,我刚才去找她,没碰着。"世钧道:"我都不知道她在上海。"叔惠笑道:"你这些年都没看见她?"世钧道:"没有。"叔惠道:"听说她结了婚又离婚了,倒跟我一样。"这本来是最好的机会,可以问他离婚的事,但是世钧正是百感交集,根本没有想到叔惠身上。她跟豫瑾离婚了?怎么会——?为什么?反正绝对不会是为了他。就是为了他又怎么着?他现在还能怎么样?

叔惠见他提起曼桢就有点感触似的,便岔开来说别的。翠芝又进来问世钧:"你好了点没有?"世钧道:"我今天不行了,还是你陪叔惠出去吃饭。"叔惠道:"就在家里吃不是一样?"世钧道:"不行,你这些年没看见上海了,得出去看看。"翠芝便道:"那也好,晚上本来没预备菜,打算出去吃的。"叔惠道:"没菜没关系,今天我们别出去了,我也跑了一下午,还是在家里休息休息吧。"但是拗不过他们俩,翠芝还待商议吃哪家馆子,要不要订坐位,世钧催她快换衣裳,叔惠只得到楼下去等着。

翠芝坐在镜子前面梳头发,世钧躺在床上看着她。她这一头头发,有时候梳上去,有时候又放下来,有时候朝里卷,有时候又往外卷,这些年来不知道变过多少样子。今天她把头发光溜溜地掠到后面去,高高地盘成一个大髻,倒越发衬托出那丰秀的面庞。世钧平常跟她一块出去,就最怕她出发之前的梳妆打扮,简直急死人了,今天他因为用不着陪她出去,所以倒有这闲情逸致,可以冷眼旁观,心里想翠芝倒是真不显老,尤其今天好像比哪一天都年轻,连她的眼睛都特别亮,仿佛很兴奋,像一个少女去赴什么约会似的。她换上一件藏

青花绸旗袍，上面印有大的绿牡丹。世钧笑道："你今天真漂亮。"翠芝听见这话很感到意外，非常高兴，笑道："还漂亮？老都老了。"

两个孩子看了电影回来，二贝站在梳妆台旁边看她化妆。大贝说下次再也不带二贝去了，说她又要看又要害怕，看到最紧张的地方又要人家带她去撒溺。他平时在家里话非常少，而且轻易不开笑脸的。世钧想道："一个人九岁的时候，不知道脑子里究竟想些什么？"虽然他自己也不是没有经过那时期，但是就他的记忆所及，仿佛他那时候已经很懂事了，和眼前这个蛮头蛮脑的孩子没有丝毫相似之点。

翠芝走了，孩子们也下去吃饭去了。这时候才让他一个人静一会儿，再想到刚才说曼桢的话。一想起来，突然心头咕咚一声撞了一下——翠芝记下的电话号码一定让叔惠撕了去了。这一想，他本来披着晨衣靠在床上，再也坐不住了，马上下楼去。电话旁边搁着本小记事册，一看最上面的一页，赫然地歪歪斜斜写着"顾 三五一七四"。叔惠一个人在楼下这半天，一定把号码抄到他的住址簿上了，想必也已经打了电话去。就在今天晚上这一两个钟头内，她的声音倒在这熟悉的穿堂里出现了两次，在灯光下仿佛音容笑貌就在咫尺间。他为什么不能也打一个去？老朋友了，这些年不见，本来应当的。她起初未必知道这是他家，等叔惠刚才打了去，总告诉她了，他不打去倒是他缺礼，仿佛怪她不应当打到他家里来似的。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不能一开口就像对质似的，而且根本不必提了。也不是年轻人了，还不放洒脱点？随便谈两句，好在跟曼桢总是不愁没话可说的。难得今天一个人在家，免得翠芝又要旁听。专门听他跟别人说话，跟她自己说倒又不爱听。但是正惟其这样，因为觉得是个好机会，倒仿佛有点可耻。

正踌躇间，听见李妈叫道："咦，少爷下来了！在下边开饭吧？我正要送上楼去。少奶奶叫把汤热给你吃，还有两样吃粥的菜。"两个孩子便嚷道："我也吃粥！爸爸来吃饭！"世钧把号码抄了下来，便走进去跟他们一桌吃，听他们夹七夹八讲今天的电影给他听。饭后他

坐在楼下看晚报。这时候好些了，倒又懊悔刚才没撑着跟叔惠一块出去。大概因为没有打电话给曼桢，所以特别觉得寂寞，很盼望他们早点回来。这回叔惠来了，始终没有畅谈过，今天可以谈到夜深。孩子们都去睡了，看看钟倒已经快十点了，想必他们总是吃了饭又到别处去坐坐。翠芝前两天曾经提起哪家夜总会的表演听说精彩。

等来等去还不来，李妈倒报说大少奶奶来了。现在小健在上海进大学，大少奶奶不放心他一个人在上海，所以也搬了来住，但是她因为和翠芝不睦，跟世钧这边也很少往来。自从小健那回在这儿给狗咬了，大少奶奶更加生气。

但是世钧一听见说他嫂嫂来了，猜想她的来意，或者还是为了小健。小健这孩子，听说很不长进，在学校里功课一塌糊涂，成天在外面游荡。当然这也要怪大少奶奶过于溺爱不明，造成他这种性格。前一向他还到世钧这里来借钱的，打扮得像个阿飞。借钱的事情他母亲大概是不知道，现在也许被她发觉了，她今天晚上来，也许就是还钱来的。但是世钧并没有猜着。大少奶奶是因为今天有人请客，在一个馆子里吃饭，刚巧碰见了翠芝。请客是在楼上房间里，翠芝和叔惠在楼下的火车座里。大少奶奶就从他们面前走过，看见翠芝在那儿擦眼泪。大少奶奶是认识叔惠的，叔惠不认识她了，因为隔了这些年，她见老了，而且现在完全换了一副老太太的打扮。翠芝也没看见她，大概全神都搁在叔惠身上，俩人可并没有说话。大少奶奶就也没跟他们招呼，径自上楼赴宴。席散后再下楼来，他们已经不在那里了。大少奶奶回去，越想越觉得不对，因此连夜赶到世钧这里来察看动静。她觉得这事情关系重大，不能因为她是翠芝的娘家人便代为隐瞒，所以她自以为是抱着一种大义灭亲的心理，而并不是幸灾乐祸。一问翠芝还没回来，更心里有数，因笑道："怎么丢你一个人在家呀？"世钧告诉她有点不舒服，泻肚子，所以没去。

叔嫂二人互相问候，又谈起小健。世钧听她的口气，仿佛对小健在外面荒唐的行径并不知情，他觉得他应当告诉她，要不然，说起来

他也有不是，怎么背地里借钱给小健。但是跟她说这话倒很不容易措辞，一个不好，就像是向她讨债似的。而且大少奶奶向来护短，她口中的小健永远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好青年，别人说他不好，这话简直说不出口。大少奶奶见世钧几次吞吞吐吐，又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就越发想着他是有什么难以出口的隐情。她是翠芝娘家的表姊，他一定是要在她娘家人面前数说她的罪状。大少奶奶便道："你可是有什么话要说？你尽管告诉我不要紧。"世钧笑道："不是，也没什么——"他还没往下说，大少奶奶便接上去说道："是为翠芝是吧？翠芝也是不好，太不顾你的面子了，跟一个男人在外头吃饭，淌眼抹泪的——要不然我也不多这个嘴了，翠芝那样子实在是不对，给我看见不要紧，给别人看见算什么呢？"世钧倒一时摸不着头脑，半晌方道："你是说今天哪？她今天是陪叔惠出去的。"大少奶奶淡淡地道："是的，我认识，从前不是常到南京来，住在我们家的？他可不认识我了。"世钧道："他刚回国，昨天刚到。本来我们约好了一块出去玩的，刚巧我今天不大舒服，所以只好翠芝陪着他去。"大少奶奶道："出去玩不要紧哪，冲着人家淌眼泪，算哪一出？"世钧道："那一定是你看错了，嫂嫂，不会有这事。叔惠是我最好的朋友，翠芝虽然脾气倔一点，要说有什么别的，那她也还不至于！"说着笑了。大少奶奶道："那顶好了！只要你相信她就是了！"

世钧见她颇有点气愤愤的样子，他本来还想告诉她关于小健在外面胡闹的事。现在当然不便启齿了。她才说了翠芝的坏话，他就说小健的坏话，倒成了一种反击，她听见了岂不更气上加气？所以他也就不提了，另外找出些话来和她闲谈。大少奶奶始终怒气未消，没坐一会儿就走了。她走后，世钧倒叹了一番，心里想像她这样"惟恐天下不乱"的人，实在是心理不大正常。她也是因为青年守寡，说起来也是个旧礼教下的牺牲者。

过了十一点，翠芝一个人回来了。世钧道："叔惠呢？"翠芝道："他回家去了，说他跟他们老太太说好的。"世钧很是失望，问知他们

是去看跳舞的,到好几处去坐了坐。翠芝听见说他一直在楼下等着他们,也觉得不过意,便道:"你还是去躺下吧。"世钧道:"我好了,明天可以照常出去了。"翠芝道:"那你明天要起早,更该多休息休息了。"世钧道:"我今天睡了一天了,老躺着也闷得慌。"她听见说大少奶奶来过,问"有什么事",世钧没有告诉她,她们的嫌隙已经够深的。说她哭是个笑话,但是她听见了只会生气。她非但没有泪容,并没有不愉快的神气。

她催他上楼去躺着,而且特别体贴入微,因为他说闷得慌,就从亭子间拿了本书来给他看。她端着杯茶走进房来,便把那本书向他床上一抛。这一抛,书里夹着的一张信笺便飘落在地下。世钧一眼看见了,就连忙踏着拖鞋下床去拾,但是翠芝一周到,已经弯腰替他捡了起来,拿在手里不经意地看了看。世钧道:"你拿来给我——没什么可看的。"说着便伸手来夺。翠芝不肯撒手了,一面看着,脸上渐渐露出诧异的神气,笑道:"呦!还是封情书哪!这是怎么回事?是谁写给你的?"世钧道:"这还是好些年前的事。拿来给我!"

翠芝偏擎得高高的,一个字一个字念出来道:"'你这次走得这样匆忙,冬天的衣服一定没带去吧?我想你对这些事情向来马马虎虎,冷了也不会想到加衣裳的。我也不知怎么老是惦记着这些——'"她读到这里,不由得格格地笑了起来。世钧道:"你还我。"她又捏着喉咙,尖声尖气学着流行的话剧腔往下念:"'随便看见什么,或是听见人家说一句什么话,完全不相干的,我脑子里会马上转几个弯,立刻就想到你。'"她向世钧笑道:"哎哟,看不出你倒还有这么大的本事,叫人家这样着迷,啊!"说着又往下念:"'昨天我到叔惠家里去了一趟,我也知道他不会在家的,我就是想去看看他的父亲母亲,因为你一直跟他们住在一起的——'"她"哦"了一声,向世钧道:"我知道,就是你们那个顾小姐,穿着个破羊皮大衣到南京来的。还说是叔惠的女朋友,我就不相信。"

世钧道:"为什么?不够漂亮?不够时髦?"翠芝笑道:"呦!侮辱

了你的心上人了？看你气得这样！"她又打着话剧腔娇声娇气念道："'世钧！我要你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个人是永远等着你的，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哎呀，她还在那儿等着你吗？"

世钧实在忍不住了，动手来跟她抢，粗声道："你给我！"翠芝偏不给他，俩人挣扎起来，世钧差点没打她。翠芝突然叫了声哎哟，便掣回手去，气烘烘地红着脸道："好，你拿去拿去！谁要看你这种肉麻的信！"一面说一面挺着胸脯子往外走。

世钧把那皱成一团的信纸一把抓在手里，团得更紧些，一塞塞在口袋里。他到现在还气得打颤。他把衣裳穿上，就走下楼来。翠芝在楼下，坐在沙发上用一种大白珠子编织皮包，见他往外走，便淡淡的道："咦，你这时候还出去？上哪儿去？"听那声口是不预备再吵下去了，但是世钧还是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

出了大门，门前的街道黑沉沉的，穿过两条马路，电灯霓虹灯方才渐渐繁多起来。世钧走进一爿药房去打电话，他不知道曼桢的住址，只有一个电话号码。打过去，是一个男人来听电话，听见说找顾小姐，便道："你等一等。"一等等了半天。世钧猜想着一定是曼桢家里没有电话，借用隔壁的电话，这地方闹哄哄的，或者也是一爿店家，又听见小孩的哭声。他忽然想起自己家里那两个小孩，刚才那种不顾一切的决心就又起了动摇。明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的，那又何必呢？这时候平白地又把她牵涉到他的家庭纠纷里去，岂不是更对不起她？电话里面可以听见那边的汽车喇叭声，朦胧的远远的两声"波波"，听上去有一种如梦之感。

他懊悔打这个电话，想要挂断了，但是忽然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在那边说起话来。所说的是："喂，去喊去了，你等一等啊！"他想叫他们不要喊去，当然也来不及了。他悄然把电话挂上了，只好叫曼桢白跑一趟吧。

他从药房里出来，在街上走着。将近午夜，人行道上没什么人。

他大概因为今天躺了一天，人有点虚飘飘的，走多了路就觉得疲倦，但是一时也不想回家。刚才不该让曼桢白走那一趟路，现在他来赔还她吧。新秋的风吹到脸上，特别感到那股子凉意，久违了的，像盲人的手指在他脸上摸着，想知道他是不是变了，老了多少。他从来不想到她也会变的。

刚才他出来的时候，家里那个李妈留了个神，本来李妈先给翠芝等门，等到翠芝回来了，她已经去睡了，仿佛听见嚷闹的声音，还没听真，又听见高跟鞋格登格登跑下楼来，分明是吵了架。李妈岂肯错过，因在厨房门口找了点不急之务做着，随即看见世钧衣冠齐整地下楼，像要出去似的，更觉得奇怪。他今天一天也没好好地穿衣服，这时候换上衣服到哪儿去？再听见翠芝问他上哪儿去，他理也不理，这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李妈心里雪亮，还不是为了大少奶奶今天到这儿来说的那些话——李妈全听见了。李妈虽然做起事来有点老迈龙钟，听壁脚的本领却不输于任何人。大少奶奶说少奶奶跟许先生好，少爷虽然不相信，还替少奶奶辩护，他也许是爱面子，当时只好这样，所以等客人走了，少奶奶回来了，就另外找碴子跟她怄气，这种事情也是有的。李妈忍不住，就去探翠芝的口气，翠芝果然什么都不知道，就只晓得大少奶奶今天来过的。李妈便把大少奶奶的话和盘托出，都告诉了她。

世钧回来了，翠芝已经上床了，坐在床上织珠子皮包，脸色很冷淡。他一面解领带，便缓缓说道："你不用胡思乱想的，我们中间并没有什么第三者。而且已经是这么些年前的事了。"翠芝马上很敌意地问道："你说什么？什么第三者？这话是什么意思？"世钧沉默了一会儿，方道："我是说那封信。"翠芝向他看了一眼，微笑道："哦，那封信！我早忘了那回事了。"听她那口吻，仿佛觉得他这人太无聊了，十几年前的一封情书，还拿它当桩了不起的事，老挂在嘴上说着。世钧也就光说了一声"那顶好了"。

他想明天看见叔惠的时候打听打听，还有没有机会到美国去深

造。蹉跎了这些年,当然今非昔比了。叔惠自己还回不回美国也要看情形,预备先到北边去一趟,到了北边也可以托他代为留心,能在北方找个事,换换环境也好,可以跟翠芝分开一个时期,不过这一层暂时不打算告诉叔惠。偏偏叔惠一连几天都没来,也没打电话来。世钧渐渐有点疑心起来,难道是翠芝那天得罪了他。这两天闹别扭,连这话都不愿意问她。结果还是自己打了个电话去,叔惠满口子嚷忙,特别忙的原因是改变主张,日内就动身北上,有机会还想到东北去一趟。匆匆的也没来得及多谈,就约了星期五来吃晚饭。

那天下午,世钧又想着,当着翠芝说话不便,不如早一点到叔惠那里去一趟,邀他出去坐坐,再和他一同回来。打电话去又没打着,他是很少在家的,只好直接从办公室到他那儿去碰碰看。他妹夫家是跑马厅背后的衖堂房子,交通便利,房子相当老,小院子上面满架子碧绿的爬山虎,映着窗前一幅蓝绿色的新竹帘子,分外鲜明。细雨后,水门汀湿漉漉的,有个女人蹲在这边后门口扇风炉,看得见火舌头。世钧看着门牌数过来,向一家人家的厨房门口问了声:"许先生在家么?"灶下的女佣便哇啦一声喊:"少奶!找舅少爷!"

叔惠的妹妹抱着孩子走来,笑着往里让,走在他前面老远,在一间厢房门口站住了,悄悄地往里叫了声:"妈,沈先生来了。"看她那神气有点鬼头鬼脑,他这才想起来她刚才的笑容有点浮,就像是心神不定,想必今天来得不是时候,因道:"叔惠要是不在家,我过天再来看伯母。"里面许太太倒已经站了起来,笑脸相迎。她女儿把世钧让到房门口,一眼看见里面还有个女客,这种厢房特别狭长,光线奇暗,又还没到上灯时分,先没看出来是曼桢,就已经听见轰的一声,是几丈外另一个躯壳里的血潮澎湃,仿佛有一种音波扑到人身上来,也不知道还是他自己本能的激动。不过房间里的人眼睛习惯于黑暗,不像他刚从外面进来,她大概是先看见了他,而且又听见说"沈先生来了"。

他们这里还是中国旧式的门槛,有半尺多高,提起脚来跨进去,

一脚先，一脚后，相当沉重，没听见许太太说什么，倒听见曼桢笑着说："咦，世钧也来了！"声调轻快得异样。大家都音调特别高，但是声音不大，像远处清脆的笑语，在耳边营营的，不知道说些什么，要等说过之后有一会儿才听明白了。许太太是在说："今天都来了，叔惠倒又出去了。"曼桢道："是我不好，约了四点钟，刚巧今天忙，搁到这时候才来，他等不及先走了。"

许太太态度很自然，不过话比平时多，不等寂静下来就忙着去填满那空档。先解释叔惠这一向为什么忙得这样，又说起叔惠的妹妹，从前世钧给她补算术的时候才多大，现在都有了孩子了。又问曼桢还是哪年看见她的。算来算去，就不问她跟世钧多少年没见了。叔惠今天到他家去吃饭的事，许太太想必知道，但是绝口不提。世钧的家当然是最忌讳的。因又说起裕舫。谈了一会儿，曼桢说要走了，世钧便道："我也得走了，改天再来看伯母。"到了后门口，叔惠的妹妹又还赶出来相送。她在少女时代就知道他们是一对恋人，现在又看见他们双双地走了。

重逢的情景他想过多少回了，等到真发生了，跟想的完全不一样，说不上来的不是味儿，心里老是恍恍惚惚的，走到衖堂里，天地全非，又小又远，像倒看望远镜一样。使他诧异的是外面天色还很亮。她憔悴多了，幸而她那种微方的脸形，再瘦些也不会怎么走样。也幸而她不是跟从前一模一样，要不然一定是梦中相见，不是真的。曼桢笑道："真是——多少年不见了？"世钧道："我都不知道你在上海。"曼桢道："我本来也当你在南京。"说的话全被四周奇异的寂静吞了下去，俩人也就沉默下来了。

一路走着，倒已经到了大街上，他没有问她上哪儿去，但是也没有约她去吃饭。俩人坐一辆三轮车似乎太触目，无论什么都怕打断了情调，她会说要回去了。于是就这么走着，走着，倒看见前面有个霓虹灯招牌，是个馆子。世钧便道："一块吃饭去，好多谈一会儿。"曼桢果然笑道："我得回去了，还有点事。你过天跟叔惠来玩。"世钧道：

“进去坐会儿，不一定要吃饭。”她没说什么。还有好一截子路，等走到那里也就一同进去了。里面地方不大，闹哄哄的，正是上座的时候。世钧见了，忽然想起来叔惠到他家去吃饭，想必已经来了。找了个火车座坐下，点了菜之后，便道：“我去打个电话就来。”又笑着加上一句，“你可别走，我看得见的。”电话就装在店堂后首，要不然他还真有点不放心，宁可不打。他拨了号码，在昏黄的灯下远远地望着曼桢，听见翠芝的声音，恍如隔世。窗里望出去只看见一片苍茫的马路，沙沙的汽车声来往得更勤了。大玻璃窗上装着霓虹灯青莲色的光管，背面看不出是什么字，甚至于不知道是哪一国的文字，也不知道身在何方。

他口中说道：“叔惠来了没有？我不能回来吃饭了，你们先吃，你留他多坐一会儿，我吃完饭就回来。”他从来没有做过这样拆烂污的事，约了人家来，自己临时又不回来。过天他可以对叔惠解释的，但是他预料翠芝一听就要炸了。他不预备跟她争论，打算就挂断了，免得万一让曼桢听见。她倒也没说什么，也没问他现在在哪儿，在那儿忙些什么，倒像是有一种预感似的。

世钧挂上了电话，看见旁边有板壁隔出来的房间，便走过来向曼桢道，我们进去坐，外边太乱。茶房在旁边听见了，便替他们把茶壶茶杯碗筷都搬进去，放下了白布门帘。曼桢进去一看，里面一张圆桌面，就摆得满坑满谷，此外就是屋角一只衣帽架。曼桢把大衣脱了挂上。从前有一个时期他天天从厂里送她回家去，她家里人知趣，都不进房来，她一脱大衣他就吻她。现在呢？她也想起来了？她不会不记得的。他想随便说句话也就岔过去了，偏什么都想不起来。希望她说句话，可是她也没说什么。俩人就这么站着，对看着。也许她也要他吻她。但是吻了又怎么样？前几天想来想去还是不去找她，现在不也还是一样的情形？所谓“铁打的事实”，就像“铁案如山”。他眼睛里一阵刺痛，是有眼泪，喉咙也堵住了。他不由自主地盯着她看。她的嘴唇在颤抖。

曼桢道："世钧。"她的声音也在颤抖。世钧没做声，等着她说下去，自己根本哽住了没法开口。曼桢半晌方道："世钧，我们回不去了。"他知道这是真话，听见了也还是一样震动。她的头已经在他肩膀上。他抱着她。

她终于往后让了让，好看得见他，看了一会儿又吻他的脸，吻他耳底下那点暖意，再退后望着他，又半晌方道："世钧，你幸福吗？"世钧想道："怎么叫幸福？这要看怎么解释。她不应当问的。又不能像对普通朋友那样说'马马虎虎'。"满腹辛酸为什么不能对她说？是绅士派，不能提另一个女人的短处？是男子气，不肯认错？还是护短，护着翠芝？也许爱不是热情，也不是怀念，不过是岁月，年深月久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这么想着，已是默然了一会儿，再不开口，这沉默也就成为一种答复了，因道："我只要你幸福。"

话一出口他立刻觉得说错了，等于刚才以沉默为答复。他在绝望中搂得她更紧，她也更百般依恋，一只手不住地摸着他的脸。他把她的手拿下来吻着，忽然看见她手上有很深的一道疤痕，这是从前没有的，因带笑问道："咦，你这是怎么的？"他不明白她为什么忽然脸色冷淡了下来，没有马上回答，她低下头去看了看她那只手。是玻璃划伤的。就是那天在祝家，她大声叫喊着没有人应，急得把玻璃窗砸碎了，所以把手割破了。那时候一直想着有朝一日见到世钧，要怎么样告诉他，也曾经屡次在梦中告诉他过。做到那样的梦，每回都是哭醒了的。现在真在那儿讲给他听了，是用最平淡的口吻，因为已经是那么些年前的事了。

这时候因为怕茶房进来，已经坐了下来。世钧越听越奇怪，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只是很苍白。出了这种事，他竟懵然。最气人的是自己完全无能为力，现在就是粉身碎骨也冲不进去，没法把她救出来。曼桢始终不朝他看着，仿佛看见了他就说不下去似的。讲到从祝家逃出来，结果还是嫁给鸿才了，她越说越快。跟着就说起离婚，费了无数周折，孩子总算是判给她抚养了。她是借了许多债来打官

司的。

世钧道:“那你现在怎么样? 钱够用吗?”曼桢道:“现在好了,债也还清了。”世钧道:“这人现在在哪儿?”曼桢道:“还提他干什么? 事情已经过去了。后来也是我自己不好,怎么那么糊涂,我真懊悔,一想起那时候的事就恨。”当然她是指嫁给鸿才的事。世钧知道她当时一定是听见他结婚的消息,所以起了自暴自弃之念,因道:“我想你那时间也是……也是因为我实在叫你灰心。”曼桢突然别过头去。她一定是掉下眼泪来了。

世钧一时也无话可说,隔了一会儿方低声道:“我那时候去找你姊姊的,她把你的戒指还了我,告诉我说你跟豫瑾结婚了。”曼桢吃了一惊,道:“哦,她这么说的?”世钧便把他那方面的事讲给她听,起初她母亲说她在祝家养病,他去看她,他们说她不在那儿,他以为她是不见他。回到南京后写信给她,一直没有回音,后来再去找她,已经全家都离开上海了。再找她姊姊,就听见她结婚的消息。当时实在是没有想到她自己姊姊会这样,而且刚巧从别方面听见说,豫瑾新近到上海来结婚。曼桢道:“他是那时候结婚的。”世钧道:“他现在在哪儿?”曼桢道:“在内地。抗战那时候他在乡下让日本人逮了去,他太太也死在日本人手里。他后来总算放出来了,就跑到重庆去了。”世钧惨然了一会儿,因道:“他还好? 有信没有?”曼桢道:“也是前两年,有个亲戚在贵阳碰见他,才有信来,还帮我想法子还债。”

凭豫瑾对她的情分,帮助她还债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世钧顿了顿,结果还是忍不住,仿佛顺口问了声:“他有没有再结婚?”曼桢道:“没有吧?”因向他笑了笑,道:“我们都是寂寞惯了的人。”世钧顿时惭愧起来,仿佛有豫瑾在那里,他就可以卸责似的。他其实是恨不得破坏一切,来补偿曼桢的遭遇。他在桌子上握着她的手,默然片刻,方微笑道:“好在现在见着你了,别的什么都好办。我下了决心了,没有不可挽回的事。你让我去想办法。”曼桢不等他说完,已经像受不了痛苦似的,低声叫道:“你别说这话行不行? 今天能见这一面,已经是

……心里不知多痛快!”说着已是两行眼泪直流下来,低下头去抬起手背揩拭。

她一直知道的。是她说的,他们回不去了。他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今天老是那么迷惘,他是跟时间在挣扎。从前最后一次见面,至少是突如其来的,没有诀别。今天从这里走出去,是永别了,清清楚楚,就跟死了的一样。

他们这壁厢生离死别,那头他家里也正难舍难分,自从翠芝挂上了电话,去告诉叔惠说世钧不回来吃饭,房间里的空气就透着几分不自然。翠芝见没甚话说,便出去吩咐开饭。两个孩子已经吃过了。偏那李妈一留神,也不进来伺候添饭,连陶妈也影踪全无,老妈子们再笨些,有些事是不消嘱咐的。叔惠是在别处吃得半醉了来的,也许是出于自卫,怕跟他们夫妇俩吃这顿饭。现在就只剩下一个翠芝,也只有更僵。

在饭桌上,俩人都找了些闲话来讲,但是老感到没话说。翠芝在一度沉默之后,便淡淡地说道:“我知道,你怕我又跟你说那些话。”他本来是跟她生气,那天出去吃饭,她那样尽情发泄。她当然也知道事到如今,他们之间惟一的可能是发生关系。以他跟世钧的交情,这又是办不到的,所以她仿佛有恃无恐似的。女人向来是这样,就光喜欢说。男人是不大要“谈”恋爱的,除了年纪实在轻的时候。

他生气,也是因为那诱惑太强了。几天不见,又想回来了,觉得对她不起。他微醺地望着她,忽然站起来走过来,怜惜地微笑着摸了摸她的头发。翠芝坐着一动也不动,脸上没有表情,眼睛向前望着,也不朝他看,但是仍旧凄然,而又很柔驯的神气。叔惠只管顺着她头发抚摸着,含笑望着她半晌,忽道:“其实仪娃跟你的脾气有点像,不过她差远了,也不知道我自己的年纪关系,心境不同了。”便讲起他的结婚经过。其实他当时的心理说来可笑——当然他也不会说——多少有点赌气。翠芝的母亲从前对他那样,虽然不过匆匆一面,而且事隔多年,又远隔重洋,明知石太太也不会听见,毕竟出了口气。他不

说，翠芝也可以想像——比她阔，比她出风头的小姐。

仪娃怕生孩子，老是怕会有，就为这个不知道闹过多少回。他虽然收入不错，在美国生活程度高，当然不够她用的。她自己的钱不让她花，是逼着她吃苦。用她的钱，日子久了又不免叫她看不起，至少下意识地。吵架是都为了节育，她在这件事上太神经质，结果他烦不胜烦，赌气不理她了，又被她抓住了错处，闹着要离婚。离就离——他不答应，难道是要她出赡养费？

所谓抓住了错处，当然是有别的女人。他没提。本来在战时美国，这太普遍了。他结婚很晚，以前当然也有过艳遇，不过生平也还是对翠芝最有知己之感，也憧憬得最久。这时候灯下相对，晚风吹着米黄色厚呢窗帘，像个女人的裙子在风中鼓荡着，亭亭地，姗姗地，像要进来又没进来。窗外的夜色漆黑。那幅长裙老在半空中徘徊着，仿佛随时就要走了，而过门不入，俩人看着都若有所失，有此生虚度之感。

翠芝忽然微笑道："我想你不久就会再结婚的。"叔惠笑道："哦？"翠芝笑道："你将来的太太一定年轻、漂亮——"叔惠听她语气未尽，便替她续下去道："有钱。"俩人都笑了。叔惠笑道："你觉得这是个恶性循环，是不是？"因又解释道："我是说，我给你害的，仿佛这辈子只好吃这碗饭了，除非真是老得没人要。"在一片笑声中，翠芝却感到一丝凄凉的胜利与满足。

